清代黑龙江历史档案选编

（光绪朝八年——十五年）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 030 1175 7

清代黑龙江历史档案选编

（光绪朝八年——十五年）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合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6年·哈尔滨

责任编辑：马月乔
封面设计：安振家

清代黑龙江历史档案选编
（光绪朝八年——十五年）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合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4 12/16 · 插页2 ·字数335,000
1986年8月第1版　198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27

统一书号：11093·186　定价：3.90元

GD] 73/23
20

前　　言

浩繁的清代黑龙江的历史档案中，保存了极为丰富的有关黑龙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族、地理沿革等方面的满、汉文宝贵资料。选编和选译这些资料，无论对于编写黑龙江及至东北的史、志，还是进一步研究整个清代的通史或专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为了给编写地方史、志和专门从事清史研究的广大同志提供方便，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经过协商，自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二日开始，正式投入了这一艰巨繁重的选编和选译工作。

参加本卷（光绪朝上、中）选编、选译的同志是：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夏家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的孟宪振、郭美兰。夏家骏同志负责主编并负责汉文部分的选编，孟宪振、郭美兰同志负责满文部分的选译。孟宪章、任世铎两同志进行了内容方面的审查。

本卷（光绪朝上、中）编、译的档案全宗有：光绪元年至光绪十五年的《黑龙江将军衙门档》、《宁古塔副都统衙门档》、《阿勒楚喀副都统衙门档》；《珲春副都统衙门档》虽经翻检，却很少选入。

本卷选译的满文原档三十二件，计三万七千余字；本卷选编的汉文原档四百一十件，计五十二万余字。合计五十五万余字，四百四十二件。每件档案的标题，为选译者、选编者所拟加；其年、月、日，亦系编、译者严格按照黑龙江将军衙门的发文或收文的准确时间所注明。编辑的顺序，也完全依照原档时间的先后，

未按原档阐述问题的内容进行分类。汉文档案：标点为编者所加；原件中的错别字，由编者在(　)中纠正；漏字，亦由编者校阅它件后在□中补正；原件残缺、模糊而实在无法校补者，则似□□表示；为免烦琐，行文中的书名、摺名或条约名等，一律未加书名引号；行文重复之处，编者作了删节；为保持原档风貌，原件中少数文笔疏漏、语句不通处，编者勉就原文句读，敬希读者读时注意。

本卷的选编、选译，得到了中共黑龙江省委的领导同志、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在选编和选译的过程中，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的朱金甫同志、李鹏年同志、技术部的霍华同志以及保管部的许多同志，也对编者、译者给予了热情的帮助，谨在此向读者陈明。

编、译者

1984.12.26

目　　录

黑龙江将军定安等为创设省垣义学及酌拟条规文 ……………………（1）
（光绪八年正月十二日）
吉林将军为裁撤沿江卡伦事咨黑龙江将军衙门文 ……………………（2）
（光绪八年四月初一日收）
吉林将军铭安，为奉旨拟添道、厅、州、县事咨黑龙江将军文（附原奏）……………………（4）
（光绪八年三月二十三日）
呼兰副都统博，为拟将“盗匪”姜仁有枭首事咨将军衙门文……………………（6）
（光绪八年三月二十四日）
呼兰副都统博栋阿，为租户窦玉等盗卖他人田产给天主教堂事所录原告、被告供词……………………（9）
（光绪八年四月初三日）
黑龙江将军衙门为裁撤卡伦事咨复吉林将军衙门文 ……………………（12）
（光绪八年四月十五日）
署黑龙江将军文绪等，为将鄂伦春牲丁编旗设兵、添官建治事奏稿……………………（13）
（光绪八年四月二十三日）

将军衙门为添设呼兰等处枪支事咨呼兰副都统
衙门文及奏稿……………………………………………（15）
（光绪八年五月初一日）
署黑龙江将军文绪等为精简练兵数目事奏折…………（16）
（光绪八年六月初一日）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将击毙来仓之法司铎解送
牛庄事咨黑龙江将军文（附照会）…………………（20）
（光绪八年六月十五日）
奉委呼兰查办事件委员德色勒布等，为会讯教案事
呈将军衙门文……………………………………………（23）
（光绪八年六月十六日）
吉林将军衙门，为奏请裁撤吉、江两省沿江十三处
卡伦已奉回批事咨黑龙江将军衙门文………………（30）
（光绪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将军衙门所查报应交貂皮丁数等文……………………（32）
（光绪八年八月二十一日）
黑龙江将军文绪等，为委员勘查鄂伦春人丁、编旗
设治等事折稿及章程……………………………………（33）
（光绪八年九月初一日）
花翎协领倭升额，为重立封堆、划清地界等事呈将军
衙门文……………………………………………………（40）
（光绪八年九月二十六日）
户部为查明东三省俸饷等事之奏稿、清单、
附片………………………………………………………（41）
（光绪八年十月初十日）
吉林将军衙门右司，为与朝鲜水陆通商章程事移付左
司等文（附奏折）………………………………………（46）

（光绪八年十月十四日）
宁古塔副都统衙门，为将宁古塔地方所有额设官兵数目咨报吉林将军衙门文……………………………（48）
（光绪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将军衙门按律拟办私买田地民人事札呼兰署副都统文……………………………………………（50）
（光绪八年十二月初八日）
齐齐哈尔七品仓官托精阿，为接理仓官事务、查看仓廒情形事呈将军衙门文…………………………（51）
（光绪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吉林将军衙门右司，为文武旗童应试事札饬两翼遵照文…………………………………………………（52）
（光绪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将军衙门为将敛钱中饱之乡约张幅纯等提省质讯事咨呼兰副都统文……………………………………（54）
（光绪九年正月初四日）
右司为接收生息银两以助义学事咨覆钦差督办吴文……………………………………………………（55）
（光绪九年二月初三日）
宁古塔副都统衙门所报光绪八年各商卖钱文数及抽厘文数册底………………………………………（56）
（光绪九年二月）
署黑龙江城副都统印务托克托布，为俄人拦阻木牌索税事呈报将军衙门文…………………………（61）
（光绪九年三月十三日）
署黑龙江将军文绪，为将全省驻防武职额设官缺造册事咨兵部文…………………………………（64）

（光绪九年三月十五日）
吉林将军玉，为派员前往佛斯亨站等处会勘界限
事咨黑龙江将军文……………………………………（74）
（光绪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管理茂兴路记防御事务乌密业苏，为遵札讯明
贩卖烟土各民人并取保释放事呈将军衙门文……（77）
（光绪九年八月初七日）
署黑龙江城副都统托克托布，为俄官在我江东
各屯地界犁沟、埋电杆事呈将军衙门文……………（79）
（光绪九年九月十七日）
署黑龙江将军文绪等，为俄官在我江东各屯地界
犁沟、埋电杆事咨呈总理衙门文
（附黑龙江将军致俄东悉毕尔总督照会）…………（84）
（光绪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左司为并未承接人犯事呈宁古塔副都
统文（满文）…………………………………………（87）
（光绪九年十月初一日）
左司为咨报宁古塔地方人犯情形事呈宁古塔副都
统文（满文）…………………………………………（88）
（光绪九年十月初一日）
署黑龙江将军文绪等，为俄官押我屯人，又不
接收照会事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文…………………（89）
（光绪九年十月初三日）
署黑龙江副都统托克托布，为速交照会并查报
咸丰以来各处定界事呈将军衙门文…………………（93）
（光绪九年十月初十日）
署黑龙江将军文绪等，为俄官强划界限、强埋线桩、

绑走屯民事咨总理衙门文……………………………… (96)
(光绪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墨尔根城副都统为咨报八旗水师营，官庄人口数目事
咨将军衙门文（满文）……………………………… (97)
(光绪九年十一月初一日)
黑龙江将军为咨报该省人犯情形事咨军机处
文（满文）……………………………………………… (98)
(光绪九年十一月初一日)
将军衙门为述“寿山著以员外郎用”等旨事，札署黑
龙江副都统文………………………………………… (99)
(光绪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将致俄照会照录事，咨黑龙江
将军文（附照会）…………………………………… (100)
(光绪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呼兰副都统倭，为准咨将七、八两年续开烧锅
开烧见酒日期按家缮咨将军衙门文……………… (102)
(光绪九年十二月初一日)
署黑龙江将军文等，为将通省例操枪炮及操演
鄂伦春并常川练军，自光绪八年十一月至九年
七月共用火药等物细册请销事咨兵、工部文…… (103)
(光绪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兵部为奉旨允准停操步队、节银冬围事
咨黑龙江将军文……………………………………… (108)
(光绪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宁古塔副都统衙门左司，为查明官兵数目等事，
造册咨报吉林将军衙门文………………………… (109)
(光绪十年三月初一日)

试署呼兰理事同知德鋆，为详报“贼”情并请
实力“剿捕”事详将军衙门文…………………… (112)
(光绪十年四月初九日)
呼兰副都统倭克津泰，为查禁通肯等地私垦事
咨将军衙门文…………………………………… (114)
(光绪十年四月十五日)
布特哈家奴册（满文）…………………………… (116)
(光绪十年四月二十五日)
黑龙江将军文绪等，为将本省站、台概况册报事
咨兵部文………………………………………… (116)
(光绪十年五月十一日)
黑龙江将军文绪等，为省属驿站详情事所造
咨兵部细册……………………………………… (119)
(光绪十年五月十一日)
宁古塔副都统衙门右司，为遵照将丁银摊入地银
征收事咨吉林将军衙门文……………………… (122)
(光绪十年五月十五日)
将军衙门为凌迟处死已获“匪首”，严饬搜剿未获
“大盗”事札委统领苏勒布文………………… (123)
(光绪十年闰五月十五日)
黑龙江将军文绪，为俄人在江左旗屯地内埋立电桩、
拿去我人圈禁事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文………… (125)
(光绪十年闰五月二十日)
将军衙门，为刻将呼兰、巴彦苏苏烧锅课银定额事
咨呼兰副都统衙门文…………………………… (127)
(光绪十年七月十一日)
黑龙江省实有应交貂皮丁数清单………………… (128)

（光绪十年八月二十八日）
黑龙江城练军花名册载……………………………（129）
（光绪十年十月初二日）
右司为并无贩奴情形事呈宁古塔副都统衙门文（满文）
……………………………………………………（129）
（光绪十年十月初五日）
黑龙江将军文绪等，为特参疏纵俄人勾结华民
过江偷挖金沙各员请旨惩处事，咨兵部及总理
衙门文与奏折……………………………………（130）
（光绪十年十月十五日）
将军衙门为俄人勾结华民过江淘金事札协领
乌善并照会俄官文………………………………（133）
（光绪十年十月二十日）
黑龙江将军文绪等，为免议抽收盐厘事咨户部文
……………………………………………………（136）
（光绪十年十月二十日）
黑龙江城副都统成庆，为据报查明俄人越界
偷挖金沙确情事，咨将军衙门文………………（138）
（光绪十年十一月初四日）
将军衙门为派兵驱、捕偷采金沙俄、华人等事
咨黑龙江城副都统衙门文………………………（140）
（光绪十年十一月初四日）
黑龙江城副都统成庆，为拟派练军驱逐偷挖金沙
之辈事咨将军衙门文……………………………（142）
（光绪十年十一月初六日）
将军衙门为秉定和约据理剖辩以求俄官转圜事
咨覆黑龙江城副都统文…………………………（144）

（光绪十年十一月初六日）
将军衙门，为因穷愁萌短之旗丁富塔那自缢身死事
札水师营总管文……………………………………（145）
（光绪十年十一月十五日）
黑龙江将军文绪等，为将通省各城官弁数目造册
咨送兵部文…………………………………………（147）
（光绪十年十一月十五日）
工部为黑龙江常川练军演练枪炮所需大、小铅丸
核算报销事咨黑龙江将军文………………………（149）
（光绪十年十一月十九日）
将军衙门为派兵梭巡莫里勒柯河事咨
呼伦贝尔副都统文…………………………………（151）
（光绪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黑龙江将军为奏闻各台站用银数目事
咨兵部文（满文）…………………………………（152）
（光绪十年十二月十一日）
黑龙江将军文绪等，为设局抽收烟土税事
出示晓谕文（附抽税条规）………………………（154）
（光绪十年十二月十二日）
黑龙江将军文绪等，为请照会俄国公使唤回越界
挖金俄人事咨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文……………（155）
（光绪十年十二月十五日）
将军衙门为饬佐领色登吉尔嘎勒及各卡官兵
认真阻缉俄、华人等采金矿事咨墨尔根、
呼伦贝尔副都统文…………………………………（157）
（光绪十年十二月十六日）
署黑龙江城副都统诺们德勒和尔，为将查淘金厂

确情事呈报将军衙门文……………………………… (158)
(光绪十年十二月二十日)
将军衙门为将兴安城大小各官铸印颁领等事
札该城总管文……………………………………… (160)
(光绪十一年二月初十日)
黑龙江将军文，为再催俄官速将越界挖金俄人
唤回事照会固毕那托尔文………………………… (161)
(光绪十一年二月二十日)
黑龙江将军文绪等，为俄酋纵令俄人越界挖金
及俄人欲租金厂等事，呈总理衙门文…………… (163)
(光绪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
黑龙江将军文等，为沿江建卡派兵坐
放奏稿及章程……………………………………… (166)
(光绪十一年三月十二日)
兵部为巡江各员因循怠玩奉旨处分
事咨黑龙江将军文………………………………… (169)
(光绪十一年四月初一日)
将军衙门为例禁苦拷、转卖家奴事札布特哈总管
等文………………………………………………… (170)
(光绪十一年四月初五日)
将军衙门为兴安城应抽各税须造细册
报省事札穆克德布文……………………………… (171)
(光绪十一年四月初九日)
将军衙门为竭力“扑灭”各“匪”
事咨呼兰副都统文………………………………… (173)
(光绪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
将军衙门为陈家烧锅“开门揖盗”、清理“盗源”

等事咨呼兰副都统等文……………………………… (177)
(光绪十一年五月二十日)
将军衙门为京旗屯户事咨呼兰副都统文…………… (180)
(光绪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奉派安插京旗修房委员音登额，为工竣事呈将军
衙门户司文………………………………………… (181)
(光绪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
将军衙门刑司为金厂复聚众淘金及
拿获金匪事移兵司文……………………………… (183)
(光绪十一年十月初二日)
墨尔根城副都统恩合，为已拨官庄家奴恳携妻、子
事咨将军衙门文…………………………………… (186)
(光绪十一年十月初四日)
墨尔根城副都统恩合，为幼丁请拨入官庄并调妻、子
完聚事咨将军衙门文……………………………… (187)
(光绪十一年十月初四日)
署协领色克济扎普，为民买旗产、呈递乞办事
呈将军衙门文……………………………………… (188)
(光绪十一年十月十五日)
将军衙门为源源接济赴漠河官兵军食事咨
黑龙江城、呼伦贝尔副都统文…………………… (190)
(光绪十一年十月二十六日)
户部为黑龙江军民食用盐斤照旧不办盐厘事咨覆
黑龙江将军文……………………………………… (192)
(光绪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
将军衙门为黑龙江城副都统成庆失察属员纵释金匪
奉旨降贰级留任事咨黑龙江副都统衙门文……… (193)

（光绪十一年十一月初九日）
钦差大臣穆图善为东三省防务事恭录慈禧太后密谕及奕䜣折、片咨黑龙江将军文…………………（194）
（光绪十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钦差大臣李鸿章为接展吉、黑电线事咨黑龙江将军文
……………………………………………………（200）
（光绪十一年十二月二日）
将军衙门为筹运漠河官兵口食事咨覆黑龙江城副都统文……………………………………………（202）
（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初七日）
黑龙江城上年归入水师营当差之开户人等册载开户人口数………………………………………（205）
（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初十日）
黑龙江城官庄原有陈户今编为镶黄旗汉军之户口册载汉军户口数………………………………（206）
（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初十日）
黑龙江官庄编旗册载编旗人口数……………………（206）
（光绪十一年十二月无日）
总理栽痘局事务禄详等，为将十一年分栽痘人名、领用钱数造册递衙事呈将军衙门文………………（207）
（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
黑龙江城练军花名册载官兵总数……………………（208）
（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护理黑龙江将军印务禄彭，为华、俄民、匪复越华界滋事，抄录往来照会咨呈总理衙门文……（208）
（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钦命护理黑龙江将军印务禄彭，为吉、黑二省陆路电线设置

线路事咨钦差大臣与吉林将军文………………… (210)
(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呼兰副都统倭为巴彦苏苏户口事咨将军衙门册(略)
……………………………………………………… (212)
(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兵部为黑龙江城副都统成庆因失查、纵放金匪奉旨
降四级调用事咨黑龙江将军文…………………… (213)
(光绪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黑龙江城副都统成庆,为遵咨查明漠河金匪究有
若干等事咨将军衙门文…………………………… (214)
(光绪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墨尔根户口清册中载墨尔根官庄陈丁数…………… (215)
(光绪十一年十二月)
墨尔根户口清册载墨尔根城前后拨入官庄身家
不清人丁数………………………………………… (216)
(光绪十一年十二月)
将军衙门为漠河驻防官兵究应如何经年看守等事
咨黑龙江城副都统衙门文………………………… (216)
(光绪十二年正月初九日)
将军衙门为以员外郎用、二品廕生寿山因现在京
当差,俸银应自奉旨承袭骑都尉日起由京旗
关领事,咨黑龙江城副都统文…………………… (220)
(光绪十二年正月二十二日)
黑龙江城副都统成庆为金匪再次越入金厂、拟请
严定妥章等事咨将军衙门文……………………… (221)
(光绪十二年正月二十八日)
将军衙门为严禁俄匪闯入金厂事照会俄官文……… (223)

（光绪十二年正月二十八日）
黑龙江将军文绪等，为被逐俄国金匪复行闯入，
应请与俄公使明定严惩章程事咨总理衙门及
黑龙江城副都统衙门文……………………………（224）
（光绪十二年正月二十八日）
宁古塔副都统容，为本地应纳货厘捐钱事加具印结文
…………………………………………………………（227）
（光绪十二年二月初五日）
将军衙门为民人杨得奎在余庆街受伤身死事札覆呼兰
理事同知德鋆文……………………………………（228）
（光绪十二年二月初五日）
黑龙江副都统成庆，为俄国侵占江左我屯熟地、
牧场派员过江理论事咨将军衙门文………………（233）
（光绪十二年二月初五日）
黑龙江城副都统成庆，为严禁俄人再次偷入挖金事
咨将军衙门文………………………………………（236）
（光绪十二年二月初五日）
黑龙江将军文绪等，为严饬防范金匪再行闯
入奏稿………………………………………………（237）
（光绪十二年二月初八日）
将军衙门，为将烟厘银两一并解省以便发放各卡津贴
事咨呼兰副都统衙门文……………………………（240）
（光绪十二年二月二十三日）
将军衙门，为届时迎护电线勘路委员周冕事，咨黑、
墨、呼副都统等文…………………………………（241）
（光绪十二年三月初四日）
将军衙门为严催迅办木植以备架设电线事咨黑、

墨、呼副都统衙门文………………………… (242)
(光绪十二年三月初四日)
黑龙江城副都统成庆，为驻防漠河官兵、委员、马乾、
口分银事咨将军衙门文………………………… (244)
(光绪十二年三月初六日)
黑龙江将军文绪等，为在漠河地区添设安干、乌苏里
二卡伦等事片奏文…………………………… (246)
(光绪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
总理厘捐税务张永锡等，为光绪十一年份征存烟厘、
斗秤银钱各数目事呈将军衙门文……………… (248)
(光绪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黑龙江将军文绪等，为驳辩俄国无理照会事
咨总理衙门与黑龙江城副都统衙门文…………… (250)
(光绪十二年六月二十日)
将军衙门为皇会吉期号炮炸裂，死伤民、兵事
札街道厅、火器营文………………………… (253)
(光绪十二年七月初五日)
黑龙江将军衙门为悉数"歼除"乘船"盗匪"事咨
吉林将军衙门、呼兰副都统衙门文……………… (255)
(光绪十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将军衙门为京旗旗丁恳请赏归原籍事扎北团林子
委协领常德文………………………………… (257)
(光绪十二年八月初五日)
将军衙门为将总理衙门照会俄署公使底稿及
翻译俄文三件咨黑龙江副都统衙门文…………… (258)
(光绪十二年八月十六日)
暂护将军印务禄，为咨报勘路委员周冕勘毕线路，

已由省起程回津等事咨吉林将军衙门文，直隶总督文
…………………………………………………… (265)
(光绪十二年八月二十日)
黑龙江城副都统成庆，为金厂周围里数绘图贴说
等事咨将军衙门文(有删节)……………………… (266)
(光绪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宁古塔副都统衙门右司，为暂免派员详查马蜒河
放荒四至地界事咨吉林将军衙门文……………… (269)
(光绪十二年十一月初三日)
将军衙门为裁撤街道厅番役，旗兵并严禁勒索
商民事札兵司文(附改定章程)………………… (273)
(光绪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
黑龙江将军恭等，为翻译乏人，请派熟悉俄文
学生一员来江事咨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文……… (275)
(光绪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黑龙江将军恭等，为将年间俄商起数，窃马犯案汇
奏原摺咨呈总理衙门文(附原稿)……………… (276)
(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初八日)
黑龙江将军恭等，为俄官照会所言与条约均不相符
事咨总理衙门文(附逐条驳文)………………… (277)
(光绪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光绪十一、十二两年油税底册(节选)…………… (283)
(光绪十二年十二月)
黑龙江将军恭，为查禁呼兰等处厘局扰累商民事
札陈保善文………………………………………… (284)
(光绪十三年正月初七日)
街道厅总管凌善等为会同各旗兴办保甲、酌拟条规事

禀将军衙门文……………………………………… (286)
(光绪十三年二月十四日)
驻北林子委协领常德，为奉札取具京旗旗丁切结事咨
将军衙门文………………………………………… (289)
(光绪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黑龙江将军恭等，为漠河金矿不宜兵办等事咨李
鸿章文……………………………………………… (290)
(光绪十三年三月十一日)
黑龙江城副都统成庆，为俄人在我江左旗屯附近挖壕
“修设水磨”事咨将军衙门文………………… (296)
(光绪十三年三月十九日)
黑龙江将军恭等为将省属四城街市银价数目清册咨部
查核文(附清册)………………………………… (298)
(光绪十三年三月二十五日)
宁古塔副都统衙门右司，为将变色陈谷出粜事咨吉林
将军衙门文………………………………………… (301)
(光绪十三年四月初十日)
将军衙门为会办边界事札李金镛文………………… (302)
(光绪十三年四月二十九日)
阿勒楚喀副都统衙门，为将本属地方俸官、额兵等数
目造具印册移送事咨吉林将军衙门文……………… (303)
(光绪十三年六月初五日)
黑龙江副都统成庆，为会同李金镛过江与俄交涉索还
旗屯地段事咨将军衙门文………………………… (304)
(光绪十三年六月十六日)
黑龙江城副都统衙门，为江左补丁、段山子各屯民众
被俄欺侮事照会俄官文…………………………… (305)

（光绪十三年六月十八日）
奉调办理黑龙江矿务李金镛，为江左旗地与俄交涉事禀将军文……………………………………………… (308)
（光绪十三年七月初三日）
黑龙江将军恭，为户部议覆本省练军需用军火请由吉林机器局制造，赴部领价一摺奉旨依议事咨吉林将军等文（附原奏）………………………………… (311)
（光绪十三年七月初七日）
黑龙江副都统成庆，为报李金镛遵咨过江辩论及起程赴省事咨将军衙门文………………………………… (313)
（光绪十三年七月初八日）
黑龙江将军恭等，为将布特哈、兴安城捕获貂皮、挑选数目奏知事咨户部文（附奏稿及清单）……… (315)
（光绪十三年七月初十日）
黑龙江将军恭等，为漠河已有矿师，日矿师市川文吉毋庸前往事札李金镛文……………………………… (317)
（光绪十三年七月二十八日）
黑龙江城副都统成庆，为将委员会同俄官寻找旧划犁记，挖壕工竣等事咨将军衙门文………………… (319)
（光绪十三年八月初十日）
黑龙江将军恭等，为将吉林运到挖金机器各件存、还等事咨吉林将军衙门文…………………………… (322)
（光绪十三年八月十四日）
黑龙江将军衙门，为俄人于江左犁占旗地及照犁记挖沟工竣仍请据约辩论事咨总理衙门文……………… (324)
（光绪十三年八月十四日）
直隶总督李，为伯都讷、齐齐哈尔、黑河屯三处应设

电报子、分各局事饬委候选通判纪堪第前往办理来文……………………………………………………（326）
（光绪十三年八月十六日）
宁古塔副都统衙门，为将本地方光绪十二年分地丁银两造册呈吉林将军衙门文………………………（328）
（光绪十三年八月二十日）
宁古塔副都统衙门右司，为将本地现存当铺座数、纳银数、字号等造册呈报事呈吉林将军衙门文……（330）
（光绪十三年九月初五日）
黑龙江将军恭等，为奏请通肯开禁一摺已奉硃批事咨户部文………………………………………………（332）
（光绪十三年九月十五日）
黑龙江将军恭，为恭录派员查看漠河金厂大略情形一摺咨总理衙门等文……………………………（335）
（光绪十三年九月二十六日）
管理茂兴路记、图记事务都尔苏，为十站电杆工竣、按项查明工价事呈将军衙门文（附节选工价数目）……………………………………………………（339）
（光绪十三年十月十五日）
将军衙门，为照准黑龙江城官庄壮丁免拨驿充差事咨黑龙江城副都统文……………………………（341）
（光绪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
将军衙门为呼兰官庄屯丁王有来等呈控旗丁周文成霸占荒地事咨呼兰副都统文（附两造四分供词）
……………………………………………………（342）
（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初二日）
宁古塔副都统衙门右司，为该处发放生息银两事呈吉林

将军衙门文……………………………………… (347)
(光绪十四年二月初十日)
吉林将军衙门左司，为将三姓等处挖金俱行封禁事
移右司文……………………………………… (348)
(光绪十四年二月十二日)
户部为嗣后应将上等貂皮按年呈进等事咨黑龙江
将军文………………………………………… (349)
(光绪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
右司为宁地方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初一至光绪
十三年十一月底止征收油税钱文数目分晰造册
咨送将军衙门文…………………………………… (352)
(光绪十四年三月初八日)
呼兰副都统倭，为将绥化厅所报烧商家数及
课银、杂税等咨将军衙门文……………………… (353)
(光绪十四年三月初九日)
左司为遵宪谕将恩寿不能射箭革去披甲
缺札右翼协领文…………………………………… (354)
(光绪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黑龙江将军恭等，为抄录请旨饬部核议奉拨
京旗屯垦余户事奏折咨户部文(附原奏)……… (354)
(光绪十四年四月初十日)
奉天学政延，为拟还呼兰学额、加添绥化学额
应由黑龙江将军衙门主稿会奏事咨黑龙江
将军衙门文……………………………………… (356)
(光绪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
黑龙江将军衙门，为将齐、黑、巴、呼、北等处各局
卡光绪十一、十二年烟厘税捐银两数目造册报户

部文（附清册）…………………………………………（359）
（光绪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
黑龙江城副都统禄，为将所属八旗水师营、官庄
现有未经挑练之西丹数造册咨将军衙门文………（363）
（光绪十四年七月初五日）
年满屯官松禄，为将官庄西丹查明造报等事呈
将军衙门文…………………………………………（364）
（光绪十四年七月二十七日）
宁古塔副都统衙门左司，为将信和庆染房工人
史蔓才挟怨殴伤执事人王幅事，咨吉林将军衙门文
………………………………………………（366）
（光绪十四年八月初三日）
呼兰副都统倭克津泰，为督队“剿贼”等事咨将
军衙门文……………………………………………（371）
（光绪十四年八月十二日）
阿勒楚喀副都统衙门职官兵丁人数清册…………（375）
（光绪十四年九月）
黑龙江城副都统禄，为照饬转饬委统领德
升事咨将军衙门文…………………………………（380）
（光绪十四年十月初三日）
管理墨尔根等站站官喜德，为十站各项津贴等事
造册呈递将军衙门文（附清册）…………………（381）
（光绪十四年十月二十六日）
奏派督理黑龙江等处矿务李金镛，为遵札过江
与俄辩论事禀将军阁下文…………………………（384）
（光绪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管理墨尔根等站站官喜德，为将十站已竖正、

樯电杆数目及照价造册事呈将军衙门文
(附清册) ………………………………………………… (386)
(光绪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北团林子委协领常德，为追“剿”“匪首”扫北
及其“伙匪” 事呈将军衙门文………………… (388)
(光绪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呼兰副都统倭克津泰，为亲带官兵出城，督率
各军“剿贼”事咨将军衙门文…………………… (389)
(光绪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阿勒楚喀副都统衙门右司，为奉宪批弛禁粮石
出境事咨会三姓副都统衙门文………………… (391)
(光绪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阿勒楚喀副都统衙门右司，为遵扎禁止私藏、
私造枪炮事札拉林协领文……………………… (392)
(光绪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户部为兴安城税卡所征税收应尽征尽解，俟税
畅旺方许定额事咨复将军衙门文………………… (395)
(光绪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呼兰副都统倭为查明前由盛京各城迁至兰、苏、
林等属界旗户事咨呈将军衙门户口册…………… (397)
(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五日)
绥化厅理事通判毓衡，为建修城工完竣、劝输督
工出力员役请奖顶戴，以示鼓励事咨将军恭等文
………………………………………………………… (398)
(光绪十五年二月十一日)
督理黑龙江等处矿务李，为漠河金厂已经开办，各
处私挖应一律严禁事咨齐齐哈尔副都统托文…… (400)

（光绪十五年二月十九日）
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为绥化厅巡检三年俸满
应升事咨吏部文…………………………………（401）
（光绪十五年二月二十日）
直隶总督李，为据奉派解送回籍戏童委员王慕
曾报解送事咨覆黑龙江将军文………………（403）
（光绪十五年三月初七日）
将军衙门为街市银价事咨黑龙江副都统等文………（404）
（光绪十五年四月初一日）
将军衙门为街市银价事咨黑龙江城副都统文………（405）
（光绪十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将军衙门为进贡貂皮事札饬布特哈总管等文………（406）
（光绪十五年五月初一日）
黑龙江将军恭镗，为给捐赈出力之呼、巴、林、
庆等处商有奖给功牌事咨呼兰副都统等衙门文
…………………………………………………（408）
（光绪十五年五月初一日）
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为据壁良等报已将沿江
柳条砍尽、网房拆毁事咨吉林将军文……………（410）
（光绪十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黑龙江城副都统禄彭，为已照咨派出水手二十名
赴漠河驾驶船只事咨将军衙门文………………（413）
（光绪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将军衙门为将义学书籍按部查清、开单禀明等事
札户司文……………………………………………（414）
（光绪十五年六月初三日）
将军衙门为呼兰“江盗”抢劫官船、飞饬官兵探

“剿”事咨伯都讷、呼兰副都统衙门文…………（415）
（光绪十五年六月初四日）
兴安城总管乌尔滚巴雅尔，为请将省拣笔帖式开缺归省候升、另拣笔帖式来城事呈将军衙门文…………（416）
（光绪十五年六月初九日）
将军衙门为将江左原设卡伦、封堆大略情形一折著兵司照办事札兵司文（附原奏）…………（418）
（光绪十五年六月初十日）
署黑龙江城副都统绰哈布，为漠河防兵托克通阿等暋不畏法事咨将军衙门文…………（421）
（光绪十五年七月初七日）
奉派审办兰、苏、林三处案件委员福庆等，为会办完结刘景春等赖欠冯广银粮租、稽楳事呈将军衙门文…………（423）
（光绪十五年七月二十三日）
呼兰副都统倭，为兰属各界饥民众多已借发仓粮数目事咨将军衙门文…………（426）
（光绪十五年七月二十六日）
管理茂兴等站站官承春，为宁年站被水淹浸地亩事呈将军衙门文…………（428）
（光绪十五年七月二十八日）
将军衙门为将刘万保究被何人杀死一案赶紧讯明事札呼兰理事同知璧良文…………（429）
（光绪十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署黑龙江城副都统绰哈布，为拟请在卧力雅地方出派官兵坐守，严防、捕拿偷挖金沙散民事

呈将军衙门文…………………………………… (432)
(光绪十五年十月初五日)
帮同办理海军事务张等，为恭录上谕整顿练军事
咨黑龙江将军依文（附原奏）………………… (434)
(光绪十五年十月初六日)
将军衙门为庙僧本空之徒欺孀霸产饬速查勘完案事
咨呼兰副都统文…………………………………… (435)
(光绪十五年十月初十日)
将军衙门为严断小钱以防民疲官累、饷绌库空事
咨札呼兰副都统倭等文………………………… (437)
(光绪十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将军衙门为呼兰清钱缺乏拟改银钱兼收仍未允协，
著照旧章征收租税事咨呼兰副都统倭文………… (438)
(光绪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署墨尔根副都统桂廉，为领取赴坐金卡官兵银两事
咨将军衙门文…………………………………… (440)
(光绪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将军衙门为源合公柜伙常恒盛吞服洋烟自尽咨
调尸亲领棺归葬事札街道厅总管苏隆阿文
(附死者遗物清单）…………………………… (442)
(光绪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委办兰、苏、林、庆等处厘税总局，为遵札拨钱交
李金镛所派费县丞结领去讫事申将军衙门文…… (446)
(光绪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黑龙江将军定安等为创设省垣义学及酌拟条规文

光绪八年正月十二日

钦命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斐凌阿巴图鲁定安，钦命齐齐哈尔城副都统禄彭，为创设义学，酌拟条规事。兵司案呈：据总管衔佐领海昌等禀称，黑龙江省向无义学，亦无书院，二百余年，文风不振，声色暗然。近来八旗子弟皆知向学，奈地处边荒，苦无明师，又乏厚饩，以致江省学额虚悬，应试寥寥，恳请筹款增设义学，创建书院。等情。查：向来设立义学塾，原以易俗移风、储为学古入官之用，黑龙江虽处边塞，而文教尤为风化之所开。本将军、副都统下车之始，本思振兴文教；继访五司，始悉江省从前专习武备，文事略而不讲；又值经费支绌，斯议遂寝。兹阅所禀增设义学等情，所请极是。除本省生员尚少、书院之设故从缓议外，省垣为首善之区，自应准如所请，先行添建义学四处。现饬户司，筹拨银五千两，发商生息，定为成案，永作此四处义学经费。爰定四馆标目：一曰文艺；二曰经义；三曰说约；四曰启蒙。延请明师分席设教。八旗之外，营、站、官屯一律准其入学。今春先行赁房、择吉开馆，至建盖义塾房屋等事，已另饬筹款次第办理。第事属创始，规划宜周，不有条约于先，必致纷岐于后，兹经督同总理义学等官议定条规五条，开列于左：

一、文艺、经义两馆，各延明师一人，每馆授读经、史，作诗文，生徒二十人；说约、启蒙两馆，各延明师一人，每馆授读

书，较多者三十人，用归限制而别课程。

一、每年定于开印之日开馆，封印之日散学。

一、四馆：无论旗、营、屯、站子弟，有愿就者，准其一体送读。除薪、脩等项概由官处致送外，每徒每年出钱三吊，津贴馆师，以助炕火、茶水之需。

一、愿入学之生徒，先将旗、佐、名、岁及读过何书，开单。限开印以前送交马神庙西廊房段先生处汇齐，转交总理、帮办各官，公同挑择，分别附馆。其生徒读过何书、现读何书，务须据实开写，不得说谎。其本年未挑入馆者，听其自便从师，下年再行续挑。

一、入选生徒，附归某馆，即开写花名分贴馆门，以便照榜送读，不准任意混跻。等情。除榜谕旗、营、屯、站人等一体通知外，相应札饬总理义学事务总管衙署总管佐领海昌等遵照办理可也。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吉林将军为裁撤沿江卡伦事咨黑龙江将军衙门文

光绪八年四月初一日收

镇守吉林等处将军衙门，为咨商事。兵司案呈：案照吉省松花江南岸伯都讷、阿勒楚喀、拉林等处，东西绵亘六百余里，与江省呼兰、巴彦苏苏等城相对，前经择要添设卡伦十三道，出派

官兵与江省守卡官兵订期会哨，以其联络声势、互相策应，酌拟章程，咨商妥洽，于光绪元年十二月初十日，专折具奏，奉旨准行。钦遵办理在案。兹访闻阿勒楚喀所属沿江各卡，均有扰累情事，当经饬派委用通判陈治、佐领富通山查办。去后。兹据该委员等禀覆，查得阿勒楚喀后添沿江卡伦六处，一在呼兰口，一在龙坑，一在岔沟，一在滴达咀子，一在小河子，一在贾家店，皆与黑龙江卡伦相对。其拉林设有二处，伯都讷设有五处，共十三处。查原定章程：每卡官一员、兵十名，逐日会哨，换签，互相稽查。现在沿江各处，并无卡伦、房屋，每季守卡官兵均系借住民房、并无定所，虚应故事数日即回，其缉捕、会哨等事，并未照章奉行，有卡伦之名，无卡伦之实，甚至卡官有藉端捆绑良民拷打需索钱文之事，实与捕盗无益，可否裁撤？等情禀报前来。查阿城续设沿江各卡，既早有名无实，何必徒事具文，虚靡经费，转使不肖官弁，得以藉差勒诈、扰害乡民！拉林、伯都讷二城，恐亦在所不免，应即裁撤。其沿江盗贼，仍责成地方官及缉捕员弁认真巡缉，不准推诿松懈。惟案关两省会商、奏明、添设之件，应亟咨商核明，相应呈请咨行贵将军衙门查核。希即见覆，以凭具奏。其北岸，江省卡伦应否裁撤，并希酌核办理施行。须至咨者。

右咨黑龙江将军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吉林将军铭安，为奉旨拟添道、厅、州、县事咨黑龙江将军文（附原奏）

光绪八年三月二十三日

钦命镇守吉林等处地方将军兼打牲乌拉拣选官员等事铭安，为咨行事。案照本将军于光绪八年二月二十日，会同督办宁古塔等处事宜、太仆寺正堂吴，具奏因边疆紧要拟请添设道、府、厅、县以资治理等因一折，于三月初七日递回原奏，军机大臣奉旨：该部速议具奏，单、片并发，钦此。相应照抄原奏、清单，备文咨行。为此，合咨贵将军，请烦查照施行。须至咨者。

计粘单一纸

右咨黑龙江将军。

奏为边疆紧要，拟请添设道、府、厅、县以资治理而拱边防，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窃奴才于前岁奏准添设宾州厅、五常厅、敦化县三处，复于上年请在省城添设道、府及双城厅、伊通州各缺，均已奏邀圣鉴在案。夫腹地分职设官，布置可期周密，而边疆内修外攘，治理尤赖贤能。查宁古塔、珲春，地当冲要，为省城东南门户，且与俄界水、陆毗连。海参崴一带，该国添兵设职，悉力经营，已成重镇。宁、珲两处，密迩强邻，安辑抚循尤不可缓。其三姓地方，地广民顽，盗风未息，且东北直接俄境，边防同为吃重。现在该三处虽设有重兵以固封守，而宁、珲两处招抚沟民、

办理屯垦，三姓亦放闲荒、人烟日密，政务较繁，命盗户婚，仍就理于各城副都统衙门，诚恐协、佐各官，吏治未谙，难期整顿。窃维自虽之计固在讲武整军，而求治之原要在安民察吏，诚以吏治与防务于为表里者也。今拟在宁古塔城内添设巡道一缺，名曰分巡宁、姓、珲地方兵备道，俾令提纲挈领，南北边要，周历分巡，彼此兼顾，以期绥靖地方，镇摄强敌。……饬令该道兼充防营异长，酌拨防军数百名，作为该道亲兵，以备缓急。如此办理，既可节省饷需，亦可联络声气，实于地方、防务均有裨益。俟将来裁撤防军，再行奏请添设巡道制兵。再，宁古塔城内应请添设直隶抚民同知一缺，加理事衔，管理地方各事。查元代名，该处为合兰路，现在新设同知即名曰合兰厅。……三姓添设抚民同知一缺，加理事衔，名曰三姓厅，均归分巡宁、姓、珲地方兵备道管辖。又查：塔城东南五百四十余里之万鹿沟地方，距三岔口仅四十里。该处毗连俄界，地当要冲，必须添设县治，以资佐理。当即扎派差委知府李金镛前往，查勘何处可以修城建署，饬令绘图禀覆。去后，兹据禀称，勘得，万鹿沟地方北山下有平坡一处，周围约八、九里，中含阔大，山水环抱，当海参崴赴塔冲途，前临绥芬河，后当万鹿沟口，于此处修城建署，分设市廛，不但可辖该处人民，而可进、可退、战守亦足兼资。至与珲春如何分界之处，则三岔口迤南有分水大岭为限，水归绥芬者属县，水归洪溪河此属珲，界址分明，无须再划。等语。并绘地图禀复前来。奴才等详核该府所禀各节均尚妥协，应请在万鹿沟设立知县一缺，理事通判衔名曰绥芬县，即归合兰直隶抚民厅统属。……现拟在珲春府另设照磨管司狱事一缺，合兰厅、三姓厅各该巡检管司狱事一缺，绥芬县另设巡检管典史事一缺，均系管理监狱。惟边地荒寒，村屯较少，各处有一民官，足资治理。嗣后生聚日繁，再行踊择地势，设立分防。至教谕、训导各缺，亦可毋庸添设。各该

处文、武生童，仍照旧赴省考取，如将来文风日盛，再请另设学额。以上添设各缺，如蒙俞允，应请旨饬部铸造关防印信钤记，迅即颁发，以昭信守。其定缺分、筹俸廉、修城垣、建衙署、募弁勇、设马拨，应行详议章程，谨另缮清单，恭呈御览，并绘具绥芬县地图贴说咨呈军机处备查，合无仰恳天恩，俯念边疆紧要，亟应设立民官，饬部迅速议复，以便奴才奉到部文，即行遴选妥员，奏明试办、试署，俟一、二年后如果办理裕如，再清（请）实授。各官应发俸廉、役食、勇粮、马拨及建修各项工程，仍请照奴才前奏，照数概发实银，以重地方而求实济。其余未尽事宜，奴才当再与督办宁古塔等处事宜太仆寺卿吴，随时体察情形，悉心筹划，妥议具奏，恭候圣裁。所有边疆应设民官各缘由，谨会同督办宁古塔等处事宜太仆寺卿臣吴，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饬部速议施行。谨奏。请旨。

……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呼兰副都统博，为拟将“盗匪”姜仁有枭首事咨将军衙门文

光绪八年三月二十四日

呼兰城副都统博，为拿获盗匪审明录供咨请示复遵办事。左

司案呈，光绪八年三月初五日，据署同知德鋆详称：据阿力罕段乡约马明仁禀，据事主、佃民白万和拿获强抢拒捕盗匪姜仁有一名送案。随提该犯研讯。

据姜仁有供：小的年三十六岁，原籍长春厅属界农安城北赵家沟子屯居民，父母俱在，弟兄四个，小的居次。无有妻室。幼习木匠手艺为生。情因去岁十二月间，小的到至江南哈尔滨屯小的族叔姜红发家看望，族叔即向小的商议过江北抢夺得财俵分的话。小的应允，族叔姜红发就约他的旧伙盗匪林一海、林饱山即林洛六等，我们四人计较，欲往江北巴彦苏苏管界甘木林子段林一海素识的刘姓家抢夺。等语。均皆允从。林一海、林饱山二人，就于今年正月初五日先行往甘木林子家小店等候。族叔姜红发与小的赶驾单（车）马爬犁，携带火枪一杆、扎枪杆一根，相继到至甘木林子林家小店。林一海、林饱山我们一共四人，各拿火枪、扎枪，初七日夜半时分，齐到刘姓家，周无障院，拥挤进屋，吓禁事主，抢得砂枪一杆、铡刀一口，旧青蓝布、印花棉被两条、蓝布女大衫四件、白布女大衫一件、红布女裤一条、羊绒棉袄一件。携赃走出，在河湾子地方将赃俵分。小的分得青布印花棉被一条；姜红发分得铡刀一口、印花棉被一条、蓝布女大衫二件；林饱山分得蓝布女大衫二件、羊绒棉袄一件、白布女大衫一件、红布女裤一条；林一海分得砂枪一杆。我们原伙四人又商议，欲要强抢城子沟屯白万和家。定于那月十六日到城子沟屯前边聚齐。说了，林一海、林饱山二人走去；小的合族叔姜红发就到至认识之孙常有家睄看。孙常有待饭、交谈。族叔姜红发言，及“往北荒讨倩(债)、代觅房间搬家”等语。由彼出来，至十六日点灯时，到至城子沟屯前边，会合林一海、林饱山，我们四人闯进白万和家，立将屋门由外顶闭，林饱山堵在窗户，用扎枪向里吓扎，林一海放枪恐吓。小的用扎枪撬开马圈，枪（抢）马

五匹，练拴爬犁上。我们四人赶着爬犁走出，行至屯前地内，练拴马匹，缠绕，不能行走。只见事主们前来追捕，姜红发等放枪抗拒。不料点火不着，枪亦没响。白万和父子们赶到，手持木棒，将小的头上打子（了）一下，小的昏迷倒地；姜红发、林一海、林饱山见势不支，各自逃散。白万和父子就把小的拴获，连马匹、爬犁并小的以前抢得印花被等物，一并送案的。今蒙审讯，委因小的听从盗首姜红发纠约，结伙分持枪械，连次强抢，威吓事主，得赃俵分，抗拒被获是有的，不敢隐瞒撒谎。所供是实。

事主白万和供：小的系马明仁管牌城子沟屯居民。今年正月十六日夜晚点灯后，忽有盗匪四人，闯进小的院内，由外将屋门顶闭，施放火枪吓打，并用扎枪由窗户向屋里戳扎，强抢小的圈内马五匹，练拴爬犁上走出。小的同儿子白才子情急，各持木棒，推开[illegible]，奋命追捕。至屯前地内，赶上贼人抗拒放枪未响。小的父子扑至近前，小的右手被他们打伤，儿子白才子即将姜仁有一名打倒，余匪这才扔弃马匹，各行逃散。就将姜仁有拴获，报同乡约马明仁，将犯送案。余无别情。所供是实。

各等情复诘不移，连犯解请勘办前来。

据此，遵饬当提该犯姜仁有复加研鞫，供同原招；叠诘至再，前情不讳。案无遁饰。查定例：响马强盗执有军器邀劫道路赃证明白者，不分人数多寡、曾否伤人，依律处决枭首示众。等语。此案，盗匪姜仁有，胆敢听纠结伙、执持枪械迭次强抢、威吓事主，抗捕拒抵，实属倚强肆掠，法无可贷，核与响马强盗无异。请将姜仁有一犯，照响马强盗例，就地斩决枭首，以照（昭）炯戒。应将该犯锁锢、监禁，候示遵办。除饬厅、营各官，严缉在逃余匪，务获解究法办外，所有拿获盗匪，审明录供呈请勘转

前来，本副都统复讯无异，相应备文由五百里咨报。为此，合咨将军衙门，谨请鉴核，望切示复遵办施行。须至咨者。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呼兰副都统博栋阿，为租户窦玉等盗卖他人田产给天主教堂事所录原告、被告供词

光绪八年四月初三日

呼兰副都统博栋阿，为咨报事。左、右司案呈：查前准法国传教司铎照会，以在兰街西北角买置地基三段拟建教堂一事，适有原地主、站丁郭定恒、于财执其红照，投呈控告租户窦玉、侯希春、傅永太等将租契旗产盗卖，恳请提追地归原主。等词前来。当经本衙门照复在案。随将原、被提互质讯办，除傅永太一名未经到案外，讯据站丁于财供：小的今年四十岁。同治年间小的将大街西北角祖业熟地一段，南北长一百五十丈、东西宽二十丈、计地四垧余，租与民人傅永太名下居住，当使押契钱二十五吊，每年交租钱十二吊，议定：任凭租户耕种，自便盖房、开设生理；虽许租户转租另兑，必须列名画押、认户收租；倘将来后人争夺，准许地东抽赎，务将租户所盖房间，作价找给。嗣于光绪五年间，小的复由傅永太名下抽回原租地基小半段，东西宽六丈，南北长一百五十丈，内有傅永太修盖土平房两间，共作价

钱一百一十吊，如数交清，立有退契为据。随将此项抽回地基、房屋，转租与民人侯希春名下开设生理，兑过房价钱一百一十吊，每年地租钱三吊六百文，格外未使押契钱文，许其转租另兑；但必有地东列名画押、立有中保文契，方准租户转兑，地东认户收租。不意今年春间，侯希春竟将所租小的地基、房屋，盗卖与教堂为业，受过卖价钱一百一十吊。当其盗卖之时，小的并不知情。恳恩俯将侯希春盗卖地基、房屋断归原主，所有侯希春受过教堂卖价，小的情愿照数找出，转给教堂。以免祖业遗失，就是恩典。所供是实。郭定恒供：小的今年五十三岁。光绪五年间，凭中保人等买得本站丁于财名下：租与民人傅永太居住地一段，东西计宽四丈；又租与民人窦玉居住地一段，东西计宽十丈；又租与铺户万顺德居住地基二垧一亩余，共作卖价钱一百吊。其钱笔下交足。此地三段，均经于财升科，领有红照为据。惟于财出租约内写有："认户收租，虽许转租另兑，必须地东列名画押，立有中保文契，方准租户转兑。地东认户收租"。所有于财先前使过租户傅永太、窦玉押契钱二十五吊，遂将前约更换。小的出名，给与租户傅永太、窦玉等文契各一张，照旧认户收租。不意今年春间，傅永太、窦玉二人竟将所租小的地基，并伊等所盖房屋两所五间，一律盗卖与教堂为业，受过卖价钱五百一十吊。当伊等盗卖之时，小的并不知情。恳恩俯将傅永太、卖(窦)玉二人盗卖地基，并伊等所盖房屋，一并断归原主；所有伊等受过教堂卖价，小的情愿照数找出、转给教堂。以免原业遗失，就是恩典。所供是实。窦玉即窦立学供：小的年六十三岁，系本街居民。情因小的原租站丁郭定恒地基一段，南北长一百五十丈、东西宽十丈，每年交租钱六吊。于今年三月间，有小的邻居侯希春向小的商说天主堂要买此地修建教堂，小的诚恐地东不允，侯希春言说：教主吩咐，倘或地东不允，必将地基退回，并不强

占。因此，小的应允，将此地基卖给天主堂，南北长四十丈、东西宽八丈五尺，并草房三间、井一眼，共使卖价钱二百六十吊，天主堂每年交租钱三吊。当立文契一纸，并未告知地东。今被地东郭定恒呈控，现蒙堂讯，所供是实。侯希春供：小的年六十六岁，系本街居民。情因小的原租站丁于财地基一段，南北长一百五十丈、东西宽六丈，每年交租钱三吊六百文。于去岁七月间，有教民张华，向小的商说天主堂欲买此地开设学堂，小的诚恐地东不允，彼时张华言说，倘或地东不允，伊定将地基退回。因此，小的应允，将此地基卖给教堂，南北长五十丈、东西宽四丈五丈（尺），并土平房两间，共使卖价钱一百一十吊，彼时写立文契一纸，并未告知地东。今被地东于财呈控到案，现蒙堂讯，所供是实。各等供。查律载：盗卖他人田宅者，田一亩、屋一间以下，笞五十；每田五亩、屋三间，加一等；罪止杖八十、徒二年。盗卖田产及盗卖过田价，并各项田产中递年所得花利，各应给主者、给主。各等语。此案侯希春、窦玉、傅永太等三人互租于财、郭定恒地基居住，辄敢盗卖教堂为业，讯据各供，招认不讳，自应按律问拟。除俟侯希春、窦玉、傅永太等全行到案再行究明定拟外，所有盗卖地基，例应仍归原主。其受过价值，应由原主郭定恒、于财名下筹措转给该教堂，以敦和睦之谊。至该教堂执侯希春等白契三张，应行移还本衙门涂销，以符定例。等情。除照会该司铎查照外，亟应咨报前来。据此，相应咨报。为此，合咨将军衙门，谨请鉴核施行。须至咨者

右咨将军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黑龙江将军衙门为裁撤卡伦事咨复吉林将军衙门文

光绪八年四月十五日

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衙门，为咨复会商裁撤卡伦事。兵司案呈：四月初一日，准吉林将军衙门咨开，吉省松花江南岸伯都讷、阿勒楚喀、拉林等处前经设卡伦十三处，与江省守卡官兵订期会哨，既无卡房，兵驻民房，虚应故事，又有藉差勒诈，扰害乡民，应即裁撤，因关两省会商奏明添设之件，希既（即）查核见复。其北岸，江省卡伦应否裁撤，并希酌核办理。等因咨商前来。查：光绪元年，因筹防联络声势，经前任将军丰绅奏请，由江北茂兴站南吐什图地方起，迤东至三姓搭界布雅密河口止，东西绵亘六百余里，其间择要安设卡伦十三处，每年拨给各卡官兵口粮、盐、菜、油、薪等项京钱四千吊，由地租项下动用报销。此项卡伦，原与贵省所属伯都讷、拉林、阿勒楚喀三城卡伦对峙安设，订期互相会哨，联络巡缉，等因在案。今查前经筹修土房、卡所，已早坍塌，守卡官兵，现就附近台站栖止，实属虚应故事。正拟商筹办理，以节经费间，今准贵将军咨商意见相同，相应咨复贵将军衙门，希即就近主稿偕衔会奏，以昭核实。须至咨者。

右咨吉林将军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署黑龙江将军文绪等，为将鄂伦春牲丁编旗设兵、添官建治事奏稿

光绪八年四月二十三日

钦命署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副都统文绪，钦命齐齐哈尔城副都统禄彭，为咨行事。兵、户、工司案呈：窃照本衙门于光绪八年四月二十三日，恭折具奏鄂伦春牲丁急宜从实钤束，拟请添官建治，另设兵缺，编旗分管，以收劲旅等因一折，除俟奉到谕旨另行恭录咨行外，合先钞稿呈请核转。等情。据此，理合备文咨行吏、礼、户、兵、工部、理藩院，请烦查核施行。须至咨者。

右咨都京吏、礼、户、兵、工部、理藩院。

跪奏为鄂伦春牲丁急宜从实钤束，拟请添官建治，另设兵缺，编旗分管，以收劲旅，恭折仰祈圣鉴事。窃照：鄂伦春一项牲丁，久居山内，饮血茹毛，二百年来未濡教化，几同野人，向归布特哈管辖。所捕皮张，素为谙达以微物索去，任意欺凌，不啻奴畜。在昔时，山深易捕，尚不为苦；近因交涉以来，江左禁止行走，江右山场俞捕俞稀，实系不敷餬口，偷马之案，层见叠出。虽经历前任将军收笼，挑练千名，改添官职，犒赏布匹，专归谙达教管，固为一时权宜之计，但谙达本系私行供给口米取利之人，今奉明文归其教管，则权益重，而牲丁之受制益苦。闻之已有疾如

冠仇之势。究其所以，不令归伍当差者，实由布特哈人，饵其利之所有，以出痘为辞，从中掣肘所致。其实出痘、种痘者过多，且附近黑龙江城山内游牧之人，汉语亦通，近年因猎捕维艰，兼有务农者，文访之最真、知之益切，曷敢稍避嫌怨，致失经久大计！况该丁枪法极准，人勇气悍，性近索伦，同为国家赤子，并无贵贱之分。当此人情怏怏，若不趁此困急之时设法认真归笼，倘铤而走险，不顾之他，即重烦兵力，深为可虞。奴才等，随饬犒赏布匹之协领穆克德布，细心再行确访愿否归伍当差，核实具报。兹据该员会同布特哈署总管、协领凌善禀称：分路进山，到处宣布皇恩，该牲丁一口同声，恳请裁撤谙达，以解倒悬，甘愿归伍当差，以资报效。该协领恐其口是心非，酌带牲丁十余名谒见奴才。等跪恳泣请，情愿归伍当差，共图报效。查：其情词恳挚，出于至诚；身体魁梧，令人可爱。奴才等，督同协领等官，公同细心详筹：查布特哈虽有索伦额缺可以附挑，终不免拥滞；若抽布特哈兵额归其充补，不但急切不能出缺，且又不出谙达范围，必致激出事端。惟该丁已经先后奏添佐领、骁骑校各有七员并委官等缺，尚知荣宠，不若撤去布特哈管辖，另为部落设官、添兵、建治较为妥善。奴才等拟请将此项丁册编为八旗，设立额兵一千名，照依布特哈章程，月食饷银一两，领催月食二两，令其每年各交貂皮一张；分设十六佐领辖管，每佐骁骑校一员、委官二名，除原有外，不复加添；外设副管四员、总管一员；再由省城满洲协领中择其明达事体者一员，放为加副都统衔总管，专司掌印；就兴安岭山阳适中，建修衙署一所，分设左、右司，添设无品级笔帖式四名，以资办公；每年春秋各操演一月，即行归牧、捕猎。从此，该牲丁有出头之日，自无意外之虞。而每年所需饷银，不过一万四千余两，为数无多，藉可为朝廷万年不拔之劲旅。庶统驭者不病于掣肘，复得潜移默化之实，于固守边疆岂小补哉！如蒙

俞允，奴才等即行委员前往勘查山川形势，应于何处建署，估需钱粮若干，支领俸薪、挑拣各缺一切事宜，详加核计具报，再行条分缕晰、酌拟章程、绘图贴说，恭呈御览，奏请办理。所有奴才等为收笼劲旅、永固边圉、实事求是起见，是否有当，理合恭折驰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请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将军衙门为添设呼兰等处枪支事咨呼兰副都统衙门文及奏稿

光绪八年五月初一日

将军衙门为咨行事。工司案呈于本年四月二十三日，准兵部咨开，武库案呈，内阁抄出黑龙江将军定等奏呼兰、北团林子两处请添操演抬枪、鸟枪一折，于光绪七年十二月初三日，军机大臣奉旨：知道了，钦此（钦）遵抄出到部。相应咨行该将军，即将新添演抬枪、鸟枪、次数、出数、所需火药等项数目，造具细册送部，以备查核可也。等因前来。相应咨行呼兰副都统衙门，遵照部咨，即将新添操演抬枪、鸟枪、次数、出数，应需火、烘药等项数目造具细册送省，以备咨部可也。须至咨者。

右咨呼兰副都统衙门。

（计开粘单一纸）

奏为呼兰、北团林子两处请添捻演抬枪、鸟枪，以整营伍而重捻防，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窃据呼兰副都统博栋阿咨称：呼兰前已改设副都统，添设甲兵、捻防共七百名，只额设捻演抬枪十杆、鸟枪四十杆。核计军火较少，不敷演用，拟请添演抬枪十杆、鸟枪一百六十杆。其北团林子营兵二百十六名，原未拟定例捻枪额，并请抬枪十杆、鸟枪四十杆，均由本处库存捐造抬枪鸟枪数内拨用，以备操防。等情咨请前来。

奴才等详核，该副都统请添操演抬枪、鸟枪，实为整顿营伍、维持地方起见，惟所需火药、烘药、铅丸、火绳等项，应防（仿）照年例捻演章程报部核销。除咨覆遵照外，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光绪七年十二月初三日，军机大臣奉旨：知道了。钦此。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署黑龙江将军文绪等为精简练兵数目事奏折

光绪八年六月初一日

钦命署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副都统文绪，齐齐哈尔城副都统禄彭，为咨行事。兵、户司案呈：窃照本衙门于光绪八年六月初一日，恭折具奏为分班练军终难整齐，拟请汰弱留强、裁撤冗员，归于一班常川操演，冀求精强等因一折，除俟奉到谕旨，

另行恭录咨行外，相应抄粘折稿，咨行兵、户部请烦查照外，再本衙门现有咨行捷报处公文乙角，一并附入封筒，咨送兵部，希为查转、施行。须至咨者。

右咨都京兵、户部。

跪奏为分班练军终难整齐，拟请汰弱留强、裁撤冗员、归于一班常川操演，冀求精强，以节饷项，恭折仰祈圣鉴事。窃奴才等，前因江省练军各队排演鸟枪，并无教习、不成阵队，曾经奏调奉天教习，由天津调拨洋枪、洋炮，以便汰弱留强，实力训练，何城练习、何队若干，再行奏明办理，钦奉谕旨允准，业已分咨奉天、直隶各将军、督臣钦遵，酌拨办理在案。查江省筹备边防，始拟常练马、步兵、丹一万名，因部议拨饷三十万两，行令就饷酌减。随经前任将军定安酌拟马队一千名、步队九千名，分为两班轮演，每两个月一换，似于不减兵数之中，仍寓以不减而减之意，诚为节省经费一时之权宜。嗣因马队换班，喂养勤惰不齐，改为常川训练，而各城步队仍旧轮班操演，终未成行。所以，奴才文绪前有请改常川操演抬枪青龙阵，省队复又改练长胜炮之议。今调教习前来，教练各项阵队技艺，若不另行变通，仍照前拟间断习练，无论如何督饬惟勤，而于两月之间，口号、步伐万难熟习，则又换班归农散置。迨到接班，愿学既不甚熟，废弃似必茫然，上须从头教起，心既不专，艺何能精！奴才等再四筹商：兵贵精而不贵多，练艺尤须练心，欲求一律精强，势非常川训练，专精一志不可。查部拨练饷三十万，原足练队五千，自应就饷常川著练，以收实效。拟将省城练军马队一千仍旧常川操演外，所有各城练军、步队，拟请汰弱留强，精加简选四千名，改为常川训练，以收历久精强不息之效。惟各城情形不同，自应因地制宜办理。查呼兰与吉省搭界，马贼时扰，不能不籍练军以资巡防，而追缉截剿

必需马队，拟将该处步队练军中改添马队三百名。计共练军马队一千三百名，步队三千七百名，通共马、步五千名。按照各城轻重情形，分拨酌定练军数目，编成队伍，应俟所调洋枪、炮位并教习员弁到齐即行起练。惟马队与步队各有营制，江省练军步队通按马队营制，带队官太多，拟请查照奉天步队营制，统领自带一营，以下各官应撤者撤，应节省者节省，以之统练五千队。核计约省银三万余两，连前次奏请减造火药节省银八千余两，共节省银三万七八千余两。所有制造开花炮车、鞍套等物，拉车马匹乾银、教习口分，拟即咨调奉省章程查照办理。其呼兰改练马队，应购马三百匹，连鞍辔、马乾以及将来安插鄂伦春、添官、建署应用一切饷糈，核之原拨练饷三十万两尚敷足用，勿庸另行添筹，则诸事皆归实济，庶期两有裨益。如蒙俞允，奴才等即行饬委协领大员，会同各城副都统、总管，认真精简，以昭核实。除将演练日期随时造册咨部查照外，谨将各城练队各数目敬缮清单，恭呈御览。所有奴才等拟请常川操演、精求实效缘由是否有当，理合恭折驰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谨将各城练军阵队数目，分别马队营制，敬缮清单，恭呈御览：

一、省城：拟练马队一千名，洋枪队五百名，抬枪青龙阵兼杂技队五百名，炮队二百名。内除马队仍照旧有营制勿庸改拟外，其步队营制，应照奉天步队章程，统领自带一营，按步队一千二百名应委统领二员、营总二员、炮队营总一员，扎兰章京即委参领二十四员、副扎兰即委骁骑校二十四员、笔帖式五员。

以上共练军二千二百名。

一、黑龙江城：拟练洋枪队五百名，抬枪青龙阵兼杂技队三百名。应委统领一员自带一营外，委营总二员、扎兰章京即委参领十六员、副扎兰即委骁骑校十六员、笔帖式三员。

以上共练军八百名。

一、呼兰：拟练马队三百名，洋枪队二百五十名，抬枪青龙阵兼杂技队二百五十名。内马队仍照旧有营制委营总等官管带外，其步队应委统领一员自带一营外，委营总一员、扎兰章京即委参领十员、副扎兰即委骁骑校十员、笔帖式三员。

以上共练军八百名。

一、布特哈：拟练洋枪队二百五十名，抬枪青龙阵二百五十名。应委统领一员自带一营外，委营总一员、扎兰章京即委参领十员、副扎兰即委骁骑校十员、笔帖式二员。

以上练军五百名。

一、呼伦贝尔：拟练洋枪队二百五十名，抬枪青龙阵二百五十名。应委统领一员自带一营外，委营总一员、扎兰章京即委参领十员、副扎兰即委骁骑校十员、笔帖式二员。

以上共练军五百名。

一、墨尔根：拟练抬枪兼杂技队二百名。应委营总一员、扎兰章京即委参领四员、副扎兰即委骁骑校四员、笔帖式一员。

以上共练马队一千三百名，步队三千七百名，统共练军马步队五千名。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将击毙来仓之法司铎解送牛庄事咨黑龙江将军文（附照会）

光绪八年六月十五日

钦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咨覆事。法国教士在呼兰买地建堂一案，前于五月间两准来咨，嗣因法国宝公使遣其汉文正使法兰亭来署面称，以呼兰城教士闻有被兵打伤、地方官将教士监禁之事，经本处于五月二十四日据情函达，并询是否郭定恒案内之事，抑或另有别案，即查明办理声复。等因。兹于六月初一日复准来文，据呼兰副都统咨报各节：始因该教士置买宝玉等盗卖之地，经业主郭定恒等据报官断，将盗卖之宝玉等按律科罪，所有地基应由原业主备价向教堂收赎。嗣因贡罗斯照会，以郭定恒等前给租契内有“任凭租户转租，业主认户㓞租”字样，自应照契建堂，勿令收赎。等语。复经官断，将卖契改换租契，由贡司铎租赁建堂。众情总未悦服，遂致各旗领催常安等聚集多人，向贡司铎理论。该司铎心疑生变，用枪击毙来仓，众见酿成人命，随将该教士并教民等二人送官发落。业由贵将军遴员驰往详查。等因。查此案：领催来仓既被枪毙，案关人命，其中始末详细情形，务令该委员等彻底根查，不可丝毫粉饰，务将实情咨报本衙门，以凭照会法国公使秉公办理。至贡司铎，按约应由法国官按照法国律例办理，除由本处先将咨报各情照会法国宝公使转饬该

处领事官秉公查讯、按约办理外，仍希贵将军备文、札派委员，迅将教士贡罗斯解送牛庄英国领事代办法国领事官收领，按约只能解送、拘禁，勿得凌虐，务饬该委员等妥慎办理，以免别生枝节。相应将本衙门给宝公使照会一件，抄录咨行贵将军查照，并将前案迅饬详查咨复，以凭核办可也。须至咨者。

右咨黑龙江将军。

（计附抄单）

照录致法国宝使照会。为照会事。光绪八年五月二十二日，准贵大臣遣法正使来署，言：黑龙江呼兰城地方闻有兵丁打伤教士，该处地方官将教士放在监中；此系牛庄领事来信所说，究竟如何，尚未得有确信。等语。本衙门当即据情函嘱黑龙江将军详查飞复在案。

兹于六月初一日，准黑龙江将军咨称：据呼兰副都统咨报，法国司铎贡罗斯在呼兰置买租户窦玉、侯希春、傅永太等盗卖业主郭定恒、于财等地基三段，欲修教堂，当经业主郭定恒等执其红照具控，恳断地归原主。等情。当即提集两造，讯据窦玉、侯希春供认盗卖不讳，例应按律科罪，所有地基由原主备价向教堂收赎。又据贡司铎照称，查郭定恒等租契内有《任凭租户转租，业主认户喫租》字样。等情。正在缉获傅永太归案讯办间，据呼兰城各旗领催常安等，将司铎贡罗斯及教民黄自翰二人送到衙门。据司铎贡罗斯面称：四月三十日，我在寓晚饭，忽有多人由我寓房走过，至欲修教堂处所，随即转回一人进门。我由屋内迎出，那人向我作揖，随又进来几人。我问何事？后来之人说，此处系旗人居住地方，不应修堂。那先进屋之人，将我推入屋内，并向他们说，你们不可动手殴打。正说着，又有三、四人奔来抓闹，我瞥见窗户有人跳进，急忙拿起装子的六响洋枪向着进

来之人施放，即将一人打倒。又欲施放二枪，即被一人由我身后将右手拿住手腕，弯回枪响，打伤自己左腿。我复放出三枪，亦未伤人。他们即将我与教民黄自翰绸送。不知何人，用木板打伤我右额角、抓伤鼻梁等处。后经官员来到撵散。余无别情。讯据该领催等供称：闻得法国教士欲修盖教堂，相约往该处地面瞭望曾否动工，道经教士寓所，因入门向教士作揖，意在善言劝阻。不料教士心疑生变，遽放洋枪，击毙委领催来仓一名。众见酿成人命，随将教士并教民二人送到衙门报官发落。各等语。除札委妥员驰往审办、详细根查外，先行咨呈查核。等因前来。

查此案，前因教堂置买窦玉等盗卖郭定恒等地基三段，嗣据原主具控，官断将盗卖之窦玉等按律科罪，其地基断由原业主备价向教堂收赎；追贡教士不允，呈出租契，足见并非卖绝之产，自不应卖作堂基、改契建堂；该领催常安等向教士理论，以冀好言劝阻，而教士见人众生疑，遂用洋枪将来仓击毙。案关人命重情，除由本衙门咨行黑龙江将军，一面照约将贡司铎送交牛庄领事官查收、听候办罪，并迅即遴选干员驰往，传齐人证，彻底根查详细实在情形，咨复本衙门，照会贵大臣，秉公办理外，为此，先将咨报大概情形照会贵大臣查照，希即转饬该处领事官，迅将贡司铎拘禁，勿令疏脱，一面秉公查讯、按约办理，以昭平允而服民心。是为至要。须至照会者。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奉委呼兰查办事件委员德色勒布等，为会讯教案事呈将军衙门文

光绪八年六月十六日

奉委呼兰查办事件委员员外郎衔尽先前选用员外郎主事德色勒布、署呼兰副都统军机记名副都统衔花翎参领成庆、试署呼兰理事所奉天候补同知德鉴，为遵札会讯，据情录供呈报事。光绪八年五月初八日，蒙将军衙门札，准呼兰副都统衙门咨报：法国司铎贡罗斯由苏来兰，因买租户窦玉、侯希春、傅永太等盗卖业主郭定恒、于财等地基，欲修教堂，当经业主等具控，断令郭定恒等备价收赎，讵可铎贡罗斯以郭定恒等写给窦玉等租契，注有“任凭租户转租另兑，业主认户吃租”字样，仍欲建堂，不准郭定恒等收赎，应将买契改换租契，业主认户吃租，此地仍准贡司铎租赁建堂。等情。正在饬司讯办间，四月三十日，有各旗领催等，闻得已准法国在兰修堂，会约往阻，以致贡罗斯枪伤委领催来仓登时殒命，并抢拧洋枪中伤贡罗斯左腿，该领催等连教民黄自翰一并绑送衙门。案关兵丁酿事，该副都统因兰城各官有管兵之责，均应回避，咨请派员来兰查办。等因。奉派职等，驰兰传集案内人证详加审办，细心根查，此案究否该教士不遵条约逼迫受租，相强动工？或该副都统附和相许、激成公愤？委领催来仓系奉何人所使，有无受意情事？抑系私行构衅？是谁先行动

手寻毁？务得确情，妥慎办理详报。等因。职等遵即起程。于途次，复奉札饬，据呼兰副都统咨报：已派骁骑校逊精阿带仵查验贡罗斯等所受伤痕，讵贡罗斯仅指痕数处，已验，其余别伤，不容脱衣量验；又将黄自翰所受伤痕，并已死来仓尸伤，验明呈递甘结后，即将贡罗斯、黄自翰派员护送回寓；并查有无遗失物件，贡罗斯时言，仅失籽表等物八宗，其余零物记忆不清，一俟查明，再行开单另递。在案。旋准巴彦苏苏教堂司铎祁娄思据教民王珍报称：兰城弁兵、匪棍数百名，各持器械，偶闯李屋，致把贡司铎互相殴打情急，贡司铎拾起防贼洋枪放毙行凶之匪棍一名，业将贡司铎并教李黄先生殴伤，拖携副都统衙门。等情。祁娄思、李若翰闻报，赴兰观看，开列失物三十九款，并将贡罗斯等接回苏所教堂养伤。后贡罗斯复在同知所照会前情，并称：该凶盗随用洋枪放伤本司择左膝近上，昏迷不知该凶盗如何将本司铎并黄先生一并绑缚、拉至河沿，兵丁交头接耳，声言扔河，复又拉至衙门；瞥见兵司副堂乌尔卿额身穿便衣，杂在兵内，暗为主谋，唆令兵丁任意百般拷辱；天未亮时，乌尔卿额等伙谋兵司抎行过堂，不知捏录本司铎甚么供招，硬逼画押；初一日送回李房，始知门窗均坏、什物被抢已空，请验本司铎沿身所受之重伤，转报以备存案。等因。该署同知带同刑书验明伤痕详省。因所验枪伤草率，是否与前验相符，转饬归案核办。各等因。先后札委职在兰勘办。于五月二十五日，职等在兰会齐，拣查前后札指各节，并该领催酿事根由。暨该司铎照会伤人，受伤各情，概多不合。事关中外交涉、酿命重案，若不提集两造人证彻底究质，难免互有抵赖。当即一面提集案内人证隔别研审，一面备文移所照会该堂务期贡司铎带领教民黄自翰、王珍等来兰对质，庶免旗兵避就而敦两国和好。去后。

职等亲提卷宗以及酿事各领催暨知情、同往、未往各兵丁并地

主、地隣及案内人证，逐一隔别研讯，缘站丁郭定恒、于财将自置红照地基租给民人窦玉、侯希春、傅永太占居，虽准租户转租另兑业主认户吃租，实非绝契，意欲租户整理房间，不致己业废弃，日后尚可回赎就业。不意本年春间，窦玉、侯希春、傅永太等，偷将房屋地基三段卖给司铎建堂。业主郭定恒等闻知，恐失原业，不愿出卖，具控到官，衙门断令郭定恒等备价收赎。贡罗斯未允，复又照会，仍欲要地建堂，请将买契改换租契，令业主认户吃租。郭定恒等仍因贡罗斯强横，修堂终难抽回，不愿认领此户。该衙门正在核办间，于四月二十八日，有领催富森布与领催全福、常安、德成阿、永顺、委领催根金布、依凌山等七人，在旗丁增福家同席吃饭，全福、常安等谈及巴彦苏苏已修教堂，有因躲避兵差之旗人吴成太、关福才们，都已随教，洋人势实豪横，现闻屡向衙门搅闹，要换租契，逼令地主吃租，硬行购料，要在这城修盖教堂，衙门已经允准，必要祸害地方等语。众人闻知，各皆不服。富森布起意向众人商说，此事若使他们如此强横，咱们后世子孙难免受其欺累，莫若不必禀官，会齐各旗领催，同到修工处所，看看如果备料、动工，不让他们工人作活，设若教士不允，咱们就向他吓殴，务必将他工人搅散，不容他们盖成。全福等各皆依允。富森布嘱令根金布、依凌山去找别旗领催，明日均在保春伙房会面。二十九日，根金布、依凌山会得领催关成阿、富凌额，委领催来仓，同到保春伙房与富森布、全福、常安见面。永顺、德成阿未到，又因天晚，恐惹事端，大众言明次日再往。各散。三十日未刻，来仓又邀委领催锁住，而锁住转领催兴林同到伙房，富森布、全福、常安、德成阿、关成阿、富凌额、依凌山，委领催凌住、音登额、根金布先后到去。凌住、根金布、音登额被各该管领催全福们因有别事使令下屯传人，锁住往衙门叫事去后，富森布复与兴林们叙明欲拦建堂情由，众人各皆愿往。

富森布因永顺未到，等候间，来仓与依凌山说去看戏，由彼前往，少刻，永顺到去，共计八人，一同起身。常安手拿小木棍；德成阿、永顺、富凌额、兴林均由街上路过，各拿小鞭杆；富森布、全福、关成阿空手，一齐奔往盖堂工场，由戏台傍边经过。来仓、依凌山先后赶来。来仓甚觉得意，声言平毁教民，捉拿鬼子等语，致被行路闲杂人等听闻，哄然跟往瞧有热闹。街巷人众集有二、三百名，内有不肖之人，也嚷去平教堂。哄扬人多，富森布等约禁不住。来至教士寓所正房前边，奔到工场，见有堆集木料尚未动工。来仓声嚷：趁此多人，前去殴吓教士，不让动工。众人一齐转回，走到教士寓所门前，瞥见门窗开着，贡罗斯站在门里望外观看，黄自翰在后站着。常安先向贡罗斯作揖问候，贡罗斯没理，来仓从后连忙挤过，嚷说："鬼子在此，何不捉拿！"瞧看热闹人等挤满院内，亦随声哄言"拆毁鬼窝"等语。贡罗斯闻听，转身走进东屋。来仓尾随进屋，张扬扑殴。常安嚷说："不可动手。"贡罗斯已由屋内抓起洋枪，就向来仓指放。枪响，来仓倒地，登时殒命。窗外人们嚷说："贡罗斯枪伤人了！"德成阿、全福、永顺、关成阿、依凌山先后由门窗跳进。德成阿、全福、永顺等在外屋见黄自翰奔拿墙上洋炮，德成阿、全福、永顺等未容到手，随把黄自翰扯倒。德成阿由墙上将枪拿下，递与富森布拿着，同将黄自翰拖拉门外。此时关成阿先在东屋到贡罗斯背后，将其两膀连身抱住，贡罗斯仍目视众人。依凌山见势，复恐伤人，即挨近贡罗斯身傍，紧贴关成阿左臂，用左手抓住贡罗斯手中枪桶往下揪夺，贡罗斯没放，回首向依凌山瞧看，正欲搬机，依凌山尤恐受伤，将枪桶往下一拧，枪音，中伤贡罗斯左腿。依凌山心慌，猛力将枪扭下，掖在腰间，帮着关成阿就将贡罗斯推出门外。常安闻悉来仓已被打毙，经兴林、富森布、富凌额等众，先后将黄自翰、贡罗斯绑上；常安令依凌山抓来马车一辆，装上拉

送衙门。随行闲杂人众，纷纷嚷骂。有说“贡教士杀人，应分治死，莫若就此扔河。”富森布等没理，送到衙门。报司等候提讯间，瞧看热闹人众拥挤，乘便持用木棍掷打，致把贡罗斯、黄自翰头面、身上、腿脚殴伤。适甲兵富春在彼殴打贡罗斯，德成阿随即赶前吓走。帮办司印佐领乌尔卿额等到司，富森布等将所获凶器大、小洋枪二杆一并递司押候审讯。等供。

质之已死来仓之父元福，供亦相符。

职等正在细心根查间，于六月初四日，准该司铎贡罗斯由所照复，内称：本司铎系属无故被抢，受伤情急，用枪放毙抢犯一名；工人王珍、黄自翰等并无应讯之处，何得苦累穷民？此案业经本司铎等呈报总署去讫，不惟工人王珍等不能赴兰，即本司铎亦不能暂往，自有水落石现。等语照覆前来。

职等详核：该司铎等既不肯来兰对质，应将酿事之旗兵等确实研讯呈报，俾免耽延。职等复提案内所有人证详加根究，各供：委因贡罗斯强占地基、购料修堂，众人不服，领催富森布起意私邀拦阻，并非兵变强抢，亦无另有受意之人。究诘至再，矢口不移。自应录取确供呈请核办。现据署所德丞遵札详核原验伤痕部位，按照洗冤录注明致命、不致命等字样，并声明自伤与被人打伤一节。洗冤录并无自行枪打致伤与被人打伤伤口有何区别之处，未敢悬拟无凭指实。是此案验伤，似不足凭。全凭供证定案，方昭核实；另具详细验单一分移送归案核办。不准该副都统移称：地基之案，尚在饬司斟办，未经拟结，实无附和相许激成公愤之处，已经声报在案。并附送仵作常海验伤押供一纸，暨声明原派验官、骁骑校逊精阿，现在奉差赴省。等因前来。查呼兰官仵，原验贡罗斯伤痕并未脱衣详验；现讯酿事各领催供称，殴击之人甚众，伤痕谅必较多。核其情节，前验似不足凭。应以署所后验伤单为据。

惟查此案，领催富森布于司铎强占地基建堂之事，不听候衙门查办，辄敢心怀不服，又不禀明核管各官，擅自纠邀领催、甲兵全福等九人私行往阻，又不禁约同人安静前往，况该领催等去时商明，有“拆毁教堂，逐散工人、教士不允，即欲吓殴”等词，以致来仓等得意，随路声扬，致哄闲杂人等相随二、三百名之多；比至教堂虽常安作揖讲理，而来仓从后挤前，张扬吓拿鬼子，众人又应声齐喊，至使贡罗斯生疑进屋，而来仓复又随后扑殴，人多声众，以致该司铎心存杀机，用枪机，用枪放伤来仓，登时殒命。核其情节委系斗由我启，杀机实自他开。除该司铎以火器伤人应得之咎按条约应由该国治罪外，自应请将纠邀人众、不听官断、擅生事端、致酿人命之为首领催富森布，擅行听从生事之领催全福、常安、德成阿、永顺、兴林、关成阿、依凌山、富凌额，并擅打洋人之甲兵富春，暨听从驱使邀人之甲兵根金布、锁住，并知情未往之甲兵凌住、音登额等，详请照例分别拟办。惟查该司铎照会同知所内称“突有不识数百余人，各持器械，闯进屋内，未容理论，照本司铎互相殴打，一面掠去财物，本司铎被殴情急，顺手拾起防夜洋枪即向抢贼吓放，不期致伤盗贼一名”；又在奉天海关道处报称“兵变二百余名，枪伤兵丁”各等语，职等详核，若如该司铎所称匪棍，如许之多，持械入屋殴击，岂有反容该司铎拾枪伤人之理！况领催常安先与该司铎作揖问候，司铎未理；来仓从后挤前，张扬扑奔，而该司铎生疑，致伤来仓，委属实情，并非兵变，亦非匪棍持械抢掠。至该司铎报失物件三十九款，除凶器大、小洋枪二杆该领催等起获送官存贮外，其余物件，讯系酿事之时，闲人众多，乘便掠去，应饬查找、追赔。该司铎又称凶盗随用洋枪放伤该司铎左膝一节，查该领催等均供：该司铎手持洋枪先伤来仓殒命，又复搬机欲放，关成阿由该司铎背后将其两膀连身搂抱，依凌山由傍抓住枪桶按夺，

该司铎尚未松手、回顾依凌山之间，彼此拧夺，枪声即响，中伤该司铎左腿，核其情节，比较伤势，似属自行误伤无异。又该司铎所云兵丁交头接耳、声言扔河之语，讯系随路闲人不平之话，虽属有因，乃乱杂之中无凭查究，且系空言，应免置议；然该司铎报失物件，虽系闲杂人等乘便掠取，该领催等即时并不照料，究属罪有应得。再所称乌尔卿额身穿便衣，杂在兵内，暗为主谋，唆令兵丁任意百般拷辱，并伙兵司擅行过堂、捏录供招、硬逼画押各情，兹据该员乌尔卿额亲供，内称该员均无其事，并称所取该司铎供词，当即念听明白，该司铎画有洋字花押，并无逼勒等情，是否真、伪，未与洋人对质，无凭究诘。再，查该司铎贡罗斯价买窦玉等契租地基，而原业主郭定恒等恐失已业，既经控告不愿售卖，而该司铎意欲以买改租，不候理断，强行备料动工，以致各领催等心怀不服，激成事端。核其情形，似属逼迫所致。况贡罗斯此次照会，又将在场目睹之黄自翰、知情报信之王珍，均谓并无应讯之处，不令来兰质明，并又称业经呈报总署，自有水落石现等语，由此观之，该司铎难免不无回护己罪、射辞避就、续图狡赖地步。惟事关中外交涉、人命重案，该司铎又不来兰对质，职等现仅据该旗兵等一面供招，未经对质，尤恐该司铎将来不别有狡执。职等再四思，是难拟办，自应据实录供详报，俾免稽延。兹准该副都统移称，司铎单开所失物件，严密访寻，迄未弋获，究应如何赔偿，仍候省示遵办。其乘乱掠取之犯，并乘便殴击之闲杂人等，均已咨兰上紧寻缉，务获究惩。来仓尸身，咨饬元福具领呈报。除将案内地邻开释，其余租户等，咨交该衙门核办，至生事之领催人证等，咨交分别保押、听候省示外，合将讯取该领催、甲兵等暨邻证、地主、尸亲押供十四分，并佐领乌尔卿额亲供一分，仵作常海押供一分，同知验单一纸，一并附封，呈送将军衙门鉴核施行。再，此文借用呼兰副都

统印信，合并声明。须至呈者。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吉林将军衙门，为奏请裁撤吉、江两省沿江十三处卡伦已奉回批事咨黑龙江将军衙门文

光绪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镇守吉林等处将军衙门为咨报事。兵司案呈：于本年五月二十一日，本衙门恭折具奏，为吉、江两省交界沿江前设卡伦，有名无实，徒滋流弊，拟请一并裁撤，严饬练队，认真巡缉，以求实济而节虚糜，恭折会奏仰祈圣鉴事。窃查吉、江两省联壤处所，中以松花一江为界。江之南岸为吉省伯都讷、阿勒楚喀、拉林等城所辖；北岸为江省呼兰、巴彦苏苏等城所辖。光绪元年，前吉林将军穆、前黑龙江将军丰等，以两省交界东西绵亘六百余里，每交冬令，江面冻结，如履坦途，贼匪奔窜，不易兜剿，商于大江两岸紧要处所，对岸各设卡伦十三处，每卡各派弁兵互相巡哨，以期联络声势。等因先后奏蒙俞允，钦遵办理在案。奴才铭安莅任之初，正值马贼肆扰，整饬练队，四出剿捕。于外省交界地方，分队扼扎，饬令加意巡缉。近年颇见平靖，惟卡伦弁兵，从未见其截剿一次、获贼一名。每问及巡缉弁兵，佥云“每卡官兵无多，遇有成群结伙之贼，实属难资抵御。”复派委妥员于各处

差便沿江查访，旋据禀称：原定卡伦章程，每卡官一员、兵一名，按期会哨，互相稽查。现在沿江并无卡房、守卡官兵均系借住民房，亦无定所，缉捕会哨，久未举行。此项守卡弁兵，间有藉缉捕为名，需索差费。扰累乡民情事。等语。

伏查初设卡伦，意在沿江旷野之区，藉资防缉，计非不善；无如大江两岸，上下六百余里，以两省官兵共二百余名分布其间，本难望其得力。况奉行未久，旋即废弛，即使力付初制，亦觉利少弊多。当经奴才铭安等，筹与奴才文绪等往返咨商，奴才文等亦以江省前经筹修卡所土房早已坍塌，守卡弁兵现就附近台站棲止，实属虚应故事，正拟裁撤以节经费。两省情形、奴才等意见，即均相同，未便务存虚名，徒糜经费。所有光绪元年吉林奏请自察哈尔屯起、东至贾家店止共设卡伦十三处，黑龙江奏请自吐什图地方起、东至布雅密河口止共设卡伦十三处，应请一并裁撤。其两省交界处所，仍照近年所办，饬令分布各队缉捕员弁认真巡缉；一交冬令，并责成沿江各该地方文武员弁添派兵役勇丁加紧梭巡，以期有备无患。所有吉、江两省裁撤沿江卡伦缘由，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请旨。

兹于六月二十六日奉到回折，军机大臣奉旨：著照所请。该部知道。钦此钦遵前来，相应照抄原折、恭录谕旨、呈请咨行黑龙江将军衙门查照可也。须至咨者。

右咨黑龙江将军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将军衙门所查报应交貂皮丁数等文

光绪八年八月二十一日

谨查：奏定布特哈索伦、达呼尔、墨凌阿鄂伦春额丁三千四百二十八名，暨新袭官二百八十名、已到年岁官一百三十三名、由京旋回官二名，共三千八百四十三名。内：除上年升、授职任并承袭世职、告退、病故官五十一名，又除去空缺职官二十八名、前往新疆等处出征官一十名、兵四百三十九名，净剩丁三千三百一十五名。又加由军营撤回官兵八十名、由军营送回之缺挑补丁数四十六名，现在实有官兵、牲丁三千四百四十一名。并雅法罕鄂伦春牲丁五百九十四名，共计应交貂皮丁四千三十五名。按照丁数，共挑选得貂皮四千三十五张。谨查照成案，敬缮清单，恭呈御览。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黑龙江将军文绪等，为委员勘查鄂伦春人丁、编旗设治等事折稿及章程

光绪八年九月初一日

钦命署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副都统文绪，钦命齐齐哈尔城副都统禄彭，为咨行事。户、兵、工司案呈：窃照本衙门于光绪八年九月初一日恭折具奏为委员勘查鄂伦春人丁、编旗设治、一切章程、复加详核、缮单绘图贴说，恭呈御览，谨请饬部复议等因一折，除俟奉到谕旨另行恭录咨行外，相应抄粘折稿，咨行兵部等处，请烦查照施行外，并札饬委员协领穆克德布遵将该牲丁户口详细清查，不准一名遗漏，俟奉部议到日，再行造具户口妥册，分交八旗编管，以昭核实；倘敢草率遗漏，定即参办可也。须至咨者。

右咨都京户、兵、刑、工、吏、礼部、理藩院。

右札仰委员协领穆克德布准此。

跪奏为委员勘查鄂伦春人丁、编旗设治一切事宜，谨拟章程，恭折仰祈圣鉴事。窃奴才等前经沥陈鄂伦春人丁设官建治，以收劲旅等因一折，本年五月初六日奉旨：文绪、禄彭奏鄂伦春牲丁拟请编旗分管一折，据称，鄂伦春牲丁向归谙达管束，受制甚苦，该人众精壮可用，该署将军等拟撤去布特哈管辖，另为部

落，设官、添兵、编旗分管，俾安生业并收劲旅，所筹甚是。即著交文绪、禄彭体察情形，将一切事宜详细酌核，绘图贴说，妥议章程，奏明办理。钦此。奴才等钦遵之下，曷胜感悚，当即恭录恩旨遍行晓谕，并派协领穆克德布带领员弁前往该处详细履勘、妥拟办理。兹据报称：行抵兴安岭，传集各路旧有佐领、骁骑校等官领路入山，遍履周勘，路险地僻，山重水复，到处宣布皇仁，该牲丁等无不额手叩感，欢腾鼓舞。兹勘得：太平湾地处宏厂，为五路鄂伦春来往适中之区，堪以建城设署；库玛尔河等扼要所处（处所），堪以添设卡伦、马拨，按照各路人丁多寡，编设八旗分防管束。将应办一切事宜开列条款，草具图说，详请核办前来。奴才等伏查此项人丁，埋头山中二百余年，情形甚苦，今去复盆而见天日，自无不感戴欢呼。第以山势邃远，人户散处，又系未沾教化之辈。当此初设营制，尤须慎审详筹，因俗更化，务使恩泽遍及，不令出我范围，则其心益结而边疆益固也。查兴安岭乃万山重叠、鸟道羊肠，素称险要，除驿路外，车迹罕通。现经踩勘，太平湾地方宏厂，又近驿路，堪以建署，名曰兴安城，东接黑龙江，西达墨尔根，居中控制，声气既通，势尚联络，遇有缓急，亦可相维相系。谨将建治一切章程，复加详核，敬缮清单，绘图贴说，恭呈御览。其有未尽事宜，容俟奴才等再行续陈。至此次官兵岁需俸饷及一切杂款，并建修衙署等银，前已于奏改常练兵丹折内声明，即由练军撙节项下动支，不另请款，合并陈明。是否有当，谨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饬部复议施行。谨奏。

于光绪八年九月二十四日，由驿递到回折。军机大臣奉旨：该部议奏。单图并发。钦此。

谨将酌拟鄂伦春建治章程，敬缮清单，恭呈御览：

一、编设八旗以定营制也。查鄂伦春人丁，原分墨凌阿、雅法

牢两项，除墨凌阿一项与索伦、达呼尔部落杂居、一体挑差、各安耕凿，应请照旧、勿庸归并办理外，所有雅法牢牲丁，生长山野，原分五路行走。今添设佐领，永远管辖，自应就各路人丁内编设八旗，俾其人、地相识，易于约束。查：库玛尔一路，人丁较多，原设佐领三员；今拟添设佐领五员，共八员，编为左翼厢黄、正白、厢白、正蓝四旗；毕拉尔阿里河、托河、多音、库尔河等四路，原有佐领四员，今拟添佐领四员，共八员，编为右翼正黄、正红、厢红、厢蓝四旗。照依旧有户口一册再为清查，准数均匀酌拨，另造清册，分交新设佐领教管。仍造册咨部存查，按三年编审一次，以免遗漏。所有奏添：加副都统衔总管一员专司掌印，鄂伦春总管一员副之，同体办事，六年俸满，送部引见；副管四员，各管二旗；佐领十六员，骁骑校十六员，各办一佐领下之事；仍按每佐领下设领催四名，内拨补委官，每佐领下二名。以（巳）奏设额兵一千名，今定每佐领下额缺兵五十八、九名不等，按春秋各操演一个月，应需火药一体酌发。凡佐领属下兵丹事故，由佐领报副管转呈总管统详将军衙门核办。

一、官缺宜定挑选章程也。查该丁内原有世职佐领四员，后添佐领三员、骁骑校七员、委官二十五员，均系食饷。等因在案。今经奏请，归为经制额缺，自应按照官阶大小递相推升，方合营制。第旧有官员，不敷挑用；此次挑选新缺，拟请权宜办理：以现任各员，按品大小以次推升；如不敷用，再择人体面能服众者拣补。均勿庸拟陪，一经奏准，即行照品食俸，令其任事。俟三年后弓马渐熟，遇有差便，陆续给咨补行引见。嗣再出缺，仍照旗营体制挑拟正、陪。惟该丁久居山中，不尚积蓄，穷苦甚多，远道赴京引见，不无糜费，急切难办，徒旷职守。拟请将拟正之员奏请补放，先行任事、食俸；拟陪之员，请旨记名，遇缺坐补。均俟差便，补行引见，以示体邺。所设委笔帖式、委

官、领催、兵丁，请由总管公同拣放官员仍归将军挑选。所有官兵例有弓箭：官令自行制备外，兵丁弓箭、腰刀，由省照例给发，以实军器。

一、应领俸饷宜分别酌定也。查新添满洲加副都统衔总管一员专司掌印，有表率教导之责，拟请照依布特哈满洲总管章程，支食二品满俸，每年给津贴银四十五两、盐菜银一百六十二两；其新添鄂伦春总管系属二品，亦应照布特哈索伦、达呼尔总管之例、与副管、佐领、骁骑校各官一体支食半俸，其应支津贴，悉照办理。惟该丁初归营制，每年所领俸饷，约需银一万五千五百余两。若归常项之内，迢迢无期，无足以鼓其心志；前已请由撙节练兵饷银项下动支，应按二、八月支发，以资实济。及应需一切杂款，均归练军内一并造册报部核销。惟兵丁操演期内，人数众多，如携带食物不足，无处购办，不能不预为筹及。查前经奏准，每年犒赏五路鄂伦春布匹银一千两。仍请照旧动支，饬交该总管，委员就近按照时价尽数采买谷米入仓，作为春秋操演接济之需，俾免缺食之虞。俟过数年后，教导该牲丁能以耕种时，即行裁撤。

一、应交貂皮，宜酌定限期，另行呈进也。查此项人丁，历年原有应交貂皮牲丁六百名。今撤出布特哈管辖，改为正兵一千名，连新添官员每名应纳貂皮一张，核计数目较比从前多至四百余张。所有布特哈有不食饷交纳貂皮牲丁四百名，拟请裁撤，核与旧额无亏，且纾丁力。惟该鄂伦春官兵应交貂皮，拟请由明年六月初一日为期，各赴新添总管衙门听候验收。由该总管晓谕各商贩：未交官以前，不准私行卖买；俟官为挑定后，再准公平交易。由该总管将已挑定貂皮，另委副管送省，由省佐领内拣派一员、笔帖式二员，伴同该处官员送京，以资历练。俟该处人员诸事通达，即将省员裁撤。

一、设立卡伦、马拨以资戍守而易齐集也。查兴安岭山势绵长，上至额尔固讷河口，层峰迭嶂，树木丛密，人迹罕通，蜿蜒起落三千余里，与俄国一江之隔，若不安设卡伦，不但无以稽查潜越，且该兵丁散漫山中，不通声气，设遇缓急，传唤必致不齐。今设副管四员，以二员分防巡守，以二员随司办事。现经择要安设卡伦七处，每卡无论佐领、骁骑校，派官一员，兵六名充当，照依各城卡差之例，发给津贴，以资口食。按三个月更换一次。并于五路人丁行走要路勘查，以一、二百里设立马拨一处，共设马拨十七处。每处派官一员、兵丁五名专司专人。该官、兵向有马匹，习搭草寮栖止，应毋庸给发马价、建室，徒资浩费。该马拨一经接到公文，即刻驰往飞传，不准片延。惟该官、兵不能远去猎捕，不能不酌给公费以资贴补口食。拟请每年每马拨一处，拨给公费银五十两，以免苦累。第地方宽大，偷安怠惰在所不免，应令总管带兵按年巡查山场、卡伦、马拨二次，照依奉天新设围场海龙城总管查山之例，每次给津贴银一百两以资盘费，年终汇总报销。

一、新设人员未谙事体，宜另设公中副管，以资教导也。查总管衙门分设左、右两司，办理日行事件，必须通晓文义、明达事体之员，方克妥善。查鄂伦春人丁，久居山野，识满文者亦少，即刻求其通达公事，势必不行。拟请照依布特哈章程，添设公中副管二员，由各城佐领内择其精通满、汉文义者挑放，俾其教导兼办两司图记一切事件。再由省择放通满文者笔帖式四员，前往指引该处新设笔帖式办理档案，俟三年后学习有成，即行转回。其中，如有异常出力者，准该总管出具切实考语，遇缺升用，以示鼓励。至原奏添设鄂伦春笔帖式四员以下，应照各城章程再添委笔帖式六缺，由领催兵内挑放，勿庸开去底缺，仍食原饷，遇缺推转，以资历练。仍另设学官一员，刊发圣谕、广训，逐日讲读，俾其日肄启迪，以收久道化成之效。所设学官，由省城挑放，

三年期满，送部引见，照例升用；每年给薪水银一百两、公费银十二两，以免苦累。

一、建盖衙署、官房以资办公也。查此项牲丁不离兴安岭山内，今勘得太平湾处地方宏厂，东近黑龙江城二百余里、西接墨尔根一百五十余里，气尚联络，堪以建署，照依布特哈总管衙门体式修理。另建官学一所，三间；仓房三所，每所各五间；分防、副管公所，各三间。惟新踊建署之处，地僻人稀，水路与各城不通，所需物料均须陆路购运，一切夫工物料，数倍于常，通共估价银六千五百两。请由本年冬令备料，明年动工修理。俟修理完竣，即将用过银两、房间数目，造具细册送部核销。查新设总管，地处冲要，从前不肖之辈偷盗牛羊前往黑龙江城售卖，必经此路。查新设总管衙门附近大路，自应由紧要之处，另立税卡一所，派委官一员、兵十名稽查。一有商贩、牛、马、羊只过往到卡，呈票查验报税，如无票者，即行盘拿办理。所收税银，作为该总管办公薪心以及操演奖赏之用，勿庸另行拨款，如有不敷，再行由省请给，以资办公，年终报销。

一、因事报逃人丁，宜请宽免罪名，一体入册编管也。查此项人丁，前归布特哈管束，因不当差，户口亦因是不实；再加稍有过愆，该管官规避处分，随时报逃者亦复不少。该丁不能他往，仍在山内，父子相聚，不过有逃之名。照册查出已有三百余名之多。现经奏准，另为部落，添官设兵，一体当差。清查户口之际，若不将此辈归笼，任听湮没，不惟可惜，止该丁明知无籍可归，即不为患，必顾之他，终非安善之道。拟请无论逃丁、漏丁，一律宽其过愆，准其续入册内编管，一体挑差，藉收自新之效。倘再故犯，一经拿获，照例重治其罪。应毋庸销档，使无所归。该管官教管不严，照例参处。惟该丁等，究畏出痘，不敢出山。现经殷殷呈恳，委系实在情形。当此之际，不能不加意体

恤。拟请由省中征收税银项下，每年拨银三百两，广延医生引种牛痘，以保生命。

一、严禁谙达再行入山索扰也。查此项人丁，素尚吃酒。不论物之低、昂，所捕皮张，携带不及，随处寄放。如有人进山携取，无论多少，只要留些须米酒，为人可信，即不究查；如不留物，必要搜寻处死。此性之习尚也。该丁等近黑龙江者，满洲语；近布特哈者，达呼尔、索伦话。因归布特哈管束，则谙达即系会通话语之人也。历年入山，假管束之势权，以些须米酒之微物，尽其捕之所有，全行索去，实属不堪其扰。今编旗设缺当差，有呈进貂皮额数，自应禁革谙达索买，以除恶习。嗣后再敢私行入山凌虐，即行拿获，加重治罪外，其有安分商人携米入山生意，先由总管处领照，方准放行。只准换买杂项皮张，概不准收买貂皮。仍由该总管等官四处访拿，倘敢私买，一经获案，照例治罪。如该牲丁不安本分，犯徒罪以下，由总管惩办；命盗重案，送省核勘。

一、印信宜请铸篆，以昭信守也。查鄂伦春人丁，另为部落，前已奏明；就兴安岭山阳设署建治，所设各官印信，应即分晰开明，以资铸造。拟请铸造：管理兴安岭城鄂伦春官兵总管关防一颗；左翼镶黄、正白、厢白、正蓝副管钤记各一颗；右翼正黄、正红、厢红、厢蓝副管钤记各一颗，共四颗；厢黄第一、第二佐领图记各一颗，正黄第一、第二佐领图记各一颗，正白第一、第二佐领图记各一颗，正红第一、第二佐领图记各一颗，厢白第一、第二佐领图记各一颗，厢红第一、第二佐领图记各一颗，正蓝第一、第二佐领图记各一颗，厢蓝第一、第二佐领图记各一颗，共十六颗；总管衙门左、右两司图记各一颗。以昭信守。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花翎协领倭升额，为重立封堆、划清地界等事呈将军衙门文

光绪八年九月二十六日

奉委办理扎喀霍硕一带私招民垦事务、花翎协领倭升额，为划清界址、拨迁民户情形，先行呈报事。窃职于八月初四日，督同差委各员，亲诣民段，一面晓谕、予限收割田禾，一面先勘大界、核计地亩，按照册载私垦民户均匀地数归并拨迁。惟查去岁分定界址所设封堆，或有斜向不齐，或有被水冲没、湫漍不真，当按原图所设方向，立标勘拨在案。迨于八月十一日，奉准将军衙门饬知，已咨郭尔罗斯公旗派员会职勘清界址、挖立封堆。等因前来。续于九月初三日，据郭尔罗斯公处出派梅兰嘎普雅图等抵台于初八月三、十、六匯等日，会同蒙员履勘，自阿拉毕罗原立总封堆始，按照原图子午方向查阅，但去岁所立封堆三个，微有旧基稍□东南。职同委员复以子午方向更立，并向南，接立封堆六个，南北计长十二里余。其原图内载唐图嘎山与英泡两中间去岁所立封堆，亦有斜向堆基两个，职等亦与蒙古按照卯、酉正向更移接立封堆四个，其余均照去岁所立封堆，培垒高大。东西计宽十三里余。又自英泡起至英口止，亦按去岁原立封堆培立。均

交蒙站各相遵守，并咨兰出派俸员来台指认界址结报。惟查去岁兰站册报界内、界外民户三百八十二户，共写荒地二万一千余晌，兹职勘查界内、界外人户，除去岁已入册之外，尚有开地、盖房，去岁因事外出，未及报册民人一百余户。核计界内生、熟荒地一万晌零，内除沟甸不堪开种，暨早经稻界发照升科，并该站自力熟地归为官田之外，仅剩荒地八千余晌。职当即商同差委各官，仅就地数，按户酌拨归并。现将界内、界外人户，安置已有端倪。界外房屋，拆徙十剩其一；时下未移民户，不时严催，务于十月初间騰清界限。除俟事竣，再行绘图造册回省销差外，其拨放熟地，照章均宜当年起科。所有租赋，可否由兰派员照征，应先谕示，俾资遵行。所有职奉委划清界址、办理拨迁民户缘由，先行具情呈报将军衙门鉴核示覆遵办施行。须至呈者。

右呈将军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户部为查明东三省俸饷等事之奏稿、清单、附片

光绪八年十月初十日

户部为钦奉事。山东司案：本部具奏，详核东三省岁征租税等款，已未报部起征及岁需俸饷各数目，并应行饬查各事，宜分缮清单呈览一摺，又片奏请催黑龙江省历年放过俸饷银两，赶紧造册送部，专案题销，附片一件，光绪八年九月初三日具奏奉

旨：依议。钦此。相应恭录谕旨、抄录原奏、清单、附片，由四百里飞咨黑龙江将军遵照可也。须至咨者。

（计单）

右咨黑龙江将军。

户部谨奏查明东三省俸饷，入款足数抵放，拟请从癸未年起，分别免拨、减拨，恭折仰祈圣鉴事。窃查东三省官兵俸饷，向由盛京将军会同盛京户部，预计一年所需，先期请领。军兴以前，由部库及内务府存储银两并各省地丁课税项下酌量凑拨；咸丰年间，部库支绌，议令将东三省应征各款尽数抵充支放，下短银两，再由各省拨解。维时奉省，岁以收支相抵，尚属有赢，十余年均未外拨。惟吉林、打牲乌拉、黑龙江三处，每岁拨银二十余万或三、四十万两不等。同治十年，奉省以杂用日增，奏拨接济。光绪元年原署盛京将军崇实，请岁拨银七十万两作为东三省的饷，经臣部会同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议准照拨。臣部当于议覆请拨折内声明：现时部库及各省度支均非充裕，筹拨维艰，应令将各城应征租课等项，力求整顿，毋恃岁增协拨以为长策。又历年请拨的饷案内，均奏令各该省将每年应征正、杂收数，逐一列抵。并于议覆崇实请添练旗绿各营折内，奏以奉省额征课款，现经整顿有年，果能实力督征，每年收数，抵充俸饷，应有盈余。复于议覆铭安请将全省官兵加给饷银折内，奏令量入为出、相抵无亏，为经久自强之计。六年五月，并奏令东三省各将军清查开荒地亩，以裕课饷。等因奏准行知遵照各在案。伏思国家财赋，岁入有常；各直省库藏，除支应一切要需外，大半皆形支绌。即在屡丰，历久尚虞不继，况本年蛟水成灾，十余省连章入告，既蒙特恩赈恤，蠲缓既多，则征收必少。倘东三省癸未年的饷仍复照旧请拨，势必成无米之炊。臣等仰屋持筹，盈虚并权，因督饬司员就东三省应征款项曾经报部有案者，详细核算，

奉天省除每年额征船规、斗、租盐捐等项，及山海关、粤等关拨解共银五十四万余两专充练饷之用不计外，现报每年实征地租、杂税、粮货税、厘捐等款约共收银八十一万七千余两，其常年俸饷、杂支需银六十一万余两，以入抵出，核计尚有赢余；此外尚有奉天府府尹册报各州县历年征存银四十余万两，及该省册报查出熟地约八万余亩租项不在其内。吉林省现报每年实征地租、烧锅、货厘等项约共收银二万六千余两，其已放荒地短征租钱及未报征租银数均不在内。打牲乌拉除岁入租钱抵充外，计不敷银三万五千余两。黑龙江每年应征地租钱，合银二十一万余两，杂税等项银一万四千余两，现据咨报，征收光绪五年分升科地租钱合银十五万余两、杂税等项银一万四千余两，共银十六万四千余两，其俸饷杂支约需银三十万余两，若该省应征租税计之，每年只不敷银七万余两。既以现报征收五年分租税计之，亦仅不敷银十四万余两。此外尚有已届升科地亩应征租款亦不在内。谨将东三省现在征租确数，既岁需俸饷抵款不敷各数目，分缮清单，恭呈御览，拟请旨饬下各该将军通盘筹画、照单核算，并单所未及，统饬各该管旗民地方官、凡本年应征款项，上紧严催，按照定额收足。将来癸未年应放俸饷，奉天、吉林两省自可无庸再请指拨；打牲乌拉、黑龙江二处不敷之数，或暂由奉、吉两省余款内就近凑拨，或由臣部量为酌拨，以供支发。仍令该三省将课税各款及荒地报垦起征有租钱未清并届限未征租者，确切查明，催征收足，毋任侵匿中饱。俾自今以始，岁入皆足敷岁出。以后按年照此办理。如再有充余。另款存储，藉资筹备。并令将按年收支数目，逐一妥造细册，专案送部稽核，毋得牵混。庶饷源日裕，边围自固矣。臣等为酌剂盈虚起见，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谨将黑龙江省应征租税抵充俸饷各数目，及应行饬查事宜列

后；

每年应征钱各款：呼兰等处征收牛、马当税并烟、酒、油、麻等税银，除支用外，每年约剩银四千余两；呼兰等处每年应征烧锅税银一万余两；大荒沟蒙古尔山等处，现据报，征租钱三十八万余吊，按二吊五百文抵银一两，约抵银十五两余两。以上共征银十六万四千余两。该省岁需俸饷、养廉等项银约三十万余两，除尽数抵充外，计不敷银十四万余两。臣部于正摺内声明，以奉天余款抵拨，或由部另行酌拨，应由核拨该三省癸未年俸饷案内详筹酌定，请旨办理。

已报升科、征不足数各地：咸丰十一年奏开蒙古尔山等处荒地一百二十万余晌，内除通肯一段地六十六万九千余饷仍行封禁外，实剩可垦地五十三万三千三百九十余晌。光绪元年奏报，查出熟地十二万八千九百九十四晌零、生荒于八、九两年届限升科地十一万五千三百三十二饷零；又招民代垦地一万六千五百余晌，界外余荒，除扣三成，实有征租地二万三千五百九十余晌；又佃民私垦、展垦熟地四千三百二十一饷零；又七年三月奏报，查出呼兰等处浮多熟地九百余晌，生荒三百七十余晌；八年奏报，查出巴彦苏苏等界浮多熟地一万三千七百余晌，生荒一万二千余晌；又据奏报查出大荒沟等处私垦熟地一万五千余晌；又历年查出就地升科地四万六千三百九十五晌零。以上共有升科地九十一万四百余晌。现据咨报，征收光绪五年分升科地六十三万七千余晌，征租钱三十八万二千二百余吊，合银十五万余两。核计未报征租地二十七万三千四百余晌，应征租钱十六万四千余吊，合银六万五千余两。应令该将军严饬委员将此项未征租银，实力催征足数，以抵饷需。并严定限期：该员弁能于限内征足，如何给奖；倘限满未征，及征不足数，并查有扶同徇隐、偷垦等弊，如何恭办，迅即详定章程，奏明办理。

已报未定科则各地：光绪六年该将军咨报，呼兰查出该处六界内，旗、营丁、站丁户人等租（租）遗自垦熟地七万一千二十晌零；又生荒二万七千四百二十三晌零；又牧厂地七千二百四十五晌零。以上共地十万五千六百八九十晌。该将军请免征租赋，经臣部咨令斟酌情形、妥拟科则报部，迄今二年来，未据登覆。应令查照迭次部咨，酌拟科则报部核定，以凭列抵饷需。至该省民佃、私垦地亩，喧传为数甚讵，其未能逐一查出，按晌征租之故，皆由丈地员弁希图渔利、扶同急匿，或报不足数，或征不足额，以致利归中饱。应令严定查丈委员劝惩章程，奏明请旨遵行。

户部片

再查臣部于光绪六年十一月遵拨东三省辛巳年俸饷摺内，查核应照例题销放过俸饷银钱数目，已据奉天、吉林二省将放过光绪六七年分俸饷等项银数题报到部，其黑龙江一省官兵俸饷，前据该将军德英奏明，领到及新陈兼放光绪元年前任将军丰绅题报放过同治二八两年分俸饷银两。查自光绪元年起至六年至各省解到俸饷，及该省历年应征租税，共银一百四五十万余两，究竟放过新、陈俸饷几年，动支实数无从稽核。当议令将该省俸饷等项银两现在放至何年、季止，赶紧声覆造册题销。嗣于光绪七年，前任将军定安等奏称，饷项解得寥寥未能随恃散放，请自本年年终先将征解实数、放过俸饷数目，造册送部，仍俟解齐放竣再行题销。复经行令遵照前奏分晰造册办，先后行知各在案。兹查该省岁需俸饷仅三十万余两，计各省自光绪元年起至本年止约共解到俸饷银一百四十万两零，该省历年征收租税等银八十余万两，二共银二百二十余万两。统计所入，当可支放六年有余。乃该省自题报同治二八两年俸饷以后，未据按年题销，殊属延宕，拟请旨饬下黑龙江将军，令将该省同治三、九两年起，递年放过俸饷等

银，并收过饷银、租税及动支各细数，限文到一月内分晰造报，专案题销，勿得将例应题之款，任意延搁，以重帑项而昭核实。理部付片陈明。谨奏。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吉林将军衙门右司，为与朝鲜水陆通商章程事移付左司等文（附奏折）

光绪八年十月十四日

右司为移付事。准钦差督办宁古塔等处事宜、二品顶戴、太仆寺大堂吴，为咨行事，光绪八年十月初二日准钦差署理北洋通商大臣李咨开，光绪八年九月十三日准总理衙门咨开：光绪八年九月十二日本衙门具奏会议、署北洋大臣遵议、朝鲜水陆通商章程一折，同日奉旨依议。钦此。钦遵抄录原奏、恭录谕旨，咨行钦遵查照可也。等因到本署大臣。准此，除分别咨行外，为此，合咨副都统，请烦查照钦遵施行。等因前来。相应移付左司、仓司知照外，及移札两翼协领遵照可也。

粘　单

谨奏为遵旨速议事。光绪八年八月三十日，署北洋大臣李奏，遵议朝鲜水陆通商章程一折，奉旨：该衙门速议具奏，钦此。等因钦遵由军机处将原奏并清单抄交前来。臣等查原折内

开；中国与朝鲜密迩，华货之可销于朝鲜者不少，该国参、布、皮、纸亦为华人日用所需。不开海禁则有无不相通。徒使洋船获利，至内地渔船在朝鲜元山等处违禁逞凶，实因海滨之鱼为输船惊至对岸，故每年私至朝鲜捕鱼者以千计，为小民衣食所资，不如稍宽其禁，由地方官查察收税，转可束之法令之中。又朝鲜咸镜道等处，由吉林、宁古塔、库尔喀人等每年委员前往市易，供亿烦费，彼国办理不善，民不堪命，逃入俄境者，殆将万人。又，奉天、凤凰城等处，每年春、秋往朝鲜义州交易，流弊亦多，均变通旧法。等语。臣等查，从前海禁之严，盖为防奸宄混迹起见；今东、西洋各国先后通商，轮船鳞集，局面为之一变，自不必于朝鲜仍严例禁，至互市之举，积久弊生，实所不免。李请因时变通，自系妥筹经久之道。臣等细译所扣水陆贸易章程八条，首即声明此系中国优待属邦，不在各国一体均沾之例，盖以预杜他国之觊觎。第一、第二条，派员驻扎及管辖民人之权。斟酌亦颇尽善。第三条，开禁捕鱼酌收鱼税以便民，即可消弭争端。第四条，准入内地采买土货，较日本相待为优。等五条，准边民于交界处所往来交易，罢除一切供给，并于限制之中寓体恤之意。第六条，声明违禁之物不得贩运，酌定红参税，则自系通商应有之事。第七条，派拨商船，俾得附戴（载）驶泊兵，俾资捍卫，要为体恤属邦而设。第八条，定章从简，随时增损，以期尽善。统合各条，大致均属妥协。又查，李寄到笔谈各件，知此次章程，业与该国陪臣鱼允中等辨论数四节经删改而成，自是因时制宜办法，应请旨饬下李即与该国定议、遵照办理，以维藩服而广皇仁。伏念朝鲜贫弱已久，前经李代筹与美、英、德各国定约通商，方冀其渐臻殷富，乃突遭内乱，启衅邻邦，该国宗社有岌岌将殆之势，仰赖皇威远播，得以转危为安。此次蒙恩，准予通商，在我既视同内服，在彼亦无碍外交。自准定章程之后，该国当益知感

奋，力图自强，以无负我皇上怀柔之至意。所有臣等遵旨速议朝鲜通商章程缘由，理合恭折复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遵行。再，此折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主稿，令同礼部办理，合并声明，谨奏请旨。

军机大臣奉旨：依议。钦此。

（选自《宁古塔将军衙门档案》）

宁古塔副都统衙门，为将宁古塔地方所有额设官兵数目咨报吉林将军衙门文

光绪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查得康熙十五年，原任将军巴海从宁古塔移驻吉林时，将宁古塔档册俱各带去。查得十五年以后档册内开：宁古塔原设副都统一员，协领二员，佐领八员。康熙二十八年，遵照部议：将原任副都统喀特胡一户人丁编为一佐领，将喀特胡之子七里布授为佐领。康熙五十二年又添设一佐领。乾隆二十五年，自打牲乌拉移驻佐领二员。今现有佐领十二员。原有防御五员，康熙五十二年添设防御三员，乾隆三十年自打牲乌拉移驻防御四员，道光六年由宁古塔移驻拉林防御四员。今现有防御八员。原有骁骑校六员，康熙五十二年添设骁骑校四员，乾隆二十五年自打牲乌拉移驻骁骑校二员。今现有骁骑校十二员。原有衙门笔帖式四员、仓笔帖式二员，康熙三

十五年添设仓官一员，雍正五年添设无品级教习二员，同治八年由无品级笔帖式内添设清文教习一员，光绪六年添设承办处无品级笔帖式一员。原有兵五百三十一名。康熙二十九年因添设兵移驻莫尔根、黑龙江城，将宁古塔兵派往一百四十五名，本年补设兵一百四十五名。康熙三十八年将七里布授为佐领，伊族中人合为一处，在正黄旗编为一佐领，添设兵十一名。康熙五十二年，又添设兵四百五十八名。乾隆二十五年，裁减吉林、打牲乌拉两处兵丁缺额，添设之兵三百五十名。二十六年，裁减吉林、打牲乌拉兵丁缺额，又添设之兵五十名。共兵一千四百名。内道光五、六、七年裁减兵丁缺额，内移拨阿勒楚喀、拉林八十名。今现有共兵一千三百二十名。内领催七十二名，前锋四十名。内于同治九年间减裁前锋缺五名，移拨双城堡，现在共有领催前锋一百七名。内于乾隆二十七年选放委官二十二名，选放委前锋校四名，今现有前锋三十五名。内仍选委前锋校四名，共兵一千三百一十七名。内选放委笔帖式四名外，每月食饷银一两铁匠十六名、弓匠八名，共一千二百八名，兵内选十人为箭匠。

以上十二佐领俱系满洲旗分，并无蒙古、汉军旗分。

（选自《宁古塔副都统衙门档案》）

将军衙门按律拟办私买田地民人事札呼兰署副都统文

光绪八年十二月初八日

将军衙门为讯明私买田地民人按律拟（办）事。刑司案呈：光绪八年七月二十日，据呼兰稽李界佃民张成龄控称，私买站丁段兆忠、普廷林等毛荒三百晌，除陆续开成熟地八十余晌昔年归公纳租外，仍剩私荒二百余晌历岁偷垦并未禀官，兹被民人姜廷志、姜廷才、姜连溪等霸去，恳请查办、前来究讯。等情呈控前来。当即研鞫，据张成龄供：小的今年六十五岁，系拉林民。于咸丰七年间，小的全家搬到五台站迤东租种民人马佃圆地亩；九年春初私买站丁段兆忠、普廷林等毛荒三百晌，每晌押租三百文，装作租户，陆续开恳（垦）。同治元年，委员到界查出小的偷开熟地九晌五亩，注册；同治三年，委员到界查出熟地二十一晌；注册；光绪三年省员通盘勘丈，查出小的先后偷开熟地六十五晌八亩四分，一体归公纳租，发给印照。续又开成熟地五十晌，给予段兆忠、普廷林等纳粮。旋有流民姜廷志、姜廷才、姜连溪探悉小的隐匿许多官荒，他们三人硬行鬻给民人阎兴发、王明发二人七十余晌恃强开垦。光绪元年，小的在兰呈控，久压未结。二年，进省两次控究，经户司指说，小的所占之地系与蒙古接壤界限，轇轕不清，应俟查明再为判断，小的遵谕回乡守候，不想姜廷志等三人竟将小的隐占官荒六十余晌及熟地十七晌陆续

卖给民人王殿、王林、龚万春、郑姓、韩姓、列姓等耕种吃租。今春又复侵占，小的不敢过问，是以来省诉明，愿将私占之地扫数归公，就是恩典。所供是实。复诘不移，案无遁饰。当经查明该民欺隐此荒情形，本当追找花利押租、照例治罪，无如地已归公，另佃，自应量从末减。查律载：买田不税契者笞五十，不过割者一亩至五亩笞四十，每五亩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其田入官。等语。此案，张成龄不候委员查办。公然进省争控，其为有心尝试，已可概见；第究讯之下，立时悔过，将地归公，情尚可原。请照买田不税契律，拟杖一百，折责开释，令其归业。相应札行呼兰著副都统留心查看该民，如再不法，即行查办，勿稍故纵可也。须至札者。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齐齐哈尔七品仓官托精阿，为接理仓官事务、查看仓廒情形事呈将军衙门文

光绪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管理齐齐哈尔城仓廒事务七品仓官托精阿，为呈报事。窃职前于十二月初八日蒙宪恩补授本城仓官之职，于十五日接奉檄委，职当于十七日接理齐齐哈尔广积仓钤记一颗，遂即亲诣仓场，面同前仓官德祥、笔帖式吉忠额、领催外郎斗级等，按照该

员交代册卷、现有装粮仓廒二十一所多寡不一分贮。计共存正耗粮三万零三百余仓石。逐仓查看，内有十三年并光绪二三等年入仓之粮，年限既远，成色稍微更变。职嗣后遇有应行出放之粮，即须尽此搭放，以期除陈在新。其余皆系近几年入仓之穀，尚无霉变之处。第粮数重多、仓口零星，一时殊难诸细盘查。且值封篆在际，不便日入仓地。容俟明春融化，乘放春季俸杂各粮便中，详细按仓盘查，以重仓额，再行呈报外，所有职查看仓廒大概情形，并遵札接理仓官事务日期先行呈报将军衙门鉴照施行。须至呈者。

右呈将军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吉林将军衙门右司，为文武旗童应试事札饬两翼遵照文

光绪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右司为札饬遵照事。准将军衙门咨开、户司案呈，案奉军宪札开，据署吉林府李守金镛详称，光绪八年八月二十四日蒙宪台牌开，为饬知事，光绪八年八月二十日准钦命提督奉天等处学政朱咨开，为岁考事：案查，向例，三年内生员、童生合行岁、科两考，所有文武童生，例应府、厅、州、县先行考取。今吉林添立考棚，并黑龙江旗民童生就近时考，各项士子，即照直隶州径送学

政之例，由该官同知录送。又同治十三年，前任学政张片奏：吉林各厅考试，拟照顺天府府、院连考之例，先期行文，于院考一月前举行，以便士子就近附考院试。等因奏准各在案。兹届光绪九年岁考之期，相应将开考日期先行咨会，为此合咨将军衙门，烦为查照，希将后开试期转饬各厅及新设厅、县依限考校，照例附试。至于册、卷规式，俱遵照学政全书条例备办，俟本学政按临时申送，并将考过题目先行报查施行。……等因蒙此。查宁古塔、三姓、珲春等处蒲、合二号应试文、武旗童，向附卑府考试。卑府现择于光绪九年二月初一日取齐投卷，初八日扃门考试。除出示晓谕，并各呈宁古塔等处副都宪传考，暨行知伊通州，敦化县内举行州、县试以便临期送府考试外，所有宁古塔、三姓、珲春蒲、合应试文、武旗童，理合详请查核咨传，先期集省考验骑射、国语，由司备具旗佐清册，饬发下府，以便与民籍各童合棚录考。等情。据此，合行饬知。为此，札仰该司，文到即便具稿分咨副都统衙门，饬传各该旗佐一体知照办理。等因奉此，相应呈请咨札遵照。等情。据此，拟合飞咨黑龙江将军衙门查照办理，暨飞咨宁古塔副都统衙门遵照可也。等因前来。相应札饬两翼协领遵照，务将所属各旗有无应试文、武各童，务期赶紧呈报到司，以备考验送省可也。须至札者。

（选自《宁古塔副都统衙门档案》）

将军衙门为将敛钱中饱之乡约张幅纯等提省质讯事咨呼兰副都统文

光绪九年正月初四日

将军衙门为提质事。刑司案呈，光绪八年十一月十九、二十四等日，据民人许福、单景彰、齐辉明、张沣等各来省控乡约张幅纯遍敛钱文中饱一案，当即讯据供称：小的们均系呼兰梁字六介佃民。去年春间，本牌乡约张幅纯，与介官宽老爷二人，踩占公馆，传集乡民，谕称：上司札交著令按地每晌攒凑京钱二百文，作为达部资费。免找花利押租并办三、七折扣各佃，均因领荒未久，穷困过多，一时未能勇跃呈交。他们就将未交之户，锁拷严押；交完之日，把人赎回，仍要利钱若干。以后鳞次追比，敛得京钱二千余吊，均经乡约介官中饱，未交官处。是以曾在呼兰衙门呈控，经七介厅协、佐等官由张幅纯等名下追出钱一千一百吊，饬交经办之人，其余钱文，抗不赔偿，恃有盟兄瑞成在司代为调停，逍遥无事，悬案迄今不办。小的们如何呈催，官处置之不理，是以来省呈控。等情。查此案，已奉旨有人参奏，现已拘拿各犯，圈禁候质，并将该城协领巴彦孟库奏请撤任各在案。查该民于出钱之时并未出首控告，迨经年余，有人参奏，始来呈控，难免不系先为希图便宜。今通肯荒场亦经奏请照旧封禁，又有人参奏查办，恐干受与同科之罪，前来出首，意在开脱，抑或实

系该介官勒派，必须按名提传到案，归并审讯，方期水落石出。除将该民等交仓班看管候讯外，相应咨行呼兰副都统，即将已革梁字介乡约张幅纯传案，连牵涉之介官宽老爷，一并派差解省归案审讯，不准捏病迟延，并着查明该介官、乡约有无敛钱经控复行追还各情，一并附文声叙可也。须至咨者。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右司为接收生息银两以助义学事咨覆钦差督办吴文

光绪九年二月初三日

右司案呈，为接收银两咨覆事。准钦差督办宁古塔等处事宜、二品顶戴、太仆寺大堂吴咨开：窃照本督办前闻贵副都统整顿义学扩充膏火，法良义美，嘉惠士林；惟经费未能宽裕，筹画维艰，当饬支应局于平余项下提银一千两，咨送贵副都统饬司发商生息，以助义学膏伙之需。相应咨明。为此。合咨副都统请烦查照，饬收备案施行。等因准此。荷蒙钦差督办垂念边城瘠苦、体、恤旗民子弟诵读经费维艰，格外恩施加助津贴义学发商生息银一千两，遵即饬司如数接收，并将前已咨明由库存备用项下提幼发商生息银二千两，一并分发塔城殷实铺商承领生息、按年所收利银以助义学膏伙，以为永远之需，并将领银家数，一并抄粘文尾，理合备文咨覆钦差督办吴鉴核可也。须至咨者。

粘 单

天成当、福恒当、福源当、元吉当、德和当，以上五家，领发银一千五百两。

恒盛永、恒聚号、祥顺成、义聚成、恒茂隆、永茂号、福合纯、万发号、庆祥号、水懋生、崇兴斋、德庆永、马料铺，以上十三家，领发银一千五百两。

右司掌关防、蓝翎佐领讷穆锦，左、右司帮办关防、花翎、五品顶戴、前协领春龄。

（选自《宁古塔将军衙门档案》）

宁古塔副都统衙门所报光绪八年各商卖钱文数及抽厘文数册底

光绪九年二月

宁古塔副都统衙门为咨送各行铺户自光绪八年正月初一日起至十二月底止，合将各商卖钱文数目，并按七厘抽收钱文，暨各铺户字号分晰开造、呈报查核事。

计 开

天成当：自光绪八年正月初一日起至十二月底止，统计一年共卖市钱一万六千五百五十七吊一百四十二文，按七厘抽捐钱一百十五吊九百文。

福恒当：自八年正月初一日起至十二月底止，统计一年共卖

市钱一万六千五百五十七吊一百四十二文，按七厘抽捐钱一百十五吊九百文。

福源当：自八年正月初一日起，至十二月底止，统计一年共卖市钱一万六千五百五十七吊一百四十二文，按七厘抽捐钱一百十五吊九百文。

德和当：自八年正月初一日起至十二月底止，统计一年共卖市钱一万六千五百五十七吊一百四十二文，按七厘抽捐钱一百十五吊九百文。

天成号：自八年正月初一日起至十二月底止，统计一年共卖市钱二万七千五百十八吊五百文，按七厘抽捐钱一百九十二吊六百三十文。

福恒号：自八年正月初一日起至十二月底止，统计一年共卖市钱二万七千五百十八吊五百文，按七厘抽捐钱一百九十二吊六百三十文。

福源号：自八年正月初一日起至十二月底止，统计一年共卖市钱二万七千五百十八吊五百文，按七厘抽捐钱一百九十二吊六百三十文。

德和号：自八年正月初一日起至十二月底止，统计一年共卖市钱二万七千五百十八吊五百文，按七厘抽捐钱一百九十二吊六百三十文。

元吉号：自八年正月初一日起至十二月底止，统计一年共卖市钱二万七千五百十八吊五百文，按七厘抽捐钱一百九十二吊六百三十文。

恒盛永：自八年正月初一日起至十二月底止，统计一年共卖市钱二万七千五百十八吊五百文，按七厘抽捐钱一百九十二吊六百三十文。

恒聚号：自八年正月初一日起至十二月底止，统计一年共卖

市钱二万七千五百十八吊五百文，按七厘抽捐钱一百九十二吊六百三十文。

庆祥号：自八年正月初一日起至十二月底止，统计一年共卖市钱二万五千六百九十一吊四百二十八文，按七厘抽捐钱一百七十九吊八百四十文。

义聚号：自八年正月初一日起至十二月底止，统计一年共卖市钱二万五千六百九十一吊四百二十八文，按七厘抽捐钱一百七十九吊八百四十文。

恒茂隆：自八年正月初一日起至十二月底止，统计一年共卖市钱二万五千六百九十一吊四百二十八文，按七厘抽捐钱一百七十九吊八百四十文。

万发号：自八年正月初一日起至十二月底止，统计一年共卖市钱二万五千六百九十一吊四百二十八文，按七厘抽捐钱一百七十九吊八百四十文。

永懋生：自八年正月初一日起至十二月底止，统计一年共卖市钱一万六千九百十四吊二百八十五文，按七厘抽捐钱一百十八吊四百文。

祥顺成：自八年正月初一日起至十二月底止，统计一年共卖市钱一万六千九百十四吊二百八十五文，按七厘抽捐钱一百十八吊四百文。

庆生成：自八年正月初一日起至十二月底止，统计一年共卖市钱一万六千九百十四吊二百八十五文，按七厘抽捐钱一百十八吊四百文。

福合纯：自八年正月初一日起至十二月底止，统计一年共卖市钱一万六千九百十四吊二百八十五文，按七厘抽捐钱一百十八吊四百文。

四海盛：自八年正月初一日起至十二月底止，统计一年共卖

市钱九千九百五十七号一百四十二文，按七厘抽捐钱六十九吊七百文。

永茂油房：自八年正月初一日起，至十二月底止，统计一年共卖市钱九千九百五十七吊一百四十二文，按七厘抽捐钱六十九吊七百文。

马料铺：自八年正月初一日起，至十二月底止，统计一年共卖市钱九千九百五十七吊一百四十二文，按七厘抽捐钱六十九吊七百文。

宗兴斋：自八年正月初一日起至十二月底止，统计一年共卖市钱九千九百五十七吊一百四十二文，按七厘抽捐钱六十九吊七百文。

万来永：自八年正月初一日起至十二月底止，统计一年共卖市钱九千九百五十七吊一百四十二文，按七厘抽捐钱六十九吊七百文。

同兴魁：自八年正月初一日起至十二月底止，统计一年共卖市钱六千六百二十八吊五百七十一文，按七厘抽捐钱四十六吊四百文。

新发号：自八年正月初一日起至十二月底止，统计一年共卖市钱六千六百二十八吊五百七十一文，按七厘抽捐钱四十六吊四百文。

吉顺号：自八年正月初一日起至十二月底止，统计一年共卖市钱六千六百二十八吊五百七十一文，按七厘抽捐钱四十六吊四百文。

永春吭拉铺：自八年正月初一日起至十二月底止，统计一年共卖市钱六千六百二十八吊五百七十一文，按七厘抽捐钱四十六吊四百文。

永裕德：自八年正月初一日起至十二月底止，统计一年共卖

市钱六千六百二十八吊五百七十一文，按七厘抽捐钱四十六吊四百文。

东盛隆：自八年正月初一日起至十二月底止，统计一年共卖市钱六千六百二十八吊五百七十一文，按七厘抽捐钱四十六吊四百文。

常盛号：自八年正月初一日起至十二月底止，统计一年共卖市钱六千六百二十八吊五百七十一文，按七厘抽捐钱四十六吊四百文。

广复号：自八年正月初一日起至十二月底止，统计一年共卖市钱六千六百二十八吊五百七十一文，按七厘抽捐钱四十六吊四百文。

纯祥正：自八年正月初一日起至十二月底止，统计一年共卖市钱六千六百二十八吊五百七十一文，按七厘抽捐钱四十六吊四百文。

天源正：自八年正月初一日起至十二月底止，统计一年共卖市钱七千二百二十八吊五百七十一文，按七厘抽捐钱五十吊零六百文。

顺兴号：自八年正月初一日起至十二月底止，统计一年共卖市钱七千二百二十八吊五百七十一文，按七厘抽捐钱五十吊零六百文。

兴泰号：自八年正月初一日起至十二月底止，统计一年共卖市钱六千一百二十七吊五百七十文，按七厘抽捐钱四十二吊八百九十三文。

泰发号：自八年正月初一日起至十二月底止，统计一年共卖市钱[六]千一百二十七吊五百七十文，按七厘抽捐钱四十二吊八百九十三文。

利增号：自八年正月初一日起至十二月底止，统计一年共卖

市钱六千一百二十七吊五百七十文，按七厘抽捐钱四十二吊八百九十三文。

聚盛隆：自八年正月初一日起至十二月底止，统计一年共卖市钱一万四千一百五十一吊五百七十文，按七厘抽捐钱九十九吊零五十文。

以上宁古塔各铺自光绪八年正月初一日起至十二月底止，统计一年共卖市钱五十八万五千七百二十五吊五百文，按照七厘共抽收厘捐钱四千一百吊；内遵扣一成经理捐务人役工食钱四百一十吊外，剩钱三千六百九十吊。理合注明。

（选自《宁古塔将军衙门档案》）

署黑龙江城副都统印务托克托布，为俄人拦阻木牌索税事呈报将军衙门文

光绪九年三月十三日

署黑龙江副都统印务、副都统衔总管托克托布，为具情呈报事。兵司案呈：查去岁九月初二日，据黑河屯办理边界事务佐领倭克精阿详，据正蓝旗恩特和谟佐领下闲散萨炳阿等报称，我们两伙人等，自精奇里河上游放来木牌七十二截，抵至河口停牌造饭间，突来俄人五十余名，厉言索税，因未交税，当将木牌阻留。等情前来。倭克精阿即带仝萨炳阿等渡江会见俄国固毕尔那托尔

拉萨喇幅，令通事传说：今有我们两伙人等报，由精奇里河内所放木牌七十余截，突去俄人五十余名留牌索税，情属不合，祈贵大人遵照和约，饬将所留我们木牌勿令索税，准下往，以郭(敦)和睦。等语。该酋答以木植索税，非我自专，乃系我国总督令办之事，你们两伙人等放来木植三百余根，若给俄帖三十张始能给还，否则无论之如何不能放过。等语。该员复再三理论，该酋坚不允从。等情。禀报之际，时值冰冻，当经饬覆，以俟明年江冰开化，务将俄人索留木牌，照约互论，断回本属。等因严饬在案。

兹于本年二月十二日旋据禀覆：精奇里河口俄人所留木牌一事，屡晤俄酋分辩，总言“无税不但不还原木，今夏若由精奇里放过木牌，必要拦阻”。等情前来。维思江冰开化在迩，其所阻木牌，若不放归，将来必致拦阻新木、索税，殊于本属生计大有关碍。事先应请斟酌，预免争端。等情禀报。当经拣派协领巴德、副管西林巴图等，同边界佐领倭克精阿会晤俄酋拉萨喇幅，按照条约，以理剖辩。去讫。旋据禀覆，该酋仍属拘执如前。等语。具见夷情要求无厌，若不预为开导，绝其贪作之心，殊与本属生计大有关碍。职应即亲往会晤，按约剖辩，当将城中事务暂交协领萨英阿看管，带同前派协领巴德、副管西林巴图等，于三月初二日前往大黑河屯，次日会晤俄酋拉萨喇幅。以礼见毕，令通事沙存有通说：去年九月间，有本属屯堡穷人，由精奇里河放下两起木牌，你们俄人拦阻，不容放过，定要取税；现值江冰开化在迩，贵大人应念两国和好，将其木牌各归本主放回。嗣后本属之人，自精奇里河放牌，断不可阻止，均按条约“两国买卖，互不取税，永敦和好”为是。等语。该酋答称：去岁拦挡你们人自精奇里河放下木牌，系是我们上司衙门交派办理之事，我实不能自专。你们人所放两起木牌三百余根，合计给与俄帖三十张即便放

回，不然不能应允；今岁你们所属人等，若有由精奇里河内放牌下驶，必派俄兵拦挡，定然取税，毋谓言之不先。此事非仅由你们国人取税，就我们俄罗斯人亦是一体纳税。刻下无论如何分辨，不能放回。等语。职复言：你们俄人纳税，乃系你们国办法，岂有向我们国人取税之理，且两国议定和约第一条内载“遇有中国人住之处，及中国人所占渔猎之地，俄国均不得占，仍准中国人照常渔猎。自定和约之后，永无更改并不侵占附近及他处之地”；又第四条内云“所定交界各处，准许两国所属之人随便交易，并不纳税。各处边界官员，护助商人，按理贸易”等语，贵大人若欲木植取税，本国土产、各项粮石亦应取税。你们俄人每岁所买本属人等粮石不下数百万石，我们尚敦和好，遵照条约办理；且本属人等在精奇里河砍木放牌，本系我属旧占渔猎之处，仍遵第一条办理方是。今贵大人遽尔添取税课，甚违条约。况条约系两国皇帝谕旨议定，非我边界官员擅自增改之事。咱们两国自定条约以来，尔国历任固毕尔那托尔等已经照办二十余年，两国人等甚属相安，今遽违条约辄启取税之事，现有我们内地游来散民过众，此项人等，皆在山野打牲、河路伐木、放牌度命，已入精奇里河放牌者甚多，将来下驶，俄人若行拦阻取税，难免不启事端，致酿重案。是因微利而妨大事，岂不有伤两国和好！望贵大人再四思维，将我所属人等被留木牌，交回本主，并今年所放木牌，请毋拦阻、免纳税。等因逐一开导。该酋答以此事我早详细，切当不能更改。你们粮石税课，取与不取，任汝自便；我由你们人取税一层，已定成见。条约内虽无专载木植取税，奉本上司衙门委办之事，不敢有违。如恐你们所属人滋生事端，请自量情酌办。贵大人任凭如何剖辩，终须难允。等语。复以“精奇里河原系本国渔猎打牲之处，何得与你们纳税”，该酋答以“若以渔猎，任尔所便，并不拦阻；惟伐木、放牌，必要取税，即将尔所属人等唤

回。"职答以"放牌者，早经前断难禁阻，已将利害告知在先，不允奈何?"酋似嗔色，终不应允。职不得已告辞回城。惟查此案，……该夷又以渔猎任我照由在彼捕打，独伐木一层必欲派兵拦阻、收取税课，始准放过，是其节外生枝。无论如何剖辩，概置不理，既非口舌所能箝制，更非情理所能感化。然……砍木者，较上年尤多，一经拦阻、要税，难免不滋生事端。职虽与其亲晤会商，再四理论，仍坚执不允，理合呈报将军衙门鉴核。请将俄人拦阻木牌索税一节，仰恳钧裁，应如何酌核拟办之处，职未敢擅便，伏候示遵施行。须至呈报者。

右呈报将军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署黑龙江将军文绪，为将全省驻防武职额设官缺造册事咨兵部文

光绪九年三月十五日

钦命署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副都统文绪，齐齐哈尔城副都统禄彭，为造册咨送事。兹准兵部咨开：现经办理续纂会典，所有各省驻防武职额设官缺，逐一查明，分晰造具汉字清册送部，以便稽核。等因前来。今查得黑龙江通省额设武职三品以下各项官缺，按照定制，分别公缺、翼缺、旗缺、营缺、袭缺，并声明

拣放之时咨送何部、旗引见之处，逐一查明造具细册，咨送兵部查核施行。须至咨者。

计 开

齐齐哈尔城：

左翼：协缺（领）四缺（遇有缺出，由左翼满洲、达呼尔、索伦、巴尔虎佐领、满洲副管内拣选。），满洲佐领八缺（内世管佐领二缺、公中佐领六缺。公中佐领缺出，由左翼满洲防御内拣选。），索伦佐领一缺（遇有缺出，由左翼索伦、达呼尔骁骑校内拣选。），达呼尔佐领七缺（内世管佐领五缺、公中佐领二缺。公中佐领缺出，由左翼达呼尔、索伦骁骑校内拣选），巴尔呼佐领二缺（遇有缺出，由巴尔虎骁骑校内，不分旗、翼拣选。），汉军佐领二缺（遇有缺出，由汉军骁骑校五品官、六品官内，不分旗、翼拣选。），满洲防御四缺（遇有缺出，由左翼满洲骁骑校内拣选），满洲骁骑校八缺（遇有缺出，由左翼满洲前锋、领催、笔帖式内拣选。），索伦骁骑校一缺（遇有缺出，由左翼索伦、达呼尔前锋、领催、笔帖式内拣选。），达呼尔骁骑校七缺（遇有缺出，由左翼达呼尔、索伦前锋、领催、笔帖式内拣选。），巴尔虎骁骑校二缺（遇有缺出，由巴尔虎前锋、领催、笔帖式内，不分旗、翼拣选。）。汉军骁骑校二缺（遇有缺出，由汉军前锋、领催、笔帖式内，不分旗、翼拣选。）。

右翼：协领二缺（遇有缺出，由右翼满洲、达呼尔、索伦、巴尔虎佐领，满洲副管内拣选。）。满洲佐领八缺（内世管佐领三缺、公中佐领五缺。公中佐领缺出，由右翼满洲防御内拣选。），索伦佐领一缺（遇有缺出，由右翼索伦、达呼尔骁骑校内拣选。），达呼尔佐领七缺（内世管佐领二缺、公中佐领五缺。公中佐领缺出，由右翼达呼尔、索伦骁骑校内拣选。），巴尔虎佐领二缺（内世管佐领一缺、公中佐领一缺。公中佐领缺出，由巴尔虎骁骑校内

不分旗、翼拣选。)，汉军佐领二缺（遇有缺出，由汉军骁骑校五品官、六品官内，不分旗、翼拣选。)，满洲防御四缺（遇有缺出，由右翼满洲骁骑校内拣选。)，满洲骁骑校八缺(遇有缺出，由右翼满洲前锋、领催、笔帖式内拣选。)，索伦骁骑校一缺（遇有缺出，由右翼索伦、达呼尔前锋、领催、笔帖式内拣选。)，达呼尔骁骑校七缺(遇有缺出，由右翼达呼尔、索伦前锋、领催、笔帖式内拣选。)，巴尔虎骁骑校二缺（遇有缺出，由巴尔虎前锋、领催、笔帖式内，不分旗、翼拣选。)，汉军骁骑校二缺(遇有缺出，汉军前锋、领催、笔帖式内，不分旗、翼拣选。)。

火器营参领一缺（遇有缺出，由汉军佐领、四品官内，不分旗、翼拣选。)。

水师营总管一缺（遇有缺出，由汉军佐领该营四品官内，不分旗、翼拣选。)，四品官二缺（遇有缺出，由五品官内拣选。)，六品官二缺（遇有缺出，由汉军前锋、领催、笔帖式内，不分旗、翼，并水师营领催内一体拣选。)。

移驻吉林砍伐木植修造般支四品官一缺（遇有缺出，由五品官内拣选)，五品官一缺（遇有缺出，由汉军骁骑校六品官内拣选。)，六品官一缺（遇有缺出，由汉军前锋、领催、笔帖式内，不分旗、翼、并水师营领催内一体拣选。)。

黑龙江城：

左翼协领二缺（遇有缺出，由左翼满洲、达呼尔、索伦、巴尔虎佐领，满洲副管内拣选。)，达呼尔佐领四缺（内世管佐领三缺、公中佐领一缺。佐领缺出，由左翼达呼尔、索伦骁骑校内拣选。)，汉军佐领一缺（遇有缺出，由汉军骁骑校五品官、六品官内，不分左、右翼拣选。)，满洲防御四缺（遇有缺出，由左翼满洲骁骑校内拣选。)，满洲骁骑校八缺（遇有缺出，由左翼满洲前锋、领催、笔帖式内拣选。)，达呼尔骁骑校四缺（遇有缺出，由左翼

达呼尔、索伦前锋、领催、笔帖式内拣选。)，汉军骁骑校一缺(遇有缺出，由汉军前锋、领催、笔帖式内，不分旗、翼拣选。)。

右翼协领二缺（遇有缺出，由右翼满洲、达呼尔、索伦、巴尔虎佐领，满洲副管内拣选。)，满洲佐领八缺（内世管佐领四缺、公中佐领四缺。公中佐领缺出，由右翼满洲防御内拣选。)，索伦佐领一缺（遇有缺出，由右翼索伦、达呼尔骁骑校内拣选。)，达呼尔佐领三缺（内世管佐领二缺、公中佐领一缺。公中佐领缺出，由右翼达呼尔、索伦骁骑校内拣选。)，汉军佐领一缺(遇有缺出，由汉军骁骑校五品官、六品官内，不分旗、翼拣选。)，满洲防御四缺（遇有缺出，由右翼满洲骁骑校内拣选。)，满洲骁骑校八缺(遇有缺出，由右翼满洲前锋、领催、笔帖式内拣选。)，索伦骁骑校一缺（遇有缺出，由右翼索伦、达呼尔前锋、领催、笔帖式内拣选。)，达呼尔骁骑校三缺（遇有缺出，由右翼达呼尔、索伦前锋、领催、笔帖式内拣选。)，汉军骁骑校一缺（遇有缺出，由汉军前锋、领催、笔帖式内，不分旗、翼拣选。)，四品官一缺(遇有缺出，由五品官拣选。)，五品官二缺（遇有缺出，由骁骑校六品官内拣选。)，六品官二缺（遇有缺出，由汉军前锋、领催、笔帖式内不分旗、翼，并水师营领催内一体拣选。)。

墨尔根城：

左翼协领二缺（遇有缺出，由左翼满洲、达呼尔、索伦、巴尔虎佐领，满洲副管内拣选。)索伦佐领五缺（内世管佐领一缺、公中佐领四缺。公中佐领缺出，由左翼索伦、达呼尔骁骑校内拣选。)，达呼尔佐领二缺（内世管佐领一缺、公中佐领一缺。公中佐领缺出，由左翼索伦、达呼尔骁骑校内拣选。)，汉军佐领一缺(遇有缺出，由汉军骁骑校五品官、六品官内，不分旗、翼拣选。)，满洲防御二缺（遇有缺出，由左翼满洲骁骑校内拣选。)，索伦骁骑校五缺（遇有缺出，由左翼索伦、达呼尔前锋、领催、笔帖式内

拣选。），达呼尔骁骑校二缺（遇有缺出，由左翼达呼尔、索伦前锋、领催、笔帖式内拣选。），汉军骁骑校一缺（遇有缺出，由汉军前锋、领催、笔帖式内，不分旗、翼拣选。）。

右翼协领二缺（遇有缺出，由右翼满洲达呼尔、索伦、巴尔虎佐领，满洲副管内拣选。），索伦佐领四缺（遇有缺出，由右翼索伦、达呼尔骁骑校内拣选。），达呼尔佐领三缺（内世管佐领一缺、公中佐领二缺。公中佐领缺出，由右翼达呼尔、索伦骁骑校内拣选。），汉军佐领一缺（遇有缺出，由汉军骁骑校五品官、六品官内，不分旗、翼拣选。），满洲防御二缺（遇有缺出，由右翼满洲骁骑校内拣选。），索伦骁骑校四缺（遇有缺出，由右翼索伦、达呼尔前锋、领催、笔帖式内拣选。），达呼尔骁骑校三缺（遇有缺出，由右翼达呼尔、索伦前锋、领催、笔帖式内拣选。），汉军骁骑校一缺（遇有缺出，由汉军前锋、领催、笔帖式内，不分旗、翼拣选。）。

呼兰城：

左翼公中协领一缺（遇有缺出，由左翼各部落佐领、副管四品官内拣选。），公中佐领六缺（遇有缺出，由左翼满洲防御，达呼尔、索伦、巴尔虎、汉军骁骑校五品官、久品官内一体拣选。），满洲防御二缺（遇有缺出，由左翼满洲骁骑校内拣选。），公中骁骑校六缺（遇有缺出，由左翼各部落前锋、领催、笔帖式内拣选。）。

右翼公中协领一缺（遇有缺出，由右翼各部落佐领、副管四品官内拣选。），公中佐领六缺（遇有缺出，由右翼满洲防御，达呼尔、索伦、巴尔虎、汉军骁骑校五、六品官内一体拣选。），满洲防御二缺（遇有缺出，由右翼满洲骁骑校内拣选。），公中骁骑校六缺（遇有缺出，由右翼各部落前锋、领催、笔帖式内拣选。）。

巴彦苏苏：

公中协领一缺（遇有缺出，由左、右翼各部落佐领、副管四品内拣选。）。

左翼公中佐领二缺（遇有缺出，由左翼满洲防御，达呼尔、索伦、巴尔虎汉军骁骑校五、六品官内一体拣选。），公中骁骑校二缺（遇有缺出，由左翼各部落前锋、领催、笔帖式内拣选。）。

右翼公中佐领二缺（遇有缺出，由右翼满洲防御，达呼尔、索伦、巴尔虎汉军骁骑校五、六品官内一体拣选。），公中骁骑校二缺（遇有缺出，由右翼各部落前锋、领催、笔帖式内拣选。）。

北团林子：

右翼索伦佐领委协领一缺（遇有缺出，由右翼索伦、达呼尔佐领内拣调，委为协领。），右翼满洲防御委佐领二缺（遇有缺出，由左翼满洲骁骑校内拣。），公中骁骑校二缺（遇有缺出，由左翼各部落前锋、领催、笔帖式内拣选。），右翼满洲防御委佐领二缺（遇有缺出，由右翼满洲骁骑校内拣选。），公中骁骑校一缺（遇有缺出，右翼各部落前锋、领催、笔帖式内拣选。），索伦骁骑校一缺（遇有缺出，由右翼索伦、达呼尔前锋、领催、笔帖式内拣选。）。

以上齐齐哈尔、黑龙江、墨尔根、呼兰、巴彦苏苏、北团林子等处，额设左翼公中协领九缺、右翼协领九缺、不分左右翼公中协领一缺、右翼佐领委协领一缺。左翼满洲佐领十六缺、骁骑校十六缺；右翼满洲佐领十六缺，骁骑校十六缺。左翼索伦佐领六缺，骁骑校六缺；右翼索伦佐领六缺，骁骑校七缺。左翼达呼尔佐领十三缺，骁骑校十三缺；右翼达呼尔佐领十三缺，骁骑校十三缺。左翼巴尔虎佐领二缺，骁骑校二缺；右翼巴尔虎佐领二缺，骁骑校二缺。左翼满洲防御十二缺，右翼满洲防御委佐领二缺；左翼公中佐领八缺，骁骑校十缺，右翼公中佐领八缺、骁骑

校九缺。

所有各缺，拣放时系何旗缺分，咨送京都何旗满洲都统衙门带领引见。其左翼汉军佐领四缺、骁骑校四缺，右翼汉军佐领四缺、骁骑校四缺，拣放时系何旗缺分，咨送京都何旗汉军都统衙门带领引见。其汉军火器营参领一缺、水师营总管一缺、四品官四缺、五品官三缺、六品官五缺，拣放时咨送京都值年旗衙门带领引见。

呼伦贝尔：

左翼索伦总管一缺（遇有缺出，由索伦巴尔虎副管佐领内，不分旗、翼拣选。），新巴尔虎总管一缺（遇有缺出，由新巴尔虎副管佐领内不分旗、翼拣选。），索伦副管二缺（遇有缺出，由左翼陈巴尔虎索伦佐领内拣选。），新巴尔虎副管二缺（遇有缺出，由左翼本部落佐领内拣选。），索伦佐领七缺（遇有缺出，由左翼本部落骁骑校内拣选。），陈巴尔虎佐领五缺（内世管佐领一缺、公中佐领四缺。公中佐领缺出，（由）左翼本部落骁骑校内拣选。），新巴尔虎佐领十二缺（内世管佐领八缺、公中佐领四缺。公中佐领缺出，由左翼本部落骁骑校内拣选。），索伦骁骑校七缺（遇有缺出，由本佐领前锋、领催、本部落笔帖式内拣选。），陈巴尔虎骁骑校五缺（遇有缺出，由本佐领前锋、领催、本部落笔帖式内拣选。），新巴尔虎骁骑校十二缺，（遇有缺出，由本佐领前锋、领催、本部落笔帖式内拣选。）。

右翼索伦总管一缺（遇有缺出，由索伦、陈巴尔虎副管佐领内，不分旗、翼拣选。），新巴尔虎总管一缺（遇有缺出，由新巴尔虎副管佐领内，不分旗、翼拣选。），索伦副管二缺（遇有缺出，由右翼索伦佐领内拣选。），新巴尔虎副管二缺（遇有缺出，由右翼本部落佐领内拣选。），索伦佐领十二缺（遇有缺出，由右翼本部落骁骑校内拣选。），新巴尔虎佐领十二缺（内世管佐领八缺、公中佐领四

缺。公中佐领缺出，由右翼本部落骁骑校内拣选。），索伦骁骑校十二缺（遇有缺出，由本佐领前锋、领催、本部落笔帖式内拣选。），新巴尔虎骁骑校十二缺（遇有缺出，由本佐领前锋、领催、本部落笔帖式内拣选。）。

鄂鲁特总管一缺（遇有缺出，由本部落佐领内拣选。）。

鄂鲁特佐领二缺（内世管佐领一缺、公中佐领一缺。公中佐领缺出，由本部落骁骑校、护军校内拣选。）。

鄂鲁特骁骑校四缺（遇有缺出，由本部落前锋、领催、笔帖式内拣选。）。

鄂鲁特护军校二缺（遇有缺出，由本佐领、本部落前锋、领催、笔帖式内拣选。）。

以上呼伦贝尔额设左、右翼索伦总管二缺，拣放时咨送值年旗衙门带领引见。左翼索伦副管二缺，佐领七缺，骁骑校七缺，陈巴尔虎佐领五缺，骁骑校五缺；右翼索伦副管二缺，佐领十二缺，骁骑校十二缺。所有各缺拣放时系何旗缺分，咨送京都何旗满洲都统衙门带领引见。惟左右翼新巴尔虎总管二缺，左翼副管二缺、佐领十二缺、骁骑校十二缺，右翼副管二缺、佐领十二缺、骁骑校十二缺，拣放时均经咨送理藩院带领引见。其鄂鲁特总管一缺、佐领二缺、骁骑校四缺，拣放时咨送京都镶黄旗蒙古都统衙门带领引见。护军校二缺，拣放时咨送镶黄旗护军统领衙门带领引见。

布特哈：

副都统衔满洲总管一缺（遇有缺出，由满洲协领内，不分旗、翼拣选。），索伦总管一缺（遇有缺出，由索伦、莫凌阿鄂伦春副管、佐领内，不分旗、翼拣选。），达呼尔总管一缺（遇有缺出，由达呼尔副管、佐领内，不分旗、翼拣选。）。

左翼满洲副管四缺（遇有缺出，由满洲佐领内，不分旗、翼

拣选。）。

右翼满洲副管四缺（遇有缺出，由满洲佐领内，不分旗、翼拣选。），索伦副管五缺（遇有缺出，由索伦、莫凌阿鄂伦春佐领内，不分旗、翼拣选。），达呼尔副管三缺（遇有缺出，由达呼尔佐领内，不分旗、翼拣选。）。

镶黄旗索伦佐领四缺（内世管佐领二缺、公中佐领二缺。公中佐领缺出，由本翼、本部落骁骑校内拣选。），达呼尔佐领八缺（内世管佐领一缺、公中佐领七缺。公中佐领缺出，由本旗、本部落骁骑校内拣选。），索伦骁骑校四缺（遇有缺出，由本旗、本部落领催、笔帖式内拣选。），达呼尔骁骑校八缺（遇有缺出，由本旗、本部落领催、笔帖式内拣选。）。

正黄旗达呼尔佐领十九缺（内世管佐领二缺、公中佐领十七缺。公中佐领缺出，由本旗、本部落骁骑校内拣选。），达呼尔骁骑校十九缺（遇有缺出，由本旗、本部落领催、笔帖式内拣选。）。

正白旗索伦佐领五缺（内世管佐领二缺、公中佐领三缺。公中佐领缺出，由本翼、本部落骁骑校内拣选。），达呼尔佐领十二缺（内世管佐领五缺、公中佐领七缺。公中佐领缺出，由本旗、本部落骁骑校内拣选。），索伦骁骑校五缺（遇有缺出，由本旗、本部落领催、笔帖式内拣选。），达呼尔骁骑校十二缺（遇有缺出，由本旗、本部落领催、笔帖式内拣选。）。

正红旗索伦佐领十七缺（内世管佐领七缺、公中佐领十缺。公中佐领缺出，由本旗、本部落骁骑校内拣选。），莫凌阿鄂伦春佐领一缺（内世管佐领一缺、公中佐领十缺。公中佐领缺出，由本部落骁骑校内，不分旗、翼拣选。），索伦骁骑校十七缺（遇有缺出，由本旗、本部落领催、笔帖式内拣选。），莫凌阿鄂伦春骁骑校三缺（遇有缺出，由本旗、本部落领催、笔帖式内拣选。）。

镶白旗索伦佐领六缺（内世管佐领四缺，公中佐领二缺。公

中佐领缺出，由本翼、本部落骁骑校内拣选。），莫凌阿鄂伦春佐领一缺（系世管佐领。），索伦骁骑校六缺（遇有缺出，由本旗、本部落领催、笔帖式内拣选。），莫凌阿鄂伦春骁骑校一缺（遇有缺出，由本佐、本部落领催、笔帖式内拣选。）。

镶红旗索伦佐领七缺（内世管佐领五缺、公中佐领二缺。公中佐领缺出，由本旗、本部落骁骑校内拣选。），莫凌阿鄂伦春佐领一缺（系世管佐领。），索伦骁骑校七缺（遇有缺出，由本旗、本部落领催、笔帖式内拣选。），莫凌阿鄂伦春骁骑校一缺（遇有缺出，由本旗、本部落领催、笔帖式内拣选。）。

正蓝旗索伦佐领三缺（均系世管佐领），莫凌阿鄂伦春佐领一缺（系世管佐领），索伦骁骑校三缺（遇有缺出，由本旗、本部落领催、笔帖式内拣选。），莫凌阿鄂伦春骁骑校一缺（遇有缺出，由本佐、本部落领催、笔帖式内拣选。）。

镶蓝旗索伦佐领五缺（内世管佐领三缺、公中佐领二缺。公中佐领缺出，由本旗、本部落骁骑校内拣选。），索伦骁骑校五缺（遇有缺出，由本旗、本部落领催、笔帖式内拣选。）。

以上布特哈额设副都统衔满洲总管一缺，满洲副管八缺；索伦总管一缺，达呼尔总管一缺，索伦副管五缺，达呼尔副管三缺。索伦佐领四十七缺，骁骑校四十七缺；达呼尔佐领三十九缺，骁骑校三十九缺；莫凌阿鄂伦春佐领六缺，骁骑校六缺。所有各缺，拣放时均经咨送理藩院带领引见。

茂兴站新设：

路记防御一缺（由省城实任防御内拣选，三年任满一换。）。

左翼正蓝旗委署骁骑校一缺。

右翼镶蓝旗委署骁骑校一缺。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吉林将军玉，为派员前往佛斯亨站等处会勘界限事咨黑龙江将军文

光绪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钦命头品顶戴、署吉林将军兼理打牲乌拉拣选官员等事副都统、斐凌阿巴图鲁玉，为咨覆事。案准贵将军衙门咨开，兵司案呈，本年五月二十日据呼兰副都统咨开，左司案呈，光绪九年正月十六日接奉将军衙门咨，准吉林将军衙门咨开，案据勘辨三姓放荒委员番吉、补用通判汪维城、佐领英麟等禀称：窃卑职等于月之二十八日奉到札谕，准黑龙江将军咨开，兵司案呈，现准呼兰副都统咨，据派往勘查三姓，呼兰交界之佐领乌善报称：遵往查得吉林原在呼兰、借（地）安设五站。现在佛斯和恩站，已经吉林将军衙门，委员设局招民开垦，绳放出地两万余饷；富拉浑站正在行绳，出放末竣；崇古尔库站已有民人自行踩占，设立封堆，实在宽广，大约复过借站之界，其鄂勒霍莫索庙嘎山起，至东北呑河等处，经委员踩看，尚未行绳，惟查该处所贴告示，奏准开放三姓属界倭肯河东南至巴胡力河等处，并无出放该站等处荒地字样，并查由色和里哈达至囿木讷城与三姓交界封堆均已坍塌。等情呈报前来。查江省与吉省毗连，南北以松花江为界，前放（于）乾隆二十七年，贵省因阿勒楚喀、三姓递送公文穹远，奏请在松花江北岸布雅密河东，借地安设佛斯和恩等五站。嗣于

五十三年，复以三姓地方狭窄，自北岸色和里哈达起至固木讷城，其间择要设立封堆十二处，东西长一百五十余里、南北宽三四十里不等，封堆以南作为三姓交界，以北仍为呼兰界址。等因奏奉谕旨允准各在案。今据该副都统委员查报：崇古尔库站开地似有越于借站之处，虽系贵将军体国实边，筹裕赋课为目今不可缓之事，而敝省疆界攸关，流民得寸进尺，难免潜越愈宽，无从稽查。相应咨行贵将军，应如何办理之处，务希见覆施行。等因到本将军。

准此，查五站地亩前准开放，有无侵占之处，自应饬查勘放委员，以凭咨覆。等因奉此。溯查各站界址，均有封堆为准，虽日久坍塌，旧址及各站图说详载甚明。卑职等遵界开放，并无潜越之处。查崇尔库站，北面系桦子山为界，岂能越山而垦！该佐领详报"崇古尔库站，已有民人自行踩占，设立封堆，实在宽广，大约复过借站之界"，等情不无荒谬。今卑职等呈具五站图说一纸，除巴兰河至汤河尚未绘图外，伏乞宪览，以便咨覆黑龙江将军查照。惟查佛斯亨站，西以布雅密河为界河，东即为站地，于光绪二、七等年，曾有巴彦苏苏荒地局借放荒地二十一方，业已开垦成熟，奉纳大租。卑职等查，实系巴彦苏苏荒局开放，同一招民，故未理论。况事已多年，未便再令迁移，只可另立界址。此系巴彦苏苏占放站荒之实在情形。卑职等并无越界侵占等处，合并声明，伏乞宪鉴施行。

再查：两省交界，既有封堆划界，是应各守界址，以清地面而安民居。自今秋夏之间，巴彦苏苏衙门及木兰达卡伦兵丁，时至河东骚扰，新荒屯民，经卑职等屡次派人弹压，幸免无事，并求咨请黑龙江将军严饬巴彦苏苏各衙门，不得任从兵丁过境骚扰屯民，实为公便。等情。据此，相应照绘图说一纸，备文咨行。为此，合咨贵将军，请烦查照施行。等因前来。相应将咨来图一纸，随

文咨行呼兰副都统查照办理，会同照依旧借地方重整封堆，以昭永守；并查前次委员，缘何查报不符；并该同知衙门及卡兵丁，如有滋扰新屯，即行惩办外，相应咨覆吉林将军衙门，会同整理封堆，以杜争站可也。等因前来。

遵即札饬巴彦苏苏厅营，严行斟查，厅役、卡兵如有越界骚扰布雅密河东新屯之（弊），即行从重责治，以儆将来。并查询前派勘查界址去之佐领乌善，缘何查报不符。据该员禀称：职遵饬携带早年地图往赴三姓，按站交界地面一带详加查勘，除固木讷城封堆尚有形迹可据，其余十一封堆毫无形影；随在佐近各站周谘访询，均称年久坍塌，无人知识，惟据指告大概山场之名；是以查照图式料约山形约似越于借站之界，实无封堆为凭，故与吉省委员查报未符。等情。据此，应遵省派员会同吉省之官，照依旧借地方，重整封堆，以昭永守而清疆界为要。惟案关两省交界，旧封堆坍塌无凭，照旧重整划界，惟时值该省招民开垦，未免不无互相狡执，难符旧借之界，徒滋往返跋涉。若非出派职品较大之员，恐难以期办理。查呼兰城中现有协领一员，已经出派往查封禁差徭；其次佐领等官，职分较小，不便出派。谨此相应具情声明咨报。为此合咨贵将军衙门鉴照，仰请由省出派协领一员来兰，协同前派佐领乌善等官兵，前往该处，会同吉省官员勘查办理。仍请咨行吉林将军衙门，一同派员前往该处会办，是为公便。并札饬苏营协领、署同知等，查照文内事理，即将有无骚扰新屯之处查明办理，据实呈覆可也。等因前来。查省城协领现有差委之员，所系分界设堆要件，必须明白事体之员方可饬委。查该处佐领乌尔乡额，素日办事，谨慎明白，自应饬委，以重疆界。除咨行呼兰副都统，即饬该员，同前派佐领乌善，携带陈图，前往勘查，照依旧制，会同吉林委员设立封堆，以昭永守，并查明该处兵役有无越界滋扰乡民，一并妥办呈报外，相应咨行吉林将军，

希为委员，一体会办可也。等因。

准此，当经饬派勘放三姓荒地委员、山西候补知州陈麟玺前往佛斯亨站等处会勘界限。除饬该员知照外，相应备文咨覆。为此，合咨贵将军，请烦查照可也。须至咨者。

右咨黑龙江将军。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管理茂兴路记防御事务乌密业苏，为遵札讯明贩卖烟土各民人并取保释放事呈将军衙门文

光绪九年八月初七日

奉派管理茂兴路记防御事务、正红旗佐领衔防御乌密业苏，为遵饬查办事。适于七月二十六日接奉将军衙门札饬。前次所报：巴彦苏苏民人霍连广等，半载烟土四千余两、随车人夫二十一名、携带枪矛，询问来历，均各言语粗毫、形迹可疑，言称与（欲）往法库门贩卖，是否违禁私贩，抑系应纳税课，或容其经过之处，呈请指示遵办，等因在案。今奉札饬：查该商民等二十余人，半载烟土四千余两，难免不是溃窜盗匪、假充商贾贸易、持械携脏从兹经过，相应札行茂兴路记防御，亲提贩卖烟土民人霍连广、张悦等二十余人，细心研讯，彻底根究。如无为匪各情，实系良民贩卖烟土图利，本省既无定有税则，应由自便取具妥保

就近释放；倘有支离，系匪徒冒充，即行锁铐解省讯办，沿途加派站丁护送，以免疏虞可也。等因札饬前来。

职当即提讯贩卖烟土之民人霍连广、张悦等二十余人，细心讯问。据霍连广、张悦诉称：小的系巴彦苏苏北额依浑段民，张悦系长林子民人。烟土，系各自零星凑买的，所以无有发票；亦有随车众人带的。并非抢夺来的。所有枪矛，恐其沿路匪人抢夺，以备防身所用。等语。窥其情理，似属实情。是以会找妥保放行。有茂兴站通盛店承保。至烟土，本省既无税课，职亦未敢自便征收税课。当即差派官兵照料，会其行走前往法库路去讫。会将遵札讯明贩卖烟土各民人情形取保释放之处，呈报将军衙门。须至呈者。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署黑龙江城副都统托克托布，为俄官在我江东各屯地界犁沟、埋电杆事呈将军衙门文

光绪九年九月十七日

署黑龙江副都统印务、副都统衔总管托克托布，为具情飞速呈报事。兵司案呈，查本年八月初七、八、九等日，据江左霍尼胡尔哈、补丁、北山、二沟子、汉托力尔哈达、大泡子各屯屯长等先后报称：俄官路新，带同马兵二十余名，自补丁河起，在各屯东面，向南汉托力尔哈达屯前十余里，转向西南，圈拉犁记两道，将我各屯耕种之地及牧场，均有被其冲豁者；又将霍尼胡尔哈屯北、补丁屯西南远地等窝铺、牧场、由（田）地，以犁记圈绕。等情陆续禀报前来。

当经派委四品官悦松额，防御瑞庆，云骑尉魁寿、骁骑校连丰、绅额、额尔吞、扎晋等，前往分役（股）查看。该员等陆续旋回呈报：遵饬过江，分起前往、挨次详察，距城东北一百二十余里之补丁河起，至城之东南汉托力哈达屯前十余里转向西南，拉有犁记两道。东面相距各屯均十余里不等。又距城六十余里，东北自霍尼胡尔哈屯，北至补丁河西南远地等窝铺、田地、牧场，以犁记圈占是实。等情。计共圈占地二百余晌。悦松额等即与俄官路新向询："因何派出官兵多人，用犁记圈占我们界内？"俄官路新回称："此事我不能擅专，系遵我们固毕尔那托尔饬交。前次在

段山子、东石头泡子地方挖立封堆，至今也不必言了，此时重拉界限，以免两国人等互相争论。派来官兵，无非弹压我们人等，并无别情。”等语。悦松额等复以“从前两国官会同，曾在石头泡子设堆分界、互换字样，你们如何不遵旧办，总言你们固毕尔那托尔饬交，亦该给我们衙门知会，两相派员会同定立。贵官此来分界，甚属不合。”路新回答：“我奉我们上司饬交遵行办理，总言无益。”悦松额等无奈，旋回，将所查地界绘图具情呈递前来。

复派协领色凌额、副管西林巴图鲁、云骑尉魁寿等，会晤该固毕尔那托尔相机理论去讫。旋于二十二日旋回，呈称：遵饬前赴大黑河屯，会同该厅佐领桂廉过江，会晤俄酋拉萨喇幅，以理辩论：“你们衙门不该派官兵将江左我们人等居住众屯地界使犁豁开两道圈绕侵占，与我们耕牧之处大有关碍。前此在段山子东石头泡子地方，业已定立界址，互换字据，今又如何不遵旧办，突有展进？”该俄酋回答：“原立条约内载，所有江左，尽属俄国地界。我们随意分界，与你们无干。你们旧居之屯，照常居住。”并不说理。色凌额等复又回答：“分立边界，岂有私自擅专办理，应各报上司衙门饬交遵办。贵固毕尔那托尔就该照会我们衙门，商酌办理。现今你们所占，有碍之处，我们众屯人等，实有不让之情。贵固毕尔那托尔就该详细此情，急速平毁，照旧办理，以重和好。”相机设法辩论，该酋良久无词可辩，仍以“他们地方”为辞，带怒强辩。看此形景，毫无顺意。无奈，旋回，具情呈递。

职再四详核：此事先既不会同我国，擅自拉占，继复派官理论，并无转圜之意，职理应亲往理论，设法拦阻。当即札饬大黑河屯办理边界事务佐领桂廉，就近先给俄酋知会，何日会面，急速呈报。等因。札饬后，该厅佐领桂廉过江相订会面之期，俄官转告：该酋现在身体不爽，不理公事，病痊再给知会。等因。呈报后，该固毕尔那托尔知照会面日期，职随将城中事务暂交协领

巴德照料，带同副管西林巴图鲁、防御瑞庆、云骑尉奎寿、笔帖式阿勒精阿等，于九月初八日前赴大黑河屯，初九日过江会晤俄酋拉萨喇幅，令通事沙存有传述。适据我国江左众屯人等，纷纷进城报称“你们俄官路新，带同三十余人，将我们各屯人等田地、牧场有碍之处，圈拉犁记两道及挖坑侵占。”等情呈报。职即派官分投前往，一面弹压我屯人等，不准滋事，一面亲来商办。该固毕尔那托尔声言：“奉其上司之命，明年预备该国拨移种地俄民千户，先为拉界。”等语。职即向其理论：“两国和好多年，即有此举亦应先为知会我处，会同合办；其有碍之处，何妨稍为迁让，以敦和陆（睦）。”该固毕尔那托尔答以“我既派人用犁拉记，如何再为更改，”且谓我国人等“新开展占，何所底止”等语。职即出其委员所绘之图。同为看视，据言：“并未拉着你们之地。与我们图式不符。”向其索图对看，又称“在拉地人之手，七、八日可回，一看便知。”职仍向其回答：“莫若取和，两边再行派员，重为会合查勘、商同办理，以免屯中无知人等争竞，致伤和好。”无论如何辩论，概置不理，不肯派员重勘、商办。职见其形容如此，复向追说：“如不派员商办，倘我国屯中无知人等，不肯相让，我亦不能强为弹压。”该固毕尔那托尔，终不应承“有碍之处，任凭平毁”之语。复斟其六年间，曾在石头泡与其分界、互换字据，何以现拉犁记，展进若干，伊即用指画，是由石头泡地方起，拉向西南，复不肯认“展进”之语。又，霍尼胡尔哈屯、北补丁屯西南远地等窝铺、牧场、田地，以犁圈绕，该处有水泡，不涨水之年一片草甸，尽可放牲、打草。该俄人上年在彼盖有窝铺一处，屡年亦在该处牧牲、打草，互无拦阻，俱属相安。慈（兹）忽以犁记圈占，并有“不准过界，如过交界，即不给还”等语。职复向其理论：“上年互相打草、放牲，彼此均不拦阻，何以今年圈界，作为汝等草甸？牲畜何知，难免不互相越界！将此处，仍照上年，

两边放牲、打草，以敦和好。"该固毕尔那托尔复言“尤在放牲之人常常看守，自不越界，”亦不应承平毁。职详核该固毕尔那托尔划地之举，虽称该国拟拨俄民来此耕种，于六年间所分界东、南两面空旷，荒原无际，仅有开垦之处，似此恣意侵逼，势在反客为主，使我屯居人等不逐而自迁之计，实属有心寻衅。与协领等公同筹商，或谓伊既不给，知会两相，合时平毁。职再四思维，伊总容心向内展进，职与协领色凌额两次前往，按约剖辩，终不应承重勘会办，亦未许以有碍平毁，现仍派兵常川看守，若一时用强平毁，恐其未必甘心肯让，转致立构衅端，只得暂为强压我人，不准滋事。……此时田禾业经收获，圈占核计无多，亟应弹压我人，断不准强行平毁滋事。听候传行遵办。为此，据情声报将军衙门，可否咨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请为知照该驻京公使，饬其如何迁让，遵照旧界办理，以敦和好，免启争端。抑或如何办理之处，职未敢擅便，伏乞将军衙门示遵。

再，职于赴黑河屯之先，即有该俄人在江东各屯东面改立铁絃之信，据各屯人等禀报之次，当派骁骑校依里布等前往驻守，弹压我屯人等，不准滋事。职于会晤时，曾将此节向该固毕尔那托尔再四剖论："改立铁絃木桩之事，务望传知埋竖之官，万不可在地里竖立。农丁劳苦经年，竭力耕种，岂不有伤禾稼，甚为可惜。"据其答称：此处改立铁絃，原为往伯哩等处较捷；伊亦曾告知俄官，不准向地里埋竖。乃絃桩自来取直，赶到何处不顺，亦须埋立一、二桩，并非特意向地里埋竖；即俄人地内，亦如是竖立。无非埋竖一桩，占地无多，与种地更无妨碍。职即回称："究经有些妨碍。万一碰损丢失，岂不致启争端"！该固毕尔那托尔仍以两便为词，希为弹压我国人等，毋庸拦阻。等语。职回城后，复两次札令依里布等妥为弹压我人，不可滋事。正拟具文呈报间，忽于十五、六等日，连据二沟子、段山二屯人等报称：该俄

人三十余名，改立铁纮，自下而上埋来，行行立到二沟子屯边地内，埋立十三桩。经该屯报知，依里布等前往弹压。讵屯众将其埋桩拔弃四根。彼时俄官见我人众，声称“回报该衙门，派兵前来竖立，”迨后加派官兵五、六十名，均持枪、刀、器械，将桩补立，遂向北立。至段山东面，复经段山人等拦阻。该俄人即以枪、刀威吓，强行埋竖，以为依里布主令拔弃二沟子屯纮桩，即我依里布等讲论。彼时依里布等先已回城，寻找不见，即将该二屯人等绑去十名，昼夜在屯中十放枪震吓、骚扰。并言“你们官来讲明，即将你们屯中人等放回。”复经该屯人众六十余名乘空进城禀报，均皆不敢回去。等情。查该屯居住人等，为正白、镶红两旗汉军及水师营人居多，当即添派佐领博泰，仍同骁骑校依里布，带领各该屯屯长四名，往黑河屯会同桂廉过江晤见。一面行知该固毕尔那托尔，转饬立铁纮俄官，务将绑去之人放回。容俟如何办结之处，再行呈报，先将俄人以犁拉记情形绘图一纸呈送备查。为此，先行具情飞速呈报将军衙门鉴核施行。须至呈者。

右呈将军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署黑龙江将军文绪等，为俄官在我江东各屯地界犁沟、埋电杆事咨呈总理衙门文（附黑龙江将军致俄东悉毕尔总督照会）

光绪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钦命署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副都统文绪，齐齐哈尔城副都统禄彭，为呈报事。兵司案呈，本年九月二十日据署黑龙江副都统总管托克托布呈报：……注等情呈报前来。查：该固毕尔那托尔，此次用强，划占旗屯热（熟）地二百余晌，并圈占牧猎地方，经该署副都统派员并亲身过江理辩，该固毕尔那托尔虽属词穷，究不肯应承平毁；又在屯内埋立电纮、木桩、绑去多人，其为故违条约、有心构事已可概见。第自俄人下移在本旗屯附近居住以来，除光绪六年在段山子地方分界之案外，其余各处有无定界案据，未据叙明。除札饬该署副都统详细检查呈报，严饬各该屯听候办理、不准生事，并由本衙门就近照会东悉毕尔总督及固毕尔那托尔照约办理，俟其如何回覆，再行续报外，合将该署副都统绘来地图，暨粘抄给东悉毕尔总督、阿穆尔省固毕尔那托尔照会各一纸，一并先行咨呈钦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请烦鉴核，就近向该国公使照约理论，将前占之地让出，以安人心。暨札饬署黑龙江副都统遵照外，现有将军衙门照会俄国东悉毕尔总督、

固毕尔那托尔公文各壹角，附入封筒，飞送署黑龙江副都统。到日，拣派妥员速送海兰泡，按照条约，将照会封筒，交明俄官，取其接收字据备存可也。须至咨呈者。

（计粘抄照会一纸）

右咨呈钦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右札仰署黑龙江副都统托克托布准此。

照录给东悉毕尔总督照会

为照会速为见覆事。照得光绪九年九月二十日，据署黑龙江副都统、总管托克托布呈称，本年八月初七、八、九等日，据江左霍尼胡尔哈、补丁、北山、二沟子、汉托力尔哈达、大泡子各屯屯长等先后报称：有俄官路新，带同马兵三十余名，自补丁河起，在各屯东面，向南汉托力尔哈达屯前十余里，转向西南，圈拉犁记两道，将我各屯耕种之地及牧场，均有被其冲壑者；又将霍尼胡尔哈屯北、补丁屯西南牧猎地方，以犁圈绕，划为他界，等情。报该署副都统，派委四品官悦松额等前往确查，计共圈占我屯地亩二百余晌。当向该国路新问询，言及“奉固毕尔那托尔所派办理，不能擅专。”等情回禀。该署副都统复委协领色凌额两次过江照依条约，并光绪六年在段山子东石头泡子立界有互换字据在卷，今何反悔展占，该固毕尔那托尔回答：“条约内载，所有江左尽属俄国。我们随意分界，与你们旧居之屯，照常居住。”该协领以条约所载“空旷地方属俄国，其中国人占及渔猎地方，仍归中国，俄国不得侵占”，今将我国已种之地，用犁划归俄国，殊属有悖条约，商量赶即平毁，以安众屯人等之心，免致事端。该固毕尔那托尔良久无言可辩，仍以“他们地方”为辞，带怒强理，不为驯顺。回报。该署副都统正在前往理辩间，又据各屯报称：该俄官又在该屯一带地内埋立铁絃木桩。等情。随即亲往面见该固毕尔那托尔理论，仍以与该协领等所说强词分辩，终不应

承平毁。所有在我屯地内埋竖木桩、安设铁线，不但有伤禾稼，且恐无知之人损伤，反生嫌衅。该固毕尔那托尔亦不为理。语别各散。嗣据报称：有屯人拔出木桩四根。俄官派兵五、六十名，均持枪刀，将该屯人绑去十名，昼夜在屯内放枪骚扰。现派佐领博太，同依里布，会同黑河屯边界佐领桂廉，过江往见该固毕尔那托尔，务将绑去之人放回。容俟如何办结，再行呈报。等情前来。

查第一条约内载："遇有中国人住之处，及中国人所占渔猎之地，俄国均不得占，仍准中国照常渔猎"；又第八条约内载："遇有大、小事件，领事官与地方官各办各国之人，不可彼此妄拿、存留、查治。"各等语。是中国人所占渔猎之地，俄国均不得侵占；两国人犯，不得妄拿。永为症解，不准擅改也。查前于光绪六年俄民侵占段山子牧猎地方，用犁硬恳（垦），当经照会该固毕尔那托尔出派农官路金，会同本衙门出派副管西林巴图（鲁）前往该处勘办，以段山东石头泡子定为界址、挖立封堆、互换字据在案。今据该署副都统所报，自补丁河起，至汉托力尔哈达、大泡子等屯耕种地内，均被俄官用犁冲蹩、圈记，并将霍尼胡尔哈屯、北补丁屯西南窝铺牧猎之地圈记，不但与条约不符，且于前固毕尔那托尔会定界址不合。至于埋桩、改立铁纮，该处荒原无际，何处不可取道捷行，必在我旗屯地内竖埋，有妨禾稼！诚如该副都统所详，人多口杂，倘无知之人碰损，转致事端。该固毕尔那托尔不听剖阻，反违约将我国人妄行拿去存留，殊乘两国和好之道。除据情咨报本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外，相应照会贵总督，请烦查照条约，转饬该固毕尔那托尔，务将此次犁圈中国人已恳（垦）之地并牧猎地方让出，仍照旧址以安屯众而敦和好，并将拿去之人即行送交该地方查治，以符条约。望希速为见覆可也。

注：详见第七件：九月九日托克托布呈文。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左司为并未承接人犯事呈宁古塔副都统文（满文）

光绪九年十月初一日

左司案呈：为造册咨送将军衙门事。

查得，自光绪八年十月初一日始，至本年十月初一日止，并未承接流配应差赏奴人等，等因造册咨送。

（译自《宁古塔副都统衙门档案》）

译者：郭美兰

左司为咨报宁古塔地方人犯情形事呈宁古塔副都统文（满文）

光绪九年十月初一日

左司案呈：为咨报将军衙门事。

查得，乾隆五十六年九月间，准将军衙门咨文内开，刑司案呈，查得，去年各副都统衙门遵旨将各该地方历年流配人犯，扣除脱逃数目，查明现有数目、缉获数目、尚未缉获人犯数目前来，经本衙门年终汇奏在案。兹将此等罪犯数目分晰查明，于本年十月具奏。是以，将此咨文各副都统衙门，将各该地方历年旧有流配人犯几何，其中，自五十五年十月初一日始，至本年九月末止，病故者几何、缉获者几何、新旧现有人犯共几何、新旧缉获者几何，尽皆分晰具陈，一体办理，务于十月初五日以内呈报前来外，将每年皆照此例具报之处，亦一并咨文知照，等因呈文。为此咨行，等因前来在案。

兹已届查送之时，是以，交付分管人犯各地查得，光绪八年十月初一日始，至本年十月初一日止，历年流配人犯四名，并无改流承接者，现有原先流配人犯四名，并无往年遁逃，本年缉获或自行返回者等情，由各该协领、佐领等，皆各钤印呈报前来。经复核无异。倘查现有四名历年流配人犯，限二十日

内咨报。

（译自《宁古塔副都统衙门档案》）
译者：郭美兰

署黑龙江将军文绪等，为俄官押我屯人，又不接收照会事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文

光绪九年十月初三日

钦命署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副都统文绪，齐齐哈尔城副都统禄彭，为咨呈事。兵司案呈，本年十月初二日据署黑龙江副都统托克托布报称：查本属江左二沟子屯地方，俄人竖立铁线桩十三根，内因拔弃四根，拿去二沟子段山屯人十名。等情于是月十七日先行飞报将军衙门在案。于是突有段山人众六十余名，齐至职署哄言：埋立铁线俄国官兵七十余名到屯，不但在屯夜夜放枪震吓，并在段山屯地内埋桩九十余根，又私占镶红旗博泰佐领下西丹乌尔恭额、讷依勒布等屯舍住宿，屯众人等情急，意在滋事。职即以善言开导，弹压弗退，仍派依里布等前往。而依里布等恐受其凌辱，愿往黑河同桂廉过江往办为请。职随添派该旗佐领博泰前往会同办理去讫，一面与该固毕尔那托尔行文转饬立铁线俄官，将拿去之人送还我国查办，复遴派办理事务副管西林巴图、四品官悦松额前往协同妥办。去后，于十八日未时桂廉报称：十七日过江，该俄官传述，该固毕尔那托尔告以“公事烦多，不能见面，”且“尚未据立铁线桩官等报知”，惟称该国办理毁坏

纮桩之罪甚重，将来送到讯明，有罪者照该国例办理。桂廉即按条约分辨：中国人犯罪，交还中国按例办理。索要我人。该俄官即言："你们大人前来商办，或可放回"。等情。并将职前寄该国要人照会，及前知照新换理事官清文封筒二角，告"无认识之人"，"嗣后非翻俄字，概不接理"。虽复开导，坚执未收，转送前来。等因。惟查前次该俄人于私划界址之初，料我屯众必有拦阻，先经加兵示威，曾以清字照会内称："此去马队，携带军械，特为护身。你们人若出恶事。与伊无干。"等语。今反以不识清文藉口，逼要俄字照会，实属诡诈异常。职查于同治六、七年间，初在左岸沿江创立铁纮时，凡有碍者，派官会同拔挪；遇有捐（损）失，与我无干。等因。该酋不循成案，并不会同我官，硬埋纮桩，实与我属地内有碍，以致屯人拔弃四根。将人拿往究不在理。职万分焦急，不得已随将城中事务，暂交协领萨英阿照护，勉强带病率同协领巴德、防御瑞庆、云骑尉魁寿、笔帖式长发、委笔帖式倭绅吉勒等，于二十日赶紧前往大黑河屯。此（比）至，风闻传说：该酋藉口，反以我欲启衅为辞，弹其铁纮，告陈彼国王矣。又据西林巴图等禀知：于十九日过江，以"查库有事"，推却未见。职以事关重大，心甚焦急，约于次午渡江会晤。该酋即令该国通事，以清语传述。职等即与按约理论："日前曾给贵大人清文照会，如何忽不接理，给还本属？殊费解意。两国办事，若致公牍不通，竟以口舌，办事难免不无乖舛，有妨公事。"该酋答以"俄国且能译清，你们何不通识俄字？贵大人若接俄字，我亦收理清文。"职复以"本国向与各国照会皆用满汉字样，年已久矣，非我敢从擅改成章，贵大人岂不谬哉"！伊虽默然无语，而不肯应承。职又以"拔桩之事，乃系屯中无知农丁所拔；咱们两国和好，各当秉约办理边事。且上年亦有办过成案可遵：两国人犯事，各送本国照例究办。务将我人交还治罪"。该酋口口威吓，该通事传述"不能交

还”为辞，视其景况，与前迥异，愈言愈怒，气忿难过。职复与巴德再四婉言开导，该酋又出其立铁纮官报到字样，查问本处弹压官依老爷、祥老爷何名。告以依老爷即依里布，祥老爷即祥云。言他二人主令拔桩，将其送去该国办理。职以该员等不能弹压我人，致屯中无知人等拔弃，距(讵)料伊等弹压不力，我已呈报将军衙门治其罪过。该酋复称：前次色凌额曾言砍纮、拔桩、烧房、平毁犁记，又谓寸地不让，以后所立纮桩，果有拔弃之事，疑我官为使令。职再四婉解并非官为使令拔弃，该酋疑始稍解。其在段山屯所留俄兵一节，向其言及“两国和好，何须疑我备兵！皆系无知人等随看热闹，并无启衅别情。何不早为撤回？”该酋答以“应撤之时必撤，亦不愿徒耗糜费。”复向其婉言开导，又称江系属伊等地方，拿去之人仍以该国办理为语。职言：“上年不但江右俄人滋事，亦曾送还尔江左办理；即立铁纮，且应照案会同埋立，于有碍之处，亦应挪移，以符条约而敦两国和好”。该酋虽然无辞，终不肯将人立时交还。默窥形容，似有俟其立铁纮官回时酌定之意。职遂向其言说“明日再办”。伊回称：无论明日、后日，总以该国办理为辞，说到极处，惟言“告我去罢”，并不说理。职只得辞别、过江回寓。又在大黑河屯，据段山人等复报：该俄国官兵，在该屯踩占房屋两处，等候我官前往商办保护桩纮之事：除将二沟子屯人一名送往海兰泡，其余由铁纮官就彼放还。等语。职伏思若再过江辩论，仍属饶舌，逆料伊遽难相从公同商酌。一面由黑河屯差派相随熟悉俄语四品顶戴、委章京笔帖式长发，带同委署帖式倭绅吉勒、帖写等，就近前往相机办理；一面仍令桂廉在彼不时过江探询明确，于该衙门讯明后，仍行索要我人四名，交还治罪，方合体制。职旧症复作，愈加增剧，心神恍惚，不能支持，即于二十二日返回，以候该员等呈报如何办理情形，再为随时呈报。于二十五日，复据桂廉报称：过江面见

该俄衙门，按约索要我人，该酋仍属不肯交还。等情呈报。并据段山屯长报称：该屯所住俄国官兵，已往我南边各屯去矣。尚未旋回。等情。即派佐领多祥前往密查，弹压我人去讫。又于二十五、六、七等日，据江左、右各屯报称：俄官带马队九十余名，自段山起，按屯开取花名，遣留俄字一纸，告知屯人："照料绞桩，若有丢失损坏，为屯长是问，仍令包赔"；倘遇俄人在我各屯地内"有盖房者，万勿拆动"；如有我官处巡查，著报俄城布里斯。等语。处处执字呈阅前来。职伏查该俄人骄横异常，情殊叵测，随暂令将所留俄字，密寻熟识俄人将字翻话告知我属备防外，谨将职前往索要拔桩人四名，及俄兵各屯留字，并俄酋并不收理要人照会情形，先行飞速呈报将军衙门鉴核施行。等情前来。

查此次俄官带兵强划界限，并在我屯地内埋立绞桩、拿去屯人，前已照案咨呈在案。今据该署副都统按约面向理论，仍留四名意照该国例治罪，又不接收照会，种种挟吓，实出情理之外。查该署副都统因病辞任、除飞饬新委署理副都统，参领成庆赶即前往查明毕竟如何情形，并密函令其相机妥为办理，及严饬该管官，约束我人，听候官办，不准私行滋事，以免该夷藉事生端，一俟呈覆到日，并前与照会如何答覆，再行咨报外，相应咨呈钦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鉴核，祈向该公使转饬照约办理，以敦和好可也。须至咨呈者。

右咨呈钦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等情前来，查此次俄官带兵强划界限，并在我屯地内埋立绞桩、拿去屯人，前已咨报总理衙门在案。今据该署副都统按约面向理论，仍留四名意照该国例治罪。种种挟吓，实出情理之外。除咨总理衙门向该国公使转饬照约办理外，相应札饬新委署理黑龙江副都统、参领成庆：赶即前往查明，相机妥为办理，并严饬该管官约束我人，听候官办，不

准私行滋事，以免该夷藉事生端；仍将办理情形呈覆可也。须至札者。

右札仰署黑龙江副都统总管托克托布、参领成庆等准此。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署黑龙江副都统托克托布，为速交照会并查报咸丰以来各处定界事呈将军衙门文

光绪九年十月初十日

署黑龙江副都统印务、副都统总管托克 托布 ，为飞速详覆事。兵司案呈，于本年九月二十六日，接准将军衙门札开：查该固毕尔那托尔，此次用强划占旗屯熟地二百余晌，并圈占牧猎地方，经该署副都统派员并亲身过江理辩，该固毕尔那托尔虽属词穷，究不肯应承平毁；又在屯内埋立电纮桩、绑去多人，其为故违条约、有心构事，已可概见。第自俄人下移，在本旗屯附近居住以来，除光绪六年在段山子地方分界之案外，其余各处有无定界案据，未据叙明。除札饬该署副都统详细检查呈报、严饬各该屯听候办理，不准生事，并由本衙门就近照会东西毕尔总督及固毕尔那托尔照约办理，俟其如何回覆，再行续报外，合将该署副都统绘来地图暨粘抄给东悉毕尔总督、阿穆尔省固毕尔那托尔照会各一纸，一并先行咨呈钦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请烦鉴核、就近

向该国公使照约理论，将前占之地让出，以安人心，暨札饬署黑龙江副都统遵照外，现有将军衙门照会俄国东悉毕尔总督、固毕尔那托尔公文各一角，附入封筒，飞送署黑龙江副都统。到日，拣派妥员速送海兰泡，按照条约将照会封筒交明俄官，取其接收字据备存可也。等因。

遵即拣派委员，将将军衙门所寄照会送往。旋据该酋违约并不接收、亦不转送缘由，除先行呈送备核外，查自咸丰四年间，俄国人船创（闯）入，以来（求）借道行驶，于五年冬，令下驶船只、人等返回，由陆路上行，绝粮求济，奉旨赐恤，由本处接济口食、护送过卡。迨至六年，俄人恳求过冬，始在黑、黄河口东岸，暂挖地窑并盖窝铺十数处，存兵百余名。七年夏间，船牌纷纷下驶，捏称"与英、法等国打仗"，求借大黑河对过东岸夹心滩、海兰泡一带盖设仓库、兵房、官宅数十所，请令俄商民与其零星买卖，又占我属黄河屯后，建立喇嘛台一座，当将我屯房间作价挪移。彼时，三省委员会办责务，拟请开商。于八年设立衙署街巷，本省将军遵旨来晤，俄使公爵木哩斐岳幅等，由下溯流而上，停船进城，互换清字条约八款。内载：上由额尔固讷河与什勒喀河汇流处起，顺江至乌苏里河口，北岸界属俄国，南岸皆归中国。又，自江左精奇里河口起，南岸至霍莫尔金屯对过，满洲旧居屯堡，仍然照常居住，并渔猎之地，俄国均不得占。等因。彼此未经较明东面界址。复于九年，俄人在我补丁屯东北三十里许设屯一处，又在托里哈达屯南十里许设屯一处。是秋，因界址不明，钦命署将军特亲来重分界限、更正条约，饬署副都统爱，往订会期。旋据木酋答无全权，不应会晤，将所给更正各款，概未接理。以后，俄人遂有陆续添立屯房，并无互分四至界址。是年，在城对过先立站房一处，强毁我属乌鲁苏牡丹卡房一处。奏明，迁移奇拉地方。又因俄人在各屯强买粮石，恐扰屯

乡，请准各屯分立百户总长并十家长，各练乡团，倘有骚扰，各保各段，无事各务农业，委员劝捐粮米以备兵食。十年夏初，由省拨派马队明伏暗防，藉安众心。嗣在天津重换和约十五款，始行通商。二十余载以来，虽经历任秉约会办，惟该俄人于同治五、六、九、十三等年，陆续加立站房南、北两处，始将对过站房一处折撤。原盖种地窝铺不过一、二处，近来格勒沁河南沿地方成屯，大泡子屯前十里许成屯，虽经遣官拒阻，未能拆动。当即呈报各在案。现因我屯生齿日烦（繁），向外展占，而该夷先行私为划界，向里进展，意在阻我多占，得步进步，情殊叵测。除光绪六年照令俄酋各派官在段山东石头泡子会定界址、互换字据处，其余与我各屯毗连之处，并无另有分过界址之案。再查于同治六年间，俄人于沿江东岸欲立铁纮，于初挖柱眼之时，呈请将军衙门转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指示仍著拦阻，不准埋立，与其讲论拦阻，始将有碍柱眼平毁八十余处。至七年间，该俄人自下而上由托克哈达屯至霍尼胡尔哈屯中间，强行埋立八百余根，内，查与我屯房、園、田、墓有碍之处埋立八根，遵饬会同拔挪，于九年间始行拔移四根，十年间拔移四根。谨将查明案据，并将有碍我屯田地内埋立铁纮木桩一百余根合行绘图，一并飞速呈报将军衙门鉴核施行。须至咨者。

右呈报将军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署黑龙江将军文绪等，为俄官强划界限、强埋线桩、绑走屯民事咨总理衙门文

光绪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钦命署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副都统文绪，齐齐哈尔城副都统禄彭，为咨呈事。兵司案呈，于本年十月十五日，据署黑龙江副都统印务副都统衔总管托克托布为飞速详覆事；……注 等因前来。查前经据该署副都统呈报：俄人强划界限，在我屯地内埋立线桩，并令我屯人与其牵马、引路，因不听其指使，辄被鞭打、强行嚇绑、用刀砍倒，并绑去我人。各情均经随时咨呈在案。今据该署副都统报称：溯查光绪六年间，曾经照会俄酋，各派官在段山东石头泡子会定界址。互换字据；于同治六年间，俄人在于沿江东岸挖立铁线，亦曾会办将有碍柱眼平毁八十余处；又于七年间，俄人在江左自下而上埋立铁线八百余根，有碍我屯房、圜、田、墓拔移八根。此次俄人居心违案背约，擅拿我人拘禁，种种不以理论；所埋线桩，有碍田地，兹据该署副都统绘来地图一纸，一并咨呈钦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鉴核，希即速向该公使按约办理，以安本属屯众，免启日后争端可也。须至咨呈者。

右咨呈钦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注 详见第十号：《署黑龙江副都统为速交照会并查报咸丰以来

各处定界事呈将军衙门文》。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墨尔根城副都统为咨报八旗水师营，官庄人口数目事咨将军衙门文（满文）

光绪九年十一月初一日

墨尔根城副都统衙门咨行将军衙门；为报册事。

户司案呈，八旗水师营官庄共一千八百二十二户，丁三千六十五名、妇二千四百二十一口、男童一千四百二十三口、女一千四百四十九口，造具细册一本，咨报将军衙门，等因呈文。

为此，一等侍卫兼副都统军功加一级花翎倭合咨行。

（译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译者：郭美兰

黑龙江将军为咨报该省人犯情形事咨军机处文（满文）

光绪九年十一月初一日

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衙门咨行军机处，兵部：为造册咨送事。

刑司案呈，乾隆五十九年九月二十四日，准刑部遵旨设定咨文在案。兹查造道光二十三年至光绪八年，我黑龙江所属地方历年逃遁、流配人犯年貌、案由、逃遁年月日册一本，各部查缉逃犯册一本，各省查缉逃犯册一本，及此等逃犯内光绪八年一年中年至七十、由逃犯册销除人犯册一本，皆钤印装入封套，咨送军机处、刑部各一份外，又查得，我黑龙江省此一年内无解部发遣新疆人犯，我省因系边疆，并无接受转解他省人犯之处，一并咨报。仍将历年接受发遣人犯内现有、病故、调发、脱逃已获、未获几何等情，另造汉文粘单，呈送军机处，等因呈文。

为此，署理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印务黑龙江城副都统加二级、随带加二级、记录十九次、军功花翎文绪、副都统禄彭咨行。

粘单：

历年接收发遣人犯二万六千一百五十七名。

脱逃未获遣犯五百一十八名。

已故遣犯二万三千四百六十二名。

调发遣犯一千八百零八名。

现存遣犯三百六十九名内，脱逃已获遣犯二百七十三名。

（译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译者：郭美兰

将军衙门为述"寿山著以员外郎用"等旨事，札署黑龙江副都统文

光绪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将军衙门为札饬事。兵司案呈，本年十一月初二日，准兵部咨开，武选司案呈，准正白旗、図军旗分咨称：本旗将前任吉林将军、世袭骑都尉富明阿之子带领引见事。窃臣旗准值年旗文开，由票签处抄出，光绪八年十二月初四日，内阁奉上谕：前任吉林将军富明阿，于道光、咸丰年间效力戎行，转战河南、江苏、安徽等省，叠著战功，历任都统、将军，克勤厥职。前因患病开缺，兹闻溘逝，轸惜硃（殊）深。加恩著照将军例赐恤，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应得恤典，该衙门查例具奏；伊子寿山、永山，著俟百日孝满后，由该旗带领引见，以示笃念耆臣至意。钦此钦遵。今准兵部文开，黑龙江将军咨称：前任吉林将军富明阿之长子、五品顶戴、二品荫生寿山，次子、头品荫生永山，业经百日孝满，咨送到旗，臣等遵旨将寿山、永山带领引见，恭俟命下，臣等钦遵办理。其富明阿所兼骑都尉世职，臣等照

例于年终奏请承袭。为此谨奏请旨。等因。于光绪九年八月二十日带领引见，奉旨：二品荫生寿山，著以员外郎用；头品荫生永山，著赏给三等侍卫，在大门行走。钦此。于二十一日迷（述）旨，奉旨：是，钦此。相(应)知照兵部，转行该将军。等因前来。相应抄录原咨，行文黑龙江将军可也。等因前来。相应札饬署黑龙江副都统参[领]成庆遵照可也。须至札饬者。

右札仰署黑龙江副都统成庆准此。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将致俄照会照录事，咨黑龙江将军文（附照会）

光绪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钦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咨复事。光绪九年十月初十等日迭接咨开：江左霍尼胡尔哈等屯，被俄人圈拉犁记、划占旗屯熟地，并围去牧猎地方；在江东各屯，改立铁线木桩，拿去四人，向彼辩论，未肯交还；又俄人在段齐发屯，令人牵马、引路一事，拿去五人；又送给俄官照会，诿因清文，不收。均请向驻京公使照约辩论。各等因前来。当经本衙门抄录来文，分别照会俄国驻京博大臣，除俟照复再行知照外，相应先行照录照会，咨复贵

将军查照可也。须至咨者。

（计抄单一纸）

右咨黑龙江将军。

照录致俄国照会

为照会事。本衙门于光绪九年十月初十、二十二、二十五等日迭接黑龙江来文三件：一为报江左霍尼胡尔哈等屯，被俄人圈拉犁记、刘占旗屯熟地二百余饷（晌）、围去牧猎地方、并在江东各屯东面改立铁线木桩，难免有伤禾稼，该处民人不服，被拿去四人之事；一系报明俄官拿去四人后，该处地方官遵行辩论多次，仍未肯交还等情；一系报明俄人在妥（段）齐发屯令人牵马、引路，屯人不听指挥，即鞭扑喝绑、用刀扎倒，并随后来数十俄人，将屯人拿去五名，留俄字会屯人遵依；又该将军送给俄官照会，诿因清文不收，显违（违）约章。各情。本王大臣查阅原文三件，内情节甚多。兹照抄三分，送请贵大臣阅看。查两国交界地方，所有各事，自应通知会同办理。又两国人民，如犯罪，应按约各送回本国审办。至两国来往文移，应照向章办理，不能无故推诿不收。若如该将军所称各情，于边务均有关系，相应照会贵大臣查照，即希转饬贵国边界各官，务须照约办事，以安边民而敦睦谊（睦谊）可也。须至照会者。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呼兰副都统倭，为准咨将七、八两年续开烧锅开烧见酒日期按家缮咨将军衙门文

光绪九年十二月初一日

呼兰副都统、随带、加二级倭，为准咨将续开烧锅开烧年、月、日期咨报备考事。左司案呈，兹准将军衙门咨文内开：户司案呈，据呼兰咨报，光绪八年分烧课册籍，将新开之烧锅永源育等十家课银叙入册内核销。查永源育等十家，原开烧年、月、日期并未预行造报，径行入册咨报，无凭查考。详查上年新开烧锅，开烧年、月、日期均皆随时咨部在案；合亟咨催呼兰副都统衙门，即将七、八两（年）续开烧锅永源育等十家开烧年、月、日期迅速查明咨报，立待咨部。等因前来。查前于光绪七年间报请定额，未奉覆准间，呼兰七、八两年续有报请开设烧锅永源育等十家，前后报请设烧，出具保结，照章纳课。等情。均经本衙门核与向章相符。事关裕课、便民，未便阻抑，当已久准开烧。除将各商保结附卷备查外，该商应交课银，饬令照新章按满年交纳，已归入烧课项下存贮。兹准前因，合将七、八两年续开烧锅永源育等十家开烧见酒年、月、日期，分晰年分、按家缮写粘单，粘连文尾，咨报备考。等因呈请咨报前来。据此，亟应抄单咨报，希请将军衙门鉴核施行。须至咨者。

右咨将军衙门。

计　开

一、新开烧锅万发合，于光绪七年六月初九日开烧见酒；

一、新开烧锅锦泰永，于光绪七年七月初四日开烧见酒；

一、新开烧锅义源长，于光绪七年七月二十九日开烧见酒；

一、新开烧锅永源育，于光绪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开烧见酒。

以上七年开设烧锅四家，计四桶。

一、新开烧锅顺发兴，于光绪八年正月初五日开烧见酒；

一、新开烧锅万兴长，于光绪八年二月初三日开烧见酒；

一、新开烧锅天德涌，于光绪八年四月初九日开烧见酒；

一、新开烧锅涌源德，于光绪八年四月二十九日开烧见酒；

一、新开烧锅源发德，于光绪八年九月十三日开烧见酒；

一、新开烧锅聚发合，于光绪八年十月二十九日开烧见酒。

以上八年开设烧锅六家，计六桶。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署黑龙江将军文等，为将通省例操枪炮及操演鄂伦春并常川练军，自光绪八年十一月至九年七月共用火药等物细册请销事咨兵、工部文

光绪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钦命署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副都统文，齐齐哈尔副都统禄，为造具细册咨送核销事。工司案呈：窃照前因筹备边防，

奏请演练洋枪、开花炮，于去岁十月间始行运到，并随枪、炮拨来洋药、铜帽，及前领到九年分例掺洋药共计四十一万八千五百出，铜帽三十九万八千五百粒，铅丸二十九万八千五百个，炸药八百斛，开花子一千颗，门火一千二百枝，木信子一千一百个，药引子一千个。除将黑龙江通省自光绪八年十一月初一日起，至九年七月底止，演练洋枪一千五百杆，内除呼伦贝尔、布特哈二处应练洋枪四百杆，因边地天寒停练三个月不计外，实用过洋药二十四万六千出、铅丸二十四万六千个、除俭（捡）回五成抵用外，实销铅丸十二万三千个、铜帽三十一万九千八百粒。又演练开花炮十尊，用过洋药一千一百二十五斛，计九万出、炸药四百五十斛、开花子九百颗、门火九百枝、药引子九百个、木信子九百个，其胜洋药八万二千五百出、铜帽七万八千七百粒、铅丸十七万五千五百个、炸药三百五十斛、开花子一百颗、门火三百枝、木信子二百个、药引子二百个，以备下年使用。逐一分晰造册一本，相应咨送兵、工部，请烦查照、俯准核销施行。须至咨者。

右咨都京兵、工部。

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衙门，为造具细册咨送核销事。兹将黑龙江通省光绪九年分例操枪炮及演练鄂伦春牲丁并常川练军演练抬枪、鸟枪，自光绪八年八月初一起，至九年七月底止，应需火药、烘药、铅丸、火绳等项各数目，按项分晰开列于后：

一、黑龙江通省每年例操神威无敌大将军炮八尊，每尊秋后演放三日（九出），每出用九斛重铅子一个、火药三斛，计火药二百一十六斛、铅子七十二个（重六百四十八斛）。

一、例掺神威将军炮三十二尊，秋后演放三日（九出），每出用一斛二两重铅子一个、火药九两，计火药一百六十二斛、铅子二百八十八个（重三百二十四斛）。

一、例操龙炮五尊，每尊秋后演放三日（九出），每出用五两重铅子一个、火药四两，计火药一十一斛零四两，铅子四十五个（重一十四斛零一两）。

一、例操子母炮四十九尊，每尊秋后演放三日（九出），每出用五两重铅子一个、火药二两五钱、烘药二钱、火绳五寸，计火药六十八斛十四两五钱、烘药五斛零八两二钱、铅子四百四十一个（重一百三十七斛十三两）、火绳十一盘。

一、例操行营炮三尊，每尊春秋百日每日每炮一出，每出用火药十二两、烘药二钱，计火药二百二十五斛、烘药三斛十二两。

一、例操抬枪一百二十杆、六、冬、腊三个月不演外，其九个月每枪每月演准三日，每日五出，每出用一两二钱重铅丸一个、火药二两、烘药四厘、火绳四分，计火药二千零二十五斛、烘药四斛零八钱、铅丸一万六千二百个（重一千二百一十五斛）、火绳二百零二盘。

一、例操鸟枪一千七百六十六杆，春、秋二季演放一百日，以七十日演响、以三十日演准。用三钱重铅丸一半、二钱八分重铅丸一半。每枪每日五出：每出用铅丸一个，装三钱重铅丸，每出用火药二钱一分一厘；装二钱八分重铅丸，每出用火药一钱九分七厘。演响七十日：每出用（火药）二钱零四厘、烘药二厘零四丝、火绳四分，计火药一万一千二百五十八斛零四两、烘药一百一十二斛零九两三钱二分、铅丸二十六万四千九百个（重四千八百零一斛零五两）、火绳一万一千零三十七盘。

以上通省每年例操共用过火药一万三千九百六十六斛零六两五钱，烘药一百二十五斛十四两三钱二分；炮位铅子八百四十六个（除上年捡回七成抵用外，实销大、小铅子二百五十四个）、抬枪铅丸一万四千二百个（除捡回五成抵用外，实销铅丸八千一百个）、鸟枪铅丸二十六万四千九百个（除捡回七成抵用外，实销小

铅丸七万九千四百七十个），共实应销大、小铅丸八万七千八百二十四个（重二千三百六十九斛零二两三钱）；共应销火绳一万一千二百五十盘（每五盘一斛，计重二千二百五十斛）。

一、鄂伦春演练鸟枪一千杆，每年春秋操演六十日，每日每枪五出，以三十日演响，以三十日演准。每出需火药二钱一分一厘、烘药二厘零四丝三钱、重铅丸一个、火绳四分。

以上操演鄂伦春共用过火药三千九百五十六斛零四两，烘药三十八斛零四两三钱，重铅丸十五万个（除捡回七成抵用外，实销铅丸四万五千个，计重八百四十三斛十二两）火绳三千七百五十盘（每五盘一斛，计重七百五十斛）。

一、练军常川演练鸟枪一千零四十杆，每月演响六日，内演排阵三日、演准三日。排阵每日五出，演准每日四出。每出用火药二钱一分一厘、烘药二厘零四丝三钱、重铅丸一个共十二个。月应用火药四千四百四十三斛十两零五钱六分，烘药四十二斛十五两三钱九分八厘四毫，铅丸一十四万九千七百六十个。燃烘二十四日，每日每枪三出，每出用烘药二厘零四丝，应用烘药一百一十四斛零九两零六分二厘四毫；每枪每月应用火绳长三丈、共用火绳三千一百二十丈（每二丈一盘，计火绳一千五百六十盘；每五盘一斛，计重三百一十二斛）。

一、练军操演抬枪四百九十杆，每杆每月演响六日，内演准三日、演排阵三日。演准每日五出，排阵每日八出。每出应用火药二两、烘药四厘。演准需一两二钱重铅丸一个。每月燃烘二十四日，每日每枪六出，每出应用烘药四厘，每月每枪需火绳长六丈。共十二个月，应用火、烘药，铅丸内，除呼伦贝尔、布特哈二处应练抬枪二百杆，因边地寒冷，停练三个月，应除火药二千九百二十五斛、烘药五斛十三两六钱一两二钱、重铅丸九千个，燃烘烘药二十一斛零九两六钱、火绳三千六百丈外，实用过火药二万

五千七百四十斛、烘药五十一斛零七两六钱九分、铅丸七万九千二百个、燃烘应用烘药一百九十斛零一两二钱八分、火绳三万一千六百八十丈（每二丈一盘，计一万五千八百四十盘；每五盘一斛，计重三千一百六十八斛）。

以上通省每年常川练军共实用过火药三万零一百八十三斛十两零五钱六分、烘药九十四斛零七两零八分八厘四毫；抬枪铅丸七万九千二百个（除俭(捡)回五成抵用外，实销铅丸三万九千六百个），鸟枪铅丸一十四万九千七百六十个（除俭（捡）回七成抵用外，实销铅丸四万四千九百二十八个），二共实应销大、小铅丸八万四千五百斛零六两四钱）；燃烘应用烘药三百零四斛十两零三钱四分二厘四毫（除小建六日烘药六斛十二两七钱四分八厘八毫外，实用烘药二百九十七斛十三两五钱九分三厘六毫）；火绳一万七千四百盘。

以上通省例操枪、炮及操演鄂伦春并常川练军共用过火药四万八千一百零六斛零五两零六分，烘药五百五十六斛零七两零二厘，实应销大、小铅丸二十一万七千三百五十二个（共计重七千零二十五斛零四两七钱），火绳三万二千四百盘（计重六千四百八十斛）。其剩储备火药一万一千八百九十三斛十两零九钱四分、烘药六百四十三斛零八两九钱九分八厘、火绳二万七千六百盘（计重五千五百二十斛），照数存库，以备缓急需用。为此，造具细册咨送大部，请烦查照、俯准核销施行。须至册者。

右咨都京兵、工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兵部为奉旨允准停操步队、节银冬围事咨黑龙江将军文

光绪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兵部为咨行事。职方司案呈，内阁抄出署黑龙江将军文奏：窃照举行围猎，原为讲武，一切规模，悉与经临行陈无异。人习劳苦、马娴驰骋，诚为谏兵之第一要典。军兴以来，征调频仍，以致逐渐废驰。后经举行，因饷难筹，兵数亦减，本不如前观。无如山东拨解围装银一万四千八百余两，每年愆期不到，先向本地铺商借垫，积欠至五万一千余两之多。上年因万难通融，是以奏请暂停，以该省应解围装银两，留作本年冬围之用，缓此一步，冀其如期应手。计一年之久，仍无报解之信。现奏请之际，即或催饬，势必贻误。若以冬围练武之举由此而废，不特无以壮军威，且官兵于马上技艺，亦必逐渐生疏。现在练军、西丹技艺，均已熟悉，拟将步队三千七百名，由十月初一日起停操一个月，腾出饷银一万二千六百余两，作为官兵冬围资装之需；下余不敷银二千一百余两，亦暂由练军酌用。如此变通办理，惠而不费，庶经年轻军西丹籍可少为休息，技艺不致生疏，而于官兵冬围讲武之令不废，亦可用壮军威，如蒙俞允，所需银两，仍归练饷并案报销，以免轇轕。等因。光绪九年七月二十日军机大臣奉旨：著照所请。该部知道。钦此钦遵到部。相应行文该将军可也，须至咨

者。

右咨黑龙江将军。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宁古塔副都统衙门左司，为查明官兵数目等事，造册咨报吉林将军衙门文

光绪十年三月初一日

左司呈为查明造册咨报事。于本年二月十三日，准将军衙门咨开，兵司案呈，本年正月十六日，准兵部咨开，武选司案呈，光绪九年八月初三日，奉上谕：都察院奏续修会典事例，请饬妥议开馆章程一折，续修会典，必须各衙门则例修辑完备，方能编纂成书，著各该堂官等，督饬司员，将所有稿件，悉心编次，俟一律告竣，再降谕旨。钦此钦遵到部。查本部则例，道光十二年十二月以前曾经纂修，其道光十三年正月以后，应即遵旨修辑。内官制一项，必须按照部中历办之案与各省造报册籍，逐细核对，方昭慎重。现在各省季报官弁册籍，有久未造报者，有造报未能一律详备者，殊不足以凭稽核，相应开列查造款式通行各省将军、都统、专城城守尉，及新疆各路将军、大臣，各省督、抚、府尹、提镇，转饬所属，按照后开款式查造清册，由该管上司核明、汇订总册，统限光绪十年十二月以前送

部，以凭核对。倘该营延不造报，即查取职名送部议处。事关巨典，毋得视为具文可也。等因前来。相应照抄粘单，呈请咨行宁古塔副都统衙门，查照文内事理，各将应查之件，逐一详细明确，务于三月十五日以前，一准查明造报到省，以凭会总报部。事关部查要件，毋得视为具文耽延可也。等因咨查前来。

遵查：宁古塔地方，系属驻防衙门，所管旗翼、节制官兵各项缺额数目，及营制裁改、添设，按照部咨后开款式，详细逐件查明，造具清册一本，呈请附封咨报。为此，咨报将军衙门查核可也。须至咨者。

册　式

一、宁古塔副都统驻扎本城，管辖左右两翼协领、八旗佐领、防御、骁骑校等官，听吉林将军节制。

一、宁古塔两翼、八旗、十二佐领，均系满洲旗分，俱在本城驻扎。

一、宁古塔左、右两翼协领二员，八旗佐领十二员、防御八员、骁骑校十二员，均驻扎本城，听吉林将军统辖本副都统管辖。所管领催七十二名、前锋四十名。前于同治九年移拨双城堡前锋五名，现值该处改设协领，当经咨请，于光绪九年二月间旋示，准如拨还；其缺尚未递出拨归挑补。现在前锋三十五名、披甲一千二百八名、弓匠八名、铁匠十六名。

一、宁古塔驻防，系顺治十年设立。原额满洲兵共四百五十四名。内：匠役二十四名，兵四百三十名；其领催、披甲各若干数目，年久、档案不全，无凭可查。十八年，增添满洲披甲五百名，其领催、披甲各若干数目，年久、档案不全，无凭可查。康熙三年，增添满洲披甲六十六名。十七年，增添兵二百九十名。内：满洲领催三十二名，披甲二百五十八名。二十九年，增添满洲披甲一百五十六名。五十二年，增添兵四百五十八名。内：满

洲领催二十名，披甲四百三十八名。雍正元年，由披甲内挑补前锋四十名，其缺由满洲披甲内拣选挑补。乾隆二十五年，增添兵四百名。内：满洲领催十四名，披甲三百八十六名。

共增添兵一千九百一十名。此内，增添满洲领催、披甲各若干数目，有无凭可查者，是以总下未经分晰。

康熙十年裁汰满洲披甲七百名。领催、披甲各若干数目，年久、档案不全，无凭可查。二十九年，裁汰满洲披甲二百名。雍正元年，裁汰披甲四十名，系挑补前锋。

共裁汰满洲兵九百四十名。此内，裁汰满洲领催、披甲各若干数目，有无凭可查者，是以总下未经分晰。

道光五年，裁汰披甲缺八十名（系移拨阿勒楚喀拉林）。同治九年，拨派前锋缺五分（系移拨双城堡。嗣因该处改设协领，当经咨请，于光绪九年二月间旋示：准如拨还，其缺尚未递出送归挑补。理合登明。）。

实在共兵一千三百三十九名。内：满洲领催七十二名、前锋三十五名、披甲一千二百八名、匠役二十四名。

一、宁古塔并无绿营水师缺分，理合登明。

（选自《宁古塔将军衙门档》）

试署呼兰理事同知德鋆，为详报"贼"情并请实力"剿捕"事详将军衙门文

光绪十年四月初九日

试署呼兰理事同知、奉天候补同知德鋆，为飞速详报事。光绪十年三月二十五日，据壮役杨祥、练勇张连会等禀称：窃因小的等，奉派前往侦探贼匪究在何处抢掠、盘踞，于月之二十三日，小的等走至拉三汰东牌古山子，探得盗匪王洛八等三十余名，于十九日天有未刻时分，在于彭家桥，与林围兵、赵湖窝堡驻扎省队接仗，官兵受伤数名，随即撤队；该匪窜至小银河树林内盘踞。复探得另股盗匪尹洛疙疸等十五、六名，于二十二日，在于濠河西沿二道沟子，抢掠王姓杂货铺财物、大车一辆；风闻此股贼匪现在大泉眼永盛福以北一带窜扰，未知盘踞何处。等情禀夺前来。

据此，卑职详查：该盗首王洛八等，在于北荒一带，不足三十余名，或分股抢掠，或合队滋扰，已非一日。虽官兵云集如梭，并不用命攻打，任令该匪兔脱、遍处抢掠。况日前，兰属管界石人城子铺商丰顺贞，被盗首王洛八等抢掠，当经营兵、省队前往追剿，并未击散。十九日，跟踪至彭家桥地方，距山林尚有二、三十里系平坦之地，贼施数枪，未见胜败，官兵会聚三百余名，即行撤队散去，不复攻击，该贼洋洋而去，民则不堪其苦

矣！复查本年正月十七日，卑职探闻该盗首王洛八，带领伙匪八、九名，赵湖窝棚驻扎官兵一百余名，将该匪围住阎家烧锅院内，攻打一日，官兵受伤数名、阵亡一名，未闻拿获贼匪一名，致令该匪逃脱，日复一日，胆敢纠集三十余名之多，乘马持械，肆行猖獗！近因西荒一带去岁欠收，难民源源而来，入境谋生者不下数千口。良莠不齐，已为可虑，安抚惟艰。似此小丑，若不认真捕拿，一旦酿成巨祸，商民何日得安！卑职再四思维，焦灼无计，以不避嫌怨，冒昧直陈。除详报兰宪查核，并移知省队、苏、林两营外，理合备文飞速详报军宪鉴核，严饬省队、苏、林两营实力剿捕，以绝根株而安民业，实为公便。为此，备由具呈，伏乞照验施行。须至详者。

右详将军衙门。

注：指北团林子驻防旗兵。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呼兰副都统倭克津泰，为查禁通肯等地私垦事咨将军衙门文

光绪十年四月十五日

呼兰副都统、随带、加二级倭克津泰，为咨报事。左、右司案呈，于三月初九日，据林委协领那斯珲呈称，于三月初四日，据镶红旗委佐领依克锦巴图呈称：窃于二月十六日，职奉派带兵由呼兰河北沿西口子东四方台起，至绥楞额山迤西止，约计途程一百四十余里，查得围靠驽敏河西沿四十余里封禁荒场以内，被民私行插桩标记踩占者，纷纷漫野，不可胜数。其桩上注写某姓某名、踩占荒地若干晌、四至围靠某处。窃职欲带兵等深入，当此冰雪过大、三尺多深，兼且兵等骑马疲乏，以致未能前进，仅将各民私插木桩，现携来木桩数株，一并呈送，谨此声明呈报协领衙门鉴核施行。须至呈者。等情呈报前来。据此，理合将该委佐领依克锦巴图查报二月分通肯荒场情形，并携来木桩六株，一并备文呈送，并将桩上注写姓名开单，粘连文尾之处，谨此声明呈报宪台衙门鉴核示遵施行。等因前来。

查通肯围场、驽敏、克音等处禁荒，著由林营按月就近派员，周查有无偷占、搭铺、开垦等弊，该委协领按月结报，以重禁荒在案。嗣于去年由省折具奏，将通肯、克音、驽敏围场，每春由呼兰派协领复查，整理封堆，以备冬季副都统举行冬围，以

重围场。等因接准省咨在案。查此禁荒，该营按月派员结查，何致愍（愍）不畏法之民任意滥行插桩，意欲占地，殊属可恶，即应严札该委协领，于奉札之次，仍饬结查之员带兵驰往通肯、克音、骛敏等处，再行深入周历确查。倘再有插桩者，一面拔毁，一面将插桩之民按名访拿，务获解兰。并将此次查出私埋桩木、标注名目，一并先行按名拿获、押解送兰、立待法办。等情。已于三月十一日札饬该营派员复查、按名拿获、送兰。等因在案。迄今一月之久，该营曾否拿获，尚未呈覆，殊属迟延。现一面再行严札该营委协领遵照前札派员严行查禁，务将私入禁荒、埋桩之民按名拿获、送兰以备究讯、详省。除复行札饬外，理合将该营前报私行插桩之民姓名，开单备文咨报，希请将军衙门鉴核施行。须至咨者。

右咨将军衙门。

计　开

刘丙南、姜云风、崔忠禧、崔振福、陈国策、崔振德、刘永、王士富、天吉堂、李书林、刘升、李国安、天吉堂、李书林。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布特哈家奴册（满文）

光绪十年四月二十五日

………

以上共家奴婢二千五百九十一名

（译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译者：郭美兰

黑龙江将军文绪等，为将本省站、台概况册报事咨兵部文

光绪十年五月十一日

钦命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文绪、齐齐哈尔城副都统禄彭，为造具总册事。兵司案呈：照得黑龙江省所属站、台额设官兵、丁役、马、牛、车辆应支草干、津贴、灯心等项银两，总数及增添原案，注明咨送兵部查核可也。须至册者。

计开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城所属茂兴等十站、七台。额设管理茂兴等站站官一员，关防笔帖式一员、各站笔帖式十员，关防领催委官一名、各站、台领催委官十七名（以上领催，于同治四年、光绪三年间，奖予委官顶戴。）。各站、台差丁共三百七十八名。每年共应支津贴钱四千八百九十六吊。此项，于同治五年、光绪元、二年间加添。各站、台共马三百三十二匹。每年共应用草豆银五千九百七十六两。此项草豆银，如遇小建并例（倒）毙、买补空日，按日抽扣。每年共应倒毙马九十八匹、共用补买价银八百八十二两，共库扣皮脏变价银四十九两。各站、台共牛三百四十三支。每年共应用草豆银四千一百一十六两。此项草豆银，如遇小建并倒毙、买补空日，按日抽扣。每年共应倒毙牛六十只，共用补买价银四百二十两，共库扣皮脏变价银一十八两。

以上十站七台，每年应领灯油三千四百八十斛，每斛银七分，共用银二百四十三两六钱。所有应领各项银两，俱扣除二成六分。

墨尔根城所属墨尔根等十站，额设管理墨尔根等站站官一员，关防笔帖式一员、各站笔帖式十员，关防领催委官一名、各站领催委官十名（以上领催，于同治四年间奖予委官顶戴。）。各站差丁共二百七十名，每年共应支津贴钱三千二百四十吊。此项，于光绪元年间加添。各站共马二百匹，每年共应用草豆银三千六百两。此项草豆银，如遇小建并倒毙、买补空日，按日抽扣。每年共应倒毙马六十匹，共用补买价银五百四十两，共库扣皮脏变价银三十两。各站共牛二百七十只。每年共应用草豆银三千二百四十两。此项草豆银，如遇小建并倒毙、买补空日，按日抽扣。每年共应倒毙牛八十一只，共用补买价银五百六十七两，共库扣皮脏变价银二十四两三钱。

以上十站，每年应领灯油二千五百二十斛，每斛银七分，共用银一百七十六两四钱。所有应领各项银两，俱扣除二成六分。

呼伦贝尔所属七家等十七台，额设管理各台笔帖式二员（系于光绪八年间添设）、各台委笔帖式二员，各台领催十七名。各台兵丁一百名，每年发给工食额米二十仓石，按台均分。各台共马二百匹。于光绪八年间依照茂兴等站章程，减半折给，每年共应用草豆银一千八百两。此项草豆银，如遇小建并倒毙、买补空日，按月抽扣。每年共应倒毙马四十匹，共用补买价银二百四十两。各台共牛三百只。于光绪八年间依照茂兴等站章程，减半折给。每年共应用草豆银一千八百两。此项草豆银，如遇小建并倒毙、买补空日，按日抽扣。每年共应倒毙牛六十只，共用买补价银三百两。

各台共车一百辆，每年共销修理银五十两。

以上十七台所有应领各项银两，俱扣除二成六分。

统计黑龙江省，道光十三年正月以前，原设四十三站、台；于同治四年奏添一台，共四十四站、台。原设管站站官二员、笔帖式二十二员，于光绪八年间添设二员，共二十四员。原设委笔帖式二员、领催四十五名，于同治四年间添设一名，共四十六名。内有二十九名，于同治四年、光绪三年间奖予委官顶戴，作为随缺顶戴。原设兵丁一百名、差丁六百零三名，于同治四年间添设四十名、光绪二年间添设五名，共六百四十八名。原设马六百九十二匹，于同治四年间添设三十五匹、光绪二年间添设五匹，共七百三十二匹。原设牛八百七十三只，于同治四年间添设三十五只、光绪二年间添设五只，共九百一十三只。原设车一百辆，理合登明。

右册咨都京兵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黑龙江将军文绪等，为省属驿站详情事所造咨兵部细册

光绪十年五月十一日

钦命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文绪、齐齐哈尔城副都统禄彭，为造具细册事。兵司案呈，照得黑龙江省所属驿站名目，额设官兵、丁役、马、牛车辆数目，并每年应支草干、倒毙分数、买补价值、递夫额米、差丁津贴，各站、台灯心等项银两散数，造册细册，咨送兵部查核可也。须至册者。

计　开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城所属茂兴等站，额设站官一员，所辖关防笔帖式一员，领催委官一名。茂兴站、吴兰喏尔站、古鲁站、他尔哈站、多耐站、温托河站、特木得黑站，以上七站，每站笔帖式一员、领催委官一名、差丁二十七名、马二十六匹、牛二十七支。卜奎站，此站笔帖式一员、领催委官一名、差丁三十名、马四十匹、牛三十支。塔哈尔站、宁年站，以上两站，每站笔帖式一员、领催委官一名、差丁二十七名、马二十匹、牛二十七支。博尔吉哈台、察普起尔台、鄂多尔图台、布拉克台、扎喀和硕台、呼兰台，以上六台，每台领催委官一名、差丁十名、马五匹、牛五支；同治四年间，每台增添差丁五名、马五匹、牛五支。新安

台，此台于同治四年间奏请添设，领催委官一名、差丁十名、马五匹、牛五支，光绪二年间奏添差丁五名、马五匹、牛五支。

以上十站、七台领催并关防领催，因恭奉恩诏抚恤驿站，于同治四年间，奖予随缺委官顶戴。惟新安台领催，于光绪三年间奖予随缺委官顶戴。同治五年间，因添设新安一台，由屯内拨给差丁十名、每名月给京钱两吊作为津贴。又于光绪元年间，因各站、台差繁丁苦，奏请按差丁每名月给津贴钱二吊。又于二年间，新安台加添差丁五名，援案仍请每名月给津贴钱两吊。所有各站、台：马匹，每马日支草豆银五分；马匹每年按十分计算，例准倒毙三分，每马补买价银九两，每匹皮脏变价银五钱。牛支，每支日支草豆银三分三厘零；牛支每年按十分计算，例准倒毙一分八厘，每牛补买价银七两，每支皮脏变价银三钱。茂兴站起，至特木得黑站，此七站：每站每年应领灯油二百八十斛，每斛银七分，计用银一十九两六钱。卜奎一站，每年应领灯油三百三十斛，每斛银七分，计用银二十三两一钱。塔哈尔、宁年两站，每站每年应领灯油二百八十斛，每斛银七分，计用银一十九两六钱。博尔吉哈台起，至新安台，此七台：每台每年应领灯油九十斛，每斛银七分，计用银六两三钱。

墨尔根城所属管理墨尔根等站，额设站官一员，所辖关防笔帖式一员、领催委官一名。黑龙江站、额雨尔站、若木尔站、喀尔塔尔溪站、科落尔站、墨尔根站、一喇哈站、喀迷你喀站、博尔多站、拉哈站，以上十站，每站笔帖式一员、领催委官一名、差丁二十七名、马二十匹、牛二十七支。

以上十站领催并关防领催，因恭奉恩诏抚恤驿站，于同治四年间奖予随缺委官顶戴。又于光绪元年间，因各站差繁丁苦，奏请按差丁每名月给津贴钱一吊。各站马匹，每马日支草豆银五分；马匹按十分计算，例准倒毙三分，每马补买价银九两，每匹皮脏

变价银五钱。牛支，每支日支草豆银三分三厘零，牛支按十分计算，例准倒毙三分，每牛补买价银七两，每支皮脏变价银三钱。黑龙江站起，至科落尔等五站：每站每年应领灯油二百三十斛，每斛银七分，计用银一十六两一钱。墨尔根站起，至喀迷尔喀等三站：每站每年应领灯油二百七十斛，每斛银三分，计用银一十八两九钱。博尔多、拉哈两站：每站每年应领灯油二百八十斛，每斛银七分，计用银一十九两六钱。

呼伦贝尔所属管理七家等台笔帖式二员，于光绪八年间因该处差务纷繁奏请添设。原设委笔帖式二员。七家台，此台领催一名、兵丁五名、马十匹、牛十五支、车五辆。甘井子台、那奇希台、木尔滚楚台、和尼毕拉台、和尼台、西巴尔哈里台、巴林台、嘎尔甘哈达台、雅勒博霍托台、依勒克特台、呼尔格特依台、们都黑台、雅克萨台、喀拉和硕台、扎拉木太台，以上十五台，每台领催一名、兵丁六名、马十二匹、牛十八支、车六辆。哈克卧谟台，此台领催一名、兵丁五名、马十匹、牛十五支、车五辆。

以上十七台马匹、牛支，于光绪八年因该处差务纷繁，奏准依照茂兴等站草豆银章程减半折给：每马月支草豆银七钱五分，每牛月支草豆银五钱；马匹、牛支均按十分，例准倒毙二分，马匹每马补买价银六两，牛支每牛补买价银五两，车每辆每年准销修理银五钱；每年发给递夫工食额米二十仓石，按十七台均分，每台应领米一石一斗七升六合四勺七撮余。理合注明。

右册咨都京兵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宁古塔副都统衙门右司，为遵照将丁银摊入地银征收事咨吉林将军衙门文

光绪十年五月十五日

右司案呈，为造册咨送事。于光绪九年五月十三日准将军衙门咨开：户司案呈，案奉军宪札开，光绪九年四月十九日，准户部咨开，山东司案呈，本部议覆吉林将军铭奏，吉林、宁古塔、伯都讷三城应征丁粮，请摊入地粮征收一折，光绪九年四月初七日具奏，奉旨：依议。钦此。相应恭录谕旨，抄录原奏，飞咨吉林将军。等因。准此，除行分巡道外，合行抄单饬知，为此，札仰该司即便分咨各该副都统衙门遵照可也。等因。准此，合将户部原奏抄粘文尾，相应呈请咨行宁古塔副都统衙门遵照可也。等因咨示前来。

遵即札据承收地丁钱粮之云骑尉保林，笔帖式、委章京承恩等，将应征丁银一百八十四两二钱，遵照奏章开除，归入地银项下合摊征收。光绪九年分地亩米折等银一千六百九十八两零四分六厘，内除宁古塔、珲春地方九年春、秋二季致祭昭忠祠需银八两，每两岁扣二成及六分平（秤）应需实银六两零一分六厘外，实剩银一千六百九十二两零三分，均已如数收齐呈交前来，理合造具清册一本，呈请备文、附封咨送。等情。据此，拟合咨送将军衙门查核可也。

（选自《宁古塔将军衙门档》）

将军衙门为凌迟处死已获“匪首”，严饬搜剿未获“大盗”事札委统领苏勒布文

光绪十年闰五月十五日

将军衙门为札饬遵行事。刑司案呈，光绪十年六月十三日，据委统领苏勒布呈称：窃照光绪十年闰五月十八日，据职营效戍员廖景森并营务处章京、委防御成瑞禀称，适闻民间谣言首匪王洛八、邱工等，近在青黑山中纠合首匪宋发（混名穿山甲）、刘洛疙瘩（混名过山鸟）、刘弹子等三名，共积匪四帮，约有一百余名，约定于六月初二、三日，由聚眼泡窜出滋扰，请速派兵驰剿，以免鸱张。职以该员等所禀不为无因，随派委防御博凌阿带兵二十名，二十九日天明驰往山边侦探，是夜三更，旋据博凌阿差兵飞报：果有匪党百余名在聚眼泡聚集是实。职当即一面专派委参领托明阿，带领官兵五十名，星夜驰往，迎头剿捕；一面飞札余庆街营总色楞库亲率队伍，视贼所在，合力夹击。去讫。嗣据色楞库、托明阿等报称：六月初二日，该员等亲督队伍驰抵聚眼泡，适值首匪王洛八、邱工、宋发等纠合匪党百余名，拥出村庄，分作马、步两队，摇旗呐喊，径向官兵迎敌，枪砲互施。维时色楞库所部余庆街之兵先到，数仅五十余名，与贼相持四时之久，未能取胜。迨至申刻，托明阿所部之兵赶到，两面夹攻，贼始惊溃。官兵闯入贼队，刀矛相接：歼毙首匪邱工一名、匪党二

十余名；生擒首匪宋发即穿山甲一名、匪党张豹、张振东王即永等三名；夺获贼马十二匹、抬抢三杆、抱砲二杆、长矛七杆、大红旗一枝、大车一辆；追剿入山十余里，因草木丛杂，不能前进，于是撤队回防。查点我军官兵，受伤十名，合将生擒首要各匪，亲自解送讯办。等情前来。职亲提首匪宋发审讯，供认自十九岁为匪，二十一岁充当贼目，历年纠合党与，随同王洛八等扰乱吉、江两省，劫掠民财，抗拒官兵。多次研讯，再三仍供前情不讳。查该匪首宋发，积年充当贼目，滋扰吉、江两省，法所不容。此次胆敢互与王洛八等，纠合大党一百五十余名，出山欲图大举抗拒官兵，实属穷凶恶极，亟应录供解送、晋省法办，以昭实在。其伙匪张振东等三名，身受重伤，不能取供，经职派员押赴市曹正法，枭首示众。至夺获贼马、车辆，业经作价犒赏出力官兵。所有在逃之匪，尚有百余名，虽属被创穷蹙，遁入深山，势难骤散，且王洛八等尚稽显戮，诚恐复出为患。经职严饬两起营总，留心侦探，认真搜缉，务将首匪王洛八并刘牌子、过山鸟等，设法拿获法办，以销奏案。除将首匪宋发派员押解送省外，合将剿贼获胜并生擒首匪、亲供各缘由，备文呈报，伏乞将军衙门鉴核施行。等因押解来省。

查阵擒首逆宋发，纠合党与，积至百人以上，到处肆扰，形同叛逆，稽诛漏纲十有余年。若依寻常盗匪仅予骈首，实不足以蔽其罪。当于勘明后，恭请王命，绑赴市曹凌迟处死。仍将该犯首级，送回犯事地方，悬杆示众，以彰国法而昭炯戒。第该统领，此次打仗、分布队伍，甚合机宜。除受伤兵、丹另行奖赏外，所有未获首要王洛八、刘弹子、过山鸟俱系著名大盗，严饬各路弁兵加意搜剿，勿令再合，致滋蔓延，扰害地方，是为至要。相应札覆统领苏勒布遵照，并将受伤兵、丹花名，照抄移付

兵司照办可也。须至札者。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黑龙江将军文绪，为俄人在江左旗屯地内埋立电桩、拿去我人圈禁事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文

光绪十年闰五月二十日

钦命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加二级随带加二级、纪录二十一次文绪，齐齐哈尔副都统、纪录八次禄彭，为咨呈事。兵司案呈，本年闰五月十六日，准黑龙江副都统成庆咨报：兵司案呈，兹于闰五月初四日，据段山屯弹压官、佐领恩俊报呈，现有俄人二十余名，带牛、马、犁具、农器等件，在段山屯迤东开地，按约辩阻，俄人并不听从。等因呈报前来。随派四品官悦松额前往查勘。旋据该员报称：往查，俄人在犁记迤东一里许，相距后段山屯十余里，既经开地六块；前段山屯东南，距屯八里余，犁记迤东一里许，开地两块。惟计俄人所开新地，每块大约六晌之多。当经按约理论，询据俄人告称：我们遵奉固毕尔那托尔饬交犁记一带占荒开垦。等语呈报前来。伏查江左本属段山屯迤东十里已被俄人划占，犁记迤东修盖木房，并有运送木料一切情形，经详明在案。惟前准总署示知照会圈拉犁记、划占熟地，应咨东

悉毕尔总督查核办理，至今尚未接准东悉毕尔总督来文。俄人现在犁记遮东，开地占荒，暨去岁绑去我人、圈占我屯熟地、牧场，种种违约各情，现今东悉毕尔总督遣令俄官晋省议论纮桩要事，合无仰希将军衙门就机将违约各情一并理论，抑或仍照前咨，听候总理衙门暨东悉毕尔总督示覆办理？可否之处，详请裁夺。谨将俄人犁记遮东占荒开地派员往查缘由，理合飞速咨报将军衙门鉴核施行。等因前来。

查俄人前在旗屯地内埋立电桩、拿去我人，圈禁九名，现已放回二名，仍有七名尚未放回，并用犁记圈占旗地、牧场，种种违约不驯各情，均经咨呈贵署，虽经照会俄使，如何办理，迄未接到示覆。今该酋令俄人逼近旗屯开垦、修盖木房，实与条约不符，如此恣意妄为，恐屯众殊难容忍、滋起事端。相应咨呈钦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鉴核，希即速催该公使，迅速知照该固毕尔那托尔按约办理，以敦两国和睦为要可也。须至咨呈者。

右咨呈钦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将军衙门，为刻将呼兰、巴彦苏苏烧锅课银定额事咨呼兰副都统衙门文

光绪十年七月十一日

将军衙门为再行咨催，克即定额详报事。户司案呈：查前据呼兰副都统所报，兰、苏两处烧锅，每年以六十家定纳课银一万二千两，作为永远之额，该商等以烧锅行利微，求照一万两。当经由省酌中核计，著定银一万一千两，作为永远常额。不苛商，于该副都统酌办亦属和平。即著传令照此纳税，速为造报，以便咨部定额。倘该商如有抗违缓求者，速即拿获送省，定照罢市例从重治罪。等因已于五月十一日咨行在案。迄又延搁三月，未据咨覆，尤属违误。惟核事关部催定额，未便任其久延。应再咨催呼兰副都统，即遵前咨事理，刻将兰、苏两处烧锅应纳课银，赶紧定额、详报，勿再仍前贻误可也。须至咨者。

右咨呼兰副都统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黑龙江省实有应交貂皮丁数清单

光绪十年八月二十八日

谨查布特哈索伦、达呼尔、墨凌阿鄂伦春旧有额丁三千四百二十八名，内不食饷牲丁四百名裁撤改为正兵归入新设兴安城管辖外，仍胜额丁三千二十八名，暨新袭官二百七十四名、已到年岁官一百六十六名、由京旋回官一名，又由军营撤回官兵十五名、送回缺挑补有人十九名，共三千五百三名。内除上年升授职任、承袭世职、告退病故官四十七名、空缺职官二十七名、前往新疆等处出征官九名、兵二百七十七名外，净胜实有应交貂皮官兵三千一百四十三名。又新设典安城鄂伦春官兵一千四十一名，内除空缺职官八名外，净胜实有应交貂皮官兵一千三十三名。共计应交貂皮丁四千一百七十六名，现已如数挑齐，谨缮清单，恭呈御览。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黑龙江城练军花名册载

光绪十年十月初二日

以上统领一员委营总二员委札兰十六员委副札兰十六员委笔帖式三员兵丹八百名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右司为并无贩奴情形事呈宁古塔副都统衙门文（满文）

光绪十年十月初五日

右司案呈：为咨报将军衙门事。

查得，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准将军衙门咨文内开，嗣后，各地进京引见官差人等，倘有自京城买奴者，即将订立文契等情，均照部文，将由京城所买之奴，有无图利贩卖者之处，每年终呈报后报部，等因前来在案。

是以，将本年宁古塔地方进京引见官差人等，自京城所买之奴，有无图利贩卖之处，经扎付两翼翼长等查看，兹据左翼协领呼

图里、右翼协领巴图里等呈称，本二翼十二佐领下，并无将进京引见官差人等，由京城所买之奴，图利贩卖者，等因保呈。是故，请咨报宁古塔地方并无将由京城所买之奴图利贩卖等情。

（译自《宁古塔副都统衙门档案》）

译者：郭美兰

黑龙江将军文绪等，为特参疏纵俄人勾结华民过江偷挖金沙各员请旨惩处事，咨兵部及总理衙门文与奏折

光绪十年十月十五日

钦命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文绪、齐齐哈尔副都统禄彭，为咨行事。兵、刑司案呈，窃照本衙门于本年十一月十五日恭折具奏，为特参疏纵因循俄人勾结华民过江淘挖金沙各员，请旨分别革职惩处等因一折，除俟奉到谕旨，另行恭录咨行外，相应咨行兵部查照，并咨呈钦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鉴核可也。须至咨呈者。

（计抄原奏壹纸）

右咨呈都京兵部、钦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奏为特参俄人勾结华民过江偷挖金沙，请将疏纵因循各员，

请旨分别革职惩处，恭折仰祈圣鉴事。窃江省东北与俄国仅隔一江，绵亘三千余里，山深箐密，人迹罕到。原设卡伦，夏坐冬归，历由黑龙江按年出派协、佐等官，前往巡江，查拿私入，到额尔固讷河交界处所换牌，霜除后销差。等深恐该员等虚应故事，不时严饬委员访探。本年八月间，闻得巡江协领巴德，有拿获私行入山淘金人犯讯后释放情事。当即咨查该副都统，始据咨报：已拿获金匪何佃工等三犯，究出水师营西丹王石头，起意饬拿未获，将该犯拟以徒杖解省核勘等，当以沿江对岸均有俄屯，倘致勾结过江淘金，所关綦重，随即咨覆该副都统，委员前往确切查报。适兴安城总管穆克德布因公进省，嘱令回任后亦派鄂伦春官兵入山搜巡，并勒缉王石头到案。嗣据报称：饬委笔帖式长发往探，雅克萨城对岸漠河山内，询有淘金俄人二千余名、华民四百余名，搭盖窝棚棲止。因所带人少，□经亲到，复派佐领色登吉勒嘎尔带兵五十名，□□确探，将王石头拿获送质，当即提同何佃□□□□供：因俄人修理庙宇，由三姓船载前来，工做完後□归，经王石头勾结入山淘金被获。盾（质）之王石头，供称：沿江山内共有金厂三处，平果河、莫力尔柯河二处金苗不旺，有俄人三、二十名夏聚冬散；惟漠河山金厂，有俄人二千余名、华民四百余名，该犯在内充作通事。历历不讳。核与该副都统委员探查情形大略相同。并据何佃工供称：协领巴德，将同已被获之将（蒋）把头等七名，一并押解到城，经该协领讯后，不知因何释放。等语。等不胜咤异。伏思：原设巡江各员，专为稽查私入；今探闻俄人勾结华民进山淘金如许之多，该员等巡查所至，毫无闻闻，又将获犯并未禀报即行纵放，实属有意欺朦！若非等访闻，严加根究饬查，难免不始终掩饰，将来愈聚愈多，办理更形束手。殊堪痛恨！自应从严参办，以儆官常。相应请旨，将黑龙江协领巴德、佐领丰绅布即行革职、提讯。如有贿纵情事，再行从重照例

办理。副都统成庆，于巴德拿获淘金人犯并未深究，迨经咨查，始行遵文委员入山探报，又未将已获人犯因何释放情形声叙，种种因循怠玩，莫此为甚。但系二品大员，应如何俾以惩处之处，恭候圣裁。惟俄人每事智狡情形，早在洞鉴之中。此次假修庙宇，由水路载来华民，混迹入山淘金，若遽派多兵前往驱逐华民，俄人必为从中庇护，倘有波及，反为藉口肇启衅端。当此之际，不能不慎审万金（全），以昭妥善。两咨该副都统，一面出示晓谕商民，不准卖粮接济，俾其无米自散；并照会该酋，将俄人等如数唤回，如不为理，即行过江秉约剖辩，务使理曲词穷，藉图转圜，以安边界。并派布特哈佐领常云、墨尔根佐领双福带兵五十名，深入覆（复）探是否归回；仍聚，相机开导办理。俟如何情形，呈报到日再行随时、随事相机办理、咨报总理衙门外，所有等特参疏纵因循俄人勾结华民过江淘金之堂司各员革职惩处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于本年十二月初七日由驿递到回折，军机大臣奉旨：巴德、丰绅布，均著即行革职、提讯，如有贿纵情事，再行从严惩办；成庆，著交部严加议处。文等即咨行该副都统，与俄人据约办（辩）论，妥筹办理，务将淘金华民设法禁止，勿任别滋事端，以安边界。该衙门知道。钦此。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将军衙门为俄人勾结华民过江淘金事札协领乌善并照会俄官文

光绪十年十月二十日注

将军衙门为咨行事。兵司案呈，本年十一月十九日，准暂护黑龙江副都统印务、协领乌善呈报：兵司案呈，于本月十四日奉准丁母忧副都统移交俄人越界偷挖金沙一事，前已两次照会，至今数日未准照覆，本副都统迭遵将军衙门来咨，遂于十二日率同协领巴德及司员、笔帖式等亲抵大黑河屯，始接俄酋照会。内称：此事由将军处与我无信，要照第九条和约，边界官员，还有此等事宜，往来行文，黑龙江将军与固毕尔那托尔行文。等语。当即饬令通事沙存有过江告知：本副都统带领各官亲来会面，有应商办公事。旋据俄酋拉幅回称：若有公事，不能会面；如果无事，明日午刻见面。等语。详核该酋所称情节，显系不与本副都统见面之意，遂令边界佐领承恩，带领通事过江告知会面。即于十三日，率领巴德、边界官等过江会晤俄酋，令通事告以俄人现有二千余名，搭盖房所，在于江右本属界内，私行越界，勾结华民，偷挖金沙。亟应派兵前往驱拿。惟恐我兵到去，玉石难分。念在两国和好，请将越界俄人、出派官兵，偕同我兵，前往该处全数收回，以靖山场而敦临（邻）睦。等情。当据该酋回称：要论公事，一概不听。复又按照第十条和约内载查办边界大、小事

件，由边界官员会同查办。今贵大人究因何故遽行违约，不与本副都统会办公事？该酋仍执前言，无论如何分辩，一定不管，并吓住通事，不准传述公事。本副都统秉定条约，嚇令通事扼吭辩论，该酋仍是不听。如是再三，据理按约剖辩逼迫情急，该酋始称：有事即往我们文衙门去办。等语。是以当该酋之面告知，本副都统现亦带有办事之协领大员并边界等官，酌就令其会同商办。该酋故作游移，并不回答。熟维再四，彼即恃其强横狡赖，不遵条约，我若从之矫傲，势必激起事端，尤恐将来无法转圜（圜），关系更非浅鲜。当即拟令该员等会同商办之处告知以毕，辞回将（江）右。讵于十四日惊准丁艰，一面饬令协领巴德、边界佐领承恩等，迅即过江会晤俄官，按约理辩，不得滋启衅端，反致为他藉口，严饬在在；本副都统一面遵例奔丧。等因饬职转详前来。复于十五日，据协领巴德等旋称：遵饬过江，前往俄国文衙门询问，该俄官已往固毕尔那托尔之处办公而去，令其看衙俄人前往叫回，坚不肯去，答以今日不能回署。旋于晚间再去会面，该俄官仍不在署，未能见面。复于十五日早晨又赴俄衙，始晤俄官斯托林必尔克，告以现有俄人越界、偷挖金沙，请派俄兵、偕同我兵前往驱拿，并杜接济口粮。各情按约理辩，俄官答称：凡有边界重大事件，应由你们将军来文，并不与副都统各官会办。复向叙说：本处要派官兵驱逐靖界，恐累贵国俄人，致伤和好，故此先行知会商办，以便同往驱拿。俄官坚称不管。又按第十条和约详细开导、往复辩论，该俄官仍不听从。等因据情禀报前来。查前准来咨：拣派妥靠之都统衔记名副都统、佐领西林、笔帖式长发等，带领正兵五十名，原拟偕同俄兵前往；时下俄酋不管，亦不派兵，是否仍令该员等进山，前往挖金处所搜拿、驱逐之处，职未敢擅便，应候指示遵办。除将照会翻清一纸、附封呈送外，谨将该酋狡赖不办一切情形，相应备文、据情

转详、飞速呈报将军衙门鉴核查办可也。等因前来。

查此案，俄人勾结华民过江淘金，既经照会，该酋照覆，以大事应与本将军办理，尚无别说。所有派出之佐领色登吉勒嘎尔，令其带兵在于大黑河左近十数八里扼要之处杜拿华民，以免再行私入，并断我（俄）人接济、查管流民为紧要事机。本将军现已照会该酋，令其将俄人速为唤回。该副都统接到，急刻派员同边界官亲身送去，取存收据，看其如何回答，再作经权之道。仍令边界官同笔帖式长发不时过江催问。该笔帖式办事细心，要知派兵之意，专作制狭（挟）该酋驱逐俄民之计，且遥声势，又可破华民假势之胆，早为自散，方为妥善。若我兵经（径）去，倘有波及，反为该酋藉口，诸多不便也。相应将照会封筒一角，随文札行暂护黑龙江副都统接收转递可也。须至札者。

右札仰暂护黑龙江副都统印务、协领乌善准此。

为照会事。兵司案呈，照得本将军前闻巡江协领巴德拿获淘金人犯未送究办，曾经咨提，并令委员入山搜查。据报：贵国人由下江伯力，用船载来华民四百余名，勾结弊混，潜入江右本国地界漠河山淘金，聚有二千余名，搭盖窝棚百余处，所有口粮亦系贵国斯特林金斯克城、摄力金子克城俄商供济。等情呈报前来。本将军不胜咤异。查本国例禁淘金，其有犯者无不拿办。谅贵大人早悉其情。本省与贵国一江分界，载在条约，计今二十余年，边界相安。自贵大人莅任以来，又管辖一切甚为严束。本将军亦迭经严饬所属各城人丁，不准越界滋事，共睦临（邻）好。此次贵国人勾结华民过江越界、潜入淘金，聚有二千余人，明目张胆，殊属显违条约。本将军因念贵大人素日办事至公，断不容此等无法之人妄为。本将军若遽派多兵驱逐华民，则华民又系贵国人招来，必为袒护，如有波及，反伤和好之道。随咨黑龙江副都统，即将此节照会贵大人，派兵偕同本国官兵，前往驱散，各

守疆界在案。兹准该副都统咨，准贵大人照会，以大事应与本将军办理，具见洞悉越界淘金，事关重要。本将军仍望贵大人念系两国临（邻）好，速将越界俄人及招来华民如数唤回。应如何治以应得之罪，应由贵大人严办。将华民驱逐出境，或交木（本）将军照例治罪之处，统希见覆，以敦和好。该处副都统系二品专城大员，有守土之责，又与贵大人邻接，同系边界大员，嗣后有事，仍可和衷办理，以免耽延。并希将前经拿去我人未放四名，早为开释，交本将军治办，以敦和好可也。

注：原件时间有误，应为十二月二十日。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黑龙江将军文绪等，为免议抽收盐厘事咨户部文

光绪十年十月二十日

钦命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文、齐齐哈尔副都统禄，为咨行事。户司案呈，查前准户部咨称：山东司案呈，光绪十年五月二十八日，准署黑龙江将军文等咨称准部咨，奉省试办抽收盐厘，于饷需大有裨益；黑龙江居民向食何处盐斤，能否仿照奉省试办盐厘，筹议声覆。等因。查黑龙江省属，向不产盐，所居军民食用盐斤，均经商贾统由奉天一带贩运之盐。本处既不产盐，又无盐商，碍难仿照奉省试办盐厘。等因前来。查黑龙江军民食用盐

斤，能否仿照奉省试办盐厘，前经本部行令详查声覆，兹据该将军咨称，黑龙江省属，素不产盐，又无盐商，碍难仿照奉省抽收盐厘办理。等语。查黑龙江所属各城，地方辽阔，旗民户口烦多，民间日用饮食，绝无淡食之理，既有商贩由奉运买，自应设法酌收厘税，藉裕饷需。应再咨行该将军，体察情形，妥筹办理，毋稍推诿观望。仍即酌定章程，报部核办，毋任迟延可也。等因。

咨经本衙门，当即分行咨札内、外各城副都统、总管、协领等，遵照部咨，查明各该处每年销售盐斤若干，援照奉省章程，应收厘税若干，各就地方情形，据实逐[一]查报，勿得藉词推诿。等因。去后，兹据各城副都统、总管、署同知并八旗协领等咨详，内称：遵查，黑龙江省北一带，屯垦旗丁、男妇、大小不过二十余万名口，散居各处；呼兰民户虽繁，村落亦属星散，所用盐斤，有由奉天车载而来者，亦有由各户走车之家自相运食、捎买者，并无大宗盐贩。计共每年通省约销二百余万斤，按照奉天章程计算，不过收税京钱四、五千吊。如果抽收厘税，即使设局堵口，则地面辽阔、道路分歧，稽查不易，徒致纷扰，呈请照旧，以安商民。各等情咨禀前来。

本衙门详查该副都统等官所请，每年仅征盐厘京钱四、五千吊，按时行，合银仅一千余两，为数无多；若设局、委员，除需经费之[外]，所胜更属寥[寥]。不惟无补于饷需，徒滋扰累于黎庶。所请委系实在情形，相应咨行户部查核。边地军民贫苦，希请查照前咨，准其免议抽收，实为公便可也。须至咨者。

右咨都京户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黑龙江城副都统成庆，为据报查明俄人越界偷挖金沙确情事，咨将军衙门文

光绪十年十一月初四日

黑龙江城副都统、奖赏花翎成庆，为据报查明俄人越界偷挖确情飞速咨请事。兵司案呈，窃查前据派查委员中途探询情形、预拟照会、一俟该员到彼查明、再行续报各情，已于本月二十五日飞速咨报在案。兹于本月二十九日，笔帖式长发回城绘图呈递，内称：该员由江左借俄站取道往查，行抵雅克萨对岸以上约计八十余里江右本界平果河边山内，询据俄人告称，有淘金之地一处，夏令仅有俄人三十余名在彼淘挖，冬令全行回国，并无木房。遂又驰抵伊克那什俄站，询据俄人声述，此处对岸江右英阿堪地方向西七十余里，距瑷城一千六百余里、距雅克萨约计五百余里本属漠河山内，有淘金之地。该员在俄站探询"俄人过众"，惟恐藉事生波，未敢擅入查看。在俄站觅雇高丽一名、俄人一名前往淘金之地确切查看。旋据声称：现在漠河山内，聚有俄人二千余名、中国华民四百余名、俄人头目四名、华民头目四名，结伙偷挖金沙；俄人搭盖木房、地窨八十余所，民人搭盖木房、地窨二十余所，铁匠炉一所、饭馆二所、池堂（塘）二所、俄商铺户四所；俄人均有枪炮，华民无有器械。在彼合伙偷挖，已经三年。连年搭盖木房、地窨。俱由伯力一带轮船载来；华民一切口

食均由斯特力金斯克俄城载运接济。并询得由彼距额尔固讷河口约计二百余里、迤西二十余里本界莫力尔柯河山旁，有淘金之地一处，仅有俄人四十余名，夏聚冬散，现在无人。等语。该员驰抵供克那什俄站，距淘金之地七十余里，觅人探查明确、绘图贴说呈报前来。

当即究讯拿获王石头，所供与该员查询呈报无异。当查俄人私行越界、勾结华民、偷挖金沙，攸关甚重，本副都统曷敢因循贻误事机！伏思现已查明聚有俄人二千余名、勾结华民四百余名，均在雅克萨以上右岸山河内，采占三处，偷挖三年之久，该酋置若罔闻，擅自违约，并不严束越界俄人，显系官处恣意纵挖，似有故寻衅状。揆度该酋，诡谲异常，殊难叵测。现在俄人聚众任意横行，瑷城备防更属吃紧，派兵驱拿殊非容易；亟应照会俄酋，一俟前拟照会文底更正示覆到日，照会该酋赶紧出派俄国官兵，即将越界俄人全数收回，按约查治，或等该酋照覆办理，或由将军衙门拟结俄国总督照会转饬该酋收回越界俄人，抑或咨呈总理衙门转向该国驻京公使理论，严饬该酋赶紧收回，免致生衅。惟出派官兵实觉单薄，前经拟请添派鄂伦春、墨城官兵，如若兵单，断难驱拿，诚恐激生衅端，或暂候该国总督暨该酋如何拟办照覆，再行多派墨城、鄂伦春官兵，取近由山路前往，或由江面安设粮台前往，抑或如何拟办之处，听候示覆。现查淘金之地，距城窎远，山河阻搁，探询非易。城中各官，稍有风闻，不能确知，不敢回禀。本副都统亲询熟习俄商水手陈永元，听俄人传说得悉确信，当即设法筹备资装、出派官兵、踩路往查，大概碍难至此驱拿，至今尚无回禀。惟以山路阻搁，不能确查，恐误事机，复派笔帖式长发前往查明挖金之地，距瑷城顺江湾曲还绕东南一千六百余里，山路不通，非由江面，断难至此。该处一带，切近俄屯，一江之隔，仅止每年照章出派官兵查边、查河；两差

向由水路巡至额尔固讷河口、雅克萨沿江一带附近之地，与墨城官兵会哨，仍由水路旋回。瑷城与墨城、呼伦贝尔向未分界，历年差员，并未弃船登岸入山巡查，亦未呈递探有挖金之辈，以致俄人偷越三载，历年查边、查河各员实属疏懈遗漏。至已经奏设边界官探询查办边界之事，该厅不时过江侦探，毫无访询禀报，亦属漫不经心，均难辞咎。时下驱拿淘金之事紧要，一俟办有头绪，再行查明历年失查各官，指名开送核办。其现查淘金之地，切近俄屯，仅隔一江，俄人无时往来，如不派拨官兵坐卡汛守，断难杜绝俄人偷挖之弊。鄂伦春人等旧居山厂，切近俄屯。如能将鄂伦春官兵派拨，轮替驻守、巡查，方能杜绝偷越情弊。是否之处，谨将据报查明俄人越界偷挖确情绘图贴说呈阅拟请如何办理之处，相应飞速咨请，伏乞将军衙门鉴夺、迅速指示遵行也。须至咨者。

右咨将军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将军衙门为派兵驱、捕偷采金沙俄、华人等事咨黑龙江城副都统衙门文

光绪十年十一月初四日

将军衙门为飞速咨行事。兵司案呈，十月二十八日，准黑龙

江副都统咨报，闻得雅克萨对岸江右一带，有俄人勾结华民偷挖金沙，随即拨派官兵五十名驰往驱拿，复派笔帖式长发由俄站取道前往江左侦探。去后。据报：行抵乌鲁苏地方，路遇俄商询得雅克萨迤上一百五十里山内有俄人一千余名，勾结华民七百余名，在彼偷挖金沙。等情。经本副都统一面照会俄酋赶紧将越界偷挖金沙俄人全数收回，并请由兴安城、黑尔根□处添派官兵前往驱拿华民。等因前来。

查山内并无村落，所有口米必有□□□□□□兰泡购办，自系有人供济。欲驱逐此辈，首先断其口米，令其无食自出，办理方为得手。若漫漫深入，人多兵少，断难济事。前派鄂伦春官兵有无寻获此辈，尚未禀报；笔帖式长发，并未亲临该处。仅据俄人一面之词，是否虚言恫喝，难以遽信。此事该城西丹勾结，自应从根究查办理。若遽派各城之兵漫处查找，徒劳人马之力，殊非清源之道。相应咨行黑龙江副都统，催令派出官兵，认真驰赴各处要路，严拿、驱逐并杜截接济口米之徒。办理倘再疏纵，定行参办。并传知长发查明金厂在何处地方、究有何项人等在内，赶即呈报，以凭核办。仍严饬兴安城副都统衔总管，尅（刻）即督催前派官兵一百名，急赴该处寻找。遇有挖金沙华民，按名拘获送省。倘敢拒捕，格杀无论。如有越界俄人，开导令其自回；倘不听谕，送交就近地方俄官查收。并由省拣派墨尔根佐领双福，带省兵一百名，前往搜查，并勘查何处可以设卡，以便办理可也。

右咨黑龙江副都统衙门。

右札仰兴安城副都统衔总管穆克德布准此。拟底笔帖式安生，核对骁骑校奇明可。

为照会收回越界偷挖金沙俄人按约查治见覆事。兵司案呈：兹据巡查山场官兵呈报，探询雅克萨以上一百五十余里江右本属地

界山内，现有中国华民七百余名、俄人一千余名，在彼偷挖金沙。等因呈报前来。查本国淘挖金沙，罪名最重。除派官兵并报省派兵各处搜获，并严拿接济口米奸匪华民立即法办外，惟贵国俄人越界淘金，有违条约，现在官兵到去查拿，恐玉石难分，相应照会贵固毕尔那扎尔衙门，希请赶紧出派官兵，即将私行越界、偷挖金沙俄民全数收回、按约治罪；严杜接济口米之人；仍将出派官兵何日起程前往，并严饬所属不准接济口米，赶紧知会本衙门转饬本处搜查官兵，查照为据，以符条约而靖各界，以敦和好，是为切要。望速见覆，以凭查办可也。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黑龙江城副都统成庆，为拟派练军驱逐偷挖金沙之辈事咨将军衙门文

光绪十年十一月初六日

黑龙江城副都统、奖赏花翎成庆，为酌拟出派练军、合力驱逐、飞速咨请事。兵司案呈：兹于本月初四日，准将军衙门咨开，据报：询得雅克萨以上山内，有俄人勾结华民偷挖金沙等情，咨行黑龙江副都统，催令派出官兵，认真严拿驱逐，并杜截接济口米之徒，办理倘再疏纵，定行参办；由省出派官兵百名，前往搜查；暨将改正照会文底，一并知照。等因前来。当查越界偷挖金沙一

事，现据委员确探查明。绘图贴说，于初一日飞速拟请咨报在案。适准改正照会文底，随即添加淘金地名、人数、房屋，严禁俄商接济口米等情翻清、迅急照会去讫，严饬边界官过江向该酋催令，赶紧派兵入山，往收俄人，照覆。惟恐该酋办事不能迅速，延误日期，随派长发前往，会同厅官赶紧催办、密探俄人如何情形，暨采访如有接济口米之徒，立即拿获解城法办。如能杜截接济口粮，令其无粮自散，是为甚善。当即出派官兵四外要路、沿江一带各屯，一体严密稽查接济口粮之徒，拿获法办，并严传铺商、各屯，不准私行卖给俄商、接济挖金之人，如敢故违，拿获卖者一体治罪，出示晓谕，俾知警惕。除饬前派搜查官兵认真严拿驱逐外，询据长发声称：淘金之辈，口粮尚无华民接济，均由额尔古讷河口以上斯特林金斯克俄城、又江左聂力金斯克俄城二处，切近淘金之地，由彼俄城、俄屯、俄商接济运送。俄人实属强横，兵少断难阻挡。已经照会严禁去讫。一俟该酋如何照覆，再行咨报，兹唯催令派出官兵认真严拿、驱逐，由省派兵百名前往搜查。伏思现已查明越界俄人二千余名，勾结华民四百余名。兵力单薄，实难驱逐。若不趁早赶办，愈聚愈众，办理实属费手，本副都统曷敢拘泥前请，因循贻误事机，况应厚集兵力，方能驱逐。再四思维，率属相商：惟瑷城备防紧要，前经出派官兵五十名，尚未回禀。再拟由练军内，筹拨挑派一百名，拟请再由省练军内出派一百名，由布特哈练军内出派四百名。省城、布特哈出派练军，拟于本月二十日以前到瑷，会同本城出派练军共为六百名，拟于本月二十日自瑷起程，由江面行走，筹酌练军口分，安设粮台接济。兵行至雅克萨对岸平果河地方，约计一月内，可到守候。再拟请由墨尔根出派练军一百名，呼伦贝尔出派练军二百名，兴安城出派鄂伦春四百名，均拟于本月二十日自各该处起程，由山路取道直到平果河，会齐省城、瑷城、布特哈三处练兵，合力进

山驱逐，以靖山场而安地方。酌拟是否之处，伏乞饬司核拟；如若照此拟办，希请将军衙门赶紧咨札各城，拣派练军备官管带。军械、马匹、携带锅帐、口粮，均由练军口分筹办。免请资装，拟请由省指派协领一员统带弹压，均于本月二十日，由各该处起程，约计腊月十五日以内均到平果河会齐，合力驱逐。如能驱逐尽静（净），地方防守紧要，拟请将瑷城练军酌留三十名、官一员，墨城练军酌留三十名、官一员，鄂伦春酌留四十名、官一员，共官三员、兵丹百名，暂时坐守。一俟酌拟添设，经年坐守淘金之地，暨沿江一带访查各卡，官兵到防、轮换，再行回城。谨将酌拟出派练军，合力驱逐淘金之辈等情，是否允协，相应备文飞速咨请，伏乞将军衙门鉴核酌夺，抑或如何拟办之处，迅速指示遵行可也。须至咨者。

右咨将军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将军衙门为秉定和约据理剖辩以求俄官转圜事咨覆黑龙江城副都统文

光绪十年十一月初六日

将军衙门为咨覆事。兵司案呈，兹据黑龙江副都统咨报，请由各城挑派练军一千三百名前往驱逐金匪。等情。查此案，该副

都统现已照会俄酋，令其将越界俄人全数收回，应俟该酋照覆到日如何情形，再为核夺。若遽派多兵，张大其势，肇启衅端，反致为他藉口，殊欠稳重。今由省拣派布特哈佐领常云等，带领该处正兵五十名，真奔挖金处所据实查报，相机开导，令其回国。此时，该副都统自宜秉定和约，向俄酋据理剖辨，是我理直，彼之理曲，将必转圜，并令长发催令该酋派兵，偕同亲临该处，认真开导、驱逐，不可虚应故事，亦不得藉事生波。相应飞咨黑龙江副都统查照办理，毋得稍事张荒，致干未便可也。

右咨黑龙江副都统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将军衙门，为因穷愁萌短之旗丁富塔那自缢身死事札水师营总管文

光绪十年十一月十五日

将军衙门为验明拟结事。刑司案呈：光绪十年十一月初一日，据水师营总管海昌呈称，旗丁富塔那夜赴卢家店幌杆上自缢身死，呈请验办前来。当派刑司行走、骁骑校依里布带仵往验。旋据呈称：前诣尸所，眼（跟）同正蓝旗署佐领讷奇洋额、水师营委官琦克绅等，勘得已死旗丁富塔那尸已卸下在店门外，仰卧，头南脚北，已经冻僵。将尸抬入暖屋化透，移放平明之地，对众去衣，用酒、醋，

皂角水洗净，问生年四十六岁，量身四尺，肩宽一尺，验得……委系自缢身死是实。该员复加亲验无异。取具仵作富精阿押结递案，提讯多伦阿，供：我今年五十一岁，系镶蓝旗德升额佐领下西丹，在札隆屯居度。今年十月二十八日，我赶车进城卖草，天晚未归，投宿卢家店。夜有同屯旗人富塔那前来坐谈，他说："半年有余，并未回家"。我向告知：他的妻女蓝褛不堪、日乏柴米。他就愁叹不已，自称"有愧男子之志，致使妻女饥馑。"随即辞出，言说回店。更至二鼓，我赴街买物，出见梶杆上吊着一人，我就喊叫店东卢瑞等，持灯照看，见是富塔那悬挂。我们赶忙卸下敷救，业已身死。卢瑞首报，始经官仵带同我们相验，委系愁萌短见、自缢身死。所供是实。卢瑞供：小的今年四十一岁，系水师营水手，在城内东关开设旅店生理。余兴多伦阿供同。吴徐氏供：我今年四十五岁，系正蓝旗西丹富塔那之妻，生有两个女孩，翁姑早故，别无亲族。家道贫穷。男人素姓(性)好吃懒作，整年在外嫖赌，永不顾家，我就带着闺女针黹糊口。今年六月初十日，男人只身进城，我即再四谏阻，不听；以后屡带口信劝他回家，他亦没归。适于十一月初二日，佐领遣人告知：男人在城吊死，我即哭奔进城，到在尸场，已经官仵检验。我将男人浑身衣裳脱下，细看沿身，并无伤痕，相（想）是因穷无路、愁萌短见、自缢身死，别无他故。甘愿领尸殓葬。所供是实。各等供，复诘不移。应即拟结。

查例载：诸人自缢身死，别无他故，官司详审明白，将尸给亲埋葬。等语。此案，旗丁富塔那，因穷愁萌短见，投缳身死；验讯并无屈抑，自应立案完结。饬查死者，实无亲族，将尸饬交伊妇吴徐氏领埋；无干省释。除将验单、口供附卷备查外，相应札饬水师营总管等遵照可也。

右札水师营总管准此。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黑龙江将军文绪等，为将通省各城官弁数目造册咨送兵部文

光绪十年十一月十五日

钦命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文绪、齐齐哈尔副都统禄彭，为造册咨送事。兹将黑龙江省满、蒙、汉营官弁，驻扎城池，管辖旗翼，营制官缺数目，分晰造具细册一本，咨送兵部查核可也。须至册者。

计　开

一　黑龙江将军驻扎齐齐哈尔，为省城，统辖齐齐哈尔、黑龙江、墨尔根、呼兰、呼伦贝尔、布特哈、兴安等七城官弁一切事宜。

齐齐哈尔城副都统一员，管辖左、右翼八旗协领八员，节制佐领四十员、防御八员、骁骑校四十员。水师营参领一员，节制四品官四员、五品官三员、六品官五员。火器营参领一员。由齐齐哈尔移驻茂兴路记防御一员，节制委署骁骑校二员。

黑龙江城副都统一员，管辖左、右翼八旗协领四员，节制佐领二十六员、防御八员、骁骑校二十六员。

墨尔根城副都统一员，管辖左、右翼八旗协领四员、节制佐

领二十六员、防御四员、骁骑校十六员。

呼兰城副都统一员，管辖左、右翼八旗协领二员、节制佐领十二员、防御四员、骁骑校十二员。巴彦苏苏武营协领一员、节制佐领四员、骁骑校四员。北团林子武营佐领委协领一员，节制防御委佐领四员、骁骑校四员。

呼伦贝尔副都统一员，管辖：左、右翼八旗索伦总管二员，节制副管四员、佐领二十四员、骁骑校二十四员；左、右翼八旗新巴尔虎总管二员，节制副管四员、佐领二十四员、骁骑校二十四员；鄂鲁特总管一员，节制佐领二员、骁骑校四员、护军校二员。

布特哈满洲副都统衔总管一员、索伦总管一员、达呼尔总管一员，管左、右翼八旗副管十六员，节制佐领九十二员、骁骑校九十二员。

兴安城满洲副都统衔总管一员、鄂伦春总管一员，管辖：左、右翼八旗副管四员、节制佐领十六员、骁骑校十六员；左、右司掌图记办事副管二员。

以上将军一员、副都统五员、副都统衔总管二员、总管九员、参领一员、协领十九员、委协领一员、副管三十员、佐领二百五十六员、防御委佐领四员、防御二十四员、骁骑校二百六十二员、护军校二员、委署骁骑二员、四品官四员、五品官二员、六品官五员、理合登明。

右册咨都京兵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工部为黑龙江常川练军演练枪炮所需大、小铅丸核算报销事咨黑龙江将军文

光绪十年十一月十九日

工部为咨行事。虞衡司案呈，准黑龙江将军文咨称：黑龙江通省常川练军，演练抬枪四百九十杆、鸟枪一千零四十杆、洋枪一千五百杆，又操演洋枪二千九百八十五杆。除鸟枪一项应用铅丸尚有剩存抵用、勿庸请领外，其练军抬枪、洋枪并操演洋枪应需光绪十年、十一年分大、小铅丸五十七万一千二百个，计重二万一千四百二十一斤四两，据委员、佐领乌尔滚、巴雅尔等由部领取，于本年七月初十日如数兑收存库。并准部咨：洋枪铅丸是否拣七销三，再常胜炮究系何时添制，本部无案可查；令将各项铅丸收除数目造册咨部备查。等因。查洋枪、铅丸，前经报明按五拣回在案；至常胜炮，系光绪六年间，经前任将军定奏请，由神机营前后领到七百尊，内演用二百五十尊。再光绪七年起至十一年止，由部领到各项铅丸，除用过外，将现存铅丸数目分晰造册报部备查。等因前来。查黑龙江通省常川练军演练抬枪、鸟枪、洋枪、常胜炮位应需铅丸一项，前经该将军于光绪七年间奏准由部请领。嗣据该将军两次派员赴部请领光绪七年起至十一年止，大小铅丸共二百三十九万九千四百个，计重七万四千二百六十五斤，当经照数给发。兹因该省册报应用铅丸：常胜炮、鸟枪

两项，照例拣七销三；抬枪一项，拣五销五；至洋枪一项，册内并未声明拣销成数。又常胜炮，立案时仅声明二百尊，而请销册内系二百五十尊。行令将添制常胜炮平分，及领到各项铅丸收除数目，一并造册报部在案。令准该将军覆称：洋枪铅丸，前经报明按五拣回，至常胜炮，系光绪六年间经前任将军定奏请由神机营领到七百尊，内演用二百五十尊，并将领到铅丸现存数目造册送部备查。等语。

本部查册开该省由部领到各项铅丸，及用过各数目，核与本部两次放过数目相符，应准开除其洋枪铅丸一项，声明按拣五销五。惟前次七、八二年开除案内，并未报部立案，本应再行驳查，惟念该省地处极边、巡防紧要，自应准其与抬枪铅丸一并按五成开销，其余均应照例按拣七销三核办，以重军火。至常胜炮一项，既据声称每年演用二百五十尊，即以此数铅丸核算报销。相应咨行该将军转饬承办之员遵照办理。嗣后，每年需用大、小铅丸，应将练军抬枪、鸟枪、洋枪、常胜炮位用过铅丸四柱细数，另具一册文一件；鄂伦春例操铅丸，归并另造一册随文一件，按年报部核销，勿得迟延遗漏可也。须至咨者。

右咨黑龙江将军。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将军衙门为派兵梭巡莫里勒柯河事咨呼伦贝尔副都统文

光绪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将军衙门为咨行事。兵司案呈，查现在查出雅克萨对岸平果河、莫里勒柯河二处，有俄人三、四十名偷挖金沙，夏聚冬散；惟莫河一处，有淘金俄人二千余名，勾结华民四百余名。具（俱）现（见）巡江、巡卡各官因循疏纵。除已究参外，查莫里勒柯距厄尔古讷河对岸，与呼伦贝尔连界。近闻该处商贾，屡屡以货易换金沙，难免不系此地所出，该官兵掩耳盗铃，莫不为意，殊属可恨！相应咨行该副都统，克（刻）即出派妥员，带领正兵五十名，驰往莫里勒柯河一带常川梭巡，认真稽查。倘再有俄人私行越界，即行妥为开导，令其折回；如遇华民，即行拘获，送省法办，以靖山场。俟现在奏设卡伦常川驻守再行更换可也。须至咨者。

右咨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黑龙江将军为奏闻各台站用银数目事咨兵部文（满文）

光绪十年十二月十一日

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衙门咨行兵部：为附送揭帖式。

本衙门于光绪十年十二月十五日谨奏，为照例奏闻各台站用银数目事。臣等查得，黑龙江省各驿站理应销算公费银两，因有数年扣欠数月未支，不便销算。嗣后，请准按发放月份一年销算二次等因。于光绪十年具奏，奉旨照准，由部咨文前来。即行交付该驿站官等照办。

兹据茂兴、墨尔根等驿站官呈称，本茂兴、墨尔根等二十七台站，同治四年正月、二月，九年正月至四月，共两年之六个月，预先照数付给增补倒毙马牛之额银一千零四十八两内，将三年二月，八年四月，倒毙马牛皮张，估价银五十二两八钱存驿站，抵兑使用外，理应补给银九百九十五两二钱，不扣地租钱，支给银八百六十八两六钱二分二厘六毫五丝。又将支给银一百六十五两九钱六分一厘四毫五丝，照规矩每两折为八钱，应支给银一百三十二两七钱六分九厘一毫六丝。又解除每两扣六分平银七两九钱六分六厘一毫四丝九忽六微，实支给银一百二十四两八钱三厘一丝四微。再各驿站购置一马一牛，不敷之价银三十九两三钱八分四厘一毫，暂行存公，嗣后销算时，再行照数补办销算。又同治四年二月、九年四月，按差付给廪饩口米银二百二十二两二钱六分六厘八毫九丝五忽七微五纤，每两折为八钱，应支给银一百七

十七两八钱一分三厘五毫一丝六忽六微，又解除每两扣六分平银十两六钱六分八厘八毫一丝九微九纤六沙，支给银一百六十七两一钱四分四厘七毫五忽六微四沙，共实用银一千二百一十三两三钱七分三毫六丝六忽四沙，皆照数支给外，再，此二年六个月倒毙马牛皮张，估价银五十二两八钱，抽取小建旷草料银九十一两二钱八分一厘，列入五、十年驿站费用使用等因造具细册呈送后，交付兵司总管海昌等核对，数皆相符，等因保呈，经臣等复核无异。

是以，将台站所用银两，抽取银两数目，逐项造具细册，咨送兵部、兵科销算外，其原先一同销算之呼伦贝尔地方七家等十七台之用项，因兹二年驿站用银，至今尚未支给，不便一同销算之处，一并陈明，为此谨具奏闻，等因具奏。将此附送兵部、兵科、通政使司揭帖。

为此，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文绪，副都统禄彭咨行。

（译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译者：郭美兰

黑龙江将军文绪等，为设局抽收烟土税事出示晓谕文（附抽税条规）

光绪十年十二月十二日

钦命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加一级、随带、加二级、纪录四十七次文，齐齐哈尔副都统、纪录四次禄，为出示晓谕遵照事。照得商贾由外省贩来烟土；并呼兰、巴彦苏苏一带，于山谷僻箐、稽查不到之处，私行栽植罂粟，煎膏出售者亦多。虽文告迭戒，而利之所在，未能尽绝根株，以致商贾贩运，络绎不绝，因无厘税，漫无禁戒。本将军、副都统再四体查：如欲禁止吸食，必须重加厘税。庶贫者无力购买，不戒自戒；富者亦知爱惜银钱，庶可以挹颓风。现在仿照山西章程，设局办理，抽收厘税。业经奏奉谕旨允准在案。兹在省城设立总局，并在呼兰、巴彦苏苏、北团林子、墨尔根、黑龙江城，博尔多、茂兴等站扼要处所，设立分局，拣派公正委员前往会同地方认真办理，照章抽收。今将奏定条规粘连示尾出示晓谕。为此，示仰军民人等，一体凛遵毋违。特示。

计粘条规

一、此次征收烟厘，由买主名下抽交，以贩主即系买主，一经接买入手，即行报明、点数，照章纳税，听官打戳、领票。违者查出从重罚办；如有好（奸）商、土豪、刁生、劣监抗法包庇，

一经查出，照依光棍例治罪。

一、无论何项烟土贩运到省及各城镇售卖，一经落地，即行赴局投报，听官过平（秤）、打戳，按每包五十两，照依奏定章程，交纳厘税银四钱四分。如不得利，转运他处，由局请票经过地方呈验放行；抵至何处出售，仍照前办理。

一、大宗烟土照章纳税后，由局发给截角照票一纸，并在各包封口处钤押戳记；贩往他省，经过地方盘查、呈验放行，不再征税。倘查无照票、印记擅行售卖、闯越者，将货扣留入官后重治罪。

一、各铺现存各项烟土，即系接买之人。自出示之日，按数报明，照章交厘，方准出卖。倘有隐匿、偷漏，查出加倍议罚。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黑龙江将军文绪等，为请照会俄国公使唤回越界挖金俄人事咨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文

光绪十年十二月十五日

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文、齐齐哈尔副都统禄，为咨呈事。兵司案呈：查前经查出黑龙江巡江协领等，有拿获淘金人犯纵放情事，随即咨行该副都统严切根究，并令委员入山勘查本界漠河山内，有越界俄人二千余名，勾结华民四百余名，在彼搭盖

窝棚、淘挖金沙。当将该城掩饰、疏纵各员分别参处；咨覆该副都统：晓谕商民，不准卖粮接济，俾其无米自散；就近照会俄酋，将俄人速为如数唤回，并委员带兵入山开导、驱逐。等因。奏报当经抄折咨呈贵衙门在案。嗣据该副都统呈称：遵咨过江会晤俄酋，按约剖辨。该酋回答："要论公事，一概不听"、"无论如何分说，一定不管边界大事。应与将军办理"。等情报经本衙门。查该酋故违条约，自系有心推诿，随即照会该固毕尔那托尔，速将越界淘金俄人如数唤回，以敦和好。旋据该署副都统呈报，接到该俄酋照覆俄字一纸，不识语句，凂（倩）俄人翻译："所给照会，经文固毕尔那托尔衙门接收"，以为该处"武固毕尔那托尔，应按约不管"。明显张冠李戴，故意推诿。复即照会：前次所行照会，本系与该处固毕尔那托尔，并未悉有文固毕尔那托尔，亦未知照，条约亦未载明，误为致错，未免不合。事关俄人越界淘金，仍即另缮照会，专给该固毕尔那托尔拉式里夫，赶将过界俄人拘回，以安边界。尚未照覆，兹据署副都统报称：本月初四日过江会晤俄酋，催其唤回越界淘金俄人，该酋一味推诿不见。仅据俄官传述："我们固毕尔那托尔拉式里夫，现奉伯力总督饬调，于本月初五日起程，会同上江七台固毕尔那托尔，驰往会办公事。署固毕尔那托尔米尔喀金未奉移交，不能办理。"等情前来。

查该酋拉式里夫，自到任以来，一味桀骜，无一事照约驯理。前经硬在旗屯埋立电桩、拿去旗丁，屡次催要，至今尚有库克精阿等四名未放。今俄人又勾结华民，越界淘挖金沙，明知违约，经该副都统过江理辩，始而会面不管；继又不见；本将军给与照会，故意设词支吾。现探此项人犯，系该固毕尔那托尔所纵，有从中分润情事。经本处催逼太紧，乃竟假事躲开，其心实属狡猾。除檄饬该署副都统严饬派出官兵杜拿华民，并严断接济口粮，俾其自散，一俟该酋回日，即行过江照约据理剖辨，如何

答覆，即行咨呈外，相应咨呈钦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鉴核，希请就近照会俄国公使，转催该固毕尔那托尔，照依条约办理，速将越界挖金俄人全数唤回，各守疆界，以便驱逐华民，免致波及，致滋衅端可也。须至咨呈者。

右咨呈钦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右札仰署黑龙江副都统、总管诺们德勒和尔准此。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将军衙门为饬佐领色登吉尔嘎勒及各卡官兵认真阻缉俄、华人等采金矿事咨墨尔根、呼伦贝尔副都统文

光绪十年十二月十六日

将军衙门为咨札照办事。兵司案呈：查俄人勾结华民过江淘金，该酋任意支吾，当即饬令将该城前派佐领色登吉尔嘎勒带兵前赴扼要处所杜拿华民，并断我人接济口粮，撤回大黑河附近堵拿。现在该员究在何处，迄未见报。事关重要，未便仍前虚应故事。现在该酋假事躲开，深恐华民再有私入；而严拿杜缉，在在紧要，应令该员带兵五十名，前赴平果河，扼要看守金厂。遇俄人，开导、阻回；华民，拿解。一俟来春派去坐卡官兵到日，再

听札示。此后，再放过一名华民入山，为该佐领是问。其该处原有坐守奇拉卡伦一处，相应札饬该署副都统刻即催领驰往常川坐放，查拿华民，毋得稍涉疏懈，致干究参。其墨尔根原设防夷卡伦四处，呼伦贝尔防夷卡伦十二处，布特哈防夷卡伦十处，按月均有官兵常川坐守。惟是日久懈生，该卡官兵因循疏纵，习为常事，殊属可恨。现值俄人越界淘金、防范紧要之时，相应咨札墨尔根、呼伦贝尔副都统，布特哈总管，严饬各该卡官兵，务须一律前往，认真坐守，断不准仍前虚应故事、托病规避、藉词逗遛。倘有旷误，或俄人深入卡界，定行重加参革治罪，艾珲协领巴德即前车之鉴，各宜戒之可也。须至咨者。

右咨墨尔根、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

右札仰署黑龙江副都统、总管诺们德勒和尔，布特哈副都统衔总管、协领乌尔滚巴雅尔等准此。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署黑龙江城副都统诺们德勒和尔，为将查淘金厂确情事呈报将军衙门文

光绪十年十二月二十日

署理黑龙江副都统印务、副都统衔总管诺们德勒和尔，为据报查明金厂确情、飞速呈报事。兵司案呈，兹于本月十八日，据

往查偷挖金沙去之佐领色登吉尔嘎勒、骁骑校穆通额等报称：遵饬带兵于十月十一日起程往查，当抵江右喀彦处，距城七百余里，相遇兴安城派出佐领常通阿、胡勒图克，笔帖式双林等；见面后，仍然驰往上江去查。行抵英阿堪对岸、俄屯依克那什地方，询据俄人告称：迤西距此七十余里、本属江右漠河山内，有挖金沙之处。当将原带各兵暂留山外等候：倘或三日内不能返出，即行回城速报详告。约妥，遂于十一月二十三日，职等带同能晓俄语文成阿，各自乘马赴往漠河山内查验：挖金之沟，长二十余里，宽二里许；聚有华民四百余名，俄人二千余名；俄人搭盖铺、馆、木房二百余所，华民搭盖木房四十余所；俄人、华民各有军械。当询华民从何而来，皆称由下江伯利处，坐俄轮船来此，雇与俄人挖金，因路途遥远，冬令实不能返回。复向俄人告以“金厂本系我们界址，你们在彼偷挖金沙，甚属不合，即应出走他处”，遂复以理辩论；据俄人答称：“我们俱由本衙门领出执照，并非私来”，抑或“本衙门来字唤回，即行不挖、各散回国”。等语。职等于是月二十六日旋回之际，有孟姓民首，领众民自送金沙一包，稍备敬仪；当时未敢收领，众民言说“如果不领，不让出山”等语。职等如再不受，显然面带怒色。无奈事关重要，将金沙暂为收领，俾资出山，带兵得回。始于十二月十八日旋抵到城，将华民计送金沙十一两二钱二分，照数呈递，并实查一切情形绘画图式呈报前来。

查现据色登吉尔嘎勒等收领金沙十一两二钱二分暂行收存本衙门外，谨将查得金厂确实各情，暨呈递绘图一纸，相应附封，飞速呈报将军衙门鉴核查照可也。须至呈报者。

右呈报将军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将军衙门为将兴安城大小各官铸印颁领等事札该城总管文

光绪十一年二月初十日

将军衙门为札饬遵照事。户司案呈，于光绪十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据兴安城副都统衔总管穆克德布呈称：左司案呈，奉将军衙门札开，户司案呈，据笔帖式永春呈称，窃照前经奉派领咨、藉便赴部，请领新设兴安城铸妥印信二十颗，其未铸妥印信三颗，饬令到日，赴部通融，一并领取。等因。遵即赴都，已将该城印信共二十三颗全数由领出于是月初十日押解到省，呈递大司照数验收，并无差错，为此呈报大司鉴核。等情呈递前来。相应札饬该总管赶即派员赴省请领可也。等因奉此。查兴安城自蒙奏明设官建治后，因由部请领印信，一时难以铸妥、发到，当经请先刻给木质戳记暂行钤用。各在案。今将大、小各官印信共二十三颗全数领到，相应指派解差来省之骁骑校新都善赴司请领、随时赍回。俟将新印分别发交各官开用后，再将木质戳记送省缴销，以照昭慎重可也。须至呈者。等因前来。

相应将颁到关防图记共二十三颗如数发交骁骑校新都善领回，一俟领到，并将木质戳记铿去印角一并送省，及开用日期，专文详报。等因。札饬兴安城副都统衔总管遵照可也。

右札兴安城副都统衔总管穆克德布准此。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黑龙江将军文，为再催俄官速将越界挖金俄人唤回事照会固毕那托尔文

光绪十一年二月二十日

大清国钦命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文，为照会事。光绪十一年二月十七日，准署黑龙江副都统咨送贵固毕尔那托尔照覆内称："俄人淘金，系在中国地界，俄国不应干预，不应派兵唤回。至边界五十里内既应贸易，而我们国官弁接济挖金俄人口粮，亦无不合。以乌苏里地方中国所属人等越界淘金，该国并未认真，亦未言及中国帮同办理；今贵将军如果派兵驱逐，不免仍有别人复来挖金。莫若将如都谷河金厂租给俄人挖金，嗣后再无加添，亦无疑难滋事。"等语。又于十八日，复准该副都统咨送贵固毕尔那托尔照会内称："据挖金头目喀拉金恳请，将江右中国地界日拉图谷、阿拉巴济哈等两河租给淘金，可保边界无事。连该淘金人原呈一并送来。"查淘挖金沙，本国例禁最严。盖以金尽人穷，相聚为匪，是以犯者罪无赦，以为使民经理正业，转贫为富，不趋小利、诱民犯法也。今贵国人勾引华人过江，在本国界内淘金，犯本国之例禁，若仅华民，本将军早派官兵剿拿，治之重典；第系俄人勾结而来，因念两国和好，屡经照会贵固毕尔那托尔将俄

人唤回，以凭派兵驱逐华民，免有损伤，以敦和好。而贵固毕尔那托尔，竟谓该匪等在中国地方，不应干预、不应派兵唤回，俄官接济金匪口粮，谓无不合，乃听淘金俄匪之言，公然要租本国地方淘金，殊属非理。疆界攸分，断难擅准。若谓乌苏里地方有此事中国并未帮同办理，本将军并未前闻。各守本处界面，万不容此匪人。若谓在中国地方，贵固毕尔那托尔不应干预、不应派兵唤回，是凡事，一概不管，缘何前次俄官令本国人牵马殴打，又为管理、圈禁不放？未免强占。若谓五十里内，俄国官弁接济口粮无不合宜，查条约系专指通商而言，并非指越界金匪，官处可以接济之语，岂非纵令妄为，已可概见。况条约载明：私往中国俄人，领事官行文查找。现在俄人勾结华民，在中国界内，明目张胆聚众淘金，干犯例禁，而贵固毕尔那托尔何得谓之不管，岂非显违条约！现在奏奉谕旨，沿江拨兵设卡扼守，如有华民抗拒，格杀勿论。相应再行照会贵固毕尔那托尔拉，速将越界俄人如数唤回本国，以凭我兵驱拿华民，免致波及俄人，以敦和好见覆可也。

右照会大俄国阿穆尔省固毕尔那托尔拉。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黑龙江将军文绪等，为俄酋纵令俄人越界挖金及俄人欲租金厂等事，呈总理衙门文

光绪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

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文、齐齐哈尔副都统禄，为咨呈事。兵司案呈，查俄人勾结华民越界淘金一案，迭经照会俄酋，速将越界淘金俄人唤回，该酋迭经推诿不办。等情前经咨呈在案。嗣据黑龙江署副都统咨，据派往杜拿华民并断接济口粮佐领色登吉尔嘎勒呈报：遵饬带兵驰赴漠河山金厂，开导挖金俄人，及早出山散归。据称："我们俱由俄衙门领有执照，自应听候本衙门传谕即行散回。"华民倚势不动。等情。并据前派带兵入山勘查安卡佐领双福等呈报：驰抵金厂约有俄人四千余名、华民五百余名，即为开导，仍各携器械，持（恃）众抗拒。该员等所带兵单，恐起衅端，前来面禀。当因前经照会尚未答覆，随覆咨催。兹据该固毕尔那托尔拉式里夫照会前来，内称："俄人淘金系在中国地界，俄国不应干预，不应派兵唤回。至边界五十里内既应贸易，而我们国官弁接济挖金俄人口粮亦无不合。今贵将军如果派兵驱逐，不免仍有别人复来挖金。莫若将金厂租给俄人淘金，可保边界无事。"并将淘金俄人恳租漠河山地方淘金呈词附送前来。

查该委员等勘查情形，俄人过江淘金系由该酋处领来执照，则此次照会公然要租本处地方淘金，其为纵令所为，殊出情理之

外。此时若遽加兵驱逐，而该酋必为暗中主持，抗拒不出。倘有波及，不免肇起衅端。当此之际，自当据理折辩较为妥善。惟愈聚愈多，最关紧要。现在拟照原奏，设卡先行扼守，既可绝其永距之计，且可杜拿华民再行私入。并按该酋照会逐加驳辩，照覆该酋，速即唤回俄人。俟其如何答复再行咨呈外，相应照抄该酋照会、恳呈并现行照会咨呈钦命息理各国事务衙门鉴核，仍希就近照会俄国公使转催该酋按约速将越界挖金俄人全数唤回，以便我兵驱逐华民，免致愈聚愈多，致起衅端可也。

计粘抄俄国照覆一件、租呈一件、给俄国照会一件注。

右咨呈钦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译汉俄国固毕尔那托尔照覆

大俄国阿穆尔萨奇省统辖众兵武固毕尔那托尔，为照覆事。

于光绪十一年正月二十一日，接准贵将军咨开：俄人勾结华民越界挖金，令将俄人唤回：其华民，派兵逐拿。等因照会一次。又因此事，贵将军两经照会本固毕尔那托尔，其初次照会委因不符，置之未办；二次照会，并未声叙钤印，于是见疑未办，并称舍正事而不办，有违和好。等因。

查贵将军来咨内称即将越界挖金俄人全数收回，又令派兵各事，有违两国和好，不便办理。且俄人淘金，系在中国地界，俄国不应干预，亦不应派兵唤回。至边界五十里内既应贸易，而我们国官弁接济挖金俄人口粮，无不合宜。今在大清国所属地方挖金，谓之有干例禁；我们乌苏里地方，未久出有似此之事，亦照此办理，彼时中国所属人等越界挖金，本国尚未认真，迄今尚在淘挖，其滋事之际，并未言及中国帮同办理；况且诸事任便设计，并无抢掠相伤情形，由来已久。详核既无似此冒犯之弊，贵将军如果阻止、派兵驱逐，仍有别项之人复来挖金。若以秉公办理，莫若将如都谷河金厂租给我们俄人挖金，嗣后再无加添疑难滋事

情弊，边界可期宁静。其租地淘金之人，在两国地方管束，以为安保边界，嗣后护卫大清国地方，偷挖金沙、谋图渔利，希贵将军细心斟核，而于两国实有裨益。如办理如都谷河金厂事宜，可期两国永敦和好可也。须至照会者。

右照黑龙江将军文。

译汉俄人挖金头目租地淘金原呈

淘金头目喀拉金呈称，今奉黑龙江总督饬问，希请贵固毕尔那托尔转向大中国商议事。

第一条，窃小的自幼习学淘金之艺，得授颂额绰号，请将江右中国地界日拉图谷、阿拉巴济哈等两河租给淘金，可以供奉中国。

第二条，若准在该处淘金，必尽平生所习技艺，断不致失利，而为中国谋图利益。

第三条，淘金租价，或由贵处与中国商订，或由中国派官议论。

第四条，中国若允准淘金，保护边界无事，喀拉金可为中、俄两国保人守护该处，他人不能侵占中国利益，藉可阻止偷挖。

缘喀拉金前在日拉图谷河对岸俄界管理淘挖，洋金人夫无不认识、尊敬。嗣后，两国事件，责成办理，皆能了局。其驱逐偷挖，请发给文契，而与两国不用兵、无伤害、不用盘费口粮。谅此事重要，该处偷挖之人七千有余，中国如何办理，候奉贵固毕尔那托尔饬交，以便酌定。须至呈报者。

右呈阿穆尔萨奇省武固毕尔那托尔。

照录给俄国固毕尔那托尔照会

注：即上件（光绪十一年二月二十日）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黑龙江将军文等，为沿江建卡派兵坐放奏稿及章程

光绪十一年三月十二日

钦命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文、齐齐哈尔副都统禄，为咨呈事。兵司案呈，窃照本衙门于光绪十一年三月十二日恭折具奏为踩定沿江建卡处所，现已派兵前往坐放，谨拟章程等因一折，除俟奉到谕旨另行恭录咨呈外，相应咨呈钦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并咨行兵、户、工部，墨尔根、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查照，仍扎署黑龙江副都统、布特哈总管等遵照可也。

右咨呈钦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都京兵、户、工部，墨尔根、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

奏为踩定沿江建卡处所现已派兵前往坐放，谨酌拟章程，恭折仰祈圣鉴事。窃等前于查出俄人过江淘金折内，曾经附片陈请沿江建卡添兵、筹给盐菜、经年扼守，委员踩勘地方，再行拟章绘图具奏。钦奉谕旨允准，当即饬令前派委员、记名协领双福等详加履勘，妥拟禀复。去后。兹据禀称：于上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遵札带兵入山，履雪踏冰、穿林越涧，于正月初三日始抵漠河山。当将开导淘金俄人抗不出山情形，业已驰禀在案。兹顺大江遍履详勘：以王哈达起，至莫里勒柯河等处止，计程约一千六百余里，踩定建卡地方二十处，随时标记，绘图贴说，禀报前来。

等详加考核，地均扼要，各卡相距均在八、九十里，声气亦尚属联络。现届春融，积雪渐化，自应趁时举办，以资扼守。惟建卡之处，距各城太远，旷野深山，渺无人烟，不特坐卡官兵日需口粮，尚须兵力转运，源源接济，且禁止华民续入，亦最关紧要。若仅靠新设卡官一员、兵十名扼守，当此之际，力量单薄，不足以资镇禄。等拟由黑龙江、齐齐哈尔、墨尔根、布特哈四城练军步队内，按每卡添兵十名，共计新、陈卡伦二十二处，共拨练军二百二十名协同坐放。仍委记名协领双福、佐领常云等前往各该处，节制各卡，妥筹办理。以上共建卡房二十处应需银两，并坐卡官兵月领盐菜照依奏准数目，共需银七千八百两，均由库存俸饷项下借助拨支，俟江药厘捐集有成数，即行提归原款。已于三月十五日饬令一律起程，各赴指定处所，认真坐放，以固边防。谨酌拟严惩章程；建卡处所，绘图贴说。恭呈御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于本年四月初五日由驿递到回折，军机大臣奉旨：户部知道。单图并发。钦此。

谨将沿江扼要，设卡常川驻守酌拟稽察严惩章程，恭呈御览：

一、新设卡伦既已勘定，自应依次分拨坐放，以资扼守。所有王哈达卡伦起至安罗卡伦止接连五卡，归黑龙江官兵坐放；自西勒尔奇卡伦起至巴尔嘎来河卡伦止接连五卡，归墨尔根官兵坐放；自漠河卡伦起至额尔古讷河卡伦止接连五卡，归布特哈官兵坐放；自额勒和哈达卡伦起至莫里勒柯河卡伦止接连五卡，归齐齐哈尔官兵坐放。每卡官一员、兵十名，每年均于三月十五日接班，次年三月十五日下班，以示限期。

一、坐卡官兵按名发给鸟枪一杆、火药十斤、烘药一斤、火绳三盘、腰刀一把，带赴卡所，以资应用。仍做木筹十根，按卡轮流转递，俾往来稽查，以通声气。遇有俄人过江，开导拦回，

不准肇衅起端；如有华民私入淘金、打珠、采参、偷打鹿茸等事，即行拘拿。如人多势寡，即行飞报邻卡，加兵协缉；如观望不前，致犯远扬，报明参办。所拿人犯，解交黑龙江副都统衙门审讯。惟法弛敢犯，如勾结俄人入山淘金，拟请将为首者正法，为从者边远充军，其寻常案犯照例办理，以严边禁。

一、各卡离城太远，所有坐卡官兵，经年驻守，各不相辖，若不专，责稽查之员难免因循怠玩。拟请在适中之漠河山卡伦为总卡，由布特哈派副管一员作为委协领，所有各卡悉归节制。如坐卡官兵怠惰偷安、疏纵人犯入山，由总卡委协领查明揭参，兵丁枷责惩办；倘敢受贿故纵，照例治罪，用昭炯戒。现在俄、华在山淘金未出，如有旗民、商贾人等接济口粮，一并拿获，加重办理，以示惩儆。

一、各卡如有事件，就近详报，委协领酌核轻重办理；紧要事件，详经等核办。所有统巡领经过各处，务须认真严查，不得照前虚应故事。如某卡所管段内，有车迹人踪，即将该卡官据实揭参，仍将失查之委协领一并惩处。倘统巡协领因循不报，经下季统巡之员查出禀报，从重参处。其有应行报省文件：在总卡迤东之事，按卡递至黑龙江转递；在总卡迤西之事，由呼伦贝尔转递。倘各城接到文件，耽延迟悮，即将该城副都统附参，以慎公事。

拟底：笔帖式安生；校对骁骑校奇明阿。

兵司为禀请事。查黑龙江等四城出派官兵，坐放新设防杜挖金卡伦二十处，虽派协领按季巡查各卡，以免偷安空旷，然地面辽阔，接济口粮、递送公文，一切诸事，自应设法安置，必须按地处，责成就近地方官节制，方期妥协。请将自王哈达卡伦起至额尔固讷河口卡伦止十五卡，系在黑龙江城以上附近，请归该副都统衙门节制；其西面，自额勒和哈达卡伦起至莫力勒柯卡伦止五卡，距呼伦贝尔卡所毗连相近，请归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节

制。所拟是否允协，伏候宪裁。谨禀。

照拟办理。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兵部为巡江各员因循怠玩奉旨处分事咨黑龙江将军文

光绪十一年四月初一日

兵部为咨行事。职方司案呈，军机处交出黑龙江将军文等奏原设巡江各员专为稽查私入，今探闻俄人勾结华民进山淘金，该员等巡查所至，毫无闻问；又将获犯并未禀报即行纵放，实属有意欺朦。若非访闻严加根究，将来愈聚愈多，办理更形棘手，殊堪痛恨。自应从严参办，以儆官常。相应请旨将黑龙江协领巴德、佐领丰伸布即行革职提讯，如有贿纵情形，再行从重照例办理；副都统成庆于巴德拿获淘金人犯，并未深究，迨经咨查，始行遵文委员入山探报，又未将已获人犯因何释放情形声叙，种种因循怠玩，莫此为甚。但系二品大员应如何俾以惩处之处恭候圣裁。等因。光绪十年十一月二十日，军机大臣奉旨：巴德、丰伸布均著即行革职提讯，如有贿纵情事，再行从严惩办；成庆著交部严加议处。文绪等，即咨行该副都统与俄人据约办论，妥筹办理，务将淘金华民设法禁止，毋任别滋事端，以安边界。该衙门知道。钦此钦遵交出到部。除协领巴德、佐领丰伸布革职注册，副

都统成庆处之本部、另行办理外，相应行文该将军可也。须至咨者。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将军衙门为例禁苦拷、转卖家奴事札布特哈总管等文

光绪十一年四月初五日

将军衙门为札饬事。兵、刑司案呈，兹据布特哈旗丁户下家奴安布库等来省迎舆跪恳呈称：家奴等或三辈、或七辈，各与家主效力作活，近来年幼家主，无故苦拷或转卖他人，种种凌虐情形，不堪言状；呈恳不准家主转卖，以免子母离散；并恳安置官所，以图报效。等情前来。

当即交司会同尉问，与原呈大略相同。查律载："东三省在京当差者，置买家奴在京服役，或情愿日后随回东省者，只许永远役使，不许转卖图利。如违，俱按兴贩人口例治罪。"又，"发遣赏给各省驻防官员兵丁为奴人犯，并无应卖事故辄私行典卖者：系官员，革职；兵丁，枷号两个月、鞭一百、追价入官；专管各官，交部议处。"又例载："满汉官员人等家奴，三辈后，著有劳绩、本主情愿放出为民者，报本旗、本籍咨部存案。"各等语。

今据该家奴等既称在家主效力六、七辈之久，不为无功，乃该家主不念勤劳，竟将子女售卖，殊属大干例禁。除谕令仍回该处外，相应札饬署布特哈总管等，严饬所属，查明此项家奴是否

白契买来，抑系自投，抑系带来民子、私行入册，务须逐一根查。如已逾三辈、本主情愿放出者，即可报官放出，照案归入官屯；如本主不愿放出者，只准驱使、服役，不准苦拷。倘再敢擅将子女转卖，一经告发，定将该本主照例治罪，并将该管官一并查参。仍令每年将有无转卖子女图利之处，年终该管官加具印结呈报，以凭查核可也。须至札者。

右札仰署布特哈总管等准此。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将军衙门为兴安城应抽各税须造细册报省事札穆克德布文

光绪十一年四月初九日

将军衙门为札咨事。户司案呈，于光绪十年十月二十六日，据兴安城副都统衔总管穆克德布呈称：窃查去岁十月间奉到将军衙门札，户、兵司案呈，照得兴安岭建署、设官，所有该城，地处冲要，为东北路山货丛聚之区、往来商贾贩运必经之路，前未设官立卡，亦无抽税；而不肖之辈，偷盗牛马，前往黑龙江城售卖，事亦常有。现奉户部议准设立税局，责成新设兴安城总管委员收纳，按照省城章程，牛、马、驴、骡按三分纳税，杂货按三分六厘征收。等因在案。今该处衙署，立营亦有规模，自应次第

举行，以裕课税。除札饬该副都统衔总管遵照由十月十五日起设局、委员，按照例章收税，发给印票，以杜偷漏外，相应出示晓谕，札饬该副都统衔总管照抄多张，张挂通衢，俾该旗民人等一体各宜凛遵可也。等因奉此。当经拣派佐领双福、防御托克吞保、笔贴式图清额、福瑞等，带领兵役，遵照指饬章程日期，暂在四站设局开征，并禀明此处土旷人稀，过往牲畜、货物为数无多，请俟试收三年后再行定额。各在案。兹据该委员等呈称，奉派设局开征以来，所有过往牲畜、货物，随时盘查，尚无偷窃、勒售情弊，均经遵发印票、以杜偷漏在案。惟自九年十月十五日起，连闰扣至十年十月十五日止，此一年内，共计过牛、马、猪、羊、驴、骡牲畜三分税京钱一百一十七吊，又油、酒、烟、麻、山货、皮张十宗货物三分六厘税京钱一百八十七吊二百文，共收两项课税三百零四吊二百文，合制钱一百五十二串一百文。呈请验收，并无多收少报情弊。等情呈递前来。职复查无异。除将六厘制钱十五串六百文遵照部示作为兵丁饭食，其余正税制钱一百三十六串五百文应请暂存职衙门，俟有定额，再行呈请抵充俸饷外，所有遵札设局征税试办一年大概情形，理合备文呈报将军衙门鉴核施行。须至呈者。等情前来。溯查前经户部议准：兴安城添设税课，责成该总管委员收纳，按照省城章程，牛、马、驴、骡按三分纳税，烟、酒、油、麻、货物按三分六厘征收，仍将应征税课数目造册报部。等因在案。今该处以光绪九年十月十五日起至十年十月十五日止笼统扣算，并未造册详报，核与成案不符，碍难咨部。相应札饬副都统衔总管穆克德布查照，刻将自光绪九年十月十五日起至十二月底止为一节，又自光绪十年正月起至十二月底止为一节，所有买卖牛、马、驴、骡应征三分税课若干，烟、酒、油、麻应征三分六厘若干，出派经征委员、兵丁，照章支发口食、心红若干，按款分晰造具细册、核妥，专文报省，立

待覆核，以凭咨部，勿得延宕，致干覆催可也。

右札仰兴安城副都统衔总管穆克布准此。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将军衙门为竭力“扑灭”各“匪”事咨呼兰副都统文

光绪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

将军衙门为咨行事。兵司案呈，于本年四月十六日，准呼兰副都统咨开：右司案呈，光绪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寅刻，据镶白旗佐领里图善呈，据该界方长、盖成林领同界下三合屯佃民刘全礼报称，突有持械马贼三、四十名，在途劫抢该民车马等物，往窜滋扰，报请掩捕。等情。当即由兰拣派骁骑校、委参领托克托布等，带官兵一萦兰，配齐军火，刻即起纛，星驰前往，扑贼所向，迎头进剿。去讫。并飞咨省军统领，暨分札苏、林两营小榆树、双庙子等处，一体拨队，陒要堵击。等因咨札去后。随于二十四日巳刻，据委参领托克托布等呈报：职等带队，二十三日午刻，驰至于家窝堡屯，即据旗丁梁太平报称，咨水石瓦率领伙匪五十余人，现在旗丁等家盘居、骚扰、抢得旗丁于四麻子抬枪二杆、火药十数斤，并抢梁太平家抬枪一杆、火药一百二十斤。等语。职等赶急督队扑向剿捕，抵至梁家窝堡屯南，该匪等胆敢率众出屯迎敌。职等急列队伍猛扑击剿枪炮齐发，两相对敌，击毙贼匪二人。该匪等竟使抬枪、洋鸟枪，善能致远，不易攻击。打

至天黑，匪党见势不支，撤向屯中院内跧伏。职等随即带队四面围困，设法攻打。维时抬枪铅丸，使用殆尽，诚恐有误事机，呈请速急拨发军火，以济急需。等情飞报前来。本副都统复行加派骁骑校逊精阿，带领马、步练军六十名，携带抬枪、籽母炮，并多备洋药、铜帽、火绳、铅丸等项，督饬立即起程，星飞驰往，合队并力兜击。仍飞咨省军统领札饬苏、林两营及驻扎各队，一体赶紧拨兵星驰助援。等因咨札后，于本月二十七日，据委参领托克托布、骁骑校逊精阿等呈报：职等合队于二十四日在梁家窝堡旗丁等家围困贼匪，适有前派追剿去之骁骑校色勒恩布带队赶到，当即合队，设法攻打。无如垣墙高固，贼匪跧伏院内，由木桄向外抗敌，终弗敢开门交战。困至半夜时候，该匪等掘墙闯出，向东奔逃。职等尾随追袭，枪毙贼匪三名。二十五日天微亮时，匪等闯入达呼尔井屯居民李福、蔡殿元等院内，职等赶至，四围攻击。至天昏黑时，职等因知贼匪习气，贯能深夜掘墙逃窜，是以暗行分兵，择要埋伏，待其窜出截击兜剿。时约二更余，该匪果由蔡殿元等院掘墙逃跑。职等急督伏兵，猛迎恶扑，击毙贼匪十数名，夺获洋鸟枪两杆、札枪二杆、腰别子三件、骑马五匹、全套铁车一辆、贼旗大纛一杆（上书“外国天子，得胜太平”字样）。二十六日黎明，匪等闯入长发屯居民陈作修家院内。职等带队四面围攻，该匪等在院内向外施放枪炮。由午至申，未能攻入。职等情急，施放火箭，将院内草垛燃著，匪等舍命抗敌。职与委参领色勒恩布、委骁骑校三品花翎富森保等，身先率队闯入院内，混合交锋，委骁骑校富森保误中贼枪，落马阵亡。职等奋力死战，击毙贼匪十余名，生擒被伤贼匪三名。匪等抵敌不住，舍命闯出，向北逃逸。职等带队鼓午追剿，沿路杀毙贼匪五名。匪等情急，涉水逃命，淹毙贼匪数名。溃匪逃过呼兰河北沿，十二名遁入树丛藏匿，瞬因天黑夜深、不能远视，是以暂行止队。查点，正白旗恩特和恩

佐领下西丹乌力善右大指受枪子伤一处，正红旗富清佐领下西丹九十一右胳膊受枪子伤一处，正红旗精清阿佐领下披甲铁郎右肋受枪子伤一处，官屯西丹苏付来左膀受枪子伤一处；夺获马匹、车辆、枪械等物多件。即将生擒匪首李详即李得付，会合王柴、宋成瘴等三名，并夺获器械、纛帜、车马等物，一并点交委参领逊精阿、委骁骑校胜德、卓力善等带兵押解呈送宪台衙门鉴核外，所有小榆树驻扎委防御六十一双庙子委扎兰讷钦布、林营委佐领双凌等处，带兵丹相继到队援剿，职等当即合队，仍在沿河一带寻踪搜捕之处，合并声明。等情前来。当将解到生擒盗匪李详即李得付、王柴、宋成瘴等提堂研讯，据李详即李得付、王柴、宋成瘴等供：该犯等分泰山东、朝阳县、伯都讷等处民，先后来至呼兰，游荡为匪，连年结伙，伺隙抢劫，旋抢旋消，非止一次，嗣复聚集伙党五十余人，乘马持械、执旗，随抢随窜，节节滋扰，叠与官兵对敌打仗，戕伤官兵；阵前被获，各认前情不讳，矢口不移，委无遁饰。查定例：响马强盗执有军械邀劫道路，赃证明白者，不分人数多寡、曾否伤人，依律处决枭示。等语。此案，盗匪李得付、王柴、宋成瘴等，胆敢纠邀结伙，聚党五十余人，乘马、持械、执旗、列队，节节窜扰，强抢住户，叠与官兵对敌打仗，戕官伤兵，形同叛逆，实属穷凶恶极、法不容诛。既经阵前拿获，均各身被枪伤，轻重不一，未便久稽显戮。是以仿照办过成案，当于审明录供后，饬派右司掌关防佐领常明、署马队营总、佐领穆克德布，带领演练队伍，即于二十七日验明该犯李详即李得付、王柴、宋成瘴三犯正身，押赴市曹，监视就地正法、悬杆示众，以彰国宪而快人心。所有在逃首、伙各匪，正饬严击搜剿间，适据苏营协领满禄详报：该营佐领、委营总承恩，带队在阿力罕、木兰达等处，撞遇匪首高幅，率领伙匪，与官兵前后接仗两次，贼匪败向泉眼河逃窜。等情。据此，除另备专文咨报

外，惟查委参领托克托布等，此次击败之溃匪，涉水逃过河北，蹿匿丛内，谨剩十二名；现经林营委佐领双凌，会合各路驻扎官军寻踪搜缉，足资剿捕。是以权将委参领托克托布、色勒恩布各带部下兵丹，先行调回，由城更换队伍，督饬刻即起程，驰往泉眼河各路陀要，迎头兜击会剿外，仍飞饬委佐领双凌等，上紧督队竭力搜捕，务将蹿从溃匪悉数灭绝，不准一名漏网。是为至要。等因复行严札去讫。谨将此次与贼接仗，阵亡、受伤官兵旗佐、衔名、验列伤之部位等第，开单粘连文尾，仍将正法三犯供册一本，一并附封咨送备核外，所有夺获车马等物，分赏出力官兵，匪械囊帜存库之处理合备文一并飞速咨报。为此，合咨将军衙门，谨请鉴核。惟查此次剿匪：该队官等，带兵攻进住户院内，与贼踝战，委骁骑校富森保奋不顾身，误中贼枪，立时阵亡；继经委参领托克托布，等身先士卒，率队冲锋、鏖战，前后斩擒盗匪三十余名之多，实属勇敢可嘉、异常出力，似此舍死忘生、深入巢穴与贼撕杀冲锋之员，若不声请仰邀奖叙，诚不足以昭激劝。可否据实咨请奖励之处，出自将军衙门鸿慈施行。等因前来。

查来咨既称委参领托克托布等，屡次围攻，奋勇闯入院内，混合交锋，匪等舍命闯出，其该员所称匪等竟使抬枪，似此笨器，何以并未得获一杆？难免不实、不尽。除委员往查外，相应飞咨呼兰副都统，饬令马队四出寻匪，会合省队，竭力剿捕，务将各匪扑灭，以安地方。倘省军带队各官，并该处各队剿办不力，即行揭报，以凭照依军法从事，决不宽贷。并仰通行知照可也。须至咨者。

右咨呼兰副都统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将军衙门为陈家烧锅“开门揖盗”、清理“盗源”等事咨呼兰副都统等文

光绪十一年五月二十日

将军衙门为咨送事。兵司案呈：查前因呼兰所属津河烧锅商民执事人陈广风，开门揖盗，私设炮台，解省治办，当经众商公保，俯首认罪，当即允准并据众商公同呈递清理盗源章程，尚有可取，曾经酌拟抄录咨行在案。兹由省刷印告示二百张，包封妥固，咨送呼兰副都统转饬所属八界，按村张贴晓谕，并令该界官会同该城练军马队，同一下乡，传同该烧锅等，逐门按户，实力首举。如经此次清查，再为容留，即照窝主例治罪。所有应撤炮台、器械，认真办理；并禁止私买大药、打造枪械，一经查出即行拿办。如烧锅阳奉阴违，不践前言奉行，亦并究办，决不宽贷。并札呼兰同知、协领，北团林子委协领一体遵行办理，暨札统领业普春认真督饬办理。总之，此次务将盗源清理，以安地方可也。须至咨送者。

附送告示呼兰副都统所属八界八十张，北团林子六十张，巴彦苏苏同知、协领六十张。

右咨呼兰副都统衙门。

右札仰署呼兰理事同知德鋆、巴彦苏苏协领满禄、署北团林子委协领乌尔乡额准此。

计抄告示稿

钦命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文绪、齐齐哈尔副都统禄彭，为出示剀切晓谕商户人等一体遵照事。

适奉堂谕：查前因委营总双永等带队追盗至津河，为陈家烧锅开门放入，以致该匪据该烧锅炮台得以抗拒，官兵围困，得以乘夜逃走，并有接济铅药等事，将该烧锅执事人陈广风等解省严讯。本当治以应得之罪，第体众商公保，系属一时猝不及防，并非有心，甘愿拆毁炮台、将军械交官、听兵保护，是以纲开一面；令各商公拟清源章程，递本将军、副都统详核，尚中窾要。兹允所拟情形，另派得力统领带正兵前往该处照拟妥筹办理外，合行抄录章程，出示晓谕。为此，示仰呼属阖界商民人等，一体遵照，各宜实力协同官兵搜清盗源，共保安康。倘阳奉阴违，故违章程，定行重办。各宜凛遵毋违。时特示。

计粘条规

一、苏属十二段，请拨防兵常川驻守，四放眼线，探有盗踪，一齐动兵，分界挨屯、按家查缉。凡到之屯，每家助人一名，备齐军火，留心遍查，匪数则难藏匿。并于各路渡口，另派精敏员弁把守，加意盘察。如有往来行迹可疑之人，即时拿获，严究来历，庶贼人难逃法网。若弁兵下乡追贼，歇宿民家，所用吃食、草料等物，按照市价核实买、卖，不准多取毫厘。倘或一时无钱，亦许余欠，必同十家长之面记账，记明数目，待由公中领回饷糈，如数付清。至该员弁公寓之所：踩择界内适中人烟稠密之屯，修盖草房九间，并垣墙、炮台、马糟等物，俱应备齐，以便弁兵寓住。如此驻防，是即寓兵于农，以逸待劳之意也。不惟便于访缉，且于护民、清盗，两有裨益矣。

一、请设保甲，不需吏役经手，免用门牌之累。恳由清廉队官按户传集，询其如甘认保，即将身隶之界领地佃户编为十家，

联保选放甲长一名，造具细册，注明甲长及联保之家姓名。所有租房民户，或甲长深知底确，或房东悉其良善，敢为结保者，另造一册。注明某户招徕、是何籍贯；如迁居他处，原招销册、新留报添姓名。无谕红户、流民，祗注男子姓名、年貌，以便稽查。其各家若雇有工人系属浮民者，著其东家自行承保，若累不保并无他人识认者，立即逐出界外。如有不遵定章，立即揭报官司，照例严加惩办。不分红户、租户，伊家子弟如有不法，该父兄务须立时纠举，如不出首，九家联保、乡邻徇情，扶同隐匿。一意包庇贼匪、不肯呈报者，倘被官兵查出拿获，一体治罪。如此布置、联络声势，则盗匪料必无人敢保。匪数既无容足之地，盗贼尚可弭矣，顽者化为善良，善者可以代官行教也。

一、请每界绅衿、富户内，选举方正之人二名，历年每人工食钱一百八十吊，由绅自行筹办。著令二人常在防营，以作官兵耳目。若官兵枉法舞弊，应准二人出首。如敢狼狈为奸，亦许众户访明底实，许告法办，另行选举。遇有民户报盗，队官督同兵民急往，无论昼夜、风雨，刻速进剿。倘或迟悞不到，致贼远飏等故，也准民户投诉统领，查究按兵不举之罪。若官兵攻击全胜，宜须小心贼人抛弃财物，假计买路逃生。倘有此情，只许方正尾随摭拾，妥为看守，不准员弁舍贼不追、下马拾取毫厘。如查方正有隐匿肥己，及员弁舍贼拾遗等弊，照例科罪。如此整饬，则百弊俱息。且于防官多一耳目，则免盗贼鸱张，闾阎可望安堵矣。

一、拟请官兵攻袭贼匪，无论阵毙多寡，务将该贼左耳割回交官，待至考绩报功之时，执为凭证，随文送省。即或在营枭首之贼，亦割耳记，申明请奖。

一、督办统领事务，须应擢一公正廉明之员，总摄其事、采访各队人员，是否实力奉行，倘有虚应故事，一体揭参，不准徇

顾宽恕。其各队官兵缉获贼匪，赃、供确实，即行解交统领，秉公审明、典刑，以昭烱戒而快人心。至各界盖设兵房及雇觅眼线人役，原为保护乡村黎庶起见，其所需一切，拟请由各界众户民等自捐办理，以归简从而节饷糈。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将军衙门为京旗屯户事咨呼兰副都统文

光绪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将军衙门为咨行事。户司案呈，光绪十一年六日十五日，准户部为咨行事，山东司案呈，准黑龙江将军咨称：查前准部咨，会同八旗都统筹议、咨复，由镶黄、镶红、正红、镶蓝等四旗拨往屯田十户、共二十八名口，应领治装、尖宿、路费钱两已经分发各户祗领，拟定八月初一日起程赴江。等因。续准吉林将军咨称，据前来屯田之户告称，原拨十户内有镶黄旗蒙古护军保兴一户、人丁二口，在京并未起身；仅有九户、共二十六名口，于九月初二日出边抵界，咨经本衙门咨令呼兰副都统派委妥员，携带十日尖宿银两，连车辆，起赶至阿勒楚喀接界处所，接替送至北团林子交卸。等因。转据北团林子委协领乌尔乡额、安插京旗委员音登额呈称，该京旗九户共人丁二十六名口，于十月初二日抵至林街。因携带眷口，多有在路染受风寒，恳祈在街多住几日，并续发口分，于初五日护送到屯。因新房过凉，曾经准令暂赁林

营街房，浮住防冬，俟来春再行搬移，并饬该地方官妥为照料，不得拘泥，致失体恤。所有安置、归旗、编管一切事宜，除俟转详到日再行复核咨报外，相应将该京旗九户到屯日期，并护军保兴一户既领治装、尖宿、口分银两，在京因何尚未起程来江之处，咨部转查该旗见复。等因前来。

查此案，移居十户内并无保兴之名。惟前据兵部知照，镶黄旗蒙古佐领玉安呈报：本佐领下前行愿往黑龙江护军兴保，于本年六月二十九日叶经病故在案。今据咨查前因，相应咨复黑龙江将军查照可也。须至咨者。等因前来，相应咨行呼兰副都统衙门查照可也。右咨呼兰副都统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奉派安插京旗修房委员音登额，为工竣事呈将军衙门户司文

光绪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

北林子委协领常德，奉派安插京旗修理房间委员、佐领音登额，为会衔承修由京移拨旗丁墙院工竣呈报事。窃职音登额奉派来林，会同前署委协领乌尔乡额，奉饬拣派镶白旗骁骑校穆克德布随同赴屯，除去年所修房间、置买家俱一律完竣，已交该旗丁等如数收领，职音登额将所需过银两细数当即呈报在案。其现修

院墙，高五尺五寸，根宽三尺，每户墙长十六丈，宽十五丈。共计十户，修墙四百八十三丈。五月初六日兴工，七月二十五日工竣。九户京旗等，出具联名、押结承领外，惟所修之墙人工、穰稭、水灌等项用过钱文，先行开写清单，粘连文尾。兹将该旗丁押结一纸，一并附封，修文联衔呈报大司鉴核施行。须至呈者。

右呈将军衙门户工司。

呈开

一、修墙共四百八十三丈，每丈人工钱一吊七百文，共合钱八百二十一吊一百文。

一、用小捆穰稭草一万三千捆，每百捆九百文，共合钱一百一十七吊。

一、与京旗更换锅台、收拾坑，共需用土坯人工钱六十七吊五百文。

一、做大门柱子，用松木根。每根带脚钱一吊五百文，共合钱十五吊。

一、用椽子二十根，每根钱一百八十文，共合钱三吊六百文。

一、用木工钱四吊五百文。

以上共用过钱一千零二十八吊七百文三吊五百文，折银二百九十三两九钱一分。

去发盖房、穿井，共用过银八百三十二两七钱八分；与九户置买家俱、牛只，共用过银七百七十三两二钱八分。以上统共用过银一千八百九十九两九钱七分。

原领银二千零五十两，内除实用过银一千八百九十九两九钱七分，净剩银一百五十三两零三分。职携带回省，呈交大司查核施行。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将军衙门刑司为金厂复聚众淘金及拿获金匪事移兵司文

光绪十一年十月初二日

刑司为移付查照事。本年九月二十六日，准黑龙江副都统咨开：兵、刑司案呈，查前准遴派佐领德金，乘坐轮船前往漠河山查看，起程情形，业经咨报在案。兹于九月二十二日，旋据佐领德金呈称：职遵委带兵偕同省派委员双福等，于八月二十八日乘坐轮船上往，于九月初七日行抵漠河总卡，当见委协领寿庆斟询金厂之事，据称"时下俄人、华民，仍复聚众淘金"。等语。遂询复入情形，告以"前经委员等，率领卡兵，于七月二十八日进山烧房、驱逐出山，而该委员等旋回后，据讷钦哈达卡官乌尔乡（卿）额报称，八月初七、八等日，有俄人二百余名、华民四十余名，由阿玛萨尔道进山，经该卡官兵拦阻，惟是俄人恃众，硬强闯入，当欲力阻，犹恐兵力单薄，因此未能阻止"。等情。职即与双福等商酌同入金厂、确查底细。据称：现经总管固伯里既已带兵返回，如调邻近卡兵，尔璺尔根、布特哈卡兵多半回城运取口粮，现聚金匪业已势众，未便轻进，只可等候固伯里率领练军到日再作进山之计。惟江冰渐渐稠密，遂过江左依克那申俄屯探询，仍照委协领寿庆所告相符。于初十日由漠河起身，行抵依克那申下边，见有一民乘坐小舟下往，职即速赶获，即询名姓。据称魏凤士，系自金厂逃出。当问金厂情由，告以"刻下山内实有

俄人一千余名、华民三百余名，复又修盖木房一百余所。故此，职趁封江以前，即由冰牌下来速报确情。于九月初十日带领金匪魏凤士先行旋回情形，据实呈报外，并将拿到民人魏凤士一并呈递。等情前来。

详查遵咨派往查看金厂佐领德金，因呼伦贝尔练军未到，各卡官兵在卡较远，未敢身入金地查看，谨将探询总卡情势，并据拿获金匪魏凤士一名，当饬兵、刑两司严加审讯。

据现由金厂逃出挖金民魏凤士供称：小的今年三十九岁，系山东义州府兰山县人氏。情因我在伯利，闻知上江漠河山有淘金地方，即于今年六月初八日，我们二十一人，雇坐轮船上来，于是月十三日行抵海兰泡俄城。因俄人官处轮船阻禁不带华民，当会不识民人共有二十四名，偷雇俄人买卖轮船，于二十四日乘坐上往。于七月初三日抵至依克那申俄屯下船，是晚即过江右。第二日徒步奔入漠河金厂，视有俄人二千余名、华民七百余名。小的等在山坡同住，一伙五人，每日用木簸箕筛取别民淘过旧沙，二十余日共得金沙四钱余，随时变买俄人羌帖，除自己花费净剩羌帖二张半。正又淘金，忽于二十日，见有本国官一员，带兵一兵营入山，告令中、俄人等“立即出山，散归各乡，倘有抗拒不散者，即以枪炮逐杀”等语。饬毕去后，大家商议收拾物件、各负散去。至二十七日，陆续散出不少。内约剩俄人三百余名，正又出散之间，突于二十八日见有许多官兵进山，将所有木房、窝铺放火烧毁。小的见事不好，先由阿玛萨喇道逃出。二十九日渡过江东，遂即分股，一半奔往依克那申、一半逃赴博阔罗幅俄屯。手中有钱之人，雇由船便上、下分散。小的因无盘费，在博阔罗幅俄屯佣工藏身。住有月余，闻知落后许多之人均已复回金厂，仍聚淘挖，是以小的即同别民共计十一名，于九月初一日由博阔罗幅过江，自阿玛萨喇道步行遶卡偷入金厂。那时聚有俄人一千

余名、华民三百余名。俄人复盖木房八十余所，华民复盖木房二十余所。俄人各有枪械；华民亦有枪械、亦无军器不等。所有淘金华、俄人等口粮，均由依克那申、博阔罗幅邻近俄屯之俄人运送接济。我要在彼淘金，未想该处现有头目宁古塔人关洛四，山东登州府民姚洛七等，于初三日会聚民人二百余名商量，互相结盟，即称关洛四为大兄，姚洛七为二兄，众人拟举总理金厂，倘俟大兵来逐，咱们不让，即向对敌打仗。等语。小的言说“咱们如若抗敌官兵，倘有打败，并无接济口粮，必然全死山内”。因此多语未随其意，姚洛七即令六、七个民人将我拉倒、重打一次。是日，姚洛七等会聚二百余人，宰牛二条，焚香结盟，称兄论弟；他们又要将我捆绑打死，傍(旁)边有人劝解，允以“下次再说”。小的畏惧被难，立即收拾本身物件，连夜逃出山沟。于初四日晚间行至江边，见有小舟一面，偷坐过江，到了依克那申。住宿二日，于初七日，起身往下逃走，行抵依克那申下边，被查金厂旋回官人将我诳来，到城送案。今蒙审讯，小的愚昧偷挖金沙是真的，不敢谎供，所供是实。

查魏凤士现既两次进山偷挖金沙各情，事关重犯，自应随时解省，以凭法办。除将魏凤士妥加锁铐，饬交云骑尉郭明阿，于二十三日起程解送，俾资办理外，谨将探询金厂复聚淘金情形并拿获金匪之处，相应备文飞速咨报将军衙门鉴核施行。等因前来。相应移付贵司，请烦查照可也。须至移付者。

右移兵司。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墨尔根城副都统恩合，为已拨官庄家奴恳携妻、子事咨将军衙门文

光绪十一年十月初四日

墨尔根城副都统恩合，为具情咨报事。户司案呈，兹据由布特哈拨入墨尔根官庄之民丁崔兴图、王赓子、王国儿等叩呈：小的等原被兵獒，跟随官兵到此，后因家长怜念零丁孤苦，均与小的等合配妻室，后亦生有子女。今蒙恩准拨入官庄，欲将妻子携同到墨，以全完居，均被家长阻止。因其原系以价定配之言塞止，底然弗发。因此小的等无计可施，各遗妻子独身来此。今维虽蒙宪恩，拨入官庄安居，脱此奴隶，实糜顶损躯，感及(激)曷尽；乃念结发夫妻，分置两地，亲生儿女，隔绝异壤，使其昕夕欷歔，依念及此，小的等实不忍其仍隶奴籍矣！特此希恳量为判继办理。等因涕零叩呈前来。

查该民丁长跪衙前，乞怜求恤转调妻子，嗷嗷不已情形，诚属可悯。为此，相应备文具情咨报将军衙门，请将该民丁原配妻室、所生子女，可否断归本夫之处，希仰将军衙门核夺转行外，并将该民丁妻、子姓名，粘连文尾查照可也。须至咨者。

右咨将军衙门。

计开粘单

布特哈正黄旗萨斌图佐领下一户幼丁崔兴图，年二十三岁，

妻赵氏，年二十岁。

海忠佐领下一户幼丁王国儿，年三十二岁，妻年十五岁。

正白旗德依丰阿佐领下一户幼丁王赓子，年三十九岁，妻李氏年十二岁。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墨尔根城副都统恩合，为幼丁请拨入官庄并调妻、子完聚事咨将军衙门文

光绪十一年十月初四日

墨尔根城副都统恩合，为咨报事。户司案呈，据署理正黄旗协领事务佐领巴登呈称，据卓尔吉那佐领下西丹定新保携来民丁祥保恳呈：小的缘于籍里迭遭贼匪蹂躏，流离各处，时值稚齿，弗能自生度命，是以无计，跟随西丹定新保彻兵随同到墨。后本主因家计窘苦，无由谋生，将小的于同治四年间出鬻布特哈良寿护身价银四十两，续良寿将仆女议定配妻，早生男女各一，已及成丁。小的因念在良寿家佣役多年，计工亦可稍抵身价，故向良寿言及带领妻子自谋生业，良寿执意不准。为此，小的无计，暗自逃回墨城原主家。良寿亦尾随追至。已控本旗，追索身价。当经本协领断令：小的原主定新保名下追出十八两银，面交良寿祗领；下余二十二两，一时攒凑不齐，复令小的仍于良寿佣工二年，

抵充欠价。于七年间，工期已届期满，复向良寿讨求妻、子，自谋生计。伊仍系搪塞不准。是以小的计穷志拙，游行各处。惟望佣工护值，聊作抽赎妻、子之举，讵想数载在外佣工，未获余利。本年三月间，闻得将军不忍子民一生奴隶之籍，奏请编入官庄，使子民脱离罗纲之患。闻之不胜踊跃，即行奔归，自请投入官庄，并恳转调小的妻、子，完居（聚）骨肉，是为恩便。等因零涕叩呈前来。为此，理合呈请副都统衙门鉴核、俯准、施行。等因据此，相应备文咨请将军衙门，希将自请投入之幼丁祥保，可否准予所请，拨入官庄管束，并将其妻、子如何归结之处，俟示复遵行可也。须至咨者。

右咨将军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署协领色克济扎普，为民买旗产、呈递乞办事呈将军衙门文

光绪十一年十月十五日

署正白旗协领色克济扎普，为访获民买旗产，顶各立契，据情呈递重惩事。据本旗署头牛录佐领、骁骑校科普佗呈称：查黑龙江省，本系边荒沙砾瘠硗之地，国初戡定俄夷之后，安置旗人专守藩篱、禁革招民者，亦有深意，诚恐猫鼠同穴，沾染颓风，

武备废弛耳。近日各直省甫经平定，查拿游勇、降贼法办，以剔乱萌，乃有狡猾之辈，闻捕，预期全家改装、兴贩来江溷迹，日作商贾，夜为盗窃，从此富家，寅缘交结无耻旗人，私自偷买旗产，日无忌惮。前蒙将军大人洞悉斯弊，于本年六月间，札传八旗、水师营、上下站、官屯该管各官：著将所辖各屯，认真鳞次盘查，不准容留民人；如有违禁隐匿、招居，即行驱逐，房产照例入官，原招之人拿办。等谕奉此。职等身任旗职，不敢袖手旁观，当即札令本属各屯达，比户实力稽察，不准徇情容隐。兹据扎隆屯屯达禀称：查出该屯居之水师营西丹陈双，将自己房屋一所，于光绪五年私行卖给流民许德发名下棲寓，而旗人那丹布希图渔利，顶名立契。当经传集在事旗民，三面环质，那丹布各供前情不讳；惟许德发先则饰词狡辩，不肯输服、退交旗地、搬移出境，继则据理开导，虽然俯首认罪，甘心迁徙。第思例禁煌煌，明如日月，陈双、那丹布二人胆敢藐视不遵，竟将旗土擅自盗卖与民，似此梗顽之徒，若不加以惩创，诚恐纷纷效尤，将来伊于胡底。应将那丹布、许德发二名，一并呈递。等情前来。

职等复加斟讯，各供均属相符。为此据情呈递，伏乞将军衙门审办施行。须至呈者。

右呈将军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将军衙门为源源接济赴漠河官兵军食事咨黑龙江城、呼伦贝尔副都统文

光绪十一年十月二十六日

将军衙门为咨札遵照事。户司案呈：查前据协领桂廉等详称：俄人复入漠河金厂千余名，收拾房间，持械抗拒。等情。复又据委员双福等报称：核与该协领前详情形略同，并称亦非多兵，不能办理。各等情报经本衙门。咨令黑龙江副都统于正兵内挑选精壮、能耐劳苦者二百名，备齐军火，拣委妥幹营员带领，前往漠河，会同双福等相机妥办。并扎布特哈总管，由练军队内挑兵三百名，亦派得力营总管带，分为两起，由驿路兼程前往黑龙江，听候该处副都统饬赴漠河，听候委员、记名协领双福等节制调遣。所有此项官兵军食，一切并由黑龙江副都统派委协领桂廉、屯官奎庆在城专司挽运，源源接济。并咨行呼伦贝尔副都统，饬令前派官兵，火速驰往漠河；兴安城总管，亦即催令前派官兵迅速前进，均不得再有迟滞。所有布特哈、兴安城官兵嗣后应支口分银两，若各由各该城请领再发，不免躭延；应由省库拨发银两，交黑龙江收存、验领，按月发放，各队即向转运局办运口粮，较为捷便。等因分行咨札在案。

兹据黑龙江副都统咨称：今岁年景歉收，粮米缺乏，本处胡口尚不敷用，所需军食，本地实难筹办。是以据派六品官继增赶紧

驰赴省城一带，先行采买谷米四百石，雇车解交转运局验收，以便接济。所有买米先行需银三千两，本处现无存款，应请将军衙门先由省库拨发，饬交该差员承领、采买。等因前来。

查该副都统因该处歉收、米价昂贵、预为接济军食起见，自应准如所咨，先由省库闲款项下核发，俟该员购齐米石，再由省库拨发各该城官兵数月口分银两，解送转运局验收，按月发放。倘该官兵等遇有口粮不足，即向转运局收存米石内请领，亦按月撙节，照原价，由应领口分银两坐扣，以备下次采买米石。如此源源接济，庶兵丁免受昂价食米之苦。除咨商该副都统明定妥章、照办外，并查各该城前后派赴漠河官兵未据造报花名细册，以致该粮台无凭核办，相应咨行黑龙江、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并札布特哈、兴安城总管遵照，各将先后派驰漠河官兵等，造具花名细册，赶即详报，以便转札该局照办可也。须至咨者。

右咨黑龙江、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

右札仰布特哈、兴安城总管准此。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户部为黑龙江军民食用盐斤照旧不办盐厘事咨覆黑龙江将军文

光绪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

户部为咨行事。山东司案呈，光绪十一年四月十三日，准黑龙江将军文等咨称：准部咨，查黑龙江地面辽阔，居民向食何处盐斤，能否仿照奉省试办盐厘，籍裕饷需之处，应即详细查明，妥为筹议声覆。等因。当即分咨各城副都统等，遵照部咨查明。去后。兹据详称：遵查黑龙江省北一带，屯垦旗丁男、妇、大小不过二十余万名口，散居各处。呼兰民户虽繁，村落亦属星散，所用盐斤，有由奉天车载而来者，亦有由各户走车之家自相运食捎买者，并无大宗盐贩。计每年通省约销二百余万斤，按照奉天章程计算，不过收税京钱四、五千吊。地面辽阔、道路分歧，设局堵口，不但稽查徒致纷扰，且恐所收不敷糜费，呈请照旧，以安商民。等情相应咨部。查核边地销盐无多，希请查照前咨，免议抽收。等因前来。

查黑龙江军民食用盐斤，前往本部行令能否仿照奉省试办盐厘，即行酌定章程，报部核办。等因在案。兹据该将军覆称，江省偏隅之地，现据各该处查明销盐数目，每年仅征盐厘京钱四、五千吊，合银一千五、六百余两，为数无多，徒滋扰累。等语。查黑龙江试办盐厘，既据该将军查覆征收无多，自系实在形情形。应

如所咨办理。相应咨覆可也。须至咨省。

右咨黑龙江将军。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将军衙门为黑龙江城副都统成庆失察属员纵释金匪奉旨降贰级留任事咨黑龙江副都统衙门文

光绪十一年十一月初九日

将军衙门为咨行事。兵司案呈，于本年十月二十日，准兵部咨开：职方司案呈，所有本部具奏前事等因相应抄录连单，行文该将军可也。

计单开：

兵部谨奏，为遵旨议处事。

光绪十一年七月二十一日，内阁奉上谕：前因黑龙江将军文绪、副都统成庆，因边民偷挖金沙一案互相叅奏，当派宝森前往查办，兹据查明、复奏：此案，文绪虽查无奏报朦蔽、移祸控叅等情，惟于奏叅成庆折内，未将该副都统查出金厂及商办各节详晰声叙，咎实难辞；成庆具折剖辩，于失察属员、纵释金匪各情，概置不论，亦属非是。文绪、成庆均著交部议处，余著照所议办理。钦此钦遵到部。

此案原奏内称：文绪于叅劾之折，未能悉心检阅，声叙既多

疏漏，文义亦欠分明；而成庆具折剖辩，徒事分争，于失察属员、纵释金匪各情，概置不论，亦属非是。钦奉谕旨：均著交部议处。应请将黑龙江将军文绪、副都统成庆，均照官员犯不应重律杖八十公罪降贰级留任例，各议以降贰级留任。查系公罪，例准抵销。除成庆因前得处分，业由臣部查明，该员任内并无加级抵销，此次应得降贰级留任处分，照例注册；文绪可否准其抵销之处，恭候钦定。等因。光绪十一年九月初七日具奏，本日奉旨：著准其抵销。余依议。钦此。等因前来。相应抄录原奏，咨行黑龙江副都统衙门查照可也。须至咨者。

右咨黑龙江副都统衙。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钦差大臣穆图善为东三省防务事恭录慈禧太后密谕及奕䜣折、片咨黑龙江将军文

光绪十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钦差大臣、办理东三省练兵事宜福州将军、世袭云骑尉、西林巴图鲁穆，为恭录密咨事。光绪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承准军机大臣密寄，光绪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懿旨：前据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同神机营王大臣遵议东三省边防事宜，暨请派防军移扎凤凰边门等处各

折、片，业经饬派雷正绾一军移往凤凰边门，择要扼扎，并因穆图善卓著勋劳、熟悉东三省事宜，谕令来京陛见。现在该将军业经到京，已降旨授为钦差大臣，会同东三省将军办理练兵事宜。各城副都统以下，均归节制。东三省筹边之策，今昔异宜。从前斥堠之设多在中路北徼，自咸丰年间分界后，东路边防日行吃重。近十年来，筹饷练兵，陆续布置，该三省土、客兵籍，几及九万人，兵力不为不厚；岁需饷银三百七十三万，饷项不为不多。亟应破除积习，厘定章程。据该王大臣等定议整顿练军、筹备火器、核定军饷，所陈三端，尚属切要。穆图善膺此重任，先将整顿练军一事，切实经理。即就该三省已练之军，详加挑选，汰弱留强，查照王大臣等所议，每省以五千人为率，更番练习，总期一兵得一兵之用。至多练步队、参用民勇各节，并著悉心筹画奏办。所需添购火器，及应用饷项，随时与海军衙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商、筹备。练军未成以前，该三省应办事宜，及本有之饷，仍责成庆裕、希元、文绪认真筹办榷盐、开矿、屯田各节，如果办理得宜，尤为天地自然之利。各该将军身任地方，均属分内应为之事，并着确切商办，不得因穆图善督办练军，致将地方诸事率行推诿。滦州亭等处防军能否移调，珲春近日情形应否添扎劲旅，著李鸿章、希元分别确查具奏。至水与陆军互相犄角，极关紧要，已饬李鸿章先练北洋水师一支，所有新到之定远等轮船，及丁汝昌等原有水师，应在何处驻扎、操演，著李鸿章筹定具奏。总之，办事以核实持久为主。立法虽善，尤在得人。当此时事多艰、边防紧要，该将军等其各振作精神、同心协力、绸缪未雨、安不忘危，一切应办事宜，随时互相商榷，务臻尽善，以副委任。王大臣等原折、片，均著抄给阅看。将此密谕穆图善，并由五百里密谕李鸿章、庆裕、希元、文绪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到。

本大臣承准此，除恭录咨行外，相应恭录并抄原奏咨会，为此密咨贵将军，请烦钦遵查照施行。须至咨者。

右咨钦命镇守黑龙江将军文。

计抄原奏折、片各壹件

和硕醇亲王臣奕等跪奏，为遵议东三省边防事宜，恭折密陈，仰祈圣鉴事。

光绪十一年六月十八日，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懿旨：东三省边防事宜，著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同神机营王大臣妥议具奏。钦此。仰见圣心廑念边陲、防微虑远，钦佩莫名。臣等窃惟：防边之要，首在审地势、察敌情，先事图维、择要布置，而选将、练兵，尤其亟务也。

东三省统辖至广。盛京十四城，为边门者二十余；吉林八城，为边门者四；黑龙江六城，旧设卡之区七十一。从前中俄立界于尼布楚、开韦于恰克图，斥堠之设，多在中路北徼，而东方则晏然无事也。自咸丰年间分界以后，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与凯湖以东数千里之地，悉归俄属，于是吉林、黑龙江二省，遂无师船出海之口，而边事因之日亟矣。且图们江一带界址，至今尚多轇轕。边情返复，势难久恃。查黑龙江省，与俄之阿穆尔省一江之隔。其省城在海兰泡，与我黑龙江副都统所治之城相望，沿江上下皆敌垒也。吉林省与彼之东海滨省毗连，其新设酋长驻海参崴、双城子，又别屯兵于岸杵河、摩阔崴诸处，而以驻扎伯力之重酋联络其间。其两省额兵，度已不少；常招来屯垦客户，编为民兵，以辅其不足。近且逼珲春为垒，开通图门江东岸，以窥朝鲜北境；行船松花江，以窥三姓上游，情殊叵测。吉林所最要者珲春一城，与彼逼壤，其西南接连朝鲜之庆源、庆兴两府，一苇可航，毫无障隔。三姓一城，水路上距伯都讷之三岔口一千余里；自三岔口西南，陆路由蒙古郭尔罗斯界径从草地、直抵奉天

之法库边门，不及千里，最为便捷。然则该两处最宜注意：一以保护朝鲜北境，一以屏蔽我松花江上游、伯都讷腹地。此吉林大略情形也。黑龙江为吉林唇辅，上游有内兴安岭一带为之阻隔，设防宜在下游。旧设卡伦今存四十七处，多在呼伦贝尔以西。今既画江为界，则卡伦宜改设东北。又将军远驻齐齐哈尔，北距黑龙江城尚八百里，控制非便，则副都统之任较重，此黑龙江大略情形也。奉天、吉林皆界朝鲜，吉林以图们江为界，奉天以鸭绿江为界，旧设凤凰、叆阳、城厂、旺清、英额、威远六边门为扼要之地。今水路则趋重旅顺口、大连湾一带；陆路，则自同治六年奏明勘荒开垦以后，边门以外，耕廛栉比，设官置戍，直抵鸭绿西岸，非厚集兵力、水路犄角，不足以顾根本而护藩帮。而腹地防营，似可酌量并省，以节饷力。此奉天大略情形也。

臣等查光绪六年经户部、总理衙门奏定，请饬下各省，每年协拨东北边防经费二百万两，虽解不足额，然部垫、部拨之款，数实相当。今试以东三省兵数计之，历据该将军等先后奏报奉天经制额兵二万二千八百余名，练军马、步队及缉捕勇丁又一万三千一百余名，而雷正绾、宋庆等军之食江、浙、河南饷者，犹不与焉；吉林额兵现据册报一万一千余名，乌拉牲丁四千余名，练军四千余名，靖边防军一万一千余名；黑龙江额兵现据册报一万零九百余名外，马步练军四千五百余名。以三省通计之，共有土、客兵籍几及九万人，兵力不可谓尚单。以饷数计之：奉天地丁、地租、货厘、洋税、船归岁入银一百叁拾壹万肆千余两，又各省协拨实解到银十壹、贰万两；吉林岁入之款约银肆拾伍万六千余两、又部拨库银玖拾万两，部库垫发银二十八万两，各省协拨实解到银六、七万两；黑龙江岁入之款约银三十六万六千一百余两，又部库拨银三十万两，各省协拨实解到五万至八万两不等。是东三省岁需饷银三百七十三万，客军之费犹不在内。饷力

不可谓不厚。当此艰难支柱之秋，任兵事者，自宜加意整饬，庶几兵归实用，饷不虚糜。

臣等公同商酌，现在筹办之策，约有三端：

一曰整顿练军。查三省本已各有练军，然多寡不等、训练不齐，日久无事，渐至骄惰，仍恐有各无实。自宜立定章程，重加挑练，每省以五千名为率，汰弱留强、化散为整，调集合操，务臻精熟。一年后，撤半归伍，续调二千五百名以补之；次年再撤半补半，以三年计之，可得练军一万人。自此，更番练习，遍而复始，即可一律整齐。向来东三省长于马队；现在审时度势，仍以步队为宜。练军中，拟练马队五分之一相辅而行。其原有马队较多之处，可酌量裁改。所用枪枝，以七响洋马枪、六转手相间练习。此于筹防之中，仍寓节饷之意。候将来帀项充裕，每省可推广至万人，作为常川防军，俾资捍卫。至三省民籍甚众，每至流而为匪，倘择其材勇者，招集编伍，亦可潜消内患。如果办有成效，即以代客军之用，是亦一举而得也。

一曰筹备火器。从前旗营专习弓箭、火枪，自泰西竞尚枪炮，月异日新，其迅疾致远，实为行军利用。总理衙门上年正月间，行通查外省练军火器先后，据盛京将军咨报，捷胜、长胜等营练军及调驻客军，计练习先后膛洋枪者四千余名、炮兵一千一百余名；吉林将军咨报册开，边防马、步各营，练洋枪、洋炮者共五千三百余员名，练军马、步各营则练洋枪者约三千人；黑龙江将军咨报，所有练军、西丹，前经奏调洋枪洋炮教习常川操演五千名。是三省操演五千名。是三省操演，业已兼用新法。现计三省练军需用洋炮各五千尊、后膛洋枪各四千枝，除该各省现有洋枪、炮外，尚短若干，应即如数购备；应用子药，由津局造拨。至洋枪名目不一，用法亦不同，须择其最宜者用之。将来逐渐改归一律，则器良而技熟、临敌不致参差矣。

一曰核定军饷。查三省饷需，以吉林为最多，奉天次之，黑龙江较少。奉以本省入款抵用，添拨无多；黑龙江入款、拨款各半；吉林则入款不及十之三，拨款逾十之七。盖自东北设防以来，岁饷已加增不少矣。现拟三省各练兵五千人，应就各该员旧有之饷从实核计，如有不敷，奏明，由户部拨给专款；其购买枪炮之需，一并由部筹拨，俾资应用。

以上三事，应如何妥定章程，一律举办，拟请旨特派知兵大员，会同三省将军详细筹议奏明办理。再，奉天沿海产盐，市价最贱，近来每年征收盐厘银十七、八万两，似尚可酌量加增，藉济饷项。又闻奉天、宽甸一带，铅矿颇旺，若令本地土人开采，官征其课，果能办理得宜，实于裕国、利民两有裨益。又从前伊犁养兵之费，半资屯田，其法以旗、汉兵每年分拨，四成屯田、六成差操，更番为之，故可恃久。吉林荒地极多，借使于经制兵内，仿伊犁成法，抽调若干成，援地垦荒、凿渠灌溉，以资生计。双城堡即其明验。凡此，皆于边务有裨益，应由简派大臣会同该将军等察酌情势，奏请施行。所有臣等遵议缘由，合词恭折复陈。是否有当，伏乞皇太后慈鉴训示。谨奏。

再：总理衙门前以驻防朝鲜之兵撤回后，朝人颇有戒心，当即函商李鸿章以筹备之策，旋据复称：奉天边门仅有东边道防军两营，未堪大敌，可否请旨饬下雷正绾马、步九营就近移扎鸭绿江西岸……现在金州之旅顺口，有丁汝昌等水师，与宋庆等陆营互相犄角，兵船不时往巡……以壮声势。而陆路兵力尚单，目前海气正息，营口防务较松，拟请旨饬调雷正绾一军移札凤凰边门以外，择地扼守，用备缓急，此外如滦州、乐亭等处防军，能否移调，请饬李鸿章酌度具奏。至珲春地处极边，屏蔽朝鲜北境，最为重要，依克唐阿一军训练多年，应著成效，并请饬下吉林将军确查珲春近日情形，应否添扎劲旅，务即不动声色妥筹布置。

他如广西巡抚张昳，久驻西陲，熟悉俄人情形，所部马、步十四营，率多百战之余；蒋东才所部四营，冯南斌所带二营，亦均健捷可用，宜俟濬河工竣，暂令屯札近畿，审度东省情形，如有警即可驻赴应援，以厚兵力。至丁汝昌等水师，尚嫌单弱，凡海道可通之处，非有得力输船水师，难资策应，现在德国所造定远、镇远、济远等船，将次抵华，拟请饬下李鸿章，先在北洋练成水师一支，创定规制，将来逐渐推广，庶几水陆相辅、防务较有把握。所有筹护属藩事宜，谨附片密陈。伏乞慈鉴。谨奏。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钦差大臣李鸿章为接展吉、黑电线事咨黑龙江将军文

光绪十一年十二月二日

钦差大臣、督办北洋海防事宜、办理通商事务、太子太传、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部堂、一等肃毅伯李，为恭录咨行事。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初三日，准兵部火票递到军机大臣字寄大学士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李、吉林将军希、黑龙江将军文、护理黑龙江将军副都统禄：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初二日奉上谕，“前据李鸿章、希元奏，拟由奉天接展吉林陆路电线，直达珲春，当照所请办理。兹据穆图善奏，请饬北洋大臣派员驰往珲春、三姓、黑龙江三处，

履勘程途、购备陆线。等语。东三省陆路电线，自应一律添设，以期便捷。吉林、珲春，业由李鸿章筹款勘办；所有三姓、黑龙江应如何续设陆路电线之处，即著李鸿章会商希元、文绪、禄彭妥筹办理。原片着抄给阅看，将此各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等因承准此。

查昨已奏请沈阳至吉林、珲春接做电线，奉旨准行在案。钦奉前因，又须由吉林续设至三姓、齐齐哈尔省城、黑龙江城。即照原奏核计，三姓距吉林省城千余里，吉林至齐齐哈尔省城千余里，齐齐哈尔至黑龙江城八站，计展拓已及三千里之遥。应饬盛道拣派熟悉电工大员，带同洋匠前往，妥勘线路、斟酌兴工。购备线料共约需经费若干，撙节估计、分晰、禀候会商核办。其应需电杆，即照原奏由吉、黑等省各自预先筹备尅日咨直饬遵。除饬电报总局记名海关盛道钦遵办理具复外，相应恭录，咨会贵将军，请烦查照钦遵办理施行。须至咨者。

右咨黑龙江将军。

计抄粘原奏

穆图善片：

再查：东三省地方太广，吉林之珲春、三姓两处，距吉林省城均千余里；黑龙江城距齐齐哈尔省城八站，齐齐哈尔距吉林省城亦千余里；吉林省城距奉天又八站。边防倘有缓急，文报稽迟。现查陆路电线已通至奉天，可否趁此冬令路冻，请饬下北洋大臣，立派电局委员，驰往珲春、三姓、黑龙江三处履勘程途、购备陆线，并请饬下东三省将军，预先筹备电杆，至春融即安电线，以通边报而备缓急之处，理合附片密陈，伏乞圣鉴。谨奏。

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初二日，军机大臣奉旨：钦此。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将军衙门为筹运漠河官兵口食事咨覆黑龙江城副都统文

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初七日

将军衙门为咨行事。户司案呈，于光绪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准黑龙江副都统衙门咨称：户、兵司案呈，于本年十月二十九日，准将军衙门咨开，据黑龙江副都统咨称，该处今岁年景歉收，粮米缺乏，所需军食，本地实难筹办。是以派员赴省采买米石，解交转运局验收，以便接济。等因前来。自应准如所咨：先由省库闲款项下核发，俟该员购齐米石，再由省库拨发各该城官兵数月口分银两，解送转运局验收，按月发放。倘该官兵等遇有口粮不足，即向转运局收存米石内请领，亦按月撙节，照原价，由应领口分银两坐扣，以备下次采买米石。如此源源接济，兵丁免受昂价食米之苦。除咨商该副都统明定妥章照办，等因前来，即饬局员妥议。去后。旋据奉派办理粮台委员、协领桂廉，屯官魁庆等呈称：查本处赴漠河官兵二百五员名，已经由衙门请领垫发口分内采办三个月军粮，余剩银两交与该队归并驮马价银，自雇脚力，于十一月初二日随队携带去讫。现今布特哈练军三百十四员名陆续到瑷，该营总据报，由该处发给十、冬两个月口分置办军食、衣履，请由瑷城支领十二月一个月口分，定拟四人一驮，拉运锅、帐、一切口食。所得口分、驮马价银，实系不敷之用，

山路遥远，沿途无草，驮马驰抵漠河，势必疲瘦，不堪使用，多半倒毙，碍难返回，来运口食，呈请如何接济下月口分。等情。当即本局由衙门请领垫发布特哈练军三百十四员名十二月一个月口分银一千零二十二两，照数发交该营总自行置办口食、一切零物带运。于十一月十四、十八等日，由瑷先后起程前往。再，兴安城练军，已由该城起程前往漠河。兹于十一月十六日，准将军衙门来咨：该城练军应领本年十二月底止口分银，业由省库承领。自明年正月起，应由瑷城承领、接济口食。等因前来。自应遵照将军衙门扎示办理。时下本局筹备军食，等候各队出派官兵核计程途运到之日，先期来瑷请领，源源接运，庶免贻误。惟思漠河距城一千七、八百里，江道、山路曲湾，转运不易，如运一次，往返必需两月限期。今蒙定拟四人一驮，拉运锅、帐、口食一切，实系不敷。今年歉收，本处无粮采买，一切军食全赖外省商贾贩运到城，沿途马无草料，车户自带，因此脚贵，米面价值过高。又嫌上江雪大，山路无草，驮马驰抵漠河，疲瘦不堪，多系倒毙，碍难返回来运，乃系实在情形也。再：江道，明春雨水后，渐渐难行，若不因时调剂、设法变通办理，预为转运接济，难免不无缺乏口食饥饿之累。倘误军食，关系甚重。职等再四熟商，趁此江冰坚冻之时，所有金厂各队需用明年至四月底止军食，核计数目，筹办妥协，雇觅耙犁，出派官兵，全行挽运、护送到营，接济免致贻误军食。若缓致二月融化，再行起运，实属维艰。以俟开江后，或令各队由水路自行来城请领，或雇输船运送，较为便捷，如何撙节，另行酌拟办理。本局筹商，酌拟：黑龙江官兵二百五员名，自明年二月起至四月底止，三个月口食；布特哈练军三百十四员名，兴安城练军一百六员名，自明年正月起至四月底止，四个月口食，总共计重十七万二千八百斤。按照本处漠河去之官兵雇觅耙犁一张装载三百五十斤需用脚价银十六两核计，共

用耙犁四百九十四张，应需脚价银七千九百零四两。分为两起，请派官二员、兵二十名，弹压、护送军粮，往返两月限期，官每员酌拟月给津贴银十两，兵每名月给津贴银六两，共计银二百八十两以上。共需银八千一百八十四两。除现在金厂委员双福、常云、古伯里等所带兵丁、练军，以俟该营查报到日，按照数目，另行酌拟请领外，再遵扎委办粮台，设局挽运所有日用心红、柴、炭需项，并委用笔贴式二员、帖写领催六名，每月应支口分数目，职等未便擅拟。等情呈请核办转详前来。当饬户、兵两司复核无异。详查该局员等，酌拟转运脚费并护送官、兵月用津贴银八千一百八十四两，拨核各数，不但所拟相符，系属实在情形，自应据情转详，伏乞饬司鉴核，如照所拟办理，迅急示覆，赶紧派员赴省请领，以资先期办理，惟所称该局验收米石、发放军饷，事务纷繁，请派笔帖式二员、帖写领催六名一节，委因办理军食、录记收放有益起见，亦应准如遴派，以重差役，除酌拟该局日用心红、柴、炭，每月拨给银十两外，并予奉派办理粮台运局委员协领一员、局员一员、笔帖式二员、帖写领催六名，月支口分银两如何拨发之处，未便擅拟，相应据情一并咨请伏乞将军衙门鉴夺，迅速示覆遵办可也。

查来咨，据转运局委员桂协领禀议，筹运漠河官兵口粮，需用车脚，请为发给各节，系为迅速起见，尚属周妥。惟核所雇耙犁一张，载粮三百五十斤，需价银十六两，无论米粮如何昂贵，似脚价不免浮于米价一倍，而贵副都统大局兼筹，必应从长计议也。现在米道坚实，按每耙犁能拉千斤之外，亦不为重。总之，按一兵应得口分买办一月口粮，应扣脚价若干，如若不敷，自应由官另行筹补若干。为日方长，既免若累，又济时用，方不致后手不济，则为妥善。相应咨覆黑龙江副都统，督饬局内，应用心红，准其支用，连贴补运脚，究用若干，一并来省请领可也。

右咨黑龙江副都统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黑龙江城上年归入水师营当差之开户人等册载开户人口数

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初十日

以上共户九十一户，男大口二百二十八名，妇一百六十九名；幼男一百二十五名，幼女一百三十五名。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黑龙江城官庄原有陈户今编为镶黄旗汉军之户口册载汉军户口数

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初十日

以上共户二百六十四户。男大口六百九十四名，妇五百零九口；幼男四百零一口，幼女四百五十八口。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黑龙江官庄编旗册载编旗人口数

光绪十一年十二月无日

以上共户二百六十四户。男大口六百九十四名，妇五百零九口；幼男四百零一口，幼女四百五十八口。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总理栽痘局事务禄详等，为将十一年分栽痘人名、领用钱数造册递衙事呈将军衙门文

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

总理栽痘局事务、理刑主事禄祥，记名主事、六品屯官托精阿，为造册呈递事。照得光绪九年十月初十日，接奉将军衙门札开：户司案呈，奉堂谕，准其在省设局引种牛痘，每年由余平项下发给银三百两，按春、秋两季支领，以资用费。等谕。

遵此，当经择赁房间、延请医生，设局兴办以来，所有栽过牛痘男女、大小、婴孩数目、姓氏、花名，均经造具细册移送户司查核，并将领过公费、心红银内动存数目，均于去岁年终分晰造具清册呈递将军衙门在案。兹届年终，合将十一年分所有栽过牛痘男女、大小、婴孩姓氏、花名，并领过银钱动存数目，造具清册二本，呈递将军衙门鉴核施行可也。须至呈者。

右呈将军衙门。

又，女孩一名。

二十二日栽巴协领孙女一名，又孙女一名。

以上在省引浆栽过牛痘男女、大小、婴孩共六十七名。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黑龙江城练军花名册载官兵总数

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以上统领一员，委营总二员，委札兰十六员，委副札兰十六员，委笔帖式三员，兵丹八百名。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护理黑龙江将军印务禄彭，为华、俄民、匪复越华界淘金事，抄录往来照会咨呈总理衙门文

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护理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印务、齐齐哈尔副都统禄彭，为咨呈事。兵司案呈，光绪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据委员、候补主事依锦布，防御全德呈称：察得漠河金厂形势，东西两山对峙，中间地宽二里许，长有七、八十里；漠河沿沟南流，迤逦皆为淘金之所，两岸哨聚俄、华匪民约有四千余人。虽房屋均已被焚，

仅存断壁，而匪众往来工作、日夜不息，现复新垛井房六百余所，内有俄人挂幌贸易者二十余户，外有依克那申、阿木萨拉俄屯开通大路，奸商运送粮草，往来接济，华、俄行人络绎不绝。若不早断接济，将来日聚日众，恐难办理。等情查报前来。

查此项华、俄民匪，前经双福等驱逐出境，房屋全行焚毁无遗，金厂曾已肃清，乃俄国边界各官，不能遵照该国公使严禁续入、断绝口粮，以致该匪既出，又复闯入，更外有俄屯接济、内有俄商贸易，竟成狼狈相依之势。前经本衙门奏派官兵驱逐，并迭次照会俄酋固毕尔那托尔"赶将俄人唤回、严断接济、以便捕逐华民。"在案。兹接该酋照会，仍以"无关紧要"不情闲言前来支吾，所有禁止各节，概置不论，其为有所循护之心，始终未改。除以该国总督前谕事理再行照会该酋外，相应抄录往来照会，为此咨呈总理衙门鉴核，希即照会俄国公使行文阿穆尔总督转饬固毕尔那托尔拉萨拉幅，务须恪遵条约，该国总督禁谕速将复越华界淘金俄民全数唤回，并严行禁止依克那申、阿木萨拉俄屯人众，毋再运送粮草、容留匪民，俾中国兵队驱逐易于致散，免生事端。望切施行。须至咨呈者。

（照录给俄国来往照会）

右咨呈钦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大清国钦命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文绪，为照会事。前因漠河金厂复有俄人硬行闯卡过界挖金、俄站供运口粮，叠经本将军照会贵武固毕尔那托尔：查照贵总督前禁，严断接济、唤回俄人，并本处派兵前往驱逐。各在案。兹准贵武固毕尔那托尔照会，谓兵少不能平定，乃派出官员、罪愆。等情前来。

查此项复行闯入淘金华、俄人等，则贵武固毕尔那托尔若遵贵国公使及贵总督示谕，传知对江各站俄官，一律严禁、不接济粮石，认真严管、拦阻，各守各界，岂敢越界再入！现在俄人已有

四千余名，与前次贵国公使照会"下剩一千五百余名，不是好人，听中国自便办理"者，又添数倍，与（于）理实属不合。本将军先后已加兵前往驱逐，相应再行照会贵武固毕尔那托尔查照，严断附近接济，速将越界偷挖金沙俄民全数唤回，以安边界可也。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大俄国阿穆尔省武固毕尔那托尔拉。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钦命护理黑龙江将军印务禄彭，为吉、黑二省陆路电线设置线路事咨钦差大臣与吉林将军文

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钦命护理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印务、齐齐哈尔副都统禄彭，为咨行事。兵司案呈，本年十二月十七日，准吉林将军希咨开：本年十二月初十日承准军机大臣宗寄大学士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李、吉林将军希、黑龙江将军文绪、护理黑龙江将军副都统禄，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初二日，奉上谕"前据李、希奏，拟由奉天接展吉林陆路电线直达珲春，当照所请办理。兹据穆奏，请饬北洋大臣派员驰往珲春、三姓、黑龙江三处履勘程途、购备陆线。等语。东三省陆路电线，自应一律添设，以期便捷。吉林、珲春业由季、筹款勘办；所有三姓、黑龙江应如何续设陆路电线之处，

即著季会同希、文、禄妥筹办理。原片着抄给阅看。将此各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等因钦遵。查吉林添设电线，自奉至吉、直达珲春，计程途二千余里，业由本爵将军会同北洋大臣李，奏奉谕旨遵办在案。惟三姓、黑龙江续设陆路电线：如由驿路专通军报，吉林止须从宁古塔设至三姓约八百里，黑龙江须由吉林经伯都讷至齐齐哈尔省城再至爱珲约二千余里，共二千八百余里：如由吉林经阿勒楚喀抵呼兰，径从草地至爱珲，再从呼兰分通齐齐哈尔省城，从夹巴兰站分通三姓，共约二千五百余里，比驿路约少三百里，经费既可节省，且可兼通商报。惟呼兰至齐齐哈尔省城及爱珲向未设站，无人照料。未知二路从孰为优。除所需经费咨商北洋大臣筹备外，相应咨行贵将军，请烦酌夺，即速见覆施行。等因前来。

查黑龙江以齐齐哈尔城为省会，南至吉林之伯都讷城七站、五百余里。若由贵省安设，至伯都讷方入本界，茂兴站到齐齐哈尔省城，再东北去黑龙江，则沿途均有站道、居户。兹如所咨：由吉林省阿勒楚喀抵呼兰，经从草地至爱珲，再从呼兰分通齐齐哈尔省城，从夹巴兰站分通三姓，共约二千五百余里，固属比驲路少三百余里，可省经费兼通商报；惟由呼兰草道通至齐齐哈尔省城约六百余里尚有店道，若由呼兰草地径达爱珲，一千二百余里茅草地，并未设站、无人照料。详加核夺，惟有由阿勒楚喀抵呼兰径从草道至齐齐哈尔城设至爱珲，似较由呼兰草地绕至爱珲之路为优也。除分别咨行北洋大臣暨钦差大臣福州将军穆查核外，相应咨覆。为此合咨贵州将军请烦查照办理施行。须至咨者。

右咨钦差督办北洋海防事宜直隶总督部堂、办理东三省练兵事宜福州将军穆、吉林将军。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呼兰副都统倭为巴彦苏苏户口事咨将军衙门册（略）

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呼兰副都统、随带加二级倭，为咨送户口册籍事。兹据巴彦苏苏署委协领佐领胜德呈称：谨据四旗呈送前于同治五六九等年所入奉省各城旗丁户册，光绪元年被贼焚毁无存；今据各旗查，有一百四十三户，内中有挑充甲兵、演练西丹者，仍恳请入籍当差各户口原籍、旗佐、部落、三代及男女、大小、名岁，分晰等因前来。合将该营报到印册留备本衙门存查外，即应照录细册，钤用印信，备文咨报，希请将军衙门鉴核施行。须至咨册者。

……（下略）

以上统计四旗：满洲七十户（领催二名，甲兵三十三名，西丹二十七名，文生一名，闲散一百六十五名，妇女一百五十五口，幼丁六十五名；蒙古六户（甲兵二名，西丹二名，闲散十九名，妇女十九口，幼丁八名；西伯十一户（领催一名，甲兵十三名，西丹四名，闲散二十九名，妇女三十一口，幼丁二十名；汉军五十五户（甲兵二十三名，西丹十三名，文生一名，文童二名，闲散一百二十三名，妇女一百一十一口，幼丁六十五名）。须至咨册者。

右册咨将军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兵部为黑龙江城副都统成庆因失查、纵放金匪奉旨降四级调用事咨黑龙江将军文

光绪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兵部为钦奉事。职方司案呈，所有本部具奏军机处交出黑龙江将军文绪等奏：原设巡江各员，专为稽查私入。今探闻俄人勾结华民进山淘金，该员等巡查所至，毫无闻问，又将获犯并未禀报，即行纵放，实属有意欺朦。若非访闻，严加根究，难免不始终掩饰，将来愈聚愈多，办理更形棘手，殊堪痛恨！相应请旨将黑龙江协领巴德、佐领丰伸布即行革职提讯，如有贿纵情事，再行从重照例办理；副都统成庆，于巴德拿获淘金人犯并未深究，追经咨查，始行遵文委员入山探报，又未将已获人犯因何释放情形声叙，种种因循怠玩，莫此为甚，但系二品大员，应如何惩处之处，恭候圣裁。等因。

光绪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军机大臣奉旨：巴德、丰伸布，均著即行革职提讯，如有贿纵情事，再行从严惩办；成庆著交部严加议处。等因。钦此钦遵交出到部。除协领巴德等革职提讯之处注册外，此案副都统成庆，于协领巴德等拿获淘金人犯并未深究，追经咨查，又未将已获人犯因何释放情形声叙，实属因循怠玩，钦奉谕旨交部严加议处。惟查臣部例内并无恰合专条，自应比例核议：应请将黑龙江副都统成庆，比照“矿徒聚众潜匿，地

方已经发觉，矿犯全未捕获，该管武职降叁级调用”例上，从严加等议以降肆级调用，系属公罪，例准抵销，可否准其抵销之处，恭候钦定。等因。光绪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具奏，本日奉旨：准其抵销。钦此。相应行文该将军可也。须至咨者。

右咨黑龙江将军。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黑龙江城副都统成庆，为遵咨查明漠河金匪究有若干等事咨将军衙门文

光绪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黑龙江副都统、降四级留任、又降二级留任、奖赏花翎成庆，为飞速咨行事。

兵司案呈，兹于十二月二十八日，接准将军衙门咨文，内开，兹据办理漠河金厂委员双福呈称：金匪现经出山四千余名，尚有二千来名并不出山。惟布特哈官兵迄未到防，其呼伦贝尔、兴安城官兵军食，虽由前给羌帖内接济，兹又将尽。现有二千余人在金厂盘踞。请催布特哈官兵作速前进，并请接济下月口食。等情。查布特哈官兵，前已接济爬犁，催令前进在案，核计不久即可驰抵漠河。现在究剩华、俄人等若干相应咨行黑龙江副都统衙门查明，再行核办，并转饬佛斯洪阿赶紧前赴漠河厅，听候委

员双福等调遣，并督饬协领桂廉查照原派官兵数目源源接济，勿误军食。等因前来。

除遵咨转饬布特哈带队委营总佛斯洪阿，赶紧驰赴漠河，听候委员双福等调遣，并饬转运局员等，查照各城原派兵数应运者即可赴办外，暨饬大黑河边界官桂升，克即过江，即将现在漠河金匪若干、刻下有无悉数出山之信，确切探明，作速呈报。等情去讫。一俟报到日，再行随时咨报之处，相应备文作速咨报将军衙门鉴核施行。须至咨者。

右咨将军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墨尔根户口清册中载墨尔根官庄陈丁数

光绪十一年十二月

……以上共户二百二十一户，男四百八十四名，妻三百七十一口，子二百四十九名，女二百四十八口。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墨尔根户口清册载墨尔根城前后拨入官庄身家不清人丁数

光绪十一年十二月

……以上共户五百五十六户。男五百零九名，妇二百三十四口，子二百零五名，女一百八十八口。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将军衙门为漠河驻防官兵究应如何经年看守等事咨黑龙江城副都统衙门文

光绪十二年正月初九日

将军衙门为咨行事。兵司案呈，本年正月初七日，据总管固伯里，委员双福、常云等报称：遵饬会同相机调兵、扼要设营、示以兵威，散出俄国好人四千余名。各情曾经呈报在案。其有俄

民二千余人，依势不出。拟俟呼伦贝尔、黑龙江、兴安城三处官兵聚齐进山，适闻俄国固毕尔那托尔派办边务官喊呢阔幅，于十二月十二日来到伊克那申站，职等往见该喊呢阔幅，讯问："不出俄人，如何办理？"据称："我们好人，于六日限内均出，下剩二千来人内，好人无几。你若进兵，有匪人抗拒不出，任凭办理。"等语。职等答称："进兵时，出去俄民任其出去，抗拒者尽杀，留恋者拿而交你该喊呢阔幅。"又称："我们匪人，拿获责惩，知惧则不复入；不惩则不惧。今我兵不身（入），而你们兵力似少，待我兵到相助。"等语。职等答称："和好美意助兵，不胜感激。现在我们将军选派军马，严饬务将匪人逐杀，以靖地方，我们兵力颇足，以我国威，乌合小醜不足道也。行军为分内之事，毫无畏惮，勿用你们帮助"。于十三日夜间，饬令三起官兵及布特哈坐卡官兵，整备器械、口粮齐队而行，不准乱伍；并谕兵丁均各尽力，勿惮劳苦，现蒙将军恩谕，早驱一日，兵丁即能早撤，各官兵均宜勇往，勿怠。职等拼命进山，于十三日丑刻逼近金厂，于东南面林内分队埋伏，放枪呐喊，各处举放号火。迨至天明，进金厂阅看。华、俄各匪，惧我兵威，北向讷钦哈达、阿木萨尔道逃出，拿获下剩穷苦俄人百余名。讯据供称：有力之人，闻你们将额尔古讷河口奇乾金厂立时驱办、来此之信，于六日限内出去；下剩无力俄民二千来人，商议抗拒，正徘徊间，忽有你们兵夜间聚至，未能措手，由阿木萨尔路各自逃出。今我们皆系乞丐，值此严寒，无处棲止，故未出去，叩求饶命。是以将拿获俄人百余名，饬派官兵送交阿木萨尔阿他满波落特呢阔普；并见有金厂附近林内民人百余名，带兵均已剿除。呼伦贝尔西丹蒙库右肩衣，被民人枪子打透，未成伤；西丹札雅图之马一匹，被贼枪毙。职等带兵将金厂木房全行焚毁。长云分路带兵，跟踪追至讷钦哈达。讯据札兰定寿、卡官等声称：夜间忽有大股贼匪，经此路闯出，我

等兵少未动，彼亦未犯。又查俄人阿木萨尔站有二千余人，经贼呢阔幅出派该阿他满阿力克布（希）·密图力奇上下遣散，民皆与俄人混杂散去。职等向贼呢阔幅言说："匪民五百余名，已合俄人逃走，如遇伙行者，拿获交我。"贼呢阔幅应允。所有前后分队七日间，巡查内外，收复金厂内外，扼要防守为要。遵照将军衙门指示，双福、常云与固伯里、富色布、札善等会议设防，各城官兵口粮均已无多，惟爱珲官兵带有三月口粮，是以商令富色布带兵二百名在山内驻、防偷入；固伯里等在漠河口札营以防两路，并由固伯里所部二百兵内，拨给札兰定寿五十名，以防讷钦哈达之路；札兰那丹保带兵五十名，与额勒和哈达卡官驻防奇乾金厂，并令前往沿途严查，不准越界；其调来齐齐哈尔卡兵，此处无口粮接济，遣回卡所。现在，漠河两路、讷钦哈达各隘口、奇乾金厂，此三处，看守官兵系固伯里所部，归固伯里统辖，择要伐木堵塞，不准放入。兴安城官兵，交佐领、委营总札善，搜查金厂山林。所有职歼除匪类、肃清金厂缘由另行呈报外，双福、常云前将金厂肃清，继而匪徒见卡兵少，复行闯入，兹已勒出，恳请将军衙门派员查看。再查呼伦贝尔黑龙江兴安城及布特哈坐卡官兵，此次调赴绝域，值此严寒，冒雪穿山，以寡敌众，毫无退缩，用能勒出俄匪、克复金厂，职等何敢没其劳绩！可否恩施，准由三起内，开送出力官兵职名，以备奖励之处，谨请示覆遵行。所调官兵内，布特哈三百名，迄今未逾黑河厅。现在，金厂内外、隘口，数年之间，必须官兵看守，方可免夷人窥伺。今此次调来官兵，正值严寒，踏雪而来，除冬衣外，别无他物。行走山林，马无草厂，多已疲乏。金厂地面辽阔，非马队不能周查。且俄人轻视步队，不免由附近山路而入，别生枝节。职等熟商：明春来此官兵，值雪化草出之时，马匹得食；继而青草长发，养马不致受累。今若将派出布特哈官兵三百名，编成马队，

并来年出派之齐齐哈尔、布特哈两处官兵，作为马队，交统领管带；在金厂内外，建盖营房看守；两城坐卡官兵驻于卡所，连委协领并归统领管辖，山内、沿江巡查，庶可接应，遇有剿捕，亦可联络。粮饷不缺，兵无领粮之事；官兵既齐，力可巡查。再，知限来之官兵，能将应用衣服备带，免致苦累。青草发时，马匹肥壮，秋间割草御冬，巡查山林，似可查拿匪徒。现在来此官兵，马匹非时，无牧厂，无从购买草料，半多倒毙。官兵值此严寒，不能挖窑，每日只驻草铺。俯念官兵寒苦，明春派拨马队防守，替回此三起官兵。此处以马队防守，两有裨益，兵数既少，粮运之费又省。可否之处，一并呈报将军衙门，希请酌夺示覆遵行。再，此文恐有迟误，出派兵来明阿等，雇得俄人快车解送黑龙江城，以免迟误。并催解口粮车脚，咨由转运局发给。现在官兵粮尽，职等暂候，向俄人借来接济，此处并无卖粮，乞将口粮速为催解，并候带回将军衙门扎文。此文系用总卡关防，合并声明。等因前来。

查金匪甫经驱出，所有应办事宜暨队伍，均归该副都统就近节制办理。等因附片具奏在案。今据委员等呈请：金厂内外、隘口，数年之间，必须官兵看守，方免夷人窥伺；山场辽阔，非马队不能周查，若将布特哈官兵三百名编成马队，并来年出派齐齐哈尔、布特哈两处官兵作为马队，交统领管带；金厂内外，建盖营房看守各节，是否相宜，应由该副都统遵照原奏就近妥为布置。应如何建盖房所，接添卡伦，以资联络；及留何城官兵若干，交统领管带；经年看守，究系马队、步队得力；该官兵每年所需军火、口粮转运、一切应办各事，宜详查地方情形，妥筹办理，以期长治久安、永固疆圉。统俟酌拟章程，到日再行奏办之处，相应咨行黑龙江副都统查照办理可也。须至咨者。

右咨黑龙江副都统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将军衙门为以员外郎用、二品荫生寿山因现在京当差，俸银应自奉旨承袭骑都尉日起由京旗关领事，咨黑龙江城副都统文

光绪十二年正月二十二日

将军衙门为咨行事。户司案呈，于光绪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臣户部咨开：山东司案呈，准黑龙江将军咨称，前任吉林将军富明阿之长子、二品荫生寿山，奉旨以员外郎用。等语查员外郎用二品荫生寿山承袭骑都尉，于光绪十年正月二十八日奉到兵部咨文：骑都尉寿山之名仍归入黑龙江城乙酉年官兵俸饷册内行领俸银。又查新袭骑都尉寿山现在住京，所得俸银系于何年何季起，抑或在京关领，抑或黑龙江原处关支之处，咨部示覆遵办。等因。当经片查兵部，将该员承袭骑都尉奉旨日期，查明声覆。兹据片称：二品荫生寿山，于光绪九年十二月十六日，经钦派王大臣验看，请以寿山承袭骑都尉，十八日覆奏，奉旨：依议。钦此。片覆前来。查新袭骑都尉寿山，既据黑龙江将军咨称现在住京当差，该员所得俸银，应以奉旨日起由京旗关领。相应移咨正白旗满州都统，将新袭骑都尉寿山应领俸银，于光绪十年春季起

由京旗关领；并咨覆黑龙江将军查照可也。等因前来。相应咨行黑龙江副都统衙门查照可也。须至咨者。

右咨黑龙江副都统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黑龙江城副都统成庆为金匪再次越入金厂、拟请严定妥章等事咨将军衙门文

光绪十二年正月二十八日

黑龙江副都统、降四级留任、又降二级留任、奖常花翎成庆，为飞速咨行事。兵司案呈，兹于本年正月二十五日，据委营总富色布呈称：职管带本起官兵，戍在金厂防守地方，偶于去岁十二月二十七日夜间，乍由伊格那什、阿木萨尔两路俄站，纠聚三百余匪，举旗、持械，各放火枪、夺路起，越入我金厂，至向职营恃强、仍欲挖金之时，正遇佐领双福等带回三起官兵尾随追抵，即合职等威逼俄众，驱逐出山，按匪拿交俄站头目接领。缘由除该委员另交呈报外，惟职分派各队搜巡临近山沟有无落后隐匿华俄人匪，四处周查，寻行遍处，金厂一带殊无可疑行迹。既经肃清山界。惟职所带本起官兵，往返徒劳、困守金厂，瘦马倒毙一百余匹之处，合并声明、备文应请查办。等因呈报前来。

查前经委员固伯里、双福等呈报俄匪行闯入各情，当即会商

委员，改拟设防章程，并请与公使严定妥章，饬令该总督札饬该酋严禁遵办，业已咨请在案。详核俄匪刁难成性、诡谲异常，驱出未入，竟敢突聚三百余名，持械、俄旗，复行达山闯入，当经驻守官军合力、即时驱除净尽，屡经照会禁止，该酋置若罔闻。迭次拿获俄匪送交，该俄官接收并不惩治、任意释放，俄匪毫不畏法，恣意横行，贪求无厌，犯无忌惮，难免将来仍有乘隙聚众千八百俄匪持械闯占情事。惟恐边防两造激起衅端，如何办理，亟应先期筹拟杜绝善策，方保无虞。拟请现据该委员呈报复行驱逐、请拟严定妥章各情，伏乞将军衙门据情可否，请旨饬下总理衙门、王大臣与驻京公使理论，明定杀法妥章，如有私行持械擅入交界，拿获就地行正法，以示儆戒。再，设防非马队练军妥幹官弁，管带在彼操防，以壮声势，方能保获地方，以垂久远。再查委员双福、常云等，均系由省指派总办金厂事宜。现在金匪甫经出山，夷情叵测，时势有变，殊难逆料。在彼设防，最关紧要。一切布置设防，尚未允协，亟应严饬该委员双福、常云等，商拟设防章程，事毕迅急拆回金厂，布置换防、安卡妥协，再行调回销差，方合事体。希请由省经行札饬委员双福、常云等遵办之处，除札饬该委营总、委员等遵照慎守、无分昼夜严防外，现据委营总富色布呈报情形，与委员呈报无异，理合备文飞速咨请将军衙门鉴核，归与各委员，拟请严定妥章，一并核办示覆遵照可也。须至咨者。

右咨将军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将军衙门为严禁俄匪闯入金厂事照会俄官文

光绪十二年正月二十八日

将军衙门为咨行转送事。兵司案呈：兹有照会俄国固毕尔那托尔因复有俄匪三百余名闯入金厂，送交俄官并不惩办，嗣后勿令再行越界等情照会对筒壹角，咨交黑龙江副都统。接到时，立即派委妥员，送交该酋查收，取其接收字据报省。并将给该酋照会录，咨行该副都统查照可也。须至咨者。

右咨黑龙江副都统衙门。

大清国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文绪，为照会事。准黑龙江副都统咨，据漠河金场委员双福报称：前将金匪驱逐净尽，拿获俄匪，交俄官带回，以敦和好。腊月二十七日夜间，突有俄匪三百余人，由依克那申、阿木萨尔两路，持械放枪，腾山闯入漠河，列队放火，当被官军驱逐、弃械俯首、押令出山。路遇阿他满坡罗尼阔普前来迎接，遂将俄匪三百一十三名逐一点交领回。而该阿他满并未惩办。复照会俄酋西力巴阔普，亦不接收。并有在依克那申俄商二人、阿木萨尔俄商一人、巴库罗普阔俄商一人，仍为接济金匪粮物。等情呈报前来。

查去秋俄民，复行闯越挖金，业经本将军派兵驱逐，并由贵武固毕尔那托尔屡次派员往唤，始得一律出山，边界肃清。敝属官兵自宜严防，俄站亦应禁止，庶免越界，方不负贵武固毕尔那托尔及本将军敦睦邻谊、历次办理之若（苦）衷也。今据报，复

有俄匪三百余名，分路闯入，追经送交俄官，并不惩办，亦不接收照会，且有接济情事，显系阳奉阴违，并不实心禁止，纵容为奸。核与贵武固毕尔那托尔并贵总督及驻京公使所办情形，种种不符。除饬在防各队严守，倘再闯入即行驱办外，为此，照会贵武固毕尔那托尔，应亟飞饬该处各官，严断接济、察禁俄匪，勿令再行越界，以期各清疆圉；倘办华民，仍有在俄界惩恿逗遛，并望拿送本处，以儆乱階而符条约。仍希见覆施行。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大俄国阿穆尔省武固毕尔那托尔毕。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黑龙江将军文绪等，为被逐俄国金匪复行闯入，应请与俄公使明定严惩章程事咨总理衙门及黑龙江城副都统衙门文

光绪十二年正月二十八日

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文绪、齐齐哈尔副都统禄彭，为咨呈事。兵司案呈，本年正月二十七日，据黑龙江副都统衙门咨开，兵司案呈，本月二十日，据办理漠河金厂事务总管固伯里、佐领双福、长云等呈称：遵札带领官兵于去年十二月十三日进金厂，将华、俄各民驱出，分兵设守缘由呈报后，据前来办理边界坡罗

阔木尼克官威尼克幅奇那林处派来侍卫，向职等言说，“由金厂出去俄人，已经收遣。查条约内载两国官兵、散人，不准持械互相越界等语，今你们官兵若持械越界，拿送固毕尔那托尔严行治罪。”是以职等面见办理俄界事务官威尼克幅等，言说：“我们官兵已经严禁，不准持械越界。嗣后，你们俄人亦遵条约严禁，不准持械越界。”等语商定“后各传各处。”威尼克幅旋回。职等带兵轮查山林有无匿匪。据守路口官兵十名报称：十二月二十七日夜间，由依克那申站忽有俄人二百余名，张打白旗、持有枪械等件，躲绕寒（塞）路，由山脊窜入漠河。该卡出派步兵追赶，拿获俄人一名。等情。正调三路防兵入山，帮同山内官兵驱逐之际，据讷钦哈达官兵报称：是日半夜，由阿木萨尔站，有俄人一百余名，持械放枪、夺路上山绕入等情。职等带兵由中路而进。是夜天明到去，见金厂内黑龙江副管、委营总富色布营北山阳两边，进去俄人放火扎立。职等与富色布合队，于二十八日天明，会同三路官兵，列队前进，着俄人张旗列队、不放枪炮，我兵分为两翼直逼俄阵，将军械均行夺下，官兵两面逼逐，由讷钦哈达而出，并未伤一人。查俄人白旗一杆、枪十六杆，并于俄人掷弃小袋内，搜出金厂银戳一颗，以备查办凭据。其刀、锄等件，挂在树上；矛子二百余杆，均皆毁弃。我官兵赶带人欲送交俄官阿他玛西力巴阔普，正行走间，有俄人阿木萨尔小阿他玛坡罗特尼阔普由水路迎来。我官兵将俄人三百一十三名，逐一点交坡罗特尼阔普收领。是夜，佐领定寿拾获物件，亦交坡罗尼阔普收领。再，二十七夜间，俄人分两路闯进，彼时，有俄人阿木萨尔、阿他玛坡罗尼阔普，向骁骑校、委扎兰玛尔嘎札告称：现在，我们俄人进金厂，你们若剿，现有俄国带兵官，领兵百名，帮同杀入。等语。向俄官查问，并无此事。且进金厂之人，俄官竟不知之。察阿玛萨尔站阿他玛坡罗特尼阔普私纵俄人越界，反冒称进兵。职等将驱办情形照会俄

酋西力巴阔普，并令查办倡率挖金之人，而并不接收，相应呈请将军衙门，并将此次夺获俄旗一杆及银戳一颗给阿他玛西力巴阔普阅看，据称：皆系冒充。是以将银戳一颗，连小袋、旗一杆，交站转递备查外，现在留心详察依克那申、阿玛萨尔、巴勒库洛普库三处，有俄商四名私行接济口粮，阿木萨尔阿他玛坡罗特尼阔普设法挖金，克勒塔尔、委总管阿里雅克三·达尔一万倡聚三百余人，冒称俄国援兵，公然张旗持械越界，并非俄国有意侵占，请将此次倡行之阿里克三·达尔一万，饬该国官严为查拿，请将军衙门与该国定章，以期永远遵守，以安边界。现在亟经恐吓勒出，若不拿办为首克勒塔尔，则匪人以不加诛，则复入之心终屡不止。倘有复入，宜何办理，应请定妥。现在密为访闻，该阿他满西力巴库普言说，此项匪人交回甚好，将匪人均各逐去。此外并无别情。等因呈报前来。

查：越界挖金俄人，甫经驱出，旋又聚集百余，张旗持械、恃众闯入，幸官兵合力勒出，拿获俄人，就近送交俄官，自应按约从重治罪。而该阿他玛并不严究，任意遣散，甚为偏僻图利、接济口粮、纵放越界，显然可知。惟防兵强经严防，而屡次绑拿俄人送交，俄官随接随放，并不惩办。故俄人毫无忌惮，以致任意而行。我官兵何敢违约，痛加折挫，该匪无所畏戒，觊觎强行，不易禁止，若不明定科条，则驻防官兵不惟巡守无所把握，且恐互争，致生枝节。应请将军衙门鉴核，或具情请旨饬下总署王大臣，转向该国驻京公使辩论，嗣后再有持械越界俄匪，拿获立予正法，明定禁止越界科条，并照会东海伯力总督，务令转饬该固毕尔那托尔一体严禁。俄人再有越界偷挖，被我兵拿获，斩杀勿论。如此酌定法例，张以声威，不惟两国匪人各知儆，边界可期入安。所有据报驱办情形，除另拟驻兵设防章程咨报请示外，相应咨报将军衙门核办可也。等因前来。

查此项金匪，甫经一律逐出，又复聚集，希图闯越，是其利念，终不肯舍。揆之该酋，屡次唤出，屡次纵入，无非归咎于防守不严，以为借口图利。若非留有多兵看守，难免不又中其奸谋。现将该匪器械夺获拿交俄官办理，尚属合宜。惟漠河与俄站谨隔一江，虽经我兵严守驱拿，而俄官既不究办，亦不接收，仍复接济，明系暗中主持、从容，幸其闯入，得利明分，以致该匪毫无畏惧，殊与该公使照会严禁情形种种不符。似此我逐彼容，倘有波及，不免衅端。今该副都统所请照会俄酋被我拿获俄人立予正法勿论各情，虽系痛惩起见，而条约既无载此明文，断难孟浪从事。然不乘此与该公使明定章程，严加管束，则匪人不知儆戒，实为边界隐忧之患。除经行照会该固毕尔那托尔一体禁止外，其此次所获之银戳一个，是否官发，抑系私造，无从辨认，一并耑差呈送贵衙门，请烦鉴核转行俄使如何办理之处，并希示遵施行，并咨行黑龙江副都统知照可也。须至咨呈者。

右咨呈钦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并咨黑龙江副都统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宁古塔副都统容，为本地应纳货厘捐钱事加具印结文

光绪十二年二月初五日

宁古塔副都统容，为加具印结事。据经征捐务协领双胜结称：窃职奉派征收光绪十一年分货厘捐钱，遵饬详查，宁古塔所

有应纳货厘捐钱大小铺户三十九家，自光绪十一年正月初一日起至十二月底止，各商统计一年共卖市钱五十八万五千七百一十五吊二百文，每吊按照七厘，共抽货厘捐钱四千一百吊。内，照章遵扣一成经理捐务人役工食钱四百一十吊外，实剩厘捐正额钱三千六百九十吊，尽收尽解，并无偷漏，扶同隐匿、多收少报情弊，属实。等情。据此，覆查无异，理合加具印结是实。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将军衙门为民人杨得奎在余庆街受伤身死事札覆呼兰理事同知德鋆文

光绪十二年二月初五日

将军衙门为劄饬遵照事。刑司案呈，光绪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据署呼兰理事同知德鋆为声明详请立案事。光绪十一年六月二十九日，据厅属格木克东段民人杨得仲呈控：缘伊叔弟杨得奎，于五月二十七日，赶车赴余庆街售卖木片，当因天晚未回，宿在陈升店内。至四更时，突有马贼闯入街内，适有官兵与贼抵敌，打至第明寅刻，马贼败逃后，商民吴洛恒带领团练商勇搜街查贼至陈升店，将伊叔弟杨得奎杀伤死命，为此叩乞法办。等情。据此，卑职正欲传讯问，续据该处　约陈九锡报称：窃因小的管牌余庆街，因贼匪肆起，蒙驻防大人饬派小的等会同铺勇，

与官兵分路防守壕门。忽于五月二十七日，突有马贼八、九十名，由西门攻入街内。贼猖狂，进街肆虐，火焚房屋，枪砲沸腾，人民窜匿。至黎明时，贼匪力穷败走，小的等恐有遗贼隐匿巷隅，同官兵挨街搜查。至永恒店处，有枪死无名贼匪二名（又被贼匪打死官兵一名），抢去官兵税局马匹，焚毁店房、兵营，将该铺商全发永抢掠一空。业经带队官查验，取贼尸耳级。当有尹和熟认一尸，称系伊亲，哀恳队官姑留全尸，伊自殓尸归棺。嗣后，伊与尸家送信，既收尸归葬，熟意尹和心怀不良，窜唆尼亲，硬赖铺勇打死，借尼诈财。因未遂之忿伊，竟架唆尸亲杨得仲砌词捏控。小的即速报，伏乞鉴核。等情。卑职详查，该原告杨得仲所呈，核与该约陈九锡报称大相悬殊。随将被控之商勇吴恒昌等按名传案，逐一提堂、隔别严审。讯据陈九锡供：小的年四十四岁，充当案下格木克段乡约。情因今年五月二十七日半夜时分，忽有盗匪八、九十名闯入小的牌管余庆街，合官兵、铺商们互相抵打，焚烧房屋，被该街商民合驻扎官兵们致把盗匪们打败，均各逃跑。打死盗匪二名，被盗匪打死官兵二名。不料有格木克民人杨得奎，于二十六日赶驾车辆、载拉木片进街售卖，当日天晚未回，就在陈升店内住宿，二十七日夜晚，遇有盗匪攻进街合官兵们寅夜两相对抵，兵贼打仗混乱之际，不知被何人把杨得仲叔弟杨得奎打死的。贼匪退后，带队官查验，欲割该尸耳记，突有尹和到去，认明与他系亲，恳留“全尸”，他“自用棺装殓”，后来“尸家人们到来，再行掩埋”的话。带队官允准。待了两三天，已死杨得奎的叔兄杨得仲到来稍看，就心怀不良，诬赖商民吴恒昌们率勇打死的，借尸诈财吴恒昌未遂，杨得仲这绕来案呈控的。小的们闻控，来案听候，今蒙审讯，已死杨得奎，实因盗匪夜晚攻进余庆街合官兵们对敌，互相乱打寅夜，兵、贼混乱之时，不知被何人把他打死的属实。小的细加斟查，并无别故，不敢捏

饬，所供是实。吴恒昌（即吴洛恒供：小的年四十一岁，系在案下格木克西段乡约陈九锡管牌余庆街上开设广聚发字号杂货铺生理。情因三月间贼匪肆起，小的等诚恐兵单不利众商，奉谕公议守望相助获卫街面。不意于五月二十七日半夜时分，突有贼匪八十余名闯进街内，幸有驻扎官兵老爷们在陈升店东院官房居住，小的们合官兵一齐往外攻打，贼匪见势猛烈，难以取胜，败退、由西门逃逸无踪。合街人等惊慌害怕，均都逃跑。第二十八日，那老爷们恐有落后隐匿贼匪，率领官兵满街搜查。到陈升店院内见有尸身二躯，院外死有尸身一躯。那时官兵们即欲取耳，不意突有尹和到去稍看，认是他的亲戚表弟杨得奎尸身，言说系属好人，央求一全尸、不必取耳的话。就给他亲戚家送信。待第三日，有尸叔兄杨得仲到来，把叔弟用棺盛殓，言说赶驾车辆赴街售卖木片的话，当时并无别语。至于那两尸身：有一官兵，被官兵们业已领讫；那一尸身，并无亲属认领。以后，不知怎么，杨得仲诬告小的率领商勇们把他叔弟杨得奎在陈升店内砍伤身死的。小的闻控来案听候，今蒙审讯，小的领众商民半夜时分合官兵们与贼匪们互相抵打，贼退之后查街，见陈升店院内有死尸身二躯，并无别情，不敢隐瞒，只求恩典，所供是实。陈升供：小的年四十六岁，系在案下格木克西段乡约陈九锡管牌余庆街东住民。离二里路远，小的在余庆街开设永恒店生理。情因今年五月二十七日，小的在家，半夜时分，闻听贼匪八十余名闯进街去焚烧房屋，小的所住店客们，均都害怕逃跑。幸有驻扎那老爷，早领官兵合商民们齐与贼匪攻打。贼匪见兵势勇猛，均都由西们逃跑的。及至二十八日吃完早饭时，小的店内二人跑到小的家中告说，小的急忙赴街稍看。到城跟前叫门未开，在城壕上搭桥绕进城内。闻听小的店内有死尸二躯，院外死有尸身一个。小的急忙到前验看，尸身均有伤痕。官兵们后行搜街，见尸身均欲割取耳记。不意有尹和到去

认是他的亲戚、表弟杨得奎尸身，系属好人，向官兵们求留全尸归葬的话，他随就给已死杨得奎家送信。第三日，尸叔兄杨得仲到来，认是他的叔弟杨得奎，用棺盛殓，并无别言。至于那两尸身：一是官兵，被官兵认领；一是乡民，并无亲属。以后，不知怎么，杨得仲诬告赖吴洛恒带领商勇在小的店内把他叔弟杨得奎砍伤身死，来案呈控、忘扳（妄报）。小的闻控来案听候，今蒙审讯，已死乡民杨得奎进街售卖木片，夜间官兵与贼打仗，混乱之时，如何身死小的并没在街，不得知情，不敢捏饰。所供是实。

尹和供：小的年二十九岁，是案下格木克东段乡约葛朋详管牌山河成屯住民。情因今年五月二十七日夜时分，闻听忽有贼盗匪八十余名攻打余庆街、焚烧房屋，当被官兵合商民们互相抵打，致把盗匪们打败逃跑。盗匪败逃去后，小的于二十八日清晨进街，稍看打死盗匪一名、被盗匪打死官兵一名，认有小的亲戚杨得奎死尸一躯躺于陈升店院外。小的查询，于二十七日赶驾车辆、载拉木片到街上售卖，当日天晚未回，就在陈升店内住宿。夜晚盗匪攻进余庆街与官兵两相对敌乱打，不知被何人打伤身死。随有官兵们查街，见尸欲割耳记，小的求恳留一全尸归葬，官兵们应允，小的就给杨得奎家送信，他家人们到来，看明，用棺装殓掩埋。不料尸叔兄杨得仲，怎么诬说被商民吴洛恒率勇打死的来案呈控妄扳（报），小的知情，为敢证，缔才把小的传带来案的。今蒙审讯，已死杨得奎于二十七日夜晚兵贼打仗混乱之时，系被何人杀死的，小的实不知道，不敢隐瞒、撒谎。所供是实。各等供。逐加研鞫，均矢口不移。讯据原告杨得仲所指干证陈、升尹和、陈九锡等佥供：是日贼匪退后，即见有死尸三躯在于街市：一名官兵；二名乡民，是否为民、为贼，碍难分辨。贼匪败退，诚恐再回复仇，因此闭门三日。该民杨得奎究系何人杀死，动手者为谁，时在寅夜，兵贼互相乱声，实难得知。等语。而原告杨得仲一味怀疑，坚供为会首吴恒

昌所伤，毫无证据，显系挟有借端诈财未得之嫌，砌词妄控到厅。审讯该民，惟以传闻为凭，毫无确据。再三开导，杨得仲恃刁任意狡执，正复行传讯问，该原告已背保潜逃，遍加查传无着，自觉情虚可见。详核：当此委因贼匪滋扰村镇、商民均各遵章团练守望相助保获、突遇大股贼匪扰害、自当与官兵合力剿捕即或攻打之际，良民逃避、与贼混迹、误伤死命者，亦由自取。即如混乱之际，被兵勇误伤，亦无抵命之条，于众何涉！该民杨得仲，捏词刁控杀伤人命，大干例拟，自虚畏、背保脱逃，传未弋获，难保不无捏词上控、容心拖累。未便致案允悬，应将被控讯明，无干之商民吴恒昌，店主陈升，乡约陈九锡、尹和等，省释归业，立案不行。俟饬差严拘原告杨得仲获日照例究办外，谨将此案讯明缘由，理合具文详报，伏乞宪台鉴核存案施行。等情。

据此，详核杨得仲所控伊之叔弟杨得奎，赶车赴街，被搜街商民吴洛恒杀伤死命各情，既经该署丞讯明干证，陈升尹和陈九锡等均供杨得奎之死系因大股贼匪进街焚杀抢掠、官兵商团与贼对敌贼败之后，查看街上，死有官兵一名、乡民二名，内经民人尹和认出杨得奎一躯，系被何人杀死，时在寅夜，兵贼互攻，实难确知，尸之叔兄杨得仲所自传言，怀疑呈控，因无确据，旋即潜逃，未便致案允悬，请将被告省释，原控杨得仲一俟缉获究办，自应准如所拟办理。在逃之杨得仲，仍令严缉，务获讯究。为此，劄覆署呼兰理事同知德鉴遵照可也。须至劄者。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黑龙江副都统成庆，为俄国侵占江左我屯熟地、牧场派员过江理论事咨将军衙门文

光绪十二年二月初五日

黑龙江副都统、降二级留任、奖赏花翎成庆，为遵咨派员会晤俄官理论情形飞速覆事。兵司案呈：窃查本年七月二十四日，接准将军衙门咨开，七月十二日接准总理衙门函称，六月初八日来咨各节均已阅悉，贵处片奏新购俄商轮船一只，旋又俄商翻悔、官处禁止不让出卖，当由原经手之商人等妥向理论，而俄商仅交出定帖、互换字据以完此事；惟俄人划占江左旗屯熟地、牧厂、并欲管江左居住旗人各节，函应详译瑷珲约文、派妥明干之员切实理论。等语。当因海（兰）泡固毕尔那扎尔"现在与将军互相照会，不与副都统办事"，谅拣派妥员强去理论，犹恐坚执条约不符亦不理论，嗣后办事更属费手，希请将军衙门按照同治六年由省出派妥员前往海兰泡与俄酋会晤、理论，或由将军衙门逐层切实照会该酋，拒（据）理剖办允协，俾免日久争执，庶资归束，抑或如何办理，仰希钧裁示覆遵办。其俄人划占旗屯熟地、牧厂，复行斟查，等情绘图贴说。业于八月初六日咨请在案。旋于八月二十日，接准将军衙门咨开：除轮船业已奏停外，惟俄人划占熟地、牧厂并欲管江左旗人各节，贵副都统亲临其境，究应如何详译瑷珲约章，察看情形派员，如何辩论办理可免日久争执，并未声明，

除将原图一分咨呈钦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鉴核外，应再咨行黑龙江副都统衙门，仍希查照前文，派员办论，迅速声覆，以凭办理。等因前来。

当即遵咨拣派协领桂廉详译约文、前往海兰泡与俄官切实理论，彼此遵约而行，免致日久争执。等因去后。兹于九月初一日，旋据该协领桂廉等禀称：职遵派率领司员，于八月二十二日行抵黑河屯，询悉俄国连日吉期，是以候至二十六日，约在俄衙门会晤俄酋。职等今（令）通事面述：奉我们将军大人准照总理衙门函称，派我会见贵大人理论公事，将划占我们所属江左旗屯熟地、牧厂并欲管江左居住旗人各节，均与条约不符。查咸丰八年瑷珲换约内称“黑龙江左岸由精奇里河以南至豁莫尔金屯原住之旗人，照旧永远居住，仍著满洲大臣官员管理，俄人和好，不得侵犯”。等语载明，想贵大人自必秉约办理，各管所属退还已占熟地、牧厂，平毁犁记，敦睦和好为是。该酋声称“查条约所载，我与你们将军办事，自应给我照会，你们若论公事，与我文官商议”等语，作别而去。职等复于二十八日会晤俄官，再四拒（据）理办（辩）论，当据俄官答称“原因满洲旧居之屯并无界限，上年，前任固华尔那托尔拉萨喇副使犁划占旗屯熟地、牧厂，我们早经卖给俄民耕种，收租数年之久，已经呈报俄督。办过之事，实难更改、退还”等语。再四理论，实不允从。职等复以“你们公使前覆我们总署照会内称：如俄境内，各外国人应按俄律办理。惟我们江左旗屯，旧居二百余年，本城当差旗丁，非与华民可比。前经拉萨喇副照会英、法：大清国人等居住地方滋事，均照俄例查办。上年安拿俄屯旗人圈禁，按俄例查治，有违约章。嗣后，务当遵约办事为是”。当据答称：“若言此案，事归前任，且与本任无涉。嗣后你们屯人，倘在俄境，兹事人犯，必照条约办理”。等情。职复以“贵大人能照约章各管各人，两国人等

犯罪，各送本国办理，彼此不得妄拿，实为敦睦之道。何不请贵大人给我回付"？旋据俄官答称："俄（我）们固毕尔那托尔虽应秉约照办，未准贵将军照会，碍难答覆"。等因。职等仍欲会晤俄酋再行斟酌，不允领见，无奈辞别旋回。等因呈禀前来。

查准省咨，派员与俄官切实理论划占江左旗屯熟地、牧厂，俄官答称"我们早经卖给俄民、收租，不能更改、退还，其欲管江左旗人、上年绑拿你们屯丁圈禁，照俄例查治，（皆系）前任固毕尔那托尔拉萨喇副所办之事，与我无涉。日后两国遇有交涉事件，不能妄拿查治，各管各国之人，按照条约办事"。等情。谨将委员会晤俄酋、俄官理论情形，允以"遵约办事，尚属循情，惟划占俄（我）屯熟地、牧厂并不退还，实属违约，有碍我屯生计。希请咨呈总理衙门，与该国公使按约理论，转饬该酋退还划占我屯熟地、牧厂，而免日后互相争执、激起衅端。是否之处，相应据情由四百飞速咨覆将军衙门鉴核酌夺施行。须至咨者。

右咨将军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黑龙江城副都统成庆，为严禁俄人再次偷入挖金事咨将军衙门文

光绪十二年二月初五日

黑龙江副都统、降四级留任、又降二级留任、奖赏花翎成庆，为咨行事。兵司呈案：查前据王哈达卡伦骁骑校莫尔赓额报称，岔哈彦、王哈达中间朱克特霍洛地方，突有俄人十余名越界挖金，当即带兵全行驱逐，后会同岔哈彦卡伦骁骑校阿克敦阿带兵复查，仍有俄人在彼淘挖，即将该匪逐行驱逐过江，一面加派妥兵看守，不时稽查。等情呈报前来。当即严饬王哈达及岔哈彦两处卡伦骁骑校莫尔赓额、阿克敦阿等，仍带兵、丹驰往朱克特霍洛一带，将所挖之坑全行平毁，勿令再聚偷金，认真防守，查明呈覆。等情去后。旋于年正月三十日，据该工处卡官等报称：朱克特霍洛地方两卡，中间各距五十余里，距江岸三十余里。两次越界偷挖金沙俄人约计十九名，搭盖窝铺一所，挖坑一处，长八尺，量深四尺，并无得金形势。职等遵札，带兵全行平毁，以杜复入，遂即过江面晤乌勒敏俄屯阿塔瞒恩德雷，告以"你们俄人越界挖金，实属不合，希即通饬邻村，不准再有越界"。该阿他瞒答称"此次越界俄人，并不知情"，允以即特严传禁止，嗣后如有复入淘金俄人，拿办无事。等情。除呈报漠河总卡查照外，合行据情呈报。等因前来。

查该卡官所报俄人两经越界偷挖金沙，是虽驱逐过江、将坑平毁，惟恐俄人利心、奢念，再有复入淘金情事，自应不时梭查，严杜偷越之虞。除复饬王哈达、岔哈彦二处卡官等，务须带兵轮往朱克特霍洛一带认真防查、勿令俄匪再有偷入外，一面飞饬漠河总卡委协领就近严饬所属各卡，一体稽查，实力搜巡。嗣后如有俄人纠众越界挖金情弊，定将失守卡官一并揭参，决不宽贷。等情业经分札照办之处，理合备文咨报将军衙门鉴核施行。须至咨者。

右咨将军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黑龙江将军文绪等，为严饬防范金匪再行闯入奏稿

光绪十二年二月初八日

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文绪、齐齐哈尔副都统禄彭，为咨呈事。兵司案呈，窃照本衙门于光绪十二年二月初八日，恭折具奏为金匪成股闯入，续经官兵督队逼逐出山，并严饬防范等因一折（折），除俟奉到谕旨另行恭录咨行外，相应咨呈钦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请烦查照，速向该国公使妥筹核议越界俄人，应如何定拟严办专条，示覆遵照并咨黑龙江副都统查照可也。须至咨者。

（计粘钞奏稿一纸）

右咨呈钦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并咨黑龙江副都统衙门。

奏为金匪成股闯入，续经官兵督队逼逐出山，并严饬防范缘由，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查漠河金厂华、俄各匪，前经官兵一律驱逐出山情形，业已奏明在案。嗣据黑龙江副都统成庆咨，据副都统记名协领双福等呈称：自逐出金匪后，分兵各路严守，乃复有俄匪三百余人，张旗、持械，由依克那申、纳钦哈达两路山脊窜入金厂，列队放枪，当经双福等即时带兵，会同副管富色布所部，分为三路，张翼合围，直逼该队。俄人见势凶勇，未敢动手。随时夺下白旗一杆、枪十六杆、矛子二百余件，计共俄人三百一十三名，立即督兵押令出山点交。俄站官接收并不究办；即经照会，亦不为理。细访此次持械图闯之俄人，乃系俄商四名同俄站官所纵。将搜获银戳记一颗详送。该副都统查核拟办，若不明定法例，无所畏戒，咨请具奏，请旨饬下总署、王大臣，转向该国驻京公使辩论：嗣后再有持械越界俄匪，拿获立予正法；明定禁止越界科条；并请照会东海伯力总督，务令转饬该固毕尔那托尔，一体严禁俄人，再有越界偷挖被我兵拿获，斩杀勿论；不惟两国匪人各知儆戒，边界可期久安。等因咨报。

奴才等随时咨呈总理衙门，与该公使妥拟办理见覆，并照会该处固毕尔那托尔严为查禁，如再闯入，定行驱办，并咨覆该副都统转饬各该委员等，照前督兵严为防范。续准咨，据营总富色布禀同前事、转行速筹。各等因。正在酌核间，二月初三日，接准总理衙门咨称：准出使英、俄大臣来咨，俄人萨比汤，欲在中国黑龙江之租鲁海图卡内，约租地段、设立公司，开采金石各矿。查金石各矿，洋人觊觎已久，咨令预为防范，勿令尝试，致生事端，并饬属及早设法禁阻。抄录照会、说帖，等因咨会前来。

奴才等伏查：海兰泡俄酋，于上年春间曾来照会，胆敢伊头

目喀拉金，议租金厂，当经奴才厉言驳斥、未允。等因奏报在案。所有漠河等处越界淘金华俄匪徒，业经各该员督兵全数逐出。山内现尚肃清，而复图闯越俄匪，又未得手。势在相持之间，彼之度我亦不能相容，今复向出使大臣议租。查阅钞来该大臣函内，有“所请自难允许，若由该处拒绝，恐别生诡计”等语，自系为先事防范，以戒不虞起见。奴才等再四慎审：咸丰十年定约以来，迄今二十余年，黑龙江地方无所容其侵占者，实以大江界限昭著，遇事可以理辩，为曲直之定衡。此次议租之念，当不仅手挖金，其意不过图越大江，各处可傍通，乘时附势，为得寸进尺之计。其智亦深，其谋亦狡。不但将来黑龙江受敌，则盛京、吉林亦同为吃紧。此等情形，早在圣明洞鉴之中，勿庸奴才等鳃鳃过虑者。似议租一节，万难允准，而防范禁阻，尤为目前之要务。查金厂在荒山无人之地，远距各城均在一、二千里之遥，此次悬军深入，运粮倍极艰难。而面面俄屯，利念终不肯舍。一逐之后，复图闯入。形格势禁，既不能违约立予法办、拿交，俄官又不严惩。主客劳逸，重困于中。苟欲穷其奢念，自非多留官兵、经年驻守、转运无匮，或可不致误事，而旷日持久、劳费无息，此系奴才等日夜椎心所不能安枕者也。前经该副都统咨商：拟留呼伦贝尔练军二百名、与安城练军一百名、布特哈练军三百名扼扎，六营统改马队，加给马乾，俾其利于追逐；该城地方紧要，拟将正兵三百名撤回，当以俄人甫经出山，前去官兵又经得力，未便遽行换撤，随即咨覆该副都统酌核，以凭具奏。兹准总署咨称各情，所有前派官兵八百名，自应全数酌留，以资防范。第屡次复闯，屡次拿交、复纵不禁，倘再纠众硬闯，设有互伤，不免衅端。除再咨黑龙江副都统就近督饬各兵妥为办理，并咨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该国公使酌筹核议越界俄人应如何定拟严办专条，俾于轻重缓急，随时咨饬、相机办理、以安边境

外，谨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将军衙门，为将烟厘银两一并解省以便发放各卡津贴事咨呼兰副都统衙门文

光绪十二年二月二十三日

将军衙门为咨扎遵照事。户司案呈，据巴彦苏苏分司总局委员、佐领苏勒布等呈册内开：苏、兰、林三局光绪十一年分共征烟厘正课银六千八百六十八两九钱四分四厘六毫六丝五忽内，遵劄呈解兰库存储银四千六百三十四两四钱九分七厘六毫，现在该局存烟厘正课银二千二百三十四两六钱四分七厘零六丝五忽。等情造册呈报前来。

查此项烟厘银两，系奏明添设卡伦经年扼守官兵应领盐粮之需，现届发放各卡津贴之际，合亟扎饬巴彦苏苏分司总局委员、佐领霍启业布，即将现在烟厘正课银二千二百三十四两六钱四分七厘六丝五忽，移令该营出派官兵，赶即呈解呼兰，由呼兰副都统衙门出派妥员，连该局前解兰库烟厘银四千六百三十六两二钱九分七厘六毫，一并如数解省，以备发于各卡津贴勿误。相应咨扎呼兰副都统衙门、巴彦苏苏分司总局委员佐领霍启业布遵照办理外，仍扎知署巴彦苏苏协领金清阿出派官兵沿途弹压护解可

也。须至咨扎者。

右咨呼兰副都统衙门。

右扎总局委员佐领霍启业布、署巴彦苏苏协领金清阿准此。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将军衙门，为届时迎护电线勘路委员周冕事，咨黑、墨、呼副都统等文

光绪十二年三月初四日

将军衙门为咨行扎饬事。兵司案呈，兹据委办吉、江等省电线勘路委员、三品衔湖南候补知府周冕禀称：……伏查卑府前经电报总局详委勘办吉林、黑龙江等省电线路程事务，当于正月十五日由沪起程，携带洋匠、学生人等驰赴沈阳勘起，于三月二十三日行抵吉林省城。现拟即日前往宁古塔、珲春一带循途查勘。约在四月中旬，当可折回吉林，再由吉林勘起，仍遵照北洋大臣札行，循都讷、齐齐哈尔省城至黑龙江等处，按站详勘。所有沿途经过旗、民地方逐日止宿处所，以及保护洋总管等情，相应禀请宪台，俯赐饬行沿途旗民文武各官临时一体照料、护送，俾免阻滞。除俟珲春勘毕、回吉有期，再行禀请委员，会同照料。等情禀报前来。查该守既经禀称由伯都讷、齐齐哈尔省城至黑龙江等

处按站详勘，所有经过地方，自应行令一体照料。相应札饬茂兴、墨尔根等站站官，派差迎探，于入境后，逐日止宿处所，妥为须备，设法保护，勿稍疏虞、即行禀报。并咨呼兰、墨尔根、黑龙江副都统查照文内事理，一体派员迎探照料可也。须至咨者。

右咨黑龙江、墨尔根、呼兰副都统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将军衙门为严催迅办木植以备架设电线事咨黑、墨、呼副都统衙门文

光绪十二年三月初四日

将军衙门为咨行速办事。工司案呈，于光绪十二年三月初三日，准总办电报事宜布政使衔存记海关道盛宣怀详称：窃职局奉饬展设吉林、黑龙江等处电线，以通边报，业经分别派员勘路、转运、办工详明在案。惟思设立电线，以木料为大宗。自奉天至吉林，自吉林至宁古塔、至珲春，约计二千余里，以每里八根，约计需用木杆一万六千余根。自宁古塔至三姓约六百里，计需用木杆五千根。又自吉林至齐齐哈尔城千余里，需木杆八千余根。自齐齐哈尔以连黑龙江，八站约需木杆六千四百根。惟按里八根，系照内地弓步核计；闻东三省一里，比较内地，有一里半、二里

长者，应为照加，庶不临时短缺。所有此项木料，查原奏内即由吉、黑等省自行筹备；现在派员料理、开工，急需备齐，会同转运委员李守金镛等截做、加油，每根约长二丈八尺，间有城市、沟、河须用三、四、五丈长者，木梢穿心直径约须五寸，木质以坚直为合用。应于勘定线路，或按十里，或按二、三十里，挨段分屯，俟设线委员工到取用，勿令停工候木、致糜经费。自奉天至珲春、三姓，拟于二月内开工、赶造成功，应用电杆，尤须赶紧陆续备齐。自吉林至齐齐哈尔城、黑龙江城，总俟木料齐备，饬知职局，即可俟勘路事竣，接续开办。理合具文详请宪台，查照原奏，迅赐派员赶紧筹办，并乞饬知吉林转运委员李守金镛，转行工次遵照，以免隔阂，而速要工实为公便。

又据电报局员详称：设立电线，向以勘路会(绘)图为先。查自吉林至齐齐哈尔省城千余里，自齐齐哈尔城以达黑龙江城八站，应分绘线图两幅，其间里数是否相符，河道、山路如何造法，木料如何运转，何处应设分局，何处应设巡房，派员详细履勘。查有三品衔湖南候补知府周冕，熟悉电务，堪胜勘路。合即派委员同电局洋总管及学生人等，先由旅顺驰赴沈阳，即从沈阳勘起，至吉林、宁古塔以达珲春，再由宁古塔堪（勘）至三姓。所有图说，就近迅寄总办吉林等处电线工程佘道，以便按图先行设造；该守即行折回吉林，另行勘至齐齐哈尔省城，以达黑龙江，查明山路、水路以及运道、巡房，详细绘图贴说，以便约计经费、购备线料，俟吉、珲工峻，即可料理接续开工。除由职局先行札委、并刊送钤记外，合理具文详请宪台鉴核，遴派妥员会同照料，并咨行所过地方官，出示晓谕，以期妥协。各等因前来。

查总办电报局员详称：设立电线，以木料为大宗，派员赶紧筹办，勿令停工候木，致糜经费。等因。自应严催各城副都统、总管等，务期查照前咨文内所载丈、尺，迅急严催该砍办木植委员

等，赶紧备齐、运工，限于四月内一律妥齐，陆续运工，勿误要需，以俟勘路委员径至各该处，务须派员会同照料。相应咨催黑龙江、墨尔根、呼兰副都统衙门查照，迅速砍办勿误要需外，并札饬布特哈总管诺们德勒和尔等遵即砍办，是为至要可也。须至咨札者。

右咨黑龙江、墨尔根、呼兰副都统衙门。

右劄仰布特哈总管诺们德勒和尔等准此。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黑龙江城副都统成庆，为驻防漠河官兵、委员、马乾、口分银事咨将军衙门文

光绪十二年三月初六日

黑龙江副都统、降二级留任奖赏花翎成庆，为飞速咨商请领事。兵司案呈，查前经遵咨会拟酌定漠河经年戍守防章，当即札饬统巡协领色凌额、委员固伯里、双福、常云等，斟核金厂一带内外要隘扼守之地，接添卡所。应俟如何布置设防、分兵札营，责成该委员等会办弹厌驻守一年，明年再行更换。拟请黑龙江正兵二百名、呼伦贝尔练军二百名、兴安城练军一百名，统计五百名。原去皆系自备鞍马乘骑，赴防扎营，拟请宽给马乾。自去岁十一月初一日起，按月拨发，每兵马乾一分；其布特哈练军步队三百名，

请由自去岁十一月初一日起，每月按名加添口分银一两。以足兵食，堪资士马饱腾，庶于防守有益之处，札饬委员会勘呈报，到日再行斟核咨请定议。等情业经咨报在案。至今尚未呈覆报到。查驱除俄匪，迭经闯入，被我官兵复又逐出，肃清山界，自应遵咨将漠河驻防各城马、步队一体加添口分马乾，以资津恤。等情。窃思（思）漠河防兵，非借马力，庶难相雇内外之处，现据在防委员呈报：黑龙江正兵二百名、呼伦贝练军二百名、兴安城练军一百名，共计五百名，去岁原以骑去马匹均经疲乏例（倒）毙。迭次解到军食分拨各营，近者徒步背服（负），远者雇觅俄人马匹拉运，筹垫费用羌帖四百五十张，呈请拨发。运局无项筹给，亟应权变，请拨：马队每兵按月添加马乾三两，步队每兵按月加添口分一两。自去岁十一月初一日起至今年四月底止，先行请领六个月马乾，每兵可得十八两添买马匹，以备驱驰、接运。今夏虽由火船解送口食，仅止额尔古讷河口，相距防营二百余里，六、七十里不等。如无马匹，徒步背服（负），实难运营。若雇俄人脚力，需用耗费，必须官处筹项。而布特哈练军三百名，每月每兵加添口分银一两，口食由江运到河口，分运各营。责成统带各官现筹，宽给马乾口分，由河口分运，脚力一切，由添加马乾口分内自行筹办，毋庸另请脚费，余资兵丁夏令买补单衣、乌拉，免致褴褛、俄人齿（耻）笑。兵丁不受苦累，庶可驱驰、接运有益。二共统计银一万零八百两，请由省库预筹款项，照数即交验缺去之骁骑校诺弥善、委笔帖式明泉等，以便领回，俾资设法置拨马匹，以足兵力。除饬该差员等就近赴领外，并将会拟金厂防章、如何接添卡所，暨此次肃清漠河金匪所有出力官弁准其奖励各情，前已转饬该委员、营总等查明呈报，迄今尚未报覆，一俟呈报到日，再行斟核咨请定议。至总办漠河事宜委员三员，每员拟请马乾三分；营总三员，每员拟请马乾二分；正、副扎兰十

六员、笔帖式二员，共十八员，每员拟请马乾各一分，共计马乾三十三分。按一月每分需银三两，拟请亦照六个月，应领马乾统计银五百九十四两。可否准如该员等按月支领马乾，未便擅拟，希请将军衙门酌夺示覆遵办外，谨将在防委员、官兵等先行请领、添加马乾、口分之处，理合备文飞速咨商请领，伏乞将军衙门鉴夺施行。须至咨者。

右咨将军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黑龙江将军文绪等，为在漠河地区添设安干、乌苏里二卡伦等事片奏文（注）

光绪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

钦命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文绪、齐齐哈尔副都统禄彭，为咨行事。兵司案呈，窃照本衙门于光绪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附片具奏为在安干、乌苏里地方补添卡伦二处，前后共计二十六卡，官兵添给马乾，按城均匀酌派，以专责成等因一片，除奉到谕旨另行恭录咨行外，相应咨行兵、户部查照外，并咨札黑龙江、墨尔根、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布特哈总管遵照，仍移户司可也。须至咨者。

右咨都京兵、户部，黑龙江、墨尔根、呼伦贝尔副都统衙

门。

右札仰布特哈副都统衔总管诺们德勒和尔准此。

再，正在拜摺间，接准黑龙江副都统成，据前派委员、协领色凌额禀称，奉委勘查前设各卡相距远近，何处可以加添，接连声气，随时驰往沿江，会同双福等详查：黑龙江城坐放九卡，相距一百七、八及二百余里不等，计一千一百余里；墨尔根坐放五卡，相距七、八十里不等，计三百八十余里；布特哈坐放五卡，相距二百余里及三、四十里不等，计三百五十余里；齐齐哈尔坐放五卡，相距一百七、八，四、五十里不等，计八百余里。共二十四卡，计程二千七百余里。所安各卡远近不一。冬令有马可行，夏令沟河非船不通。相度形势，惟自岔哈彦至鄂西们卡二百四十余里，巴勒嘎来至漠河二百三十里，称（程）途太远，绘图禀经该副都统，拟由岔哈彦、鄂西们中间之安干地方，添卡一处；巴勒嘎来、漠河中间乌苏里，添卡一处，逢建卡房一处，以资联络。欲求巡查捷办、文报疏通，非添马给乾不能应手。拟请每卡官一员、兵十名，令其自备鞍马，每月各添马乾银一两五钱；并于法毕尔、胡玛尔、乌木等三处河口，由官制造小船三只，每只需银五两，交卡经管，按年交代。等情咨报前来。

职等伏查：俄人偷越挖金以来，沿江无卡，戍守不足以固门户，随委派双福等前往履勘，自旺哈达起至漠里勒柯河止，共添新卡二十处，连旧有胡玛尔、奇拉二处二十二处，奏请开办洋厘税，每官月给银五两，兵每名月给银二两，以资津帖。并以黑河屯距胡玛尔较远，文报不通，咨经该副都统于该卡适之地添设二卡，先由练军派充。等因奏准各在案。今该副都统咨拟补添卡伦二处、接通联络，并于沟河设造小船，及巡查卡兵添给马乾，均系切要之件。职等再四详核，为数无多，拟请仍以洋药厘捐项下开支。其下江、车勒山等卡仍由练兵充当。俟洋药征有起色，再

行更换正兵坐放、添给乾银。所有新添、旧有卡伦，自应按城均匀酌派，以专责成。拟将黑龙江城坐放九卡徹（撤）去三卡，连新添二卡共五卡；拟将坐放漠里勒柯河之齐齐哈尔官兵，调至该处坐放。所遗漠里勒柯河五卡，距呼伦贝尔附近，应以该城派兵坐放。如此转移添裁，各得其宜，且免绕越之虞。除咨该副都统查看情形各卡练军能否撤回以咨操防咨覆办理外理合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谨奏。

注：此片奏，军机大臣于光绪十二年四月初六日奉旨“著照所请。该部知道。钦此”。四月二十八日，兵部咨到将军衙门。见兵部二十八日发文。以该文与本件重复过多，故未选入。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总理厘捐税务张永锡等，为光绪十一年份征存烟厘、斗秤银钱各数目事呈将军衙门文

光绪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总理厘捐税务候补协领防御张永锡、协领乌尔滚巴雅尔、协领富色讷、主事禄祥，为详明事。案准前局总理协领巴彦孟库等移交各分局征收烟厘斗秤税课银钱数目文册前来，职等覆覈：

省局自光绪十年十二月十五日兴办之日起，至十一年十二月底止，共纳税烟土计重贰拾叁万陆千叁百叁拾柒两叁钱，每包按

伍拾两，抽收银壹千八百九拾两零陆钱玖分捌厘肆毫。黑龙江分局自十一年正月初六日兴办之日起，至十二月底止，纳税烟土重陆万玖千贰百两，照章征收厘税银伍百伍拾三两六钱；墨尔根分局自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兴办之日起，至十月底止，共纳税烟土重一千柒百五拾两，照章征收厘税银一拾肆两；茂兴分局自十一年二月初一日兴办之日起，至十二月底止，共纳税烟土重贰千捌百伍拾一两贰钱，照章征收厘税银贰拾贰两八钱零玖厘六毫；博尔多分局自十一年正月十一日兴办之日起，至十二月底止，共纳税烟土重肆千肆百玖拾一两，照章征收厘税银三拾五两九钱二分八厘；苏、兰、林等三局均自十一年二月初十日日兴办之日起，至十二月底止，纳税烟土重捌拾伍万捌千六百一拾捌两零捌分三厘一毫贰丝五忽，照章征收厘税银六千八百六拾八两九钱四分厘六毫六丝五忽。

已发斗柒百捌拾壹面，秤三百三拾一杆，共斗、秤壹千一百一十二分，每分按二两五钱，徵收课银二千柒百捌拾两。各色杂粮陆拾一万伍千三百玖拾肆石一斗伍升，每斗按六文，征收钱三万六千九百二十三吊陆百伍拾文，内每吊按捌分五厘，核计正课钱叁万一千叁百捌拾伍吊壹百零贰文；烟、麻杂货等物秤指，原价钱捌拾二万陆千叁百玖拾三吊捌百文，每拾吊按壹百文，征收钱捌千贰百陆拾三吊玖百三十八文，内以每吊按捌分五厘，核计正课钱柒千零贰拾肆吊叁百伍拾文。

以上通共征收烟厘、斗秤、课银一万贰千一百陆拾五两九钱八分零陆毫陆丝五忽。除由此内省局动用修益（盖）税局需用银玖百二拾四两壹钱玖分壹厘，实剩银壹万一千贰百四拾一两柒钱八分玖厘陆毫陆丝五忽，钱三万八千肆百零玖吊四百五十二文。除各局徵存办公银钱各由各局就近留支，其巴彦苏苏等处税局前已借动正课钱四千零四十三吊四百三十二文，并省城总局上年

所亏工食、心红等项钱二千三百余吊，职等已另案详请外，所有拾一年分徵、存烟里、斗秤等税银、钱各数目，理合备文详请衙门鉴核施行。须至呈者。

右呈将军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黑龙江将军文绪等，为驳辩俄国无理照会事咨总理衙门与黑龙江城副都统衙门文

光绪十二年六月二十日

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文绪、齐齐哈尔副都统禄彭，为咨呈事。兵司案呈：光绪十二年六月初八日，准黑龙江副都统送到阿穆尔省固毕尔那托尔毕聂威克清、俄兼书照会一件、告示底一件、抄录办过吉林发票案一件，为中国人进入俄界，均须由中国发给票照，以便俄官查验为凭、交纳钱文记号；准住一月，逾限即须应领俄罗斯票照、纳税；并拟精奇里至霍尔莫勒锦原住满洲人等往来右岸，商设卡伦、祗领票照、编制户口册档。等情商办前来。本衙门详核该酋抄来吉林一案，既系一面之词，告示所开各条，又为条约所未载。因地论事，本与吉林情形不同；而其意在管我旗屯，实属大有窒碍。查吉林人民已厚，上年漠河淘金之人，皆系俄人用船由下江越界载来。俄酋复给执照，主持其中。

迭经官兵驱逐，始行出山，几乎激成事端。刻下禁止甚严，黑龙江与俄接壤及四千里，以内兴安岭迤迪隔障，沿江并无居人，只有黑龙江城所属江之左、右旗丁居住。该处向不招民。所有通商江岸在黑河屯一处，与彼海兰泡俄城对峙互相交易。前已将该处旧有卡伦，改为边界官专司稽察，率由旧章；商人向于牛（午）前放行，过江买卖，下晌鸣锣收回，并不准在彼界内入远停留贸易。二十余年，相安已久。今该酋托言发票，广行商买，实为引诱下江之人伙来，别存奸谋。且到彼一月后，即行换领俄照，即可不为俄（我）管，任便作奸稽察，势必袒获。纵之愈多，将必如前俄酋拉式里夫由下江载人发照淘金之故辙，在所不免也。若仅以该处铺户，日间往来交易，我处朝发夕归、日日发照到彼记号，彼得日日索钱，不但商人实受其累，且一允准发照入居，随便自行，彼以此借口，发给俄人执照，入我处随便自行，难以回却，为患更大。至所称江左旗屯人等，由彼属地往来右岸，欲设卡伦、结报户口，在彼界居住，并由俄官编制户册各节，查条约所载：江左虽然属俄，乃指空旷之地；所有中国人居住及渔猎之地，既不准俄人侵占、及附近之（地），则是该处旧居旗圈，仍属中国地面，判然无疑。今该酋以该处旧居人等，直言在彼属地居住，复欲设卡、发票、编查户口，若我认在彼属居住，则日后即可索地求迁；若今（令）编户册，则与彼管辖何异?!前次该酋接任以来，即有“奉伊国主，管理黑龙江省军民”字样，业经驳回，咨请贵署始行剖明、改正；现在该酋举办各情，犹是阴寓其意。以该酋照会、告示核计，于边界、满洲生计大有关碍，万难一毫迁就。且上年违约划江在（左）旧居旗屯熟地、牧场并未退还，不过存逼处愈窄，使我无路自迁，其心已极智狡。若不就此与之从严剖辩申明，定议准章，两国将江左旗丁旧居之处分定界限，不准再侵，以绝奢念，否则彼之悉我易欺，更为得步进步，

将必激起衅端。至所拟定罚落之条，该酋仍存前次拿人圈禁之计。查条约既不准彼此妄拿、存留查治，该酋明系违约，毫无遁获，自系为他日借词示威地步。前此拿禁旗人，迭索不放，即其明证也。票照，核之，万不必准，而此条正宜驳明。除由本衙门先将大概驳辩情形照覆该酋外，查该酋原来照会一件、告示一件、吉林办过案一件，虽系清、俄兼书，惟清语多不联串，相应将本衙门照覆并将原来清、俄兼书文三件，一并咨送钦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请烦鉴核，将俄字翻译，转向该国公使逐一严为剖晰理辩，以破奸谋，用固边界。仍望将原来俄文发还示覆遵办，并咨行黑龙江副都统遵照可也。须至咨呈者。

右咨呈钦命总理各国事务黑龙江副都统衙门。

照录给俄酋照覆：为照覆事。光绪十二年六月初八日，准黑龙江副都统送到贵固毕尔那托尔清、俄兼书照会一件，为中国人进入俄界均须由中国发给票照，以便俄官查验为凭、交纳钱文记号，准住一月，逾限即须应金领俄罗斯票照、纳税，并拟精奇里至霍尔莫勒锦原住满洲人等，往来右岸，商设卡伦，祇领票照，编制户口册档。等情商办前来。本将军查：边界交涉，向以备约为准。今详核贵固毕尔那托尔来咨商办各节，不但均为条约所未载，而本属与吉林情形又不相同。惟查条约所载：分界之处系指空旷之地；遇有中国人住之处，及中国所占渔猎之地，俄国均不得占，仍准中国人照常渔猎，并不准侵占附近及他处之地。则是，精奇里至霍尔莫勒锦一带旗人圈占地方，自系中国地面可知。本将军前在黑龙江副都统任内，因俄人侵占畏山字（子）牧场，曾与前任固毕尔那托尔会同委员勘明，立有界址、字据；乃前拉固毕尔那托尔违约用犁划占熟地、牧场，并未退还，迭经咨催总理衙门向贵国公使核办，尚未覆结。其该处居户册籍，自有满洲各旗协、佐等官管理稽察，所称由俄官编制户册之处，尤属

不合，碍难照限定论办理。至抄来吉林办过发票成案，内既称经东海省固毕尔那托尔禀过贵国公使办理，自必与本国总理衙门、王大臣公同核覆方能照行，不能听俄官一面为衡、该处地方官即率为照准理同一致也。兹本将军已将照会一切情形呈报本国总理衙门，酌核与贵国公使妥商定拟。咨覆到日，再行照会办理。相应先行照覆贵固毕尔那托尔查照，请为候办、以安边界而敦和好可也。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将军衙门为皇会吉期号炮炸裂，死伤民、兵事札街道厅、火器营文

光绪十二年七月初五日

将军衙门为讯办拟结事。刑司案呈：本年六月二十六日，据火器营署参领、佐领花里雅逊报呈，是日该营委领催乌金阿、甲兵春兴阿膺差放炮，不意炮炸，致将该兵并旁占（站）民人王广和崩伤，呈请讯办前来。当饬刑仵，验得民人王广和致命左胁近下，被炮炸崩打、皮破口子血流伤一处，斜长二寸五分、宽六分、深透内，肠、脏突出；又验得委领催乌金阿左额颅被炮磞打、皮破血流伤一处，伤口用药糊盖，难量分寸；又验得营兵春兴阿右脸颧骨被炮崩打、皮未破红肿伤一处，参差不齐，难量分

寸。具结到案。当即集讯，据王广和供称：现年十八岁，籍隶伯都讷民。于光绪十四年三月，跟随叔兄王广得来到这城，在金成永叽喇铺学艺。今年六月二十六日，伊到南门外出恭，正值皇会典礼，燃放号炮，伊看热闹，并未远避，不意号炮炸坏，将伊左胁近下磞伤是真。传讯王广和叔兄王广得等，供亦相等，并无另有别情。质之放炮营兵春兴阿、委领催乌金阿，佥称“膺差放炮，照常装药，不期炸坏、伤人，实出意料之外”。当即饬令加谨调治，每如王广和被崩伤重，复药罔效，于二十七日丑刻身死；饬仵复验，委因是伤死命，并无别故。尸经亲属王广得等结领棺硷，拟结。查此案：民人王广和，于六月二十六日赴南门外出恭，时值皇会吉期，文武官员行贺朝拜，营兵春兴阿、乌金阿膺差放炮，该民王广和在彼处恭目视热闹未远避，不期那炮炸坏，致被炮铜飞磞，左胁成伤、肠脏突出；放炮营兵，猝不及防，亦皆受伤，轻重不等。于验明讯供后，讵王广和伤重复治罔死，旋因是伤身死。虽系是（事）出意外，究属自不小心，死由自取。营兵春兴阿、乌金阿膺差放炮，装药如常，均已受伤，尚无不合，应免置议。除将验供结粘卷备查外，所有验讯缘由，呈请分札遵照。等情。据此，合即札饬。为此，札仰街道厅总管苏隆阿、火器营署参领花里雅逊遵照毋违。切切。特札。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黑龙江将军衙门为悉数"歼除"乘船"盗匪"事咨吉林将军衙门、呼兰副都统衙门文

光绪十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衙门为咨行事。兵司案呈，本年七月二十五、二十六等日，准呼兰副都统倭克津泰咨报，右司案呈：兹于七月二十二日，据署巴彦苏苏协领、花翎佐领精卿阿呈称，于本月二十日，据东路探报，大木兰达界沿江北岸忘八河子一带，突有流匪三十余名，持有快枪二杆、抬枪四杆、洋炮等械，乘船六只，抢劫货船，并在木兰达界，绑缚佃民一名，又于十八日绑缚广来泉柜伙一人，勒令购回。情探报前来。同知厅出派冷奎忠带勇由沿江水路觅船前往寻捕，职即拣派省队委参领托明阿带兵四十名，配齐军火，由陆路星夜驰赴该处迎头堵击，务将此股贼匪尽数剿除。等情严饬去讫。详核时届草茂之际，未免此击彼窜，当即移知赵胡窝堡省军统领拨兵往剿，并严饬各路哨探官兵实力侦探外，职督率在城官兵勤加操防，以期振作之处，谨此备文飞速呈报宪台衙门鉴核施行。等因前来。查此股流匪，胆敢乌合啃聚，乘驾船只，溷淆江面，劫抢行商货船，乘隙登岸，绑缚人民作质勒续（赎），实属凶恶已极。虽经派勇由水路前往寻捕、苏营派队由陆路堵击，惟核贼情诡秘，当此河水涨发，松江两岸树木、柳业正当菁密，最易藏奸匿匪，兵到则遁，兵过

则出，是其惯技，如不痛加惩创，诚恐滋蔓难图。是以飞札前派剿贼去之委参领云骑尉阿克敦布、省队委札兰荣庆等，刻即带兵，顺由沿江北岸陆路探听贼船所在，迅急进剿，并由城中添派练军马队三十名，配带军火，星驰迎头截击，勿任该匪遁窜并飞札省军统领满禄一体拨兵进剿，暨札覆苏镇营、厅，务须督饬前派兵勇，迅将此股丑类悉数剿洗尽绝，勿留余孽，仍飞咨阿勒楚喀副都统衙门一体派兵，在于沿江南岸严密截击合力搜捕，以杜潜窜，实为至要。等情。相应由四百里飞速咨报。为此，合咨将军衙门谨请监核外，并非（飞）咨阿勒楚喀副都统衙门，请烦查照可也。等情前来。

查此伙盗匪，胆敢勾结三十余名，乘船劫抢，亟应随时剿灭，以安闾阖。既经该地方及贵副都统加添兵队，前往水陆迎击，务即督饬悉数歼除，不得以林木业深，为该匪漏网地步。除咨照吉林将军衙门转饬一体兜缉，并札省军统满禄巡剿外，仍咨覆呼兰副都统转饬遵照可也。须至咨者。

右咨吉林将军呼兰副都统衙门。右札仰省军统领满禄准此。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将军衙门为京旗旗丁恳请赏归原籍事扎北团林子委协领常德文

绪十二年八月初五日

将军衙门为扎饬遵照事。户司案呈，据京旗旗丁恩常等禀称：丁等由京拨至北团林子安插，讵料不服水土，以致九户人丁大、小二十六名口，其中断绝两户，其余七户间有死亡，大、小人丁仅剩十七名口，求生不得，就死无由，不意本年秋收歉薄、盗贼蜂起，房舍被焚，流离失所，惨不待言，不得已只有叩恳恩施格外，可否赏归原籍差，借养余生。等情前来。

查此项京旗丁户，系奏明奉旨拨来之户，亦未便听其自由。其原禀内，仅有恩常、德昌二名，其余五户，是否知情，未据声叙。至房舍被焚，事先亦未据该委协领详报。应即查明，方昭核实。相应扎饬北团林子委协领常德，遵即查明：该京旗丁户房间是否被贼焚毁，其未经具禀各户，究否知情。逐细查明呈报，并开导该丁等：既奉旨拨至该处安插之户，断难复回原籍、起止自由。务须加意抚邺，令其安心度日，勿生妄念可也。

右扎北团林子委协领常德准此。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将军衙门为将总理衙门照会俄署公使底稿及翻译俄文三件咨黑龙江副都统衙门文

光绪十二年八月十六日

将军衙门为咨行事。兵司案呈，本年八月十三日，准钦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咨开：光绪十二年七月初五日，接准咨开，准黑龙江副都统送到俄酋清、俄兼书文三件，为中国人进俄界，须由中国发给票照，以便俄官查验，准住一月，逾限即应领俄罗斯票照、纳税，并拟商设卡伦、编制户口册档。等情。应将原来清、俄兼书文三件，咨送查核，请转向该国公使，逐一严为剖晰，仍将原俄文发还。等因前来。本衙门业将送到清、俄兼书文翻译、查阅，即照会俄署公使拉德仁，按约逐层驳诘，俟俄使覆到再行咨达外，相应抄录照会底稿并原来清、俄文三件，及照译清、俄文三分，咨行贵将军查明，以资办理可也。等因前来。

相应咨行黑龙江副都统衙门查照可也。须至咨者。

右咨黑龙江副都统衙门。

为照会事。光绪十二年七月初五日，接准黑龙江副都统（将军）文绪称，六月初八日准黑龙江副都统送到阿穆尔省固毕尔那托尔毕聂威斯克清、俄兼书照会及告示底等件，为中国人进入俄界，均须由中国发给票照，以俄官查验为凭、交纳钱文记号；准住一月，逾限须应领俄罗斯票照、纳税；并拟精奇里至霍尔莫勒金

原住满州人等往来右岸，商设卡伦、祇领票照、编制户口册档。等情。详核各条，为条约所未载，意在管我旗屯，实属大有窒碍。查上年漠河淘金之人，皆系俄人用船由下江越界载来，俄官复给执照，主持其中，迭经官兵驱逐，始行出山。黑龙江与俄接让及四子里，以内兴安岭迤逦隔障，沿江并无居人，只有黑龙江城所属江之左、右旗丁居住。该处向不招民。所有通商江岸在黑河屯一处，与海兰泡俄城对峙互相交易。前已将该处旧有卡伦改为边界官专司稽查，率由旧章：商人向于午前放行，过江买卖，下晌鸣锣收回，并不准在俄界内入远停留贸易。二十余年，相安已久。今俄官忽欲发票，到一月后即行换领俄照，且索取钱文，商人实受其累。至所称江左旗、屯人等往来右岸欲设卡伦、结报户口，在彼居住并由俄官编制户册各节，查旧居旗圈，仍属中国地面，今该俄官复欲设卡、发票、编查户口，实于边界、满州生计，大有关碍，万难迁就。咨请转向驻京俄国大使逐一剖晰，用固边界。等因前来。

查光绪七年改订陆路通商章程第二条，内载："俄国商民前往贸易，应有本国官所发中、俄两国文字执照。入中国地界时，在附近边界中国卡伦呈验。查明后，盖用戳记。"等语。是俄民赴中国贸易营生，由俄国官发给执照，令（今）华民赴俄国贸易营生，须由中国官发给执照，本属一样。俄民执照在中国呈验、盖用戳记，从未索取分文；今华民执照，俄国呈验、盖用戳记，居然令华民纳税，且限以一月后，换领俄罗斯照票，更取重税，既非公允之道，亦与条约相背。查俄民执照，中国查验、盖戳后，即可任便行走，向不令俄民领换中国票照；俄官不应故违约章，借词阻拦。且同治元年通商章程第二款内载："俄商小本营生，准许前往中国所属设官之蒙古各处，及该官所属之各盟贸易，衣（亦）不纳税；其不设官之蒙古地方，如该商欲前往贸易，中国亦断不拦阻。"云云。是俄商既许中国蒙古各处贸易，且不纳税；华商亦应在俄国边

界各处贸易，亦不纳税，货物并（亦）不纳税，更无所谓票照之税矣。此显而易明之事也。况此项商民，俱系小本营生、负苦糊口之辈，若再加以苛政，小民何以谋生！北京立约第八条内载："俄罗斯国商人在中国、中国商人在俄罗斯国，俱仗两国扶持。"若任意索取税课、阻碍商计，殊失扶持之道。且中国待俄国商民，情至义尽，极书扶持之道。如北京立约第六条内载：在喀什噶尔，中国给与可盖房屋，以便俄商居住。并给与设立坟茔之地，更有空旷之地牧放牲畜，可谓优待矣；俄官亦宜似中国之优待俄民者，以优待华民，方为持平之道也。至江左旗屯人等往来右岸，商设卡伦、只领要票照、编置户口册档一节，均为条约所无。查咸丰八年爱珲约内载："黑龙江左岸，由精奇里河以南至豁尔莫勒津屯，原住之满洲人等，照旧准其各在所住屯内永远居住，仍著满洲国大臣、官员管理。俄罗斯人等和好，不得侵犯。"又，咸丰十一年黑龙江定界牌文内载："空旷之地，遇有中国人住之处，及中国人所占渔猎之地，俄国均不得占，仍中国人照常渔猎。从立界牌之后，永无更改，并无侵占附近及他处之地。所有东边界内，原住之中国人民，其向来谋生出入行走之路，应听其便，俄国人不得拦阻。"载在约章，奉行已久。该处旧居旗圈，皆系中国人民，应归中国管理。今忽然设卡伦、领票照、编户口，即（既）非贵国所辖，即不应有此办法。核之"出入行走、应听其便"之文，实属有违。总之，中国与贵国敦睦和好，已二百余年。交涉之事，不止一端，无不照约办理。今贵国阿穆尔省，无端另设新法，限制华民，竟将条约，视同废纸，本爵大臣，实深惜之。即希贵署大臣转饬边界官，遇事持平办理，不得节外生枝，致兹轇轕。务将此等违约之举，速行革除，仍当确守旧章，以安边民而敦睦谊可也。为此照会。须至照会者。

大俄管理内政事务阿穆尔省巡抚为知照事。照得本海滨省允拟改立护照章程一案，约于一年之前，经阿尔省总督将东海滨省巡抚知照吉林将军之文，抄录咨行前任阿穆尔省巡抚拉杂咧弗一律照办。等因在案。本大臣深以绥靖边疆、以敦两国邻好为要务，尤愿早全其美说。阿穆尔省总督拟于 东 海 滨 省试行改立护照章程，而吉林将军暨珲春、宁古塔等处副都统，均能和衷共济，以成其事。谅贵将军于阿穆尔省与黑龙江省边界地方护照章程，必能速为襄理，以期两有裨益。而拟议章程，本大臣断不能迟逾本年八月初一日之限。妥拟、请办者条：

请贵将军即将附送护照章程告示，张贴省中，并将严定护照章程之意，先行知照贵属下：并非有意阻碍华民前往俄国，实缘整顿边界起见，期于商办交涉事件日有起色，以敦两国和好。

请贵将军将发给华民前往俄国护照式样十分，咨送本大臣，幸勿见却。

请贵将军知照瑷珲副都统，迅即遵照告示内载，将照约准在俄国地方阿穆尔河干之节业依与霍尔莫勒得金两河之间满州人民编辑户口档册，俾改发给护照章程，庶可期归简易。

相应知照贵将军查照可也。须至照会者。

告示

今拟自满州地方至阿穆尔省一带，除东海罗斜灭诺福卡伦及阿穆尔省两处(既不准由他处边界)，中国愿往俄境人民，在东海罗斜灭诺福卡伦请验护照者，由阿穆尔省马队文案处查验；其在阿穆尔省城请验护照者，应由省城文案处查验。遇有中国人民欲由在以上文案处请验本国发给护照。查验后，钤用戳证，即在该处照例每照一张完纳税课廓撒业克三十枚。盖持中国护照，在阿穆尔省必须钤用戳记后，方可为枕。按照以上章程查验中国护照，自钤用戳记之日起，予限一个月，中国人民准在阿穆尔省各处游历并

不拦阻；倘逾此限，该人民等应向俄国所管地方换领俄国护照。中国人民，请验中国护照并承领一手限期之俄国护照，照内应有巡抚花押。在阿穆尔省，应由地方官查验、给领；在各界地方，应由管山官或会董及分统马队等官查验、给领。发给俄国护照后，照例应收税课卢布一圆、廓撒业克五十枚。其中国护照，一经钤用戳记，即行发还。自本年八月初一日起，遇有中国人民经过俄界，如查无中国官员所给护照，定即拦阻。其在八月初一日以前入俄境者，及现已在俄境内者，均自八月初一日为始，请领俄国护照，至一千八百八十七年正月初一日结止。发照时，应收税课廓撒业克七十五枚。然均不得过一千八百八十七年正月初一日之限。其持有中国钤用戳计（记）之护照，请换一年限期俄国护照者，照例应完税课卢布一圆、廓撒业克五十枚。中国人民遇有遗失俄国护照者，该人民应即报明地方官，系察明果系发过护照，即可再行补领新照，将遗失照内限期注明，仍应完一正税，另有简便办法。援枞瑗珲合(和)约所载：中国人民准许在阿穆尔河干之节业依及霍莫勒得金两河之间地方落户，人民经过阿穆尔两河干往来中俄地方毋庸护照。只有以上所言两处，卡伦官员所出字据，亦可为凭。惟应呈明：实系该处落户之民，按照一千八百八十三年所定，准许落户地方华民，持有发给凭据，或愿贸易因要事，前往阿穆尔省城及俄国边界各处。如在界外居住，已逾一月限期，应即换领俄国一年限期护照。完纳税课卢布一圆、廓撒业克五十枚，其持发给凭据；应另完税课廓撒业克五十枚，至卡伦官专司发给以所管简便凭据。应在卡伦立有中国人民户口档册。至于如何编辑户口档册，应自本年，即一千八百八十六年九月二十日起，中国人民有违现定章办法：凡遇中国人民并无中国护照或发给字据，或据声说遗失护照并无实据者，如该人民在俄境内并未作有不法情事，应将该人民等游逃例驱出境外，沿城乡地方官员等，仍应妥

为照料。中国人民虽持有中国护照，并未呈请钤用戳记者，一律照此办理。凡中国人民持有中国护照，已经呈验而不在定限期内请领俄国护照者，照例应罚税课卢布五圆，应补给该人民等一年期限之俄国护照，仍以定限之日起算，发照后仍应照例完税。凡中国人民居住阿穆尔省内各处，持有护照或字据，已逾限期，并不换领俄国护照者，应罚税课卢布三圆，仍补给新照，亦照以上章程办理。凡遇中国人民将自己护照转给他人，及持他人护照，或愿落户，或往来各处者，应照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所定第九百七十六条罚办。凡遇中国人民在自已照内，或他人照内，如有涂改限期、居住地方情事，即应照以下章程罚办：除轻罪不议外，应照第三十三条"擅据他人之物及擅行权利者，拟除悉毕尔省，发极远省分安插，或令作第三等苦工。"

抄录办过吉林发票成案

大俄东海滨省巡抚为知照事。

照得本大臣遵旨到省后，即以靖边疆、敦邻好为要务。而遵照和约，尤宜永昭诚信、历久不渝。况本国阿穆尔省总督，深愿两国共敦和睦，意颇殷殷。本大臣遇事必皆直抒己见，即现在所行之文，亦不离乎此义。查贵国所属毘连俄国边界地方，安插户口无多，而本国大皇帝特派本大臣所辖地方，多系空旷、益造尚少，致匪徒得以鸱张，或深箐深林幽谷，或在沿海港议（汊），皆人迹罕到之处，肆出抢掠，农工商贾深受其害。近年以来得以渐臻平靖者，缘我两国讲求吏治，于此事能以设法办理。故此等聚众靡常服（胡）匪，即所谓"红胡子"贼匪，近来颇为敛迹，然近日犹有恐吓乡民之事。虽各边界地方力加整顿，究未能净绝根株。本大臣既奉贵国边界大臣知照，曾经两国内政大臣会商妥协，本大臣更不能不加意焉。前经贵国各边界各副都统与本大臣

屡次会晤、函商，皆以华民如持有发给护照，经过俄界，概不放行。嗣于一千八百八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即光绪十年十一月二十日，接准贵将军文称：现以（已）晓谕华民，如欲前往俄国，必须持有本国地方官护照、注明前往何处、作何生理、及某人前往。等因各在案。伏查此等办法，所有前往俄地者，固属良民；然恐有不法之徒，不愿（顾）大国体面，玷及桑梓，或僭称中国官员，或捏为访事名目，故为扰害俄民。如有此等情事，本国应就近知照地方官或公会，令其赶紧调处，妥为了结，总期于两国边界地方贸易营生、交涉各事，均有起色，以敦两国和好。无如此法虽为书善，窃恐操之过急，于事不无妨害。现经妥议章程：所有华民前往俄地贸易营生者，果能安分、无所违犯，必较各国人民倍加保护。本大臣相应附送告示五十分，即请贵将军分送所辖地方各城，编行张帖，以便中国商民，如欲前往俄国贸易营生游历者，一望周知。惟贵将军相助为经、玉成其事。不然，恐章程受通之始，未免致生疑忌。并祈贵将军将改立护照章程之意，先行知照贵属下：并非有意阻碍华民前往俄国，实为整顿毘连满州边界地方起见，期于商务、交涉事件日有起色，以固两国之好。贵将军接到告示后，即知改立护照章程一节，业经阿穆尔省总督照会驻扎北京俄国钦差大臣矣。

又查发给中国人民愿入俄界之护照，其大小式样，或用汉文，或用满文，必须预为拟定，以期一律，并于照内留一空处，以便本国边界卡伦官员钤用戳记，发给时截开、存案，将来呈验此照、请领俄国护照时，俾得有所稽核。望贵将军妥为筹划，幸勿借辞推却。是为至要。并请贵将军咨送新定钤用印信空白外国护照五十张，由本大臣分送发给华民俄国护照各处及边界各卡伦，以备呈验护照时可以稽核，以防假造。况俄国边界辽阔，贵国各副都统必能恪守成规。倘贵国边界各卡伦于转解人犯或转递各处

封并不接收，则本国无不罔费经营、徒耗国帑。愿贵将军议定章程先行知照贵属下，俾贵国各卡伦，不分畛域，永无猜疑。遇有本大臣包封或本国边界廓米萨尔包封咨行贵将军暨贵属下者，及因各项护照违例递办人犯，均一律接收，不得留难阻滞。本大臣诚信自矢于所有华民之在本省工作者，总期安享利益。愿贵将军体本大臣之心，相助为理，是为至盼。相应知照贵将军查照可也。

右知照大清吉林将军。一千八百八十五年

一千八百八十五年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暂护将军印务禄，为咨报勘路委员周冕勘毕线路、已由省起程回津等事咨吉林将军衙门、直隶总督文

光绪十二年八月二十日

暂护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印务、齐齐哈尔副都统禄，为咨照事。工司案呈：卷查勘路委员周冕，前由伯都讷入境，仍循驿路勘至黑龙江省城，适值嫩江泛涨、道路有阻，随即拣派佐领德陛额带同练兵慎加保护，于七月初三日，由省起程，绕道前往墨尔根、黑龙江、直达黑河屯勘查去讫。前已咨照在案。今据勘路委员周冕由黑河屯旋回本省，禀送清折一纸内称：据洋总管测

定，江省电路一千二百九十一里、官路一千四百二里；查是项木杆，系照电路分段开列，其算法与官路不同，有官路十里而电路仅八、九里者，亦有电路十里而官路止八、九里者，其木竿，若照电路分放，不特易致错误，且与各城界址不分。惟仍照官路每一里放木九根、每十里多加一根，通计用电竿木一万二千七百四十八根，似无大出入，且亦直捷。等情禀报前来。本衙门当即咨扎各该处：务须遵照此项指定电竿数目砍伐，以备应用，庶免临期贻误为要。

兹该委员已于八月十六日由省起程回津，除派官兵并劄饬驿站一体加派兵役沿途护送外，相应咨行等情为此合咨贵爵阁、督、部堂暨吉林将军衙门，希为查照施行。须至咨者。

右咨吉林将军衙门、直隶总督、爵阁、部堂。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黑龙江城副都统成庆，为金厂周围里数绘图贴说等事咨将军衙门文（有删节）

光绪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黑龙江副都统、降二级留任、奖赏花翎成庆，为遵咨查勘金厂周围里数、绘图飞速咨送事。户、兵司案呈，于本年八月初三日，接准将军衙门咨开，准户部咨：……再，查漠河……究竟金厂一带周围里数若干，从前每年山产金沙可得若干，应令该将军

等，速即详查，绘图贴说报部，以备查核。等因议奏奉旨：依议。钦此。等因前来。相应咨行黑龙江副都统，克即遴委员，务遵部咨，即将漠河金厂一带周围里数若干，从前每年山产金沙可得若干，一一查明绘图贴说，迅速咨覆，立待奏咨。等因前来。当即遵咨拣派佐领特英额带笔帖式西拉布前来漠河防营，会同办理漠河统领常云，亲临其地，按照省咨，确实勘查金厂一带周围里数，绘图呈报，并饬访询每年可出金沙若干。等因去讫。

旋于九月十五日，据委员、佐领特英额、常云等绘图贴说呈称：查得漠河山内金厂，自西北发源河沟一道，中间淘挖金地宽八丈余、长二十余里；所挖金坑均在河沟两边，上距河源空处十五里余、东距乌木尔河空处二十余里。自此河南北分流小岔两股，亦有旧挖金坑几处，由彼绕越山河，驰抵阿尔罕、奇乾两处金厂。查勘阿尔罕河沟一道，自淘金地，下距河源空处六里余，所挖金坑俱在两边，宽六十里余、长六里余。又，奇乾河沟一道，自淘金地，下距河源空地十余里，所挖金坑亦在两边，宽七丈余、长八里余。此两处所挖金坑，向北顺流三十余里，归入额尔古纳河。勘查三处金厂，所挖之地，斜向东南、西北，相距绕越山河，乘马扒山经行，二百余里不能行车。由额尔古纳河水路绕越，经行四百余里。周围一带约计六百余里，中间山高林密、沟涧阻隔、取直无路。职等查勘已毕，旋回依克那什俄站，探询我们金厂上年、每年可出金沙若干，俄人答称并不知情。上年挖金华、俄头目均已逃散，实系无处访问每年出金数目，仅有江左俄人风言“你们内金地，出金尚多”等语。职等复加诺访，实无知情华、俄上年得金数目。所有遵劄查勘漠河、阿尔罕、奇乾三处金厂河沟周围里数、确实查明绘图贴说，探询上年挖金华俄头目均已逃散，未能访询得金数目，合并声明呈报前来。

详查金厂深山地广，周围约计六百余里，中国边疆要地，虽

经设防巡查，惟恐难周。各地练军，经年驻守，劳兵糜饷，每年需银六、七万两，并非经久之计。万不可一日无兵驻守，被俄人偷越疆界。相距各城一千六、七，二千余里，山河阻隔、道路不通、无法节制。可否金厂择地安城、专设大员弹压镇摄、拨兵驻守？或将兴安城鄂伦春千名，移驻就山围猎、防范巡查？金地山多地广，本处实无能人踏勘何处产金、何处无金、每年可能出金若干。俄人情愿借地出租，中国产金山河宝地，岂能任其俄人侵占、偷挖！得利大有关碍，或请派明干大员，带领内省明匠，来江周历踏勘，或者封禁，或者招商开挖，抵充俸饷，抑或开办殊非易"，必得先建城垣、安兵驻守，拣派干练大员镇摄，或拨派官兵防范弹压，而免日久生患。是否之处，希请钧裁，酌议万全妥章，杜绝俄人偷越后患，保护边要地。其金厂……与俄切近，仅隔一江，俄人勾结华民偷越淘挖数年之久。前年查出，去冬调派重兵威吓，一半自散，逐剿一半。华、俄金匪一万余名；焚毁木房一千余所。仰赖圣主洪福，未劳多兵，仅只八百兵、丹，立即肃清山界、收复边疆重地，如若稍迟，缓办一、二年，偷越华、俄，啸聚数万，逐不胜逐、剿不胜剿，如何办理！现在金厂，分营经年驻防，未能杜绝俄人奢念，尚有偷闯，随时驱逐，防军实属勤劳。……防边之要，首在审地势、察敌情，先事图维、择要布置。而前经请调省城旧练马队五百名来瑷，仿照上年章程设防；时下省垣既设新练马、步队四千五百名，可将陈练马队抽撤四百名口分、马乾，拨给瑷城，拣挑正兵四百名，派员管带，常川训练，按年轮换，周而复给，一律整齐，严加操防，以壮声威、保护地方、整顿营务，庶几兵归实练、饷不虚糜，两有裨益。倘有紧急，尚可应援。……金厂或禁或开、防范一切情形，如何酌拟经久妥章办理等情，相应飞速咨请、伏乞将军衙门鉴夺酌核拟办可也。须至咨者。

右咨将军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宁古塔副都统衙门右司，为暂免派员详查马蜒河放荒四至地界事咨吉林将军衙门文

光绪十二年十一月初三日

右司案呈，为飞行咨覆事。于本年十一月初二日，准将军希、钦命副都统恩咨开，总理稽核荒务局案呈：光绪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据署宾州厅同知详据烧锅甸巡检盛文瀚遵札查明出放玛延河余荒年限已、未交足荒价一案，等因。详奉宪批：查书牧瑞勘放玛延河荒地业经办理完结，曾于本年三月将所放荒熟地数并展限开科各情奏明在案，乃巡检盛文瀚，竟自连年招佃续放，漫无限制，究竟坐落何处，将来如何升科，是否越出马延河大界之外，侵碍禁山、贡场，及所报佃户地数已、未给照各节，其中有无不实、不尽，候拣派妥员会同该巡检澈底清查禀覆到日，再行核办；至称所收荒价二千七百余吊，经练会局动用无存，殊属谬，应由该厅作速勒追解省，不准任意拖欠，以重公款，仰吉林道转饬遵照缴册结存。等谕饬交到局。遵即胪列官单，呈奉宪派佐领全福、记名六品官沈德启，会同巡检盛文瀚前往查办。卷查马延河荒地，前经委员、书牧业于光绪五年勘放完竣禀报在案。以后，该处巡检张绍庚、徐兆松连年续放余荒，禀经文案处刷给

执照二百张，昼巡检盛文瀚丈放杨木顶子荒地，前后招佃六百三十余名，前颁印照不敷填用，上年十二月间，复请颁领印照五百张以资应用。当因该巡检所详连年续放余荒，及杨木顶子荒地，是否仍在马延河原放大界认内，或由界外另行续放之外，省局并无案据，无凭查核。况该处地界多与桦皮贡山、参山互相连络，放荒若无限制，难免不无侵碍，未便率行发照，致贻后患。曾经禀明札饬宾州厅同知转饬该巡检履勘明确，分晰造具细册，绘具图说详报来省，以凭核办。兹据该厅同知详覆，前因委员会同该巡检前往查办，惟此项续放余荒，竟是否即在原放大界以内，并有无侵碍贡山、禁山及越占别项荒界之处，亟应先将四至大界查明、划清，挖立界堆，之后，始可查文续放荒地，认免牵混而昭核实。应亟札饬委员、佐领全福等，驰抵马延河荒界先将委员书端原放马延河荒地四至大界，亲履周查丈明宽长、里数、远近，会同连界各城委员，务将界限划清，眼同挖立界堆、绘具详细图说、联衔加结禀报。经此次委员划清之后，即将此图，各该连界衙门均应分存一纸，以凭各守各界，俾专责成。查本年九月初一、十二等日，先后据宾州厅同知转据烧锅甸巡检送到马延河地图二纸，内开：正东、东南二面，均与宁古塔接界，其正南与阿什河围场毗连，西南与五常厅毗连，正西与拉林连界，西北、正北二面均与宾州厅连界；而东北一面、系与三姓接界。其马延河地方居处河川，适当六城地界之中。今欲清理四至大界，亟宜先期知会连界各衙门核实详察。尚无关碍，不须派员飞速声覆，免滋拖累外，如有实在接壤处所，自应拣派妥员前往会勘，以清界限而专责成。兹查省派委员佐领全福等，现于十月二十八日由省启程，前往宾州厅属马延河荒界，约于十一月初十日以前，一准驰抵该处守候；而各城所派会勘委员，均各务于十一月初十日以前，齐集马延河搭接处所，至相知会各清各界，亲履会勘明确，划分清

楚、绘具明白图说、联衔加结禀报。仍将地图各绘一纸，如将来某界划清、立堆、完竣之后，某城委员勿须守候，亦毋庸来省，即刻就近各回本处衙门禀报销差，仍由各衙门专案报省，以凭查核立案。再查，本年三月十五日，据宾州厅同知详据烧锅甸巡检盛文瀚禀，据马延河南牌牌头王国发、佃民阎廷耀等四十六户联名恳请缴照销租偿还地价一案内称：去年冬季，因五常堡禀放旗荒，经旗人满禄朦胧舞敝，谬将界内之大羊山改指为大王砬子，将该佃领有印照者四十六户，未领印照者五十七户之地，恳请缴照销租，并具佃户花名并绘图说各一纸详请核示。等因。当奉宪批饬查究办，各佃户如有实欲缴照他徙者，亦即查明禀覆，以便挪还地价、另行招佃。去后。旋于本年九月初一日，据署宾州厅同知善庆详覆，饬据烧锅甸巡检盛文瀚讯据佃户阎廷耀、牌头王国发供明，均无挟制情事，仍旧开垦纳租、安分守业。等情。给具原放马延河大界四址全图一纸，及佃户一百零三名所领荒地晌数、坐落四至造具清册一本，详送到省。兹查送到图册，内开佃户共一百零三名，所领荒地皆被五常堡禀放旗荒，经旗人满禄朦胧谬指，裹套旗界。自宜先行札饬五常堡协领即派该堡原勘委员带同旗人满禄前往马延河南界与大度川搭界处所，会同省员佐领全福、记名六品官沈德棨、巡检盛文瀚亲履勘明，秉公划清界限，则五常堡前勘大度川荒界时，是否裹套北界，而延河所放余荒，有无侵越南界，孰是孰非，自然水落石出矣。委员佐领全福等，勘明四至、划清大界后，即将光绪八年发过印照二百张、记放出余荒地二千零六晌四亩一分，先行文明、造册禀报。其现未发照之户四百九十二名，所领荒地二千四百七十九晌四亩九分，照章应收荒价、公照费共钱九千零七十四吊九百三十四文，一并收齐、如数解省，仍勘明段落四至，造具佃户花名地亩晌数清册禀送来省，以凭核发印照，俾该[各佃]守执输租。所有此次委员会勘马延河四至大

界，将来某界先行勘明，即同某城委员划立界堆，先行联衔绘具图说、加结禀报后，该城委员即刻径回本衙门销差，以节糜费而省拖累。至内外城各衙门派出委员、人役，往、返、行、住应需川资，各由本衙门筹款发给，均不得需索民间，致干查咎。相应呈请咨行宁古塔、三姓、阿勒楚喀各城副都统札饬拉林协领、五常、宾州各厅同知，务各遵照；并札五常堡协领遵照文内事理，即饬该堡原勘大度川荒界委员，带同旗人满禄，前往会同勘验，各清各界，联衔绘具图说、加结禀报，以凭核办。等情。据此合咨行宁古塔副都统衙门遵照可也。等因前来。

查咨文内开宾州属界马延河地方，居处河川，适当六城地界之中，今欲清理四至大界，亟宜先期知会连界各衙门核实详察，尚无关碍，不须派员飞速声覆，免滋拖累一节，等情案查：前于光绪七年间，遵奉省咨，宁古塔前曾拣派佐领常兴、骁骑校庆春等，前往阿界、马延河等处，会同阿城差员勘分围场界址。查明马延河东南老岭系属塔界；东达牡丹江岸，乃系姓界；西至拉林、五常堡界址，毗连皆系山林窝棘、水甸之地，塔界实无可采围场。等情业于光绪七年五月二十六日由左司据情咨报在案。今奉咨查，本衙门覆加详查：塔属西北，距城四百余里，以老岭为，其岭之东南系属塔界；其老岭西北，乃系马延河、宾州同知所属放荒地界。惟查马延河四至大界：正东、东南二面，虽与宁古塔接界，相隔老岭，转向西北至马延河，相距二百余里，其间皆系山林窝棘、水甸荒地。详核前案。至马延河等处现在放荒四至地界，实是与塔城边界毫无窒碍，是以遵咨拟请暂免派员往查而节糜费之处理合由四百里据情声明、飞行资报。等情。据此，拟（理）合咨报将军衙门查核可也

值班章京恩祥对，值班笔帖式庆春写。

（选自《宁古塔副都统衙门档》）

将军衙门为裁撤街道厅番役，旗兵并严禁勒索商民事札兵司文（附改定章程）

光绪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

将军衙门为札饬遵照事。印务处案呈：照得街道厅原为弹厌街市，稽查赌博、贼、匪而设，此外他无所事；若有十余番役，足供差遣。乃近来该厅当差番役，竟至数十名！具有四十名旗兵！人多靡糜，以故耗费不济，明则假公滥捐于铺户，暗则因事讹索于商民，甚至车有捐、人有税，种种弊端，不一而足，此为彼效，日甚一日，是求安而反以落扰也！若不痛加裁禁，何以除积弊而安地方合亟明定章程，将该厅兵役，量为裁撤，并将以前摊派铺商车捐、人税及一切陋规，概行严禁。除扎饬街道厅遵照外，合将改定章程逐条开列，出示晓谕阖城商买、旅店及外来人等知悉。嗣后，如有不肖番役，敢违定章程、私自向尔商旅等勒派捐税者，准尔等立时扭获来辕鸣控，定既（概从严惩办不贷！倘有奸商私自勾结无（舞）弊或店户私自指官勒收捐税者，亦一体从严治罪，断不姑容。

为此，严饬遵照。特劄。

右劄仰兵司准此。

计开

一、番役取索商户心红、柴、炭、油、烛、人丁更夫，及外来游民报名、大小车辆出捐等项钱文，自十一月月半止，一概免捐，丝毫不准摊派。

一、游民到城报名，钱税虽不收取，而稽查不容稍懈。该总管、付管，亟宜严督番役认真盘查，如有疏漏，定为执事是究。

一、番役选留十五名。除每名应领水师营半饷外，著加恩仍每名月给津贴钱五吊。其余各旗帮贴甲兵四十名，全数撤归本旗当差。

一、番役公干，均穿号衣、系带腰牌；如有不穿号衣、系带腰牌而出查传者，准尔等扭官究办。

一、工司制造：番役号衣、马褂、坎肩共十五件，责质红边、心月写"街道厅"三字；腰牌十五个，写本役姓名，铃烙火印。

一、街道厅每年烧柴给钱一百吊，炭钱二十吊，心红钱二十吊，油、烛钱三十吊，糊窗、掏炕、茶水零费钱三十吊，每年春、秋由户司筹给。

一、街道厅应备锁项、刑具，遇有损坏，先期呈明，委员验实，再请由户司发价制造。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黑龙江将军恭等，为翻译乏人，请派熟悉俄文学生一员来江事咨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文

光绪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钦命头品顶戴、署理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随带军功加一级、纪录三次恭，齐齐哈尔副都统、纪录四次禄，为咨请事。案照黑龙江近接俄疆，所有交涉事件，动关紧要。该俄官照会江省，系以俄字附译清文。江省向无通晓俄字之人，只以清文为主；清文由彼翻译而来，难保全无错误。若不对查俄文，是否符合，莫得而知。往往交涉，全据文凭论辨，设有讹舛，动关事机。相应咨请贵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俯念边疆根本要地翻译乏人，迅赐派拨熟习俄文学生一员，星驰来江，俾资翻译。并拟请三年作为期满，更换、咨送回京，准予优保，以资鼓励而示体邮。理合咨请贵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希烦查照核夺施行。须至咨呈者。

右咨呈钦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黑龙江将军恭等，为将年间俄商起数，窃马犯案汇奏原摺咨呈总理衙门文（附原稿）

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初八日

钦命头品顶戴、署理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随带军功、加一级、纪录三次恭，齐齐哈尔副都统、纪录四次禄，为咨呈事。中外交涉处案呈：窃照本衙门于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初八日，恭折具奏为卡伦处所经过俄商起数、窃马贼犯按约办结缘由，年终循案录奏一折，除俟奉到谕旨另行恭录咨呈外，相应照录原折，咨呈钦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鉴覈施行。须至咨呈者。

右咨呈钦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抄录原折

奏为卡伦处所经过俄商起数、窃马贼犯按约办结、年终循案，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查乾隆二十九年间奏定章程："嗣后遇有俄罗斯鼐玛尔等越界行走、偷窃马匹之事，将该犯追获，咨行俄罗斯边界事务大臣照例办理，年终录奏"。等因历办在案。奴才等查，自去年十月起至本年年终止除拿获窃马贼犯伯尔霍对等，供出同伙俄人迷西图，当经派委总管固伯里，会同该国边界官乌特昵克按约办结、互换字据、存案外，此一年内：共有俄商依皮里等一百六起，计俄人一千三十九名，前往呼伦贝尔地方贸易；又有依万等十三起，

计俄人九十三名，前往巴尔虎游牧界内寿宁寺聚集地方贸易。均经坐卡官兵，按起送交俄卡头目接收。除随时咨呈总理衙门备查外，理合循案年终恭折录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于光绪十三年正月初二日，接到军机大臣奉旨：该衙门知道。钦此。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黑龙江将军恭等，为俄官照会所言与条约均不相符事咨总理衙门文（附逐条驳文）

光绪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钦命头品顶戴、署理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随带军功、加一级、纪录三次恭，齐齐哈尔副都统、纪录四次禄，为咨呈事。办理交涉处案呈：窃照俄人犁记围占江左旗屯一案，悬历四年，于本年十月二十九日，经本将军按照条约照会俄官固毕尔那托尔去后，兹于十二月十一日，准俄官照复。所闻五条，本将军按图、按约细加核对，与条约均不相符。其第三条所称“遇有中国人在俄界滋事者，均依俄例办理”。遍查条图，并无此语。所引伊犁塔尔巴哈台条约，亦与此案无涉。其第五条所称“光绪六年所立封堆字据，系中国微末之员”、第二条所云“满州人草场、耕田，系俄国所让”各等语，均系明知与原约、原案不符，曲为立论。总之，爱珲第一条所载“黑龙江左岸，由精奇里河岸迤南至霍尔莫

勒津屯，原住之满州人等，准其照旧在所住屯中永远居住，仍著满州大臣、官员管理。俄罗斯人等，和好、不得侵犯”，本为我黑龙江副都统职分所应管，暨北京续约第八条“遇有大、小案件，领事官与地方官务办各国之人，不可彼此妄拿”，及第十条“其审讯两国之人，各按本国法律治罪”各等语，载说甚明，确无疑义。本将军按照来文，逐条讲解，开列于后。该俄官文内，既有“俄国总督所定之言，伏乞知照俄国驻京公使转咨俄国东悉毕尔总督，嘱令固毕尔那托尔，按照条约退毁犁记，以全两国立约之大信、以敦边界和好之友谊”。相应咨呈钦命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请烦查照转咨施行。须至呈者。

右咨呈钦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来文第一节内称：自黑龙江左岸，并精奇里右岸迤南至霍尔莫勒津屯，是满州人等所占之处，载在瑷珲条约第一条及都京续定条约第一条，均是我俄国地方，委无可疑、应争之处。等语。查本将军照会内所申明者，系瑷珲第一条内所载“原住满州人等，照旧准其各所住屯中永远居住，仍著满州国大臣官员管理。俄罗斯人等，和好、不得侵犯”之条，与瑷珲第一条及都京续定条约第一条内之划界自不相涉，且正因彼时江左划归俄国，故两国大臣于划界下即紧接此约，以为江左旧住旗屯仍著满州大臣官员管理，俄人不得侵犯之据。是江左虽属俄国地方，而爱珲第一条内所载，黑龙江左岸精奇里河迤南至霍尔莫勒津屯旧住旗屯，为我黑龙江副都统职分所应管，确无疑义。

来文第二节内称，谓：照爱珲条约第一条，本处有逼占居住满州人等地方，并无其事。但所让草场、耕田，系俄人于光绪八年退让，殊非逼占，且所让之者，为安邻邦以争斗。惟满州人等所住之旁，俄人村屯最多，度其紧要，故为划分，将所有村中耕

种之所，先期文明交界，晓谕屯人得知，以免互相争斗，并非任意所行。原初该处所住满州人等，于咸丰八年定爱城条约时，本应将伊等展占之处分劈为是。而现在吾等所分者，仍属过多。其分给伊等界址迤外熟若干晌，应给俄屯占展。且该处地亩，皆系近年满州人等任意侵占者也。所以咸丰八年，因其所居之处开出过远，遂致分隔之矣。划界之时，念满州之人分给一亿三万三千三百四十三晌四百零八托者，所给亦宽大矣。每人优分二十晌一千九百二十四托，较之省屯所得尤宽。虽满州人等生齿日繁，有所不足，而目前则殊不觉窄狭也。其所分地界、所绘地图，皆系我国总督所为，不得更改。等语。查光绪九年八月，据禀：俄人自补丁河起，在各屯东面，向南汉托力尔哈达屯前十余里转向西南，围拉犁记两道，将我耕地、牧场均被冲豁；又将霍尼音、胡尔哈屯、补丁屯西南打猎地方，以犁围记，划为俄界，计占屯地二百余晌。等因。查俄人犁记，按图皆在文副都统光绪六年所立封堆之内。且又逼入旗屯腹地，从补丁屯起，一线斜趋，直隔段山子、黄山大泡子，穿屯而多，三面向里包裹。该处旧为满州人耕地、牧场，非近年任意之所侵占，确无疑义。自咸丰八年划界，至光绪九年，迄历二十余年之久，彼此相安，满州人等自耕其旧地、自牧其旧场，本非俄人之所让，亦不得谓为俄人之所分。今来文云“所分地界、所绘地图，皆系我国总督之所为，不得更改”；又云“咸丰八年遂至分隔”，何以当八年两国大臣划界时并无此分隔之据？六年文副都统设立封堆时，俄人亦并无此语？即后日俄国总督之所自定，不能灭当日爱珲两国大臣公同所定之条。是于与爱珲第一条第三节内所载“永远遵行勿替”一语实不相符。总之，无论其生齿繁与不繁、耕地狭与不狭，其为满州人旧屯、旧牧之处，案照条约固非俄人之所得分，更不得谓度其紧要即应给俄屯展占也。

来文第三节内称：将毁断铁线满州人等囚禁治罪之案，系照俄国条约所办，谓于都京续定第八条不符者。溯查伊犁塔尔巴哈台咸丰元年所定条约之第十条、咸丰八年天津所定条约之第七条、咸丰十年都京续定条约之第八条、第十等条所载：遇有中国人在俄界滋事者，均依俄例办理，载说甚明。所谓应交中国官员治罪，系指中国地方滋事者。此系俄国界外居住之人，离本地，在于边疆地方犯罪者也。等语。查：咸丰元年伊犁塔尔巴哈台所定条件之第十节内载“两边为匪、逃逸人犯，彼此均不准容留，务须严行查拿，互相送交”，此指两国之本国人民逃逸人犯。咸丰八年天津条约内第七条内载“通商处所俄国所属之人，若有事故，中国领事官或与代办俄国事务之人，会同办理。”咸丰十年都京续定条约之第八条第三节内载“凡两国商人遇有一切事件，两国官员商办，尚有犯罪之人，照天津和约第七条各按本国法律治罪”；又第七节内载“若有重案，查明系俄罗斯人犯者，将该犯送交本国、按法律治罪；系中国人犯者，或在犯事地方，或在别处，俱听中国按律治罪。遇有大小案件，领事官与地方官，各办各国之人，不可彼此妄拿存留查治”，各等语；又第十条内载“查办边界大、小事件，俱照此约由边界官员会同查办；其审讯两国之人，俱照天津和约第七条，各按本国法律治罪。遍查条约，无有如来文所言“遇有中国人在俄界滋事者，均依俄例办理之条。边界通商地方，勿论何国，遇有人犯滋事，由领事官与地方官会同办理，各管各国之人，各按本国法律治罪，此天下万国至公、至正之理。中国人在海外各国数万里外居住之人，遇有事故，亦无不由中国官员会同各国地方官办理，仍按中国法律治罪。况精奇里江右岸至霍尔莫勒津屯原住之满洲人，系爱珲第一条划界时申明仍归满洲官员管理，俄人和好、不得侵犯之人，不得谓此系俄（我）国界外居住之人，犯事即依俄律办理。与伊犁塔尔巴哈

台所定条约之十节“两边为匪、逃逸人犯”，毫不相涉。再查：光绪七年中俄改定条约第四条内载“俄国人在伊犁地方置有田地者，交收伊犁后，仍准照旧管业。对镜参观，事同一律。如谓伊犁管业之俄人，遇事即归中国按律办理，恐俄人亦不能无辞也。

来文第四节内称：同治六年间，俄人在左岸满洲所居之地要设铁线，本处并无信息，或系停止一节，以公道思之，沿江下凹泥泞之处，均为不宜，以故停止，在于本地路上设立铁线等物，系我们能主，绝无阻拦、疑忌之处。等语。查同治六年，俄人于沿江东岸欲立铁线，经前任将军特普钦派员与俄国讲论、拦阻，始将有碍柱眼，平毁八十余处，确有案据。当时俄官按约办理，最为平允。今来文内称“本处并无信息，或系停止云云，是明知此次设立桩线与约不符，故不肯认前次平毁之案也。

来文第五节内称：光绪六年分界，系微小之官定立画押一节，彼时俄罗斯与满洲人等，只因地方互相争斗，暂行划界、间隔，为息争斗之意，所以在满洲界内堆垒土堆为界是实。又满洲人等所居村屯，彼时周围无界，文内但以大山屯一带地方暂作界限；迨至八年间，该大凯整理边界，因即作为界址矣，已经我国总督拟定，现不宜改。至光绪六、八两年所划各界，系将俄国地方作为满、俄两国之人所用，正欲分别即以此处黑河为界，比与两国边界，实为不可。该边界之微吏，因满俄农人相争，将地分开，堆垒土堆，虽然立有字据，非地查定边界、建立界牌封堆之案。且其事，乃经两国上官商派众官查办者。又都京续定条约第一条内载“捕猎”之意，系指乌苏里新分交界，维时实以该处各屯海内捕猎。此处满洲人等有干条约者，即爱珲第一条也，其中并无捕猎等语。除此之外，该处满洲人等所居之地百余里，皆系耕农之野，村屯稠密，非地捕猎地方。等语。查光绪六年，黑龙江文副都统派员，会同俄官固毕尔那托尔派员，于段山子屯之石

头泡设立封堆四十四处，互换字据，并申明都京条约第一条所载“遇有中国人居住、渔猎之地，俄人均不得占”一条在案。黑龙江副都统即爱珲条约内所称“满洲大臣”，与中国将军、督抚，俱是平行之官，不得谓为“微小之员”。我副都统与俄国固毕尔那托尔彼此照会、派员办理，互换字据，归于奏案，不得谓“边界微吏之所为”。来文内称“所以在满洲界内堆垒土堆”，既云“满洲界内”，可知设立封堆之处，即是满洲屯地旧界之处，并可知封堆以内，均是爱珲第一条内申明“满洲屯人得以照旧永远居住之处”，不得云“六、八两年所划各界系将俄国地方作为满俄两国之人所用”，亦不得云“我国总督拟定，现不宜改”，而置爱珲两国大臣公同所定“永远遵守勿替”之文于不顾也！又“称都京续定条约第一条内载捕猎之意，系指乌苏里新分交界”云云，查：咸丰十年都京续定条约第一条内载：“由什勒喀、额尔古讷两河会处，即顺黑龙江下流至该江乌苏里河会处”云云，是所包者广，已包黑龙江中段奇里河在内，非专指乌苏里而言。且紧接上所言者，乃“空旷之地遇有中国人住之处，及中国人所占渔猎之地，俄国人均不得占”等语，是江左虽划归俄属，而凡有中国人旧住之处，无论渔猎与非渔猎，俄国均不得占。即详明爱珲条约之第一条，以为两国边界和好之据也。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光绪十一、十二两年油税底册（节选）

光绪十二年十二月

……宁古塔副都统衙门，为咨送宁古塔地方贩卖油觔各商一年实销苏、豆油斤，遵文照章徵收税课钱文数目暨铺户字号，分晰开造咨送查核事。计开：福恒油房、恒吉利油房、永茂油房、春发恒油房、东升油房、福庆公油房、永太店油房、公义盛油房、永合油房、祥太常油房、福合纯油房、奎盛永油房、裕盛厚油房、元昌油房，以上宁古塔各油房，自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初一日起，至十二年十一月底止，统计一年共买元豆一千九百零六石；每石均匀核计出油四十斤，共油七万六千二百四十斤，又买苏子三千九百七十五石，每石均匀核计出油一百斤，共油三十九万七千五百斤。二共卖过苏、豆油四十七万三千七百四十斤；每百斤照章应征税钱一百二十文，共征收油税钱五百六十八吊四百八十八文。理合注明。

（选自光绪十四年《宁古塔副都统衙门档》）

黑龙江将军恭，为查禁呼兰等处厘局扰累商民事札陈保善文

光绪十三年正月初七日

钦命头品顶戴、署理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随带军功、加一级、纪录三次恭为札饬事。窃照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初二日奉上谕：有人奏，吉林所属双城堡、农安城等处，黑龙江所属呼兰中行镇、兴隆堡等处厘捐局征收扰累，黑龙江所派委员创立斗称捐，并有勒罚商人情事。设局、抽厘，必须严杜弊端，方可商、民相安。著希、恭确切查明，如有前项情弊，即行严禁，不得稍滋扰累。原摺均著抄给阅看。将此各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查呼兰中行镇、兴隆堡等处厘局收捐，究竟如何扰累，亟宜严禁。现经饬派候选知县杨景和、银库主事依锦布赴各该处厘局经征，并委三品衔候补陈道宝（保）善总司其事。相应抄录原奏，粘单札饬候补陈道保善，遵即查照原奏各节，将呼兰等处厘局从前如有扰累商民之处，立严禁，不准稍有滋扰，并札饬候选杨令景和、银库依主事锦布一体遵照勿违可也。

右仰陈道保善、杨令景和、依主事锦布准此。

奏为边省瘠若（苦），厘捐甚重，请饬裁汰，以苏民困而安商

贾，恭摺仰祈圣鉴事。窃维，军兴以来，各省设立厘捐局，所以裕军饷也，自肃清而后均经裁撤；即间有未经裁撤者，亦属富庶之区。若地处边陲，人民既属贫寒，商旅亦复零落，再加以格外征求，商民恐因此而俱困。闻吉林所属双城堡、农安城等处，黑龙江所属呼兰中行镇、兴隆堡等处设立厘捐局，派员征收：每大车抽京钱二十串，小车抽钱十串；货车则按货之多寡任意抽取。有钱立即放行，无钱将车困住，屡兴打伤车户之案。尤可怪者，黑龙江所派委员，创立斗、称，招商认领：给斗一面、捐银三两；兑称一杆，亦捐银三两。不但此也，过粮一斗、过货一斤，俱抽三欠（分）钱入局，缘此勒罚商人、大升长一千余串。人情惶惶，不安生业。伏思吉林、黑龙江垦地、招商已有年所，近又试办油、酒、木物、杂货等税，亦渐有头绪。若于常税之外设立厘捐局、派员征收，微论局员而贤，商民亦属拮据。倘局员而不贤，串通吏役，百计侵渔商民，将何以为情耶！相应请旨饬下吉林、黑龙江各将军：于所属地方，检派委员，试办油、酒、木物、杂货等税，务使明定章程，垂诸久远；此外设有厘捐局者，概行裁撤，不准藉词推诿，致滋扰累。庶商民俱蒙业而安矣！奴才为除弊兴利起见，是否有当，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街道厅总管凌善等为会同各旗兴办保甲、酌拟条规事禀将军衙门文

光绪十三年二月十四日

街道厅总管、协领凌善，副管、主事英寿敬禀者。窃职等案蒙札委，会同各旗兴办保甲，等因奉此，仰见宪台整理地方、除莠安良之至意。职等虽赋质庸愚，敢不勉竭驽骀，用副委命！惟是江省情形，有与他处不同者三：一曰管辖轇轕；一曰习俗违慢；一曰经费短绌。凡此三端，均易偾事。职等不虞创办维艰，惟虑奉行不易。除经费已蒙恩准租放街基，用资经久，职等筹定章程，另禀办理外，兹将编办保甲事宜，酌拟八条，缮请钧览，伏候示遵。再，街道厅向未设有印记。近来公事繁多，迥倍从前；此次办理保甲，一切户册、门牌，在在均须钤印。可否刊发管理街道厅木质图记一颗？用作信守之处，权衡出自上裁。所有职等编联保甲、酌拟条规缘由，是否有当，伏乞垂鉴。职凌善等谨禀。

钦命头品顶戴、署理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随带军功、加一级、纪录三次恭，齐齐哈尔副都统、纪录四次禄批：禀悉。所议八条，尚属可行。惟查内省保甲牌式，挨牌填写第一户、第二户至第十户；牌中，填写家长一人姓名、籍贯、年貌、营业；牌后，另行填写妻、妾、子、女若干人，有无雇工、同居亲戚均应

填出，以备稽查。又查内省牌户，均系挨坊、挨保，十户一牌。兹据禀称：仍案（按）旗段，其不及十户者，亦立一牌，自系因地办理，准如议行。其庵、观、寺、院等处、酌归牌长稽查，门首亦应立一牌，将看庙及赁住之人填清、悬挂，以防藏奸。至编写牌册、贴书等，会同界官挨门编查。无论旗民、商店，不许稍有需索。保甲原为防察奸宄而设，烟户清后，如实有容藏匪人，准牌长、界官报由该厅禀知酌办。该界官、牌长等，亦不得以私忿、小嫌藉端苛扰，致治民反以扰民。该厅等其慎体此意行之。所请木质图记，俟饬发。余照所议行缴。

计　开

一、城内向分八旗、水师营、卜魁十大界，为总管、协领、站官管之。而每旗之中，又分五小段，佐领分管其一。编联之法，仍按八旗界段人户照十家编牌，牌内择放牌长一人。无论几牌，均归佐领专管、协领统辖，不另放甲长、保正，以免分歧、观望。水师营、卜魁站地界尤狭，向未分有小段，仍拟照旧统归总管站官管理。

一、初编牌册、查写户口，派委专员带领贴书，会同各该界官挨门编写，以期核实。一切纸笔、印刷费用，以及门牌板片均由官发。无论旗、民、商店，不费一钱。所有门牌、户册并后日换册、换牌，均今（令）随录随发，不须间隔、守候。倘有需索、刁难情弊，准该户喊控，即照旧藉官扰累平人之例治罪；设非索扰，该户如有顽横抗误、匿名不报，及报数不实，并门牌不领、不挂、有心违玩，或门牌挂而不知照管，以致失损者，无分军民，立即拿厅分别从严责打，以示惩儆，仍责令赔补。

一、编联之法，毋论官绅、军民、铺户，均按现在所居之界，一律编联。十家为一牌；如仅数家，不满十户，亦可编为一牌。每牌之中，先就界官管辖人内，选一端谨之人为牌长。设该

界所属无可放之人，则于本牌无论旗民另行选放牌长，领十家牌一面，以便按照稽查。

一、每户注明领户姓名，作何生理。户内丁口若在官填注草册之内，在户缮列门牌。门牌用纸刷印，粘贴木板，以防风雨湿损。仍按人详注年岁。其有零星小户，以及庙宇隔离衢巷者，均一体办理，酌附就近牌内，归牌长稽查。

一、穷苦孤独之人，数家同居一院，须以一姓为一户，册尾上格填写此户一院几家字样。查明房主在内居往，则以房主出名立户；如房主不同居，则以有妻室或户口较多者出名立户。

一、各界牌册，造办两分，钤押街道厅图记，一册存厅备查，一册发交管界之官。每年按三、九两月内，将册送厅查照。添注各节，誊清一分，仍交管界之官。原册存厅备查。按季如此循环办理。

一、牌内各户，如有生殁及搬去、迁来者，牌长查明搬往何旗、何佐、何牌，迁自何旗、何佐、何牌，十日内，禀由管界之官在于本牌册内后幅注明。仍按春秋三、九两月内，各将搬去门牌缴厅，迁来者补领。

一、牌册查悬之后，烟户已清，该管界各官，亟应不时督令牌长，留心访查牌内之户：如有窝藏娼、赌、盗、贼、巫、觋、端公一切作奸犯科、不安本分之事，及容留无籍之人，即著牌长密报管界之官差拿惩办；如已举告而界官置不为理，仍准牌长赴街道厅控报。第保甲初设，人心不齐，不免有阳奉阴违之弊。街道厅总、副管及各界统辖之员，或亲身，或委员，或寄耳目，不时斟查，如有敷衍从事，即将该牌长、地界官分别究治。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驻北林子委协领常德，为奉札取具京旗旗丁切结事咨将军衙门文

光绪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驻防北林子委协领常德，为呈报事。于二月初八日，接奉将军衙门札开：户司案呈，光绪十三年正月初七日，据北林子委协领常德遵札斟查，京旗丁恩常等七户是否同愿回籍。等因。传据京旗旗丁恩常等七户联名禀称：窃丁等于光绪十年八月初一日由京迁拨，于十月初二日始抵江省属界，蒙恩拨地、发款盖房置器，就地安业。无如丁等，自又（幼）充当京差，不晓农业。所领熟地，有租与原代垦旗户耕种者，每晌得租粮或一石、或八斗不等。现值连年年景欠薄，所得租粮空秕，不敷养赡。况丁等久居都城，甫到江省，寒冷、水土不服，原拨丁等九户共男妇、大小二十六名口，内陆续病故男女九名口，仅剩十七名口。现有七、八名口患病沉重，存没未定；其余未染疾病者，亦不服水土，时常患病，情若（苦）难堪。惟有恳恩拨回原籍。等情联名禀恳前来。职再四抚慰开导，该京旗等一味固恳回籍。等情呈报前来。查该委协领转据该京旗丁户所禀，虽属实情，惟事关奏拨安置之户，未便轻忽，必须取具该丁户等切结方昭核实。相应札饬北林子委协领常德，遵即传集京旗丁户，按户取具该丁等如何不谙农务、不服水土切结，予限于二十日内详省，以凭核办可也。

当于奉札之次，职刻即转饬该旗，传集京旗，取具该丁如何不谙农务、不服水土切结。等因去后。旋据该镶白旗委佐领富勒胡讷、镶红旗委佐领依克锦巴图、镶兰旗委佐领色伦布等，取具该京旗丁等原递结呈五纸，备文呈递前来。等情。据此，职案查原拨京旗九户内，除善禄、广厚二户男女俱故、缺嗣无后，再查京旗安庆、双福二户逃走无踪、不知去向，共四户均已先行呈报在案外，合将该京旗恩常、德昌、吉润、吉凌、成纯等五户原递押结五分，一并附封备文呈报将军衙门鉴核施行。须至呈者。

右咨将军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黑龙江将军恭等，为漠河金矿不宜兵办等事咨李鸿章文

光绪十三年三月十一日

钦命头品顶戴、署理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随带军功、加一级、纪录三次恭，齐齐哈尔副都统、纪录四次禄，为咨覆事。为（窃）照十三年三月初二日准贵大臣咨抄招商局马道建忠筹议漠河金厂章程，初三日又准咨钞委办山东矿务、前济东泰武临道李道宗岱筹议章程八条，等因准此，本将军细加参阅、马道所议简而精，李道所议详而慎，一则欲因地以制宜，一则欲审工以集

事，均于矿阅历甚深。当即博访周谘，折衷一当。查马道所议兵办一层，立法甚捷，而于江省情形，实有数难，请为贵大臣详陈之。

江省除齐齐哈尔、黑龙江两城，康熙间由宁古塔调设满洲、汉军八旗、养育无多，其余各城皆系索伦、达呼尔、巴尔虎、鄂罗特、鄂伦春、毕喇尔等部落，或以打牲为业，或仍游牧旧俗，二百余年，习尚未改。其山居林处，迁徙靡定，既于工苦力作之事，素所未娴；其混沌椎鲁、狃于故常，即动之以利而不歆，或迫之以威而反怨。纵使勉为驱遣，将来逃亡，偷惰势须峻法严刑，难免不生他患。故国家抚驭部落，迥与内地兵制不同。本将军前拟调鄂伦春千人试办金厂，嗣闻该旗鄂伦春人，春秋操练尚难到齐，余时皆居深山不肯外出，此议亦遂中止。至呼伦贝尔、布特哈各城，历办屯垦，尚难奏议，何况驱以不习之工，势必不愿。此部落之难强遣者一也。

该道所议“相度旧设卡伦之所察勘金坑最旺之区，选募兵勇，先拨三、四营试办”，该道之意，似谓旧设卡伦之兵，即可拨为办矿之兵。查江省呼伦贝尔，西接车臣汉（汗）蒙古界，旧设卡伦现存四十三处系为库伦、恰克图通商备俄而设。近年形势，虽趋重东北，俄人由尼布楚恰克图赴张家口者，仍由西路行走，往来均须照应。额尔古讷河东岸，越界偷盗马牛、捕鱼打牲、割草、伐木之案，层见叠出，故呼伦贝尔以西卡伦，并难议减。前年奏设漠河二十处卡伦，自珠克特依旧卡伦起，直抵黑龙江之呼玛尔卡伦止，系为防范金厂而设，即令孽芽未清，亦难量减。卡伦为边徼大政，自阿尔泰、肯特山之南，无崇山峻岭以为限制，全持于河干扼要之区安设卡伦，以为险隘。故至（自）伊犁至混同江口，延袤一万余里，卡接台连而有呼吸贯通之势，一旦抽撤，控驭皆疏。此卡伦之难分调者二也。

江省皆系旗兵，并无客军、勇队。查额设正兵一万一千余名、各城分布不过二、三千人。除水手、卡伦暨出差、出防者挑入齐字营外，各城存兵，多者不过二千，少者不过一千余人。呼兰盗贼繁多；黑龙江、呼伦贝尔等处，逼处俄境，防守尚虞不敷。东三省大臣练军，系奏旨不准调动；本省练军皆系新练西丹，春秋操演，不能间断。马队现驻呼兰剿贼；各城步队，皆不过数百人，各有操防，且多系部落之人，不习工作，碍难强驱。漠河驻防，向系八百人，每年更换。近因各城兵单，减至五百人。驻防金厂，周围千余里，山深箐密、口隘众多，该防兵皆有巡徼、稽查之责，更难兼以作工。即开办金厂，此项兵丁暂难遽撤，而各城亦并无可拨数营之兵。此额兵之难派办者三也。

该道所称"其有偷挖金坑之人，亦招入伍"。查漠河左右，一、二千里并无居人，前次偷挖金坑之人，皆系俄人由他省雇募轮船装载而来。近日均散居江左为俄佣工，闻大半皆系山东、奉天无业匪徒。俄人啖以加重利，为之驱使，若再由俄境招来，其中恐有勾结隐患，且恐俄人有所借口，致启争端。江省奴犯无多，各城拨犯不过四、五十名，碍难驱遣。盖此辈凶顽狡悍，故性难移，若鸠集金厂，将来流弊不可胜言。若徒恃兵办，既不能如美之旧金山，他国流佣皆听往采；又不能如俄之悉毕尔，并发罪囚、勒令工作。抽调兵丁，势胡为继？此兵犯之难兼资者四也。

本将军为岩疆谋捍御、为荒漠筹利源，苟于势之所能行、力之所能到，敢不躬任其难！如无兵办矿务一层，于江省实多窒碍。即如该道所议，先调数营徐徐试办，将来奏效无期，仍需重议招商募役，徒旷时日、耗费反滋。本将军等率属熟筹：与其侥幸速试，冀成难必之功，不若率循旧章，庶收渐辟之利。

查李道所议探视运道、查勘矿脉两层，诚为今日办矿先务。

查转运机器，若由海道驶江、直抵漠河对岸之依克那什俄站，最为便捷；无如混同、图们两江，海口碍难行走。若由山海关，纡道较远。兹拟由上海运至营口，水运至沈阳由沈阳陆运八百里至吉林；由吉林运入松花江，顺水至伯都讷之三岔河(为松花、诺尼江流处）顺风可八、九日程；由三岔河逆水至墨尔根城，顺风可十二、三日程；由墨尔根雇备车马陆运至黑龙江城四百余里；由黑龙江雇募轮船至漠河对岸之依克那什俄卡，约一千三、四百余里，七、八日可到；由江口运至漠河金厂，该处无车、无驼，可用营马驮载，约九十里路，甚平易。再，由依克那什俄卡驶入额尔古讷河至奇乾河口，约三、四日可到该厂，距河三、四十里，亦用官马驮载。总计水、陆换运总须七、八十日程途。探矿人等来江，可由营口出法库门，由草地行，到江省不过一月之程，较为便捷。此运道之大概情形也。

该厂金色之浅深、脉路之长短，究为石质、沙质非探视固不得知；然查成副都统所禀及访询金厂来人，查漠河山内：金厂自西北发源河沟一道，中间淘挖金地，宽八丈余、长二十余里，所挖金坑均在河沟两边，上距河源空处十五里，东距乌木尔河空处二十余里。自北（此)河南、北分流小岔两股亦有旧挖金坑数处，由彼绕越山河，驰抵阿尔罕、奇乾河两处金厂，查勘：阿尔罕河沟一道，自淘金地、下距河源空处六里余，所挖金坑，俱在两边，宽六丈余、长六里余；又奇乾河沟一道，自淘金地，下距河源空地十余里，所挖金坑亦在两边，宽七丈余、长八里余，所挖金坑向北顺流归入额尔古讷河三十余里。查成副都统所言金坑，系指淘沙之坑而言，非系石坑。漠河距奇乾河周围六、七百里中间，尚有金坑数处，其金脉之长可知。该道所称沙金至十九换，其金色之贵可知。闻俄人前次淘挖，并无粗大机器，亦并未凿石开槽，其为沙质而非石质，盖又可知。该处众河萦绕，水脉暴盛，林木甚多，

烧窑亦易传闻，十、冬月前，犹能淘漉。此矿脉之大概情形也。

查李道所称笨重机器，至需一百数十余车、驮驼三十六头之多，系为石矿机器而言，此间多系沙质，似暂亦无需多备。俟探有石硐，再由美国购买新机，亦未为晚。江内向无小轮船行走，将来如由吉林制造，由松花江入混同江（载在条约，许中、俄两国行走），俄人似可无辞。所拟随时雇募土人，矿开则赴厂作工，矿停则仍归原户，无虑易聚、难散遗患，诚为扼要之论。江省居民原少，然闻黑龙江、齐齐哈尔两城暨呼兰、长春一带，招工尚易。惟微外工价较昂，每日每名约须京钱六、七百文。人数若果不敷，再或由满洲、汉军八旗、西丹、鄂伦春各项内之情愿为工者，量为招募，以补不足，似尚不虞缺乏。至所筹勘矿经费，约需一万五千金，请由江海、津海各关筹垫，蒙批“各关支绌，碍难强派”，自是实情，事关杜患、防边，早办一日则纾宵旰一日之忧。江省虽拮据万状，不得不于无可措置之中，暂为筹那（挪）拟请贵大臣查照该道所议、遴派委员，带同美图(国)矿师、抑或携同该局矿工，随带探矿机器、人等，来江需费若干，请由贵大臣先为垫发，或由江省丁亥年直隶应解旗租项下抵扣，俟江省请款后拨还。均请卓裁、照办。

顷接吉林希将军函，称：李守金镛，俟经手事件清理，四月可以抵江。本将军拟俟该守到江，即候委员、机器、矿工一并同往履勘、妥筹开办。至该道所议“矿局委员以少为贵，盖人多不特糜费，且启互相推诿、各存意见之虞”等语，此次创办矿工，关系綦重，拟李守到江，请由贵大臣加札，会同天津委员办理，以专责成而无诿卸。

再，查金厂数处，以漠河、奇乾河为纲领。该厂在内兴安岭之西麓。兴安岭起至大、小肯特山，其外一支，即西人所谓之东金山；

内一支，为内兴安岭，由呼伦贝尔入界，盘互（亘）黑龙江、额尔古讷两河之间。奇乾河系入额尔古讷河之水，漠河系入黑龙江之水，自阿尔罕、奇乾河迄北，而东至黑龙江与额尔古讷河交会界牌之处，循而东数百里，始至漠河口。该山周围约六、七百里，马道所称迄西至黑龙江、额尔古讷河交汇之处，似误以奇乾、漠河为一处。李道所称阿母河，系直对东岸雅克萨城之阿穆河，内府图作额穆尔河、一统志作额木里河，距漠河尚二、三百里。漠河一曰墨河，水道提纲一名谋河，皆译音之转也。马道称苏克特地方，系额尔古讷河之西岸，与我东岸克普垓图卡伦直对。西岸旧为我苏克特依卡伦，去漠河尚一千余里，去奇乾河亦五、六百。俄人谓漠河曰日拉图谷。其所称粗鲁海图者，遍查群书，中国无此地名。惟光绪七年，中、俄议订条约内载：俄国卡伦有期他罗粗鲁海图斯基，当即此地。该俄卡与中国所属胡柏里志呼卡伦直对，在乌梁图、毛葛子格、则林图三卡伦之东，乌梁图即库伦所属之乌梁图；毛葛子格即茂格集格，则林图即泽伦图。胡栢里志呼当即库伦所属极东之第一卡伦库布勒哲库无拟（疑），东与黑龙江所属额尔古讷河西岸察罕鄂拉卡伦相望，察罕鄂拉之西即我苏克特依卡伦。俄人盖于分界后，即因我苏克特依地方名之曰新苏克特；所谓粗鲁海图者，盖因彼旧卡伦之期他罗粗鲁海图斯基地方与我奇乾金厂山脉相连而言，中国未察，故合奇乾、漠河一带言之。然其金脉之长，宜为西人所艳称，几与索露之宝海、金山并埒矣！马道所称如旧金山之撒拉门、约亚金两河形势相似。兴安岭亦系沙石，与旧金山之石相似；金沙之富，或不少让于美。细按中外舆图，其论甚核。俄人自悉毕尔以东，皆以皮张为税；悉毕尔以西，乌拉岭以东、兼金、银、铜、铁各矿，其国恃以为富。尼布楚为外兴安岭东金山之支麓；江右金矿正脉，则正在内兴安岭漠河一带。金脉暴露，或亦天地自然之利将大发泄。若办理得人，地

利渐辟，生聚日繁，足与尼布楚城相抗，并为重镇，诚如马道所论，非虚言也。因关边形地势，合并咨闻。其余事宜，除均俟李守到江再行咨明外，相应咨复贵大臣，请烦查照见复施行。须至咨者。

右咨钦差大臣办理通商事务、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兵部尚书、直隶总督、部堂一等肃毅伯李。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黑龙江城副都统成庆，为俄人在我江左旗屯附近挖壕“修设水磨”事咨将军衙门文

光绪十三年三月十九日

黑龙江副都统、降二级留任，奖赏花翎成庆为据情声明咨行事。兵司案呈，兹于本年三月初二日，据城东北八十里之遥，江左居住之噶鲁霍洛屯长鄂凌阿等报称：我们屯东北八里许犁记以外，居住种地窝棚俄人根特拉奇等三名，忽在我们屯西一里许山口泡子旁边挖壕，询问，“修设水磨。”当经该屯长等以理拦阻，俄人暂停，即将带去斧、锹、器具携回去讫。因恐难免不无再来。等情呈报前来。详查俄人时下挖壕之处，乃系上年该夷划占犁记以里，本属旗屯附近地方，意欲修设水磨，实于情理不合。当即照会该夷衙门查照严禁，不准在我屯附近之地挑壕、设立水磨、室

碍屯众生计，庶免日后互相争执。等情。已于本月初三日专文照会。一面饬令该屯长等无时访查。去后。于初六日，旋据该屯长等复报：初四日，前次挑壕俄人去而复转，仍要掘沟筑磨。遂向俄人拒（据）理拦阻，该夷毫不听从。等情呈报前来。当查此案，曾经照会俄国衙门，传令禁止此举。今俄人复去修磨，必须（系）官传未及，以致恃强，任便挖坑，亦所不免。本衙门立即札饬黑河边界官庆祺，作速过江会晤俄官，按理剖辩，赶紧转传将俄人即行唤回、停止，庶免日后争执，并将俄官如何回答情形，随时报复。去后。兹于初九日据该边界官庆祺报称：职遵札过江、会晤俄官，理论"现有贵国之人，在我境江左噶鲁霍洛迤西附近泡子旁边，迭经挖坑，建修水磨，不听拦阻，窒碍我屯生计，望速严行传禁，以免争端而敦和好"等语，当据俄官答称，"此次私入贵国属屯附近泡边擅自创立水磨之人，俱系农夫，不晓界址，立即严传，令其回归，不准复去。"等情据此呈报前来。于初十日，旋准俄国衙门照复，内称：接准贵国照会，俄人私往犁记以里、满洲附近地方修设水磨，并未深悉情理，本固毕尔那托尔已经传令修磨俄人，即行回归，罢修。等情照复前来。惟俄人办事诡谲异常，殊难为信，遂讯，该屯长鄂凌阿等复称：筑磨俄人，现经停筑回去。等情。详核俄人，既有私修水磨情事，除已严饬我屯妥为慎防，以杜侵占外，谨将按理剖辩、挽回情形，并往来照会，抄粘文尾，据情咨报将军衙门鉴核查照可也。须至咨者。

右咨将军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黑龙江将军恭等为将省属四城街市银价数目清册咨部查核文（附清册）

光绪十三年三月二十五日

钦命头品顶戴、署理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随带军功、加一级、纪录三次恭，齐齐哈尔副都统、加一级、纪录四次禄，为咨送清册事。户司呈：查黑龙江省属各城，于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初一日起，至十三年三月二十九日止，逐日街市银价数目，查明咨报前来，本衙门复核无异，相应按月各造具清册一本，咨送大部查核可也。

右咨都京户部。

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衙门，为造具清册事。兹据齐齐哈尔、黑龙江、墨尔根、呼兰等四处详报自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初一日起至三十日止街市银价，按城、逐日，每两易换钱文数目，造具清册，咨送大部鉴核施行。

计　开

齐齐哈尔城：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初一日起至三十日止，均按报部街市银价，每两易换京钱二吊八百五十文。

黑龙江城：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初一日起至三十日止，均按报部街市银价，每两易换京钱二吊八百五十文。

墨尔根城：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初一日起至三十日止，均按报部街市银价，每两易换京钱二吊八百五十文。

呼兰城：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初一日起至三十日止，均按报部街市银价，每两易换京钱二吊八百五十文。

右册咨都京户部。

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衙门，为造具清册事。兹据齐齐哈尔、黑龙江、墨尔根、呼兰等四处详报自光绪十三年正月初一日起至三十日止街市银价，按城、逐日，每两易换钱文数目，造具清册，咨送大部鉴核施行。

计　开

齐齐哈尔城：光绪十三年正月初一日起至三十日止，均按报部街市银价，每两易换京钱二吊八百五十文。

黑龙江城：光绪十三年正月初一日起至三十日止，均按报部街市银价，每两易换京钱二吊八百五十文。

墨尔根城：光绪十三年正月初一日起至三十日止，均按报部街市银价，每两易换京钱二吊八百五十文。

呼兰城：光绪十三年正月初一日起至三十日止，均按报部街市银价，每两易换京钱二吊八百五十文。

右册咨都京户部。

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衙门，为造具清册事。兹据齐齐哈尔、黑龙江、墨尔根、呼兰等四处详报自光绪十三年二月初一日起至三十日止街市银价，按城、逐日，每两易换钱文数目，造具清册，咨送大部鉴核施行。

计　开

齐齐哈尔城：光绪十三年二月初一日起至三十日止，均按报部街市银价，每两易换京钱二吊九百五十文。

黑龙江城：光绪十三年二月初一日起至三十日止，均按报部街市银价，每两易换京钱二吊九百五十文。

墨尔根城：光绪十三年二月初一日起至三十日止，均按报部

街市银价，每两易换京钱二吊九百五十文。

呼兰城：光绪十三年二月初一日起至三十日止，均按报部街市银价，每两易换京钱二吊九百五十文。

右册咨都京户部。

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衙门，为造具清册事。兹据齐齐哈尔、黑龙江、墨尔根、呼兰等四处详报自光绪十三年三月初一日起至二十九日止街市银价，按城、逐日，每两易换钱文数目，造具清册，咨送大部鉴核施行。

计　开

齐齐哈尔城：光绪十三年三月初一日起至二十九日止，均按报部街市银价，每两易换京钱三吊文。

黑龙江城：光绪十三年三月初一日起至二十九日止，均按报部街市银价，每两易换京钱三吊文。

墨尔根城：光绪十三年三月初一日起至二十九日止，均按报部街市银价，每两易换京钱三吊文。

呼兰城：光绪十三年三月初一日起至二十九日止，均按报部街市银价，每两易换京钱三吊文。

右册咨都京户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宁古塔副都统衙门右司，为将变色陈谷出粜事咨吉林将军衙门文

光绪十三年四月初十日

右司案呈，为查明咨报事。案据署宁古塔公仓监督、佐领英禄等查得：仓廒俱已足满，惟东第三仓，于光绪三年所收之谷，实系变色陈谷，应请粜发腾仓。前经饬据防御庆春，将本年四月分集市嘉谷每石时价银一两，仓谷、仓斛每石时价银五钱，等因前曾业已先行咨报在案；兹复据署公仓监督、佐领英禄等，将现在仓存谷石查明，实存额谷二万八千八百九十八石八斗四升七合，内实有变色陈谷二千石，若不出粜，诚恐霉烂，今秋收成，未便停征，等因呈递前来。

据此，复查：仓廒足满，现存额谷内，实有变色陈谷，兹届青黄不接之际，请照前报四月分集市嘉谷每石时价银一两，仓谷仓斛每石时价银五钱，遵照定例，每仓石减时价银一钱实剩价银四钱，粜给兵丁食用，共粜价银八百两，恳俟本年秋季放饷时如数扣留，仍遵成案归入塔城银库存储。公仓粜谷价银款目，俟于明春报销仓粮案内造报，以备遵文拨用之处，理合加具印结一纸附封。出粜如蒙允准，祈为示覆，以备遵照开仓粜发。并将截至光绪十二年年底止公仓实存谷数，及出粜余剩、现存谷数、粜价银数，开单粘连文尾，合并咨报。等情。

据此，拟合咨报将军衙门查核可也。

（选自《宁古塔副都统衙门档》）

将军衙门为会办边界事札李金镛文

光绪十三年四月二十九日

将军衙门为札委事。办理交涉处案呈：俄人犁占江左旗屯一案，迭经按照瑷珲条约第一条内载"黑龙江左岸由精奇里河以南豁尔莫勒津屯，原住之满洲人等，准其在所住屯中永远居住，仍著满洲大臣管理。俄罗斯人等，和好、不得侵犯"一案，暨光绪六年间黑龙江文副都统与俄官在段山屯之石头泡设立封堆，并申明北京条约第一条内载"遇有中国人居住、渔猎之地，俄人均不得占"一案，并互换字据在案，照会阿穆尔省固毕尔那托尔。去后。兹于四月二十五日，准固毕尔那托尔咨复，内称云云另录外，查文副都统设立封堆，系是派员与阿穆尔省固毕尔那托尔派员公同会商，换据办理。兹固毕尔那托尔不合、不认此案，应请特派奏调吉林候补知府补用道李道金镛驰赴黑龙江城，会同黑龙江副都统，订期过江，面会固毕尔那托尔，按照条约暨封堆原案详细剖晰，将俄人犁记旗屯地方，照约让出，共敦两国边界和睦之谊。

据此，查李道金镛，前在吉林珲春、海参崴等地方办理事件，与俄官诸深和洽，合行札委。札到，该道即便驰赴黑龙江，会同成副都统办理。事关边界和好，勿负本将军委任之至意。切切。特札。

右札仰候补知府李金镛准此。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阿勒楚喀副都统衙门，为将本属地方俸官、额兵等数目造具印册移送事咨吉林将军衙门文

光绪十三年六月初五日

左司案呈，为造册咨报事。案查：前准将军衙门咨开，准户部查取各处额设官兵，自军兴以来，奉调出征官兵及存营官兵若干名，按月造报一次，如有升降、病故、阵亡及由军营撤回者，均已详细更正、查明，务于□月十日以前送省，以凭奏报。等因前来。查：本城现任俸官一百零八员，额兵五百七十一名；拉林现任俸官八十五员，额兵四百九十三名；前月册报阿勒楚喀出征官一员，兵二十名；存营俸官一百零三员，兵五百五十一名；拉林出征兵九名，存营俸官八十五员、兵四百八十四名。兹查自光绪十三年五月初一日起，至月底止，阿勒楚喀存营，奉文由吉林前锋、记名佐领补放本处佐领一员；拉林存营奉文由本处防御记名佐领补放佐领一员，由甲兵升补领催一名，由西丹顶补甲缺六分，逐一查明，遵照省示章程款式，分晰造具印册共计二十本，除移送户司印册四本候核外，相应将印册八本、白册八本、夹板、夹护备文飞速咨送。为此咨报将军衙门查核可也。

右咨将军衙门。

（选自《阿勒楚喀副都统衙门档》）

黑龙江副都统成庆，为会同李金镛过江与俄交涉索还旗屯地段事咨将军衙门文

光绪十三年六月十六日

黑龙江副都统、降二级留任、奖赏花翎成庆，为飞速先行咨复事。兵司案呈，兹于六月初二日，接准将军衙门咨开，现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特派奏调吉林候补知府补用道李道金镛，驰赴黑龙江城，会同贵副都统订期过江，与固毕尔那托尔按照瑷珲条约，查照详细剖晰，务将俄人犁记旗屯地段，照约索还，共敦边界和好。据此，合行咨明，请烦贵副都统查照，会同李道，妥为办理。等因前来。随据，李道乘船已自漠河旋抵江城宿次，又复先往海兰泡拜会俄酋，以笃友谊。等因。札饬边界官庆祺，由彼与俄酋订期，报复，再行会办。去后。旋据报称：遵札当即与道员李采派寓所之间，是日道员李已抵黑河，初七日即行过江会晤俄酋，为叙睦谊之道，酌定六月十二日与俄酋会面办公之处，呈报前来。回是将城中事务、仓库各件，暂交记名副都统、协领色凌额护守，惟本副都统携篆率同办理夷务，协、佐、司员等，已于本月初十日即赴黑河，商同李道会办交涉屯田事务，起程前往之处，理合备文先

行咨报将军衙门鉴核施行。须至咨者。

右咨将军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黑龙江城副都统衙门，为江左补丁、段山子各屯民众被俄欺侮事照会俄官文

光绪十三年六月十八日

大清国镇守黑龙江城等处副都统衙门，为照会事。前准钦命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奏派补用道李道前来，会同本副都统过江与大俄国阿穆尔省固毕尔那托尔清理精奇里河旗屯犁记一案，已于前日彼此会面，经贵固毕尔那托尔将犁记所占熟地，当面按段注明图上，以便各报上司。等情。

旋又经李道过江亲往补丁段山子各屯察看情形，该屯民纷纷诉称："自被俄人犁记划界之后，每遇牲畜牧放过犁记一步，即被俄人借词索诈，或称吃草，或称吃去粮食，不由剖办（辩）即将牲口拉去，勒索钱帖、始得放还。三年以来，各地赔帖、受害者不计其数。窃念牧放牲口虽在犁记之外，尚在封堆之内，俄国以犁为记，两国尚未讲妥，岂能即算俄国之地，而竟如此行凶！且其所称吃草、吃粮食，并无凭据，不过借此讹诈。众人含冤负屈，已非一日；乃近来日凶一日。犁记之内，俄人公然打草（今

有草堆为证)，反不准我屯人打草，究竟是何情理？本不难协力同心与俄人争论。而我国官长，总谕安分忍耐，将来与俄国官长会面定为办理，是以我们忍气，不与俄人计较。惟俄人计力骨力讹诈最甚。去年十一月，段山屯徐柏林、徐存来、徐小抽、徐小锁四家，又被计力骨力在屯东故意赶去马五十一 匹，托 言 吃 他小麦。大众忍无可忍，只得赴诉札沣屯俄官。幸该官颇讲情理，自往验看，小麦堆上，并无马吃形迹，将计力骨力大加申斥，始得免赔了事。但如此等情，竟是常有，诉不胜诉。甚至车辆出入，我虽重车，遇他空车，亦要躲避在旁，设或误碰，立被鞭打。我屯人如坐针刺，寝食不安。兹幸我国本城大人及民官大人事为我们作主伸冤，重见天日”云云。当经李道面谕，各 屯 人 散 回家中，仍旧安分听候办理。讫，即回江右面商前来。本副都统一向未知该屯民如此受苦、如此被欺，闻言之下，殊堪骇异。即传提该人等亲加询问，众口同声，核无异情。

是以昨日又同李道过江，与贵固毕尔那托尔会面，知贵固毕尔那托尔实不知情，缘将该屯民众历受苦情，就现所已知者，先为备文、粘单，照会贵固毕尔那托尔衙门，逐渐先为查明，其如何究办，追缴原赃，抑或俄人现在犁记内打草照样赔罚，及以后如何禁止调护之处，想贵固毕尔那托尔自有妥善办法，自能秉公持平，以安民心而敦和谊。本副都统与李道，同深盼望。相应照会贵固毕尔那托尔衙门，请烦查照见复施行可也。须至照会者。

计　开

十一年五月，屯东徐详，被俄人那萨力付圈马十五匹，吃小麦无凭，赔帖二十五张。十二月二日，登布被俄人尼为力圈马五匹，吃油麦无凭，赔帖八张。十二年冬月，徐存来被俄人阿西力圈马八匹，吃苓大麦无凭，赔帖十二张。

以上四户，均住南段山屯东。

十一年冬月，徐吉拉布被俄人思得力圈马十六匹，吃苓大麦无凭，赔帖三十张。十二年九月，卧林阿、存山、小福、白小、万喜、小寿共六户，被俄人思得力圈马二十一匹，吃草无凭，赔帖四十二张。十二年十月，王山得力、木特、小苟共四户，被俄人思得力圈马二十二匹，吃苓大麦无凭，赔帖三十四张。十二年十月，吉拉布被俄人计力骨力圈马二十匹，吃苓大麦无凭，赔大牛一条、苓大麦一石。十二年十月，木特布被俄人计力骨力圈马十二匹，吃苓大麦无凭，赔帖四十九张。十二年十月，小定、小福、小连、小山四户，被俄人计力骨力圈马十二匹，吃苓大麦无凭，赔帖二十五张。十二年冬月，姚小利、存山、小红、三楞、八林、衣布共六户，被俄人计力骨力圈马二十五匹，吃草连粮无凭，赔帖五十八张。

以上七户，均住北段山屯东。

十二年冬月，徐六被俄人四计般圈马二十二匹，吃小麦无凭，赔小麦四大斗。十二年冬月，李永宽被俄人思得力圈马十二匹，吃草无凭，赔帖七张。

以上两户，均住北段山屯北。

十一年十月，屯北明福，被俄人挖西力圈马一匹，吃粮无凭，至今未放。十三年二月，屯东韩七家马经过俄人挖西力所积草堆，并未吃草，被拉去红马一匹，至今未放。

以上两户，均住二沟子屯。

十二年九月，屯东二宗巴郎阿，被俄人尼为力付圈马十一匹，吃荞麦无凭，赔帖十五张。十三年四月，二宗巴郎阿被俄人思得力在屯南圈马二十一匹，吃粮食无凭，赔帖二十张。

以上两户，均住两间房屯。

十二年六月，还地屯南二里之遥李郡住，马一群，践踏草场，被萨克罗付赶去，赔帖五十张。

再：老虎屯东二里之遥犁记以内，距俄屯十余里，有桦树条子，向来本屯人打。前年俄人麻力吉忽来占据。今年三月，本屯人衣萨布自打条子，被麻力吉圈马八匹，将条子作价，赔小麦两石七斗半。

又：十二年十月，俄官固尔表克草堆失火，离俄屯四、五里，离南窝铺屯二十余里，俄官强派南窝铺人赔帖，公摊一百八十张，此系俄官所犯事。转重大。

以上但就左近各屯查出。其间零星被罚，及该俄人名姓已忘者，均未开列。所有远处各屯，俟再查明，照会核办。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奉调办理黑龙江矿务李金镛，为江左旗地与俄交涉事禀将军文

光绪十三年七月初三日

奉调办理黑龙江矿务、三品衔道员用、吉林候补知府李金镛谨禀将军钧座，敬禀者。窃卑府于闰　月初三日，行至墨尔根山中，接奉宪台札开：俄人犁占江左旗屯一案，查文副都统设立封堆，系是派员与阿穆尔省固毕尔那托尔派员公同会商办理，兹固毕尔那托尔不合、不认此案。合行札委，札到，该道即便驰赴黑龙江，会同成副都统办理。六月初二日，又奉札开：兹准总理各国

事务衙门函复，应将江省派员商办情由照会固毕尔那托尔。相应札饬，札到，该道遵候成副都统知会，过江商办。又奉函示：该俄官来文，以禁止满洲前往俄城三事相商，已咨行成都护查复。倘得过江会商便即将此事查勘议明。各等因。奉此，遵由漠河驰回瑷珲，与成副都统晤商后，卑府先行过江，与固毕尔那托尔订期会议。十二日午刻，随同或副都统过江，按照条约申明宪意。该俄官自知理屈，愿以犁记外他处荒地相易其所占地，托言“前任之事，已隔数年，俄民辗转授受难以清理”与辨逾时，该俄官一味支吾，随乃设席招饮。饮毕，复谈其荒地相易之说。又即游移。惟将所占熟地，于其图上按段注明，以各根上司为说。日终不决，乃偕回至江右。该俄官，词穷则遁，是其故智。惟既云各报上司，则急切难以再辨。不如傍犁记自挖一沟以为之限，绝其后此或再蚕食；于归地之议，仍不相妨。爰于次日，亲历各屯，以觇舆情而案地势，知犁记内地被占者已复不少。日逼处此，日甚一日，横逆之加，以为故常。该屯民，情似针毡、境成巢幕，恐即欲安居记内，亦不易得。成副都统闻而恻然，即据情照会该俄官查核办理。去讫，复偕卑府过江面询前情，托言不知卑府挖沟之议。商之成副都统，意见既同，乃与该俄官订明派员眼同开挖，卑府亲往督率。十八日早晨，成副都统派边界官庆祺、佐领聂车布、兵司官长发等，随同卑府过江。该俄官亦派两员。十九日起工，将犁记内新被占地尽数圈回。俄人无异说，卑府因即回珲，留庆祺等监挖。深二尺、宽五尺，间有犁记已湮而所挖不符者，随由该俄员指明、更正。适值刈麦农时，惧防田功，于是成副都统慨念民劳，调兵相助，各自带锅、帐、器具，又加深一尺。约二十余日竣工。届时，再由成副都统咨报。惟查该旗屯，乃自精奇里河至豁尔莫勒津屯为界。今验犁记，由大泡折而斜向西南汉托尼哈达西为止，距豁尔莫勒津屯尚五十余里，大与条约不符。民

情既不悦服，而卑府自忖未得收回寸土，已觉抱惭。若以五十里地之多，一并自划，情既邻于废弃，迹更涉夫嫌疑。虽其地洼下，得之亦闲田，然要必俟宪台裁夺后，方可定去取。是以此次挖沟，起于补丁北八里，而即迄于大泡也。窃维俄人狡展成性，昔年设立封堆，其前任固毕尔那托尔仅派屯官，两国长官并未会面，故得以“微末之员不足为据”借口，而议立之时，不免自恃我众，稍营尺寸之私，迨既事之后，遂乃尽弃前功，转贻瑕疵之摘。与卑府辨至穷时，每谓我民占彼之地。夫主客之势既殊，强弱之情又异，于此而欲绸缪牖户，善自为谋，惟有知彼知己而已。犁记者，彼特以之尝试履霜坚冰必至之势；彼盖见我屯民，如儿女之羁于外，生之惟人，杀之亦惟人，于是渐施蜂毒，冀遂鲸吞，势不至驱其民、火其居、佃其田不止。珲春之苏城沟堪为殷鉴。故卑府与成副都统均以为今日之事，当以保民为先务，而归地次之，苟徒断断于片壤之争，不思所以善其后，就令俄人迫于约章，慨然归地；而屯内之民如水益深、如火益热，封堆非天堑之险，字据非带砺之盟，恐所得者，无异石田，而于屯民无丝毫益。医者有言：“虚则补母，急则治标”。卑府之来，知但微恙已耳，讵知痈疽发于肩背，流毒注于四肢，此则母病而见之于标，既虚又急，计惟先为托裹、护心，暂止其痛，以拒其攻，自当议进参耆葆元固表，否则虽愈，亦不足恃。况亦无自愈也。应请宪台咨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照会该国公使，还我旧田，重分新界，即一面由宪台设法调护，务使该屯民乐业安居，无灾无害，此标母并治也。抑或以俄人占地为数无多、清理不易，屯中尚有未辟之荒，足资耕牧，犁记以外，在彼既为莱夷之争，在我即为虞芮之让，由宪台行文该俄官，申明斯义，令其照复，此疆彼界，各不相侵，违者经事主告发按法惩办，此补其标中之母而标亦治也。顷见俄官照复副都统衙门一稿，词尚恭顺，成副都统谅必抄

呈，兹不赘。至该俄官所商三事，伏查中国烧酒，彼国例禁极严，即与辨（辩）“外国酒，中国不禁；中国酒，事同一律”，亦徒托空言而已。至……精齐里河以内，距边在千里外，我民前往砍木、贸易者，自当循照彼章领票、报税。从前不尔者，特彼禁令未申，不足为例。……卑府亦卫武之愚、兼汲黯之戆，语多冒昧，尚冀宪台海涵而训示之。即于七月朔起程赴省。此禀借印，合并声明。除由成副都统咨复外，肃禀。祇叩钧安。伏乞垂鉴。卑府金镛谨禀。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黑龙江将军恭，为户部议覆本省练军需用军火请由吉林机器局制造，赴部领价一摺奉旨依议事咨吉林将军等文（附原奏）

光绪十三年七月初七日

钦命头品顶戴、署理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随带军功、加一级、纪录四次恭，齐齐哈尔副都统、加一级、记录四次禄，为咨行查照事。工司案呈：于光绪十三年七月初三日，准户部咨开，山车司案呈，本部议覆署黑龙江将军恭等奏黑龙江练军需用军火等项，拟由吉林机器局制造、赴部领价一折、光绪十三年六月十二

日具奏，本日奉旨：依议。钦此。相应抄录原奏、恭录谕旨，飞咨黑龙江将军遵照可也。等因前来。相应抄粘原文咨行。为此，合咨贵将军，请烦查照饬局办理施行。须至咨者。相应抄粘原文，咨会贵大臣、爵阁、督、部堂、请烦查照施行。须至咨者。相应抄粘原文，咨行兵、工部，请烦备查施行。须至咨者。

（附粘抄原奏一件）

右咨吉林将军，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爵阁、部堂李，都京兵、工部。

户部谨奏，为遵旨议奏事。内阁抄出署理黑龙江将军恭等奏黑龙江练军需用军火等项，拟由吉林制造、赴部领价，以节运费而便操防一摺，光绪十三年五月十三日，奏硃批：该部议奏。钦此钦遵到部。臣等伏查：本年闰四月十四日，海军衙门会同臣部议覆吉林请拨机器局经费摺内声叙，升任广东巡抚吴大澂所部各军，既已归并北洋，应需军火一切，自当取给津局，其会办北洋行营制造局即可裁撤，腾出前由吉林机器局每年部拨银十万两内划拨之二万两，仍行划还吉林，俾资制造。应自本年秋季起，仍由吉林派员赴部承领。奏准行知在案。今黑龙江将军恭等，以"该省练军应需洋药等项，援照海军衙门奏定章程，由吉林机器局制造，每年应需银四千一百余两，由吉林按年派员赴部领取"等情具奏。

臣等查：吉林机器局经费，本年闰四月间既将会办北洋行营制造局裁撤，拨还吉林机器局银二万两，则吉林制造局经费，自当较前充裕。且近年部库放款增多，若各省应需经费均准由部领取，势必后难为继。所有黑龙江应需铜帽、拉火等项，拟照海军衙门奏定章程，由吉林机器局制造、拨给领用。共需制造银四千一百余两，臣等公同商酌，应令吉林将军，即在机器局每年由部拨

发经费内匀挪动用，毋庸由部库另行拨给。如蒙俞允，臣部即行文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遵照，并令将用过军火价银数目，按年由吉林机器局造具细册报部核销，毋得稍有浮昌、以重用款。所有臣等遵议缘由，理合恭摺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黑龙江副都统成庆，为报李金镛遵咨过江辩论及起程赴省事咨将军衙门文

光绪十三年七月初八日

黑龙江副都统、降二级留任、奖赏花翎成庆，为飞速咨报李道起程赴省事。兵司案呈：窃查前经遵咨，俄人犁占江左旗屯，并文副都统派员会商，设立封堆，原案详细剖晰，务将俄人犁记旗屯地段索还，共敦和好，会同李道妥为办理，并准函示俄酋来文请查[精]奇里河各节，就此会商之便，与俄酋一同议定。各等情。李道旋抵瑷珲城面商，过江会晤俄酋、按约再三辩论，该酋概不应允，各报上司，听候指示办理，实无挽回办法、良策。查讯屯丁被屈确情，照会俄衙核办见复。该道前往北段山旗屯，亲自观看挖立壕沟去讫。一俟沟工挖竣，并俄国如何照复，另行绘图具禀。俄人违约划占熟地，有碍我屯生计，众心不甘，希请转呈总

署衙门，与俄国驻京公使理论，退还我屯熟地、牧场。等情已于十九日咨报在案。兹于二十七日据随事挖壕差员长发等报称：李道由南窝铺屯于二十六日前赴海兰泡会晤俄酋辩论去讫，于二十七日晚间，该道回城告知，与俄酋辩论，犁记不明之处，有向外开挖，亦有向内开挖，与原犁记有三处不符，该酋不允，即令将错误处平毁、重挖。等语。复准俄衙照复李道及本衙门内称：开挖界外壕沟即令平毁、改挖，如不填满，立派俄兵前往，勒令屯丁填沟。各等因前来。李道当即饬知挖壕委员将界外壕沟按照犁记另挖，以符前言。惟恐屯丁庸愚、滋生事端，复派协领桂廉赶紧前往，实力弹压，督催屯丁将误处平毁、重挖壕沟；又派边界宣庆祺会同俄官，按照犁记在前用犁划限，饬令挖壕，委员长发、德山、聂车布、鄂尔吉布等并前派往弹压各官，一同随后督催练军屯挖壕，不准越占俄界，一面李道照复俄衙，并知照该司，严饬挖壕各员，遵照李道吩咐赶办，不准稍有违误，致干查究。当经札饬遵办去讫。除俟挖壕各员工竣绘图呈报到日另行据情咨报外，李道拟于七月初一日，由瑷起程赴省，其余一切各情，该道另行具禀之处，谨将接准俄衙照会三分，暨照复俄衙文底一分，一并抄录、附封、咨送备核。等情。相应飞速咨报将军衙门鉴核施行。须至咨者。

右咨将军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黑龙江将军恭等，为将布特哈、兴安城捕获貂皮、挑选数目奏知事咨户部文（附奏稿及清单）

光绪十三年七月初十日

钦命头品顶戴、署理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随带军功、加一级、纪录三次恭，齐齐哈尔副都统、加一级、纪录四次禄，为咨报事。据户司案呈：本衙门于光绪十三年七月二十八日，恭折具奏为布特哈、兴安城官兵捕获貂皮，谨将挑选数目一折，除俟奏到硃批另行恭录知照外，合请先行抄摺咨部。等情。据此，相应咨行大部备核施行。须至咨者。

计粘抄原奏一件、清单二件。

右咨都京户部。

奏为布特哈、兴安城官兵捕获貂皮，谨将挑选数目恭摺，仰祈圣鉴事。窃查：前经部议准添鄂伦春官兵案内，议以四千二十八名作为定额，当以该官兵内有出征、旷缺、新袭、添减无常，实难预计，拟请遵照旧章，多者加添、少则裁减，以示体恤。等因奏明在案。兹据布特哈副都统衔总管巴彦孟库、兴安城副都统衔总管乌尔滚、巴雅尔等呈称：遵将布特哈索伦、达呼尔、墨凌阿鄂伦春官兵捕获貂皮二千四百二十七张，兴安城新（雅）法罕鄂伦春官兵等捕获貂皮九百九十九张，共计貂皮三千四百二十六张，于五月二十八日呈送挑验前来。等都率该总管等官，遵照

奏定章程，除出征及漠河验防、齐字营调练官兵旷缺外，按照现在实有官兵等名数所捕貂皮内，详加挑选，得头等貂皮七十张，二等貂皮一百七十三张，好三等貂皮四百三张（内有秋板貂皮二十一张），寻常三等貂皮二千五百七张，共选应进貂皮三千一百五十三张。其余剩貂皮二百七十三张，循照旧章，均饬割去貂腿一只，交该总管等分给原捕官兵等领回。其交纳色好貂皮官兵等，由等衙门酌量鼓励。仍饬该总管等督饬官兵等，余下年勤加捕打上色毛原貂皮，以备挑选。所有本年挑选贡皮数目，除俟敬谨包裹妥协，再行遵照部议，遴派布特哈官兵由驿送京交纳外，理合援照成案先行恭折具报，并将挑选皮张各数目，分别敬缮清单，恭呈御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谨将布特哈索伦、达呼尔、墨凌阿鄂伦春并新设兴安城鄂伦春官兵等捕获貂皮内，按丁挑选等第数目，分别敬缮清单，恭呈御览：

一、布特哈索伦、达呼尔共丁二千七十二名，捕获貂皮二千三百二十一张。内：选得头等貂皮三十三张，二等貂皮八十五张，好三等貂皮二百五十九张（内有秋板貂皮二十一张）、寻常三等貂皮一千六百九十五张。

一、墨凌阿鄂伦春共丁九十八名，捕获貂皮一百六张。内：选得寻常三等貂皮九十八张。

一、新设兴安城鄂伦春共丁九百八十三名，捕获貂皮九百九十一张。内：选得头等貂皮三十七张，二等貂皮八十八张，好三等貂皮一百四十四张、寻常三等貂皮七百一十四张。

以上按照丁数选得貂皮三千一百五十三张。内：选得头等貂皮七十张，二等貂皮一百七十三张，好三等貂皮四百三张（内有秋板貂皮二十一张），寻常三等貂皮二千五百七张。谨查：布特哈

索伦、达呼尔、墨凌阿鄂伦春旧有额丁三千四百二十八名，内不食饷牲丁四百名，裁撤改为正兵归入新设兴安城管辖外，仍剩额丁三千二十八名，暨新袭官三百二十九员、已到年岁官一百三十员、由京旋回官二员、由军营并漠河撤回官兵十一员名，送回之缺挑补有人（八）十一名，共三千五百七十一员名。内除上年升授职任并承袭世职、告退病故官四十八员，空缺职官三十三员，前往新疆等处出征官十四员、兵三百四十一名，漠河等处驻防官十八员、兵二百一十二名，齐字营调练官一员、兵七百二十三名，留京当差壮丁一名外，实有应交貂皮官兵二千一百七十名。又新设兴安城鄂伦春官兵一千四十一员名，内除职任升授病故官四员，空缺职官二员，漠河驻防官一员、兵五十一名外，剩实有应交貂皮官兵九百八十一员名。共计应交貂皮丁三千一百五十三名，现已如数挑齐，谨缮清单，恭呈御览。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黑龙江将军恭等，为漠河已有矿师，日矿师市川文吉毋庸前往事札李金镛文

光绪十三年七月二十八日

钦命头品顶戴、署理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随带军功、加一级、纪录三次恭，齐齐哈尔副都统、加一级、纪录四次禄，为札

饬事。据办理漠河金厂事务局案呈：光绪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准钦差北洋大臣李咨开，据水师营务处罗道禀称，窃奉宪札准出使日本，徐大臣函称，日本大臣枕本所荐挖金人市川文吉应带华人通事王辉章，每月薪资洋四十元；添用德丸作藏，月给薪资洋三十元。市川薪资，枕本云，每月一百元。其住房及跟人一名，费系我出。期之短长，视其得力与否，如不合用时，给其回国川资而已。所有市川文吉等应支盘费，及两个月薪资，业由承祖（租）处代付，取有领状、收单附呈。等因到本阁爵大臣。准此，查市川文吉已于六月二十三日到津，日本使馆送到垫付该员等薪费收单、领纸，应饬发海防支应局存案，并遇便照数兑还徐大臣查收、归款。市川仍另候调遣。札道遵照。等因奉此。嗣复面奉宪谕，准黑龙江将军恭函称：漠河金矿业已雇有矿师，该矿师市川文吉毋庸前往，应即资遣回国。等因奉此，职道遵即与该日人市川文吉等议明，查照徐大臣来函数目，给予：市川文吉回国川费，由天津至横滨上等船票价洋七十五元、一个月薪水一百元；德丸作藏由天津至横滨二等船票价洋四十四元，一个月薪水洋银三十元，共计洋银二百四十九元，听其回国。应即禀请宪示，如蒙允准，即饬支应局核发领给。至通事王辉章一名系属华人，向在长崎、神户理事署代理东文翻译，自应另行请示资遣。等情到本阁爵大臣。据此，徐批：据禀已悉。黑龙江漠河金矿，已准将军来函，另雇有矿师，前日本枕本大臣所荐挖金人市川文吉，应毋庸前往，亦别无金矿可用之处，应照议发给市川文吉由天津回至横滨上等船票价洋七十五元，又一个月薪水洋一百元；德丸作藏二等船票价洋四十四元，又一个月薪水洋三十元。今（令）其作速回国。候饬海防支应局速即发交该道具领转给。仍将起程日期具报。至华人王辉章应如何资遣，即另行核议具复，并候咨会徐大臣查照缴挂发并饬支应局速即核发外，相应咨会贵

将军，请烦查照。等因。

准此，合请札知办理漠河金厂事务候补知府李守查照。等情。据此，合请札饬会办漠河金厂事务补用道候补知府李守金镛遵照。特札。

右札仰会办漠河金厂事务、补用道、候补知府李守准此。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黑龙江城副都统成庆，为将委员会同俄官寻找旧划犁记、挖壕工竣等事咨将军衙门文

光绪十三年八月初十日

黑龙江城副都统、降二级留任、奖赏花翎成庆，为挖壕工竣、绘图飞速咨行事。兵司案呈，查前经遵咨会同补用道李金镛过江面晤固毕尔那托尔，理论俄人犁占江左旗屯、并文副都统派员会商设立封堆原案，详细剖晰，将俄人犁占旗屯地段索还，共敦和好，会同李道妥为办理，暨请查精奇里河各节，就此会商之便，与俄酋一同议定各节，按约再三辩论，该酋概不应允退还，即将所占熟地、牧场，该酋按段当面令注图上，以便各报上司，听候指示办理，实无挽回形势，遂复商定按照旧圈犁记里边改挖壕沟，以杜逼近而免侵吞；当经李道亲临江左勘查犁记，随派边界官庆祺、笔帖式长发、德山等，会同俄国出派屯官及丈地官，

寻划旧划犁记，督催练军、屯丁合力挖壕，一俟竣工再行绘图详省；俄人违约划占熟地，有碍我屯生计，众心不甘，希请转呈总署衙门与该国公使理论，退还我屯熟地、牧场。办理各情，均已六月十九、七月初一等日咨报在案。兹于八月初五日，旋据委员长发、德山等报称：窃职等，自于本年六月十八日随李道过江，由补丁屯东北起，按俄人犁记挖壕，向南直至老爪林子屯东边地止，督催练军、屯丁合力挖完。均宽五尺、深三尺，计长一百七十四里。于八月初五日一律告竣。惟补丁至段山一带，错挖犁记内外数段壕沟，俄酋照会不允，即令平毁；复派边界官庆祺，会同俄国屯官及丈地官等商酌，在前寻找俄划旧限，改划重挖妥协，未生枝节。伏查光绪六年，前任副都统文与前任俄酋彼此派员会同于石头泡挖立封堆、埋立椿木以为界限，仅由该泡半间起至瑷珲河源止，计中国里仅十三里，此外亦无别立封堆椿木之处。该俄划占犁记，由石头泡椿木向西，占地宽、长均二十余里；犁记圈占我屯熟地，南、北共计二百四十余晌。尚有霍尼音胡尔哈三屯迤东旷地一段，宽、长均有二十余里，该屯旧有牧场，正在瑷珲条约所载精奇里河以南、该俄犁记以里，复又用犁划记霸占我屯牧场、草甸。该三屯众丁恳请免挖壕沟，与（于）屯中尚属有益；若照犁记挖壕，有碍本属三屯生计。故此停挖。其拉犁记，由大泡屯应向东南，对霍尔莫勒津屯，地势、方向相符。犁记向西南，又斜向西北而下，圈占大泡子、托力哈达等屯熟地二百一十余晌，荒地长四十余里，宽十余里、二十余里不等，屯众恳请免挖。若按犁记挖壕，抛弃熟地过多，大有窒碍。核于条约，亦不相符。故此未敢挖立壕沟外，其余仅按俄人旧划犁记挑挖壕沟里数，绘图贴说，声明呈报前来。查光绪六年，前任文副都统与该酋，均未面会，仅各派员办理，以致现在俄官以“微末之员立据，不足为凭”饰词狡展。惟查微末之员，亦系该

衙门所派，其字不作为据，而该衙门照会应可（何）为据？本副都统会同李道过江，与该俄酋面辩再三，诘至无词，推谓“衙门之文，系前任所办之事，今亦不能作主”。如此词穷，实属无可再辩。前立封堆未久即划犁记，近年俄人犁记以内又经渐侵，我屯不能安业，不得已李道商酌暂挖一壕，以杜其侵。惟精奇里河一带地方，俄酋均属其界，设卡阻拦；东边空旷之地及游猎他处，不准我属行走。旧居旗屯所占之地，均属俄界。条约载明：仅江左系属俄界，并未定旗屯所占之地及精奇里河中界、俄界之语，而条约记载“旧居旗屯，永远居住；其渔猎及他处附近地方，俄国均不得侵占；其东边空旷之地，中国民人谋生出入，俄人不得拦阻”，今俄国划占我屯熟地、牧场，并不照约退还，实属违约，有碍我屯生计。如此不符条约，今挖壕为限，不过权时办法，以杜互相侵越，曷敢违约，擅自酌拟、清理界址，致有不合！两国交涉，全凭条约为据。若听其背约因循，后来交涉，更为棘手。案悬多年，亟应归结。应照条约如何明定江左界址，以期相安而免激衅之处，希请按照前咨，转呈总署王大臣，向该驻京公使照约理论，将俄人犁占江左旗屯熟地，暨精奇里河以南东边，及旗屯居住地方，明定界址，饬知两国边界官，以凭遵循。再霍尼音胡尔哈牧场至豁尔莫勒津屯对岸之荒地，及封堆以里被占荒甸，一并挽回，听候示复再行遵办外，谨将委员会同俄官公允寻找旧划犁记、挑挖壕沟工程完竣，暨绘图贴说、附送，俾资核办，除李道先奉希侯饬调，已于本月初三日由瑷起程赴省，所有会办事件，该道另行具禀呈报外，合并声明，相应据情飞速咨报。伏乞贵将军衙门，鉴核施行。须至咨者。

右咨贵将军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黑龙江将军恭等，为将吉林运到挖金机器各件存、还等事咨吉林将军衙门文

光绪十三年八月十四日

钦命头品顶戴、署理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随带军功、加一级、纪录三次恭，齐齐哈尔副都统、加一级、纪录四次禄，为咨行事。据户司案呈：窃照前经调取吉林钻地机器，准吉林将军衙门委饬司事保成，随带熟悉机器工匠二名运到江省。比念该司事等远道跋涉，赏银六十两。仍由水陆递运前往漠河，交调办矿务知府李守听候验收差遣在案。兹据该守禀称：运到钻地机器各件，于漠河矿务，有合用者，有不合用者，分别存、还，按项开单呈明。其不合用者，重、大居多，即交原差司事保成等解还吉林机器局交纳；其合用者，另行存留。所有吉林机器局、电报局代垫各种铁器物价，司事、匠人等薪工银两、盘费、水脚等项银钱，并请按款给领、归垫前来。除照该守单开存、还各物，并应领归、垫各款，札库照发该守只领外，相应抄单咨行。为此，合咨贵将军，请烦查照饬局施行。须至咨者。

右咨吉林将军衙门。

计　开

一、吉林机器局代购铁器一切备用物件，计吉平银一百六十六两六钱二分九厘。

一、吉林电报局代垫机器司事、匠人等三个月薪工，吉平银一百八十六两，司事川资吉平银四十两，盘费钱四十吊，又船运水脚钱三十五吊六百三十文。

以上共应归垫银三百九十二两六钱二分九厘，又现中钱七十五吊六百三十文，均交李守承领、归垫，合并登明。

交还送司事等解回钻地机器件数列后：铁管（大、小）三十根，铁杆二十根（每根长一丈），半圆钻头四个，土钻头六个，钟口起石土钻头四个，法条尖凿子一把，平头凿子四把，带耳凿子六把，铁杆搬手二副，管起子二个，剑头式凿子四把，起管接头（大、小）四个，钻头套子三个，生铁盖子二个，手钩四个，起杆钩四个，带镄绳钩二个，铁圈子三个，上管夹子二个，起杆钩钳一把，螺丝钻一个，铲子一把，钟口起杆镄钳一把，钟式螺丝帽一把，穿绳杆接头一个，铁辘轳一个，挂辘轳铁环一个，木绞关一座，拉钉三个，白棕绳一件二根（长十八丈）斤重计三千七百三十八斤。

留用器具物件等件列后：熟铁砧一件，虎钳一件，四分至一寸螺丝（公、母）并搬手架子（全副）计二十九件，搬钻一件，搬钻头五件，螺丝椰头一件，钢撬棍二件，大、小钢凿四十四件护钳口紫铜皮二斤，舞钻一件，舞钻头二件，刀锯一件，钢锯条一根，大、小钢锉四十五把（刘木匠取一把），洋麻绳三十七斤，铁锛凿带柄一件，木圆风箱一件，钢椰头二把，铁钳七件，火钩火铲三件，铁大椰头二件（刘木匠取一件），钢排锤二件，钢平锤二件，小钢椰头二件，钢丝锉刷二件，洋铁油壶二件，紫钢铬铁一件，焊药四斤，四分至一寸铁螺丝帽一百个，砂布十打，绵沙头十斤，小磨石一块，铅笔一打，生菜油一瓶，硼砂一斤，点锡五斤，白石粉一斤，各色钢一百零六斤，三分罗摩铁十三斤，四分至七分元铁一百十六斤，粗细铁丝十五斤，青铅皮四十斤，红

铜丝二斤，松香二斤半，小皮带二十七条，洋麻线一斤五两，水胰二斤，马口铁三斤六两，二寸半洋钉四斤（用去一半），线麻绳五斤，洋烛二包，薄象皮二斤，六分铜螺丝钉一包，漳丹六包，细纲（钢）丝二斤。以上计装两箱，寄存瑷珲义和永店。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黑龙江将军衙门，为俄人于江左犁占旗地及照犁记挖沟工竣仍请据约辩论事咨总理衙门文

光绪十三年八月十四日

钦命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衙门为咨呈事。办理交涉处案呈，窃照黑龙江左俄人犁占旗屯一案，前经派委调办漠河矿务、补用道、吉林候补知府李金镛，会同黑龙江副都统成庆，往晤俄海兰泡城固毕尔那托尔，按约辩论，比允暂照犁记挖沟，各报上司，听候示办，一切情形，均于光绪十三年七月初五日咨呈贵衙门查核在案。兹准成副都统来咨并李守回省面禀，同称：本年六月十八日，李守过江，由补丁屯东北起，按照俄人犁记，向南，直至老爪林子屯东，踏勘明白，指派成副都统所委员弁庆祺、长发、德山等，带领练军、屯丁，逐日开挖，计长一百七十四里，均以宽至五尺、深至三尺为率，统于八月初五日一律告竣。后经李守覆勘一巡，均无错误。惟查：该俄人犁记边北，由补丁屯向西，至

霍尼音湖尔哈三屯迤东，占去旷地宽、长约各二十余里，为各屯旧有牧厂（正与瑷珲条约所载精奇里河以南语句相符）；又，犁记边大泡子，段山等屯向西，至托力尔哈达屯北一带，占去熟地二百四十余晌，并托力尔哈达屯迤南旷地宽长，约各二、三、四十余里不等，为各屯旧有牧厂（正与瑷珲条约所载至霍尔莫勒津屯语句相符）。屯众以为南、北两边所占，均有俄人屯、棚，界限未定，请免挖沟，仍留所画犁记，以俟后议。至边西临江，俄未犁占；而边东犁记以内，此次挖沟，圈回俄人续占熟地二百八十余晌，屯众甚为鼓舞，俄人亦无异说，复查：文副都统前次派员所立封堆，则在边东石头泡子一带，上、下只得十三里，现尚微略可辨；而自封堆以至犁记，据屯众所言，占去熟地二百余晌。俄人以当时末员所办，不足为凭，成副都统等屡与据论，坚辞不答，始有暂挖壕沟之约。兹虽按照犁记，三边一律竣工，而犁记以外所占南、北两边各地及西边熟地，尺寸未经收回，既于条约不符，亦于屯众不服。俄人既以各报上司为主，兹将绘图帖说，陈请咨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查照办理。等情前来。

伏查咸丰八年瑷珲和议内载"黑龙江左岸，由精奇里河以南至霍尔莫勒津屯，原往之满洲人等，照旧准其各在所住屯中永远居住。仍着满洲大臣、官员管理。俄罗斯人等，和好、不得侵犯"等语，而江左旗屯四至界段，并未详勘明白、立有界牌、永远遵守。殆文副都统闻有俄占旗屯各节，创立封堆，又未亲自履勘，仅派边界官敷衍办理，且只上、下十三里之地，迄今辗转多年，俄人犁占已久，本衙门叠次照会俄海兰泡城固毕尔那托尔辩论，尽致概无转圜之语，而由库伦办事大臣递送俄东悉毕尔总督照会，至今并无回文，均经录报贵衙门在案。此次俄固毕尔那托尔经成副都统及李守等过江会晤，仍以"各报上司"为词。其藉端延宕、冀图含混息事，是其狡滑积习，然断不能据此挖沟为界，

遂其吞并之私。应请贵衙门照会驻京俄国公使，按约辩论，以正边界而安屯丁。

又，李守面述：北、南两边所占，均系显背瑷珲条约。边北，则俄屯一处，实在精奇里河以南；边南，则俄屯数处与霍尔莫勒津屯斜正相对，里数不一。边北则牧厂要地；边南则地处洼下，虽有熟地，常患水漫为墟。当经面考图说，详加审度，与成副都统所论情形悉合。一并陈明。

所有犁占屯界、挖沟竣工日期并图说一件，相应备文咨呈贵衙门俯赐鉴核见复施行。须至咨呈者。

右咨呈钦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直隶总督李，为伯都讷、齐齐哈尔、黑河屯三处应设电报子、分各局事饬委候选通判纪堪第前往办理来文

光绪十三年八月十六日

钦差大臣、督办北洋海防事宜、办理通商事务、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部堂、一等肃毅伯李，为咨明事。据总办电报事宜、山东登莱青盛道详称：窃照职局奉饬展设吉林至

黑龙江之黑河屯电线，以通边报，于本年闰四月间，详委三品衔、湖南候补知府周守寃运料开公。兹据该守电禀工程已抵齐齐哈尔。查江省电线，自吉林至黑河屯，约一千八百余里，应分设三局：一在伯都讷，一在齐齐哈尔，一在黑河屯。查有候选通判纪堪第，堪以派委专办伯都讷子局；候选知县刘兆栋，堪以派委专办齐齐哈尔分局；候选盐大使成允平，堪以派委专办黑河屯子局。除由职局先行札委，及刊发分局、子局钤记，按照章程办理处，理合具文详请鉴核，俯赐加札饬遵，以昭慎重，并恳转咨吉林、黑龙江军宪查核，饬属照料，实为公便。等情到本阁爵大臣。

据此，除批据详由吉林展设至黑龙江之黑河屯电线，现已抵齐齐哈尔，应设伯都讷、齐齐哈尔、黑河屯三处子、分各局，业经该道照章刊发钤记、饬委候选通判纪堪第等前往办理，仰将发去委札三件分别领给，务饬妥慎经理，勿稍贻误，并候咨明吉林、黑龙江将军饬属妥为照料缴挂发并分饬遵照外，相应咨明贵将军请烦查照转饬施行。须至咨者。

右咨黑龙江将军。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宁古塔副都统衙门，为将本地方光绪十二年分地丁银两造册呈吉林将军衙门文

光绪十三年八月二十日

宁古塔副都统衙门，为咨送征收光绪十二年分地丁米折银两数目清册事。

宁古塔地亩项下：旧管，原额陈民旧地四万六千八百三十七亩内，上则地一万二千九百二十三亩、中则地一万六千二百八十三亩、下则地一万六千三百十亩。新增流民垦地一千三百二十一亩。以上原额、新增共地四万六千八百三十七亩。注

新收，无项；开除：无项。

实在：原额陈民旧地四万六千八百三十七亩内，分别三则、银米各半征收。

应收银地二万二千七百五十八亩内：上则地六千四百六十一亩五分，每亩征银三分，应征银一百九十三两八钱四分五厘，遵文合摊丁银六十五两六钱三分五厘九毫一丝七忽；中则地八千一百四十一亩五分，每亩征银二分，应征银一百六十二两八钱三分，遵文合摊丁银五十五两一钱三分四厘二毫三丝八忽；下则地八千一百五十五亩，每亩征银一分，应征银八十一两五钱五分，遵文合摊丁银二十七两六钱一分二厘八毫三丝。以上光绪十二年额征共地银四百三十八两二钱二分五厘，合摊丁银一百四十八两三钱

八分二厘九毫八丝五忽。

应征米地二万二千七百五十八亩；上则地六千四百六十一亩五分，每亩征米六升六合，应征米四百二十六石四斗五升九合；中则地八千一百四十一亩五分，每亩征米四升四合，应征米三百五十八石二斗二升六合；下则地八千一百五十五亩，每亩征米二升二合，应征米一百七十九石四斗一升。以上光绪十二年额征共米九百六十四石九升五合，每石折银一两，共折征银九百六十四两九分五厘。

新增四、十、六、七年流民垦地一千三百二十一亩：不分等则，每亩征银八分、征米四合四勺二抄五撮，十二年额征银一百五两六钱八分，遵文合摊丁银三十五两八钱一分七厘零一丝五忽，额征共米五石八斗四升五合四勺二撮（抄）五撮，每石折银一两，十二年收米折银五两八钱四分六厘。

以上光绪十二年共收地、丁、米，折银一千六百九十八两四分六厘。

宁古塔应征地亩项下：旧管，无项。

新收：一收十二年陈民旧地银四百三十八两二钱二分五厘，一收遵文合摊丁银一百四十八两三钱八分二厘九毫八丝五忽，一收十二年陈民旧地米折征银九百六十四两九分五厘，一收十二年新增流民垦地银一百五两六钱八分，一收遵文合摊丁银三十五两八钱一分七厘零一丝五忽，一收十二年新增流民垦地米折征银五两八钱四分六厘，一收宁古塔地方光绪十二年春、秋二季致祭昭忠祠，需银四两，遵照奏定章程，每两减扣二钱，银八钱，实需银三两二钱，又减平银一钱九分二厘，共计扣银九钱九分二厘，统计共收银一千六百九十九两零三分八厘。

开除：一除光绪十二年宁古塔地方春、秋二季致祭昭忠祠需银四两。

实在：现存剩银一千六百九十五两零三分八厘。

注 原件有误，总数不合。

（选自《宁古塔副都统衙门档》）

宁古塔副都统衙门右司，为将本地现存当铺座数、纳银数、字号等造册呈报事呈吉林将军衙门文

光绪十三年九月初五日

右司案呈，为查明复行造册呈报事。于八月二十八日，准将军衙门户司移开：兹准户部咨开，山东司案呈，准吉林将军咨称，本部议覆御史汪鉴奏牙帖新章滋扰，请饬妥议一折，又奏令核实各省当税一片，均于光绪十一年八月初十日具奏，本日奉旨：依议。钦此。相应恭录谕旨、抄录原奏、附片，由四百里飞咨吉林将军钦遵办理。等因咨行前来。遵即咨札所属各处，遵照部咨，议定查办当课章程，查明造报。去后，旋据宁古塔造册咨报：该城原有当铺十一座，内于早年间荒闭当铺六座，实剩现在开作之当铺五座。又据宾州厅详称：该厅界内原有当铺二十三座，内于早年间荒闭当铺九座，实剩现在开作者十四座。所有荒闭当铺，究系何名、何年荒闭，实因事远年湮，无凭查考。而按年应征课银，即照历年杂税册内开造旧式包纳完交，按年汇入税册造报，从未拖欠。其余各城、厅，已将实有当铺座数、字号、

课银数目先后造册咨报前来。合将所属各该处造报光绪十、十一两年分，共实有当铺座数、字号、照章应纳课银钱文数目，另再汇造清册一本，咨报查核。嗣后，应报当课清册，即随地丁题销造报查核外，详查宁古塔早年荒闭当铺六座、宾州厅早年荒闭当铺九座，其按年应纳课银，均已包纳完交不欠，惟其荒闭各家，事远年湮，何等字号、何年荒闭，实在无凭可查。现奉部咨，自应据实声明。请将早已荒闭当铺十五座课银，即以光绪十二年起，永远销除，以免包纳之累。嗣后，务即按年另造当铺座数、字号、课银各数清册，随同地丁题销，报部查核。如有荒闭及新开者，据实声明增、减课款，以昭核实。相应咨部查核、覆准照办。等因前来。查吉林省宁古塔关闭当铺六座、州厅关闭当铺九座，据称均系早年荒闭，无凭可查。历年课银，均系包纳，自应准其开除课银。自光绪十二年起，按照实有当铺座数征收税银，归入地丁案内造报，以昭核实。惟查该省各项税课均有定额，仍令该将军转饬实力经征，务期有盈无绌，以重税课。相应咨覆吉林将军查照可也。等因前来。案查宾州厅报到光绪十二年分当课细册，已将早年荒闭当铺九座包纳课银销除，未经列入十三年分册内，核与部咨相符，由司汇办外，惟查宁古塔应行造报光绪十二年分当课细册，前经移催在案，迄未报到。兹奉部咨，准将宁古塔早年荒闭当铺六座包纳课银销除。等因相应备文移知。为此，合移宁古塔副都统衙门右司查照，速为造册报省可也。等因移催前来。

遵查：宁古塔地方，原有当铺十一座，内于早年荒闭当铺六座，其每座按年应纳课银二两五钱，均系本处包纳完交，现剩开作者五家。共计一年应纳课银二十七两五钱。历经归入税款册内报销，随年抵充俸饷在案。今奉移示：宁古塔早年荒闭当铺六座，包纳课银，准其销除，自光绪十二年起，按照实有当铺座数

征收税银、归入地丁案内造报。等因。惟查：宁古塔经征光绪十二年分杂税细册及地丁米折银两细册，业于本年四月初五、八月二十等日咨报在案。合并声明外，合将宁古塔地方现在实有当铺五座，按年应纳税课银两数目、并当铺字号，复行造具印册一本附封呈报。等情。据此，拟合呈报将军衙门查核可也。

（选自《宁古塔副都统衙门档》）

黑龙江将军恭等，为奏请通肯开禁一摺已奉硃批事咨户部文

光绪十三年九月十五日

钦命头品顶戴、署理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随带军功、加一级、纪录三次恭，齐齐哈尔副都统、加一级、纪录四次禄，为恭录咨报事。据户部（司）案呈，本衙门与光绪十三年八月初九日恭摺具奏为筹办开垦呼兰所属通肯地方原勘封禁荒田，请旨饬予开禁，以裕边储而足民生一摺，当经抄奏咨行在案。兹于九月初四日接到回摺，奉硃批：户部议奏。钦此。钦遵恭录谕旨，应请咨报。等情。据此，相应咨行大部查照施行。须至咨者。

奏为筹办开垦呼兰所属通肯地方原勘封禁荒田，请旨饬予开禁，以裕边储而足民生，恭摺仰祈圣鉴事。窃查黑龙江省边漠之区，初无民垦。咸丰七年，将军奕山查勘：呼兰所属蒙古尔山等

处闲荒地一百二十万垧，堪以试垦，惟恐夷人慕膻潜越，不能预操把握，当经奏请封禁。十年间，将军特普钦因俸饷不继、防范维艰，奏请招民试垦，藉裕度支兼防窥伺，奉旨允准在案。此为呼兰民垦开办之始。同治七年，已放毛荒二十余万垧。将军德英，以新荒续领未能踊跃，拟请暂行停放。厥后，屡放屡停。迭经御史英俊、光熙，内阁学士尚贤等条奏开垦，俱经历任将军定安、文绪等筹议，呼兰所属克音、通肯荒场有碍边圉，仍请照旧封禁各在案。

奴才等伏查：黑龙江省精华，全在呼兰一隅，地气和暖、土脉膏腴，为关外所艳称。然详稽所以封禁之故，略有五端：论地脉，则恐碍参山、珠河；论牧场，则恐妨旗人生计；而且垦民杂，则盗贼潜入；揽头出，则贩卖架空；更恐奸民易集，不免异族暗勾。奴才等反复推求，知其中情事，万无一可虑者。溯查原案：呼兰参山，自乾隆五十四年试采一次，稍见参苗，久经停采；布雅淖罗等河，自嘉庆二十二年试采一次，亦得珠己（玑）。具(俱)见奕山奏中。况稼穑之于珠宝熟(孰)轻熟(孰)重，圣朝取舍自有权衡，不待预计。通肯地段介居莽鼐、布特哈、墨尔根、呼兰、北团林子之间，纵横核计约有三十余万之垧，较之前吉林将军奏开伊通围场十余万垧者，广狭大有不同。计将通肯应开地亩之内酌留围场、牧场，宽然有余。即使生齿日繁，亦不至有窒碍。若虑民揽转售，应仿照吉林章程，革去揽头名目，每民只准放一、二垧至六、七十垧为止，不患不均。至于盗贼有无，则视守令勤惰、官兵勇怯，不在地亩之垦与不垦，此又理势自然，无待深办（辩）者也。且吉林兴凯湖等处最美沃区，徒以土旷人稀，致为他族所有，向使人民繁庶、村堡相连，彼固不能安存觊觎，此亦不能甘心推与。历代备边，以开屯为上策者，类此之用。即如双城堡、伯都讷等处，经松筠、富俊条奏开垦，当时或议其难；奉

天通边开垦，崇实等亦力排众议而行，不二十年，鸭绿江、凤凰城之间，廛栉田连，蔚为沃壤，此尤近今之明效、大验矣！

恭在都，窃尝考论东省根本大计，首在兴农；莅任之初，曾于沥陈本省积困情形摺内，声明地旷而利不能兴各节，微陈其端；近更博问、周谘，并查考梁诗正、舒赫德、福明安等条奏及特普钦所筹，与奴才禄详细参酌：开垦之举，实黑龙江省第一大利。敬为我圣主备细陈之：本省额饷三十七万，呼兰租赋已抵至十有余万，若在（再）扩充，饷可渐节。此利国帑者一也。齐齐哈尔、墨尔根，黑龙江等城，皆恃呼兰转运接济，收获愈众，积储愈丰。此利民食者二也。盗贼之炽，皆由守助之疎，若于放荒时酌定村户、修筑堡寨、严行保甲、缉捕之法，盗贼庶无容足。此利保卫者三也。关内外失业闲民，麇聚东省或之他邦，一定土著，富者力田、贫者佣工，各安其业，庶免流移。此利收辑者四也。押租缴价，或仿照旧章，或仿照吉林章程，酌量增加以补公项。此利经费者五也。开垦既广，俟升科后，查照奉天章程，每亩酌定征银额数，以济俸饷。此利征收者六也。呼兰粮食，除接济本省，广行东南，将来收成丰盈，转输益众。此利商贾者七也。斗称、烧锅税捐，亦资小补。积谷日多，收捐必有起色。此利税务者八也。通肯地段，与齐齐哈尔、墨尔根、布特哈各城相连，户口渐增、人烟日盛，贫瘠荒漠之区，可变殷实。此利生聚者九也。人有恒产、地有村寨，内守既固，外患不生。此利边备者十也。

惟是十利之说，人所共见，共知。而等切念封禁五端内，旗人生计一条，关系最重，尚须详查、博访。因先饬派委协领常德等，驰赴通肯，查勘地方围牧情形。顷据常德等绘图贴说并禀称：通肯荒田，南北约长一百四十余里，东西约宽七十余里，距北团林子五十余里，呼兰、巴彦苏苏二百余里，且隔呼兰一河，于旗人原有牧场毫无关碍，将来垦成、立堡，应留牧场余地亦

多。等情前来。并据总办呼兰税务、道员陈保善就近查访，开垦一切利、弊，大致相同。事关黑龙江省兵民大计，等职任所在，不敢拘泥成案，坐视膏沃之产，久弃荒区；前准户部咨称奏准黑龙江省筹办事宜摺内，亦有"开放荒地，体察时势举行"等语，用敢据实上陈，仰求圣明俯加采纳。如蒙俞准，奴才等当慎拣能员，妥定条规，务期利与（兴）弊绝，以仰副圣主富民足边之至意。所有筹办开垦呼兰所属通肯地方原勘封禁荒田请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黑龙江将军恭，为恭录派员查看漠河金厂大略情形一摺咨总理衙门等文

光绪十三年九月二十六日

钦命头品顶戴、署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随带军功、加一级、纪录三次恭，为咨呈、札饬事。据户司案呈：本衙门于光绪十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具奏派员查看漠河金厂大略情形一摺，除俟奉到硃批另行恭录知照外，合请分咨。等情，据此，除咨会、札饬外，相应粘抄摺稿，咨呈、咨会贵衙门、贵大臣监核，须至咨者；札饬奏调办理黑龙江矿务、候补知府李守金镛查照，特札。

右咨呈、咨[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北洋大臣。

右仰奏调办理黑龙江矿务、三品衔道员用、吉林候补知府李守准此。

计粘抄摺稿

奏为派员查看漠河金厂并拟开办大略情形，据实密陈，仰祈圣鉴事。窃前于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谨将漠河金厂亟应举办，并拟调派吉林道员用、候补知府李金镛会办，恭摺具陈，仰蒙俞(谕)旨，并饬下北洋大臣李、吉林将军希一体钦遵在案。续于本年四月间，该府李金镛道由吉林来省面商，一是当以兴办矿务、首重运道。漠河面江、背岭，水陆均需兼筹，遂先取道墨尔根城，幕山而进，复由漠河出江，乘轮以达黑龙江城，在返数月，艰险备尝（喈），博访周谘，略得梗概，九月间始经旋省。

面询颠末，并据该府李金镛禀称：漠河一区，界连俄人边境，号称“金穴”。狡焉思启，防不胜防。开创之举，实关边要利害，与内地矿务之专以利言者不同。顾其难有数端，请质陈之：中国自泰西集股以来，就上海一隅而论，设公司者数十家，鲜克有终，而矿为尤甚。承办者，往往荡产倾家犹有余累；“公司”二字久为人所厌闻；官项竭蹶，所不待言。则筹费难。漠河地处荒僻，人迹罕通。最近之市为黑龙江城，物价昂贵，较之南中已加十倍或二十倍；漠河更远至二千里，地邻北极，严冬则雪高盈丈，马死人僵，夏秋多虫，塞耳盈鼻。起居服食，无一不难、无一不苦。金镛出关十年，旧时赈矿诸友，大率散处四方。集置艰苦之地，恐非所乐；而不招自至者，又未信心。则用人难。黑龙江虽有俄国轮船，逆流而上，非十余日不达；呼兰为裕米之处，无轮可乘，中国小舟逆水不能上驶，必车运至黑龙江省，而俄轮居奇特甚。矿局所用机器、重物，除上海运至营口不计外，而自营口运至漠河，水陆并驰，已五千里。若自备轮舟，购之津、沪

洋行，而内地无由驰入；谋之吉林机器局，而急切未可图成。至于由陆道以通呼兰粮道，在齐齐哈尔省城北行，介墨尔根、呼伦贝尔之间别开一路，较诸水陆周转加倍便捷，而穷崖绝壑、密箐深林，率皆终古未开之道，又非月役千人、期以周年，不能就功。而工用未免浩大，无此余力。则运转难。漠河金厂，匪虽已驱逐经年，而逃匿俄疆者众，一旦矿夫四集、良莠杂处，易滋事端，非有重兵弹压，以保矿而防边，则可虑良非一端。今奉调在防各兵，将非一人、兵非一地，兼系经制额设旗兵，难以力作苦役，更非金镛所可调遣。客官办事，本难自专；省治既远，又难动辄禀候。则驾御难。所幸金沙尚旺，其苗显见，旧时金匪六、七千人盘踞至四、五年，而俄屯粮食一石价贵至五十两，得金之多，可以相（想）见。金镛详考陈述，以机器未备，仅就河旁随手开挖，甚为浅窄，其沙石之下，皆为坚冰。访之土人，当时金匪，徒手挖沙、开冰无术，惟以乱石烧红融之，至（致）金沙之下尚有坚冰如铁者，去之则复见金沙，而水中之金尤旺，似非将河身攘出不易见功。而凡开沙、吸水、融冰、淘金，皆非机器不可。至于招集民夫以助机器，无需多人；应用襄理之员，则以求旧为主、参用新知，必须能耐苦、于矿务略有研究、不敢徇情。其防兵一层，为费甚巨，暂亦难出，或就近酌调数营，并归节制，仍支原饷，一俟金厂有效，再议自募。金镛昔年办矿，成败间出，曾未累及友朋。此次既蒙奏调、钦奉特旨，中外共知，南中官、商，必有闻而助理者。拟且集资廿万，以为延矿师、购机器、置轮船、买粮食、造房屋、修道路之用。遵即先赴北洋大臣衙门禀商一切，至烟台、平度、上海等处集股商办。并俟美矿师哲尔者回自热河面述矿情，由渠指购各器。一切筹备既妥，再行详细禀请具奏定期开办。附金沙一封呈验。等情前来。

奴才伏念漠河金厂之举，重在防边兼筹利国。本属远大之

图，而地处穷荒，筹款无出，事属创始，得人尤难。奴才素绌理财，又于矿务毫无阅历，抚躬自省，殊失顾言顾行之意。幸赖北洋大臣李，遵奉谕旨，力与扶持，遂得指调吉林道员用、候补知府李金镛以资臂助。查据所呈金沙，为数虽微，尚属材良质美。禀议各节，亦均详慎周妥。但得资本充足、器具周备，似不至于徒劳鲜获。现饬前赴李处呈验金沙，并一应拟办事宜，逐层禀商后，拟定详细章程，或即由李先行具奏，请旨饬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核议，以期仰慰宸厪。惟近值封河之期，该府李金镛前赴北洋，仍当续往烟台、上海各处，南、北陆程，计非半年以后不能往复，开办之期，当在明年春、夏之交。而前经奏将军，政（改）至明年，以便亲诣漠河察看；亦缘美国矿师未到，延滞至今，殊深惶悚。只俟该守李金镛开办矿局时，再行奏请前往，合并陈明。所有派员查看漠河金厂并拟开办大略情形缘由，理合恭折密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管理茂兴路记、图记事务都尔苏，为十站电杆工竣、按项查明工价事呈将军衙门文（附节选工价数目）

光绪十三年十月十五日

管理茂兴路记图记事务、防御都尔苏，为十站电杆一律工竣，并明春加培，已发、未发工价数目，按项查明呈报事。窃职前遵札谕，督同各站领催挖培电杆，开工完竣，所培合式、未合原式，已发、未发工价，并请明年派令委校亲督加倍，暨寄存未发工价，各情先后禀明批示在案。职详查：自茂兴图什吐江沿起，至省北宁年站与拉哈站中间分界之地止，共有十站，前后共设电杆四千七百一十三根、樞杆三百八十一根。电杆每根工价京钱五百文，樞杆每根工价京钱二百五十文。以上两项需用工价京钱二千四百五十一吊七百五十文，按照时价，折银八百四十五两四钱三分一厘，业已先后具领、如数只领。职亲自查验挖培合式电杆三千六百零两根、樞杆一百一十二根，已发工价一千八百二十九吊；不合原式电杆一千零八十七根，因冻未培樞杆二百六十三根，水内淹着电杆二十四根、樞杆六根，未发工价六百二十二吊七百五十文，遵谕暂为收存，俟来年加培验明再发。兹将逐段亲查十站电杆、樞杆一律工竣，合式、未合原式，已发、未发工价，并

暂存未发工价各数目，按站分晰明确、开粘文尾。再，职由省旋回，于十二日到营。合并声明。谨此备文呈报将军衙门备核。须至呈者。

右呈将军衙门

计　开

茂兴站、吴兰喏尔站、古鲁站、他尔哈站、多耐站、温托河站、特木得黑站、卜魁站、塔哈尔站、宁年站，以上十站，电杆四千七百一十三根、擂杆三百八十一根，统共需用工价钱二千四百五十一吊七百五十文。内，已经核发钱一千八百二十九吊，暂未拨发钱六百二十二吊七百五十文。

署理茂兴等站站官关防事务、年满仓官连双，为造具各站原领电木并已安立，现剩各数目，分晰造册列后，计开：一、茂兴站，一、吴兰喏尔站，一、古鲁站，一、他哈尔站，一、多耐站，一、温托河站，一、特木得黑站，一、卜魁站，一、塔哈尔站，一、宁年站，以上十站，共原领电木五千五百六十二根。除已安电杆四千七百零四根、播木三百九十二根，由宁年站送交拉哈站三、五丈长电木十四根，糟朽杆木一百一十八根外，净剩备存杆木三百三十四根。均经各站雇觅木匠削尖、砍疖、剥皮。再，温托河站前在四方山处堆寄杆木六百六十三根，以备分拨各站，按里需用之处，合并造具清册呈递将军衙门鉴核施行。须至册者。

右册呈将军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将军衙门，为照准黑龙江城官庄壮丁免拨驿充差事咨黑龙江城副都统文

光绪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

将军衙门为咨行、札饬事。据户司案呈，据黑龙江城官庄领催叶连英等联名呈称：等，情因各站差繁丁少，蒙饬将官庄丁户拨充各站当差。等因。丁等伏思，先人于康熙年间，迁民迁至瑷珲，拨入官屯，充当壮丁，种地纳粮，二百年来，迥非与出征带来民子并赏旗为奴者之后入官庄可比。惟官庄丁户等，前既蒙奏准与旗人一体考试，今遽拨入站驿，不独丁等生前有愧于后嗣、死后有忝于先人，惟有叩恳施恩，将丁等免入驿站，则生生世世感戴大德无极。等情呈恳前来。

查各城官庄壮丁等，前既奏明与旗人一体考试，今未便偏枯。该一处官庄丁户拨驿充差，所恳免拨，自应照准。除饬该领催叶连英等自行归里安业外，惟该站差繁丁少亦属实在情形，应请饬交该站官穆精额另行妥为核议办理。等情。据此，除咨行、札饬外，相应咨行贵副都统查核施行，须至咨者；札饬管理墨尔根等站站官穆精额遵照办理。切切。特饬。

右咨黑龙江副都统。

右札管理墨尔根等站站官穆精额准此。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将军衙门为呼兰官庄屯丁王有来等呈控旗丁周文成霸占荒地事咨呼兰副都统文（附两造四分供词）

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初二日

将军衙门为咨行勘见覆事。据户司案呈，据承审委员、协领廉忠、乌善，主事依锦布等禀称：窃职等奉委审办呼兰官庄屯丁王有来、王有成、康禄等联名在省呈控旗丁周文成霸占荒地等情一案，经呼兰副都统遵咨将被告、旗丁周文成一名，派员解案前来。当将案内原、被两造提集，同堂环质、究其根由。缘于道光十七年，呼兰新设官屯时，将该屯丁王有来等辈，拨移城东八十里王德柱井屯耕地纳粮。至二十年，即有大荒太屯正红旗人周文成先人，偕同旗人吴姓，于屯东七里许，介在王德柱井屯南，踩占荒场一处，当即盖房、穿井，陆续开成熟地三十余垧，并占挨界之荒割草养牲。彼时该处地旷人稀，并无争论，相安已久，各无异言。迨至同治二年，经周文成伯父周永泰在世租典康禄之故兄康长来生荒二十五垧，每垧租价京钱一吊，计钱二十五吊，当即如数交付，现有租契。而康禄坚称伊故兄并无其事，疑系假契不认，随与该屯丁高保玉阻拦，不容耕种。其康禄地旁，周文成开成熟地十二垧，而康禄据为己有。以致互相狡执成讼，经年不休。于光绪八年，又据官屯人王有成，在于周文成窝铺迤西

半里许，已开地十八垧，当经周文成阻拦，未让续开。而周文成忆念伊祖遗留闲荒，且距窝铺一里计（许），尤恐该屯人众希冀续开，是以在于王有来地旁，耕开熟地十垧。旋经王有来阻拦不让，因而偕同王有成、康禄等在兰互控。派员赴段绳丈，亦未判结。是以晋省联各呈控周文成霸占荒场。等情。讯据周文成供谓，新设官屯，每屯方圆以三里半为界；质之王有来等，则供每屯方圆系按四里分断。等情。两造互相狡展，各执一词。当经职等禀请行查调卷。去后。兹准该副都统覆称：于道光十七年，奏准呼兰安设新官庄十九屯，每屯设丁十名种地纳粮，每屯相距七、八里不等，两屯以中为界，其有与旗屯涉近者，各有各界，实无有每屯定准三里半或四里之案。等因查报前来。据此复提两造、隔别研鞫。再四究诘，始据被告周文成供认：情愿将伊早占康禄地旁取开熟地十二垧，并典买康长来生荒开成熟地二垧，在该屯三里半之内者，甘愿退回；其不在该屯界内开成之地，委系伊祖取遗早占之荒，恳请公断，俾资糊口。等供。以此情质之王有来等，俱各惕然无辞。职等逐细推求，详查该副都统咨送舆图载绘：该两造所争荒地，系在王德柱井屯西南约有四里许官封堆迤北，原有荒场一段，经王有成等屯众已开十八垧余；而周文成虑恐再开，即在王有来地旁，挨荒开成熟地十垧余，仍有生荒八垧。统计荒地三十六垧余。内所争者，即系周文成已开熟地十垧余、生荒八垧，计荒地十八垧而已。详核：周文成系属呼兰原设旗户，世居该屯，搭铺耕农为业，事远年湮，且王有来等于道光十七年方始拨地安该官庄耕种纳粮。核其情节盖近因该处私招民恳，已全数归公升科。旗、屯两项，人众地狭，顾产业之消薄，念生计之维艰，以致两造各图展占荒地，兴讼多年，莫可休止。无论其所争界在三里半、四里为据，但彼等均系久占陈户，开辟应尔冀获升斗糊口，情尚可悯，究未便任其在（再）事狡展，构

讼不息，自应和平秉公判结、永断葛藤。拟将该两造所争荒地十八垧余，请咨该副都统拣派妥员，赴段认真查勘，将周文成所退康禄、高保玉之地，各饬各主只领，仍由康禄、高保玉名下各追找牛具，每垧熟地钱八吊发交周文成具领。至周永泰典买康长来荒地文契一低（纸）现既判明，应即追销。其封堆迤北，两造所争荒地，以周文成一半，以王有来一半。照此酌中分劈，妥为详加勘明、匀拨清楚、设立封堆，以免讼端而安生业之处，详报备查。如此酌拟，是否久（允）协职等未敢擅便，理合具情禀明，伏候宪示批遵。等因。当奉堂批：查此案缠讼多年，既据酌中各半分劈断结，尚属平久（允）。如果两造再有借词兴端，定提重办。仰候咨行勘拨、立堆，勿使徇偏。等因奉谕遵此，合请咨行呼兰副都统查照所咨事理，拣派妥员赴界，务须秉公勘拨、立堆，勿稍偏徇干咎，并将勘明断结之处专文详报，以凭备核。所有原、被两造供招四分，抄粘文尾，以凭照办外，兹令原、被两造王有来等四名即行归里赴段候勘，仍将原状、供招、禀批一切卷宗附案备查。等情呈请咨行前来。

据此，相应咨行贵呼兰副都统查照办理可也。须至咨者。

右咨呼兰副都统。

计招粘供招四分

王有来供：小的今年四十二岁，系呼兰官屯人。情因道光十七年新设官屯时，有小的先辈在世，经官处距城东八十里各唤王德柱井屯安官庄耕种纳粮度日。屯西南约有四里许官封堆以北有荒场一段，约三十六垧余，小的早已开成熟地四垧。意欲挨荒续开，不意光绪八年间，忽有本屯南、后占种地窝铺旗人周文成，前往硬在小的地旁开地十垧余。经小的挡住，当向理论，而周文成坚称：此地系伊先辈于道光二十年早占荒厂，因此互相不下，历年呈控。呼兰衙门讯办，伊又献出自立占荒私契一纸，据为己

有。经衙门派员带同两造赴乡绳丈，周文成又复诡称“王德柱井原设屯南，仅止三里半，此地非彼屯荒厂”之语，硬行狡赖、抗不遵断，迄今六年之久。结案无期，是以无奈，小的今夏来省具情呈控的。今蒙委员究讯，只求详情公断就是恩典。所供是实。

王有来。左大指箕。

王有成供：小的今年四十岁，系呼兰官屯人。情因道光十七年新设官屯时，有小的先辈在世，经官处距城东八十里名唤王德柱井屯安设官庄耕地纳粮度日。屯之西南四里许官封堆以北，有荒场一段，约计三十六、七垧。小的节年挨靠东边开成熟地十八垧余。于光绪八年，突有屯南、后占种地窝铺旗人周文成到去阻拦，声称此处以西皆系伊之荒厂，不容小的续开。他即于次日，带领工人，在此地迤西王有来地旁开地十垧。经王有来挡住理论，周文成一味狡赖、不说情理。因此呈控。经呼兰衙门屡讯、派员赴乡绳丈查勘，而周文成又复控指本屯迤南，“原设仅止三里半界址，此地并非彼屯荒厂”。又执伊占荒私契一纸，用言抵赖，抗不久（允）服，迄今多年，案未判结。是以无奈，来省与王有来具情呈控的。今蒙委员究讯，只求详情公断，就是恩典。所供是实。

王有成供。左大指：箕。

康禄供：小的今年四十七岁，系呼兰官屯人。情因道光十七年新设官屯时，有小的先辈在世，经官处距城东八十里名唤王德柱井屯安设官庄耕种度日。本屯西南有小的熟地一段，旁有未开荒地一块。讵有正红旗人周文成，于同治六年硬行开成熟地十垧余。彼时小的呈控，呼兰衙门讯办，而周文成私捏假契，反称小的故兄康长来租典于伊。前经质讯，又供：此地系伊早年踩占荒地；故兄所典，系在此迤西。惟西边伊所种之地，仅止两垧，系

高保玉之地，此外并无闲田。故兄虽贫，亦不敢将有主之田私行典卖。因其多方狡赖，呈控迄今，案未判结。是以无奈，今夏来省具情呈控的。今蒙委员究讯，只求公断就是恩典。所供是实。

康禄供。左大指：斗。

周文成供：小的今年五十六岁，系呼兰正红旗精清阿佐领下旗丁。距城东六十里大荒太屯居住度日。小的祖遗，自道光二十七年起，在于屯东约有七里许王德柱井屯南，偕同旗人吴姓踩占地房一处，当即盖房穿井，陆续开成熟地三十余垧，并占挨界之荒割草养性（牲）；又于同治二年，经小的伯父又租典官屯人康长来生荒二十五垧，每垧祖（租）价京钱一吊，计钱二十五吊，当即如数交付该荒主只领，现有租契可证。小的历年耕垦人工、牛具、力费不少。讵于同治六年间，突有官屯人康禄与该屯丁高保玉阻拦，不容小的耕种，硬说小的伯父典卖康长来之开成熟地两垧，系高保玉之地；小的祖遗在康禄地旁开有熟地十二垧，而康禄据为己有，以致狡执经年。呈讼之间，于光绪八年，更有官屯人王有成，在小的窝铺以西半里许开地十八垧，小的当向拦阻，不让续开。小的思想：此处虽属闲荒，系小的祖遗，且离窝铺一里许，恐其再开。是以带领工人，在王有来地旁开地十垧，经王有来挡住，施与王有成等乘隙　讼，伙同呈控小的霸荒。等情。伏思：小的系属呼兰城原设旗户，世居大荒太屯，耕农谋食有年，且康禄、王有来、王有成等系于道光十七年始行新安王德柱井屯耕种纳粮，且小的闻先人所述，新设官庄，原设仅止三里半，其界址却不在此荒段，如果是该屯界内，岂容小的先人与吴姓占据，盖房、穿井，耕种已历三十余年而无异言！？今各图展占，借端无辜狡赖霸占荒地，小的实属负屈。今蒙调案委员究讯，小的情愿将早占康禄地旁所开十二垧地，并先伯典买康长来荒开熟地二垧，在该屯三里半之内者，甘愿退回；其不在该屯界内，小的开

成之地，委系小的祖遗、早占之荒，只求详情公断，以资糊口就是恩典。所供是实。

周文成。左大指：箕。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宁古塔副都统衙门右司，为该处发放生息银两事呈吉林将军衙门文

光绪十四年二月初十日

右司呈为查收银两事。案查于道光十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准将军衙门来文内开，著由宁古塔库内公仓粜谷银内提动银一万两，发交该处殷实铺商，按月一分生息，每年所得利银著以五百两归还原款，以七两赏给官兵作为津贴差费，计二十年原款归足，其本银照归生息，永远作为津贴差费。等因咨行前来。遵即由库存公仓粜谷银内提动银一万两，分发三街殷实铺商恒聚号等十八家互相联名作保承领。自十八年正月初一日起，按月一分生息，此项利银，按年均以二月初十、八月初十、十二月十五等日分批发放、赴司呈交，历办在案。

兹据恒聚号等十八家应交本年春季生息利银三百五十两照数收库外，合将该商等应交利银、铺户字号数目，粘堂查核外，由右司移付银库照数查收可也。

天成当应交银三十五两，福恒当应交银三十五两，福源当应交银三十五两，元吉当应交银三十五两，德和当应交银三十五两，恒聚号应交银二十二两四钱，恒盛永应交银二十二两四钱，祥顺成应交银十二两六钱，义聚成应交银十二两六钱，恒茂隆应交银十二两六钱，福合纯应交银十二两六钱，永茂号应交银十二两六钱，万发号应交银十二两六钱，玉升魁应交银十两零五钱，宗兴斋应交银十两零五钱，德庆永应交银十两零五钱，庆升福应交银十两零五钱。共收利银三百五十两。

（选自《宁古塔副都统衙门档案》）

吉林将军衙门左司，为将三姓等处挖金俱行封禁事移右司文

光绪十四年二月十二日

左司为移付事。于本年二月初一日准钦命督办吉林将军侯希咨开：案照前据翰林院编修朱一新奏请开办吉林金矿，以裕饷源。等因。当以吉林虽有产金处所，向系禁止偷挖，一旦倡议开采，则利之所在，弊亦因之；苟不预杜弊端，终未可遽言兴利也。是以本爵督将军于议复该编修折内，将金矿利弊情形奏明在案。

嗣与帮办依往复商榷，派员分往宁、姓、珲三城属界查明产

金之区，即以靖边各军就近试办，俟一年后果有成效，再行奏明办理，曾经分别咨札举办亦在案。

查试办金矿，原为补益饷源起见，业已年余。各路报送金沙无几，俱已停止。后路虽略有采获，而以抵把头工食、挖金器具需用款项尚觉不足。自应并将姓属金厂照旧封禁，毋庸挖取。其该路挖金弁勇，著即撤回归营，以资训练而免生疏。除札营务处转行各路统领遵照外，相应咨行。为此，合咨贵副都统查照施行。等因前来。相应移付右司知照可也。须至移付者。

（选自《宁古塔副都统衙门档案》）

户部为嗣后应将上等貂皮按年呈进等事咨黑龙江将军文

光绪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

贡貂皮事。贵州司案呈，光绪十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准理藩院咨称：准黑龙江将军咨报，光绪十二年分应进貂皮之索伦、达呼尔、旧有额丁三千四百二十八名，内有不食饷牲丁四百名裁撤，改为正兵，归入新设兴安城管辖外，仍賸额丁三千二十八名，内新入壮丁五百四十三名，开除壮丁一千零一名，实有应交貂皮壮丁二千一百七十名。又设兴安城鄂伦春，实有应交貂皮壮丁九百八十三名，共应交貂皮三千一百五十三张。等因。经内务府会

同本部拣选，分别等第、将貂皮储库在案。查定例：每年进贡貂皮，每壮丁一名应纳貂皮一张。内应交头等貂皮五百张、二等貂皮一千张，其余作第三等收纳。如足数目及等第者，将送来之人赏赐；如足数目，不及等第者，将送来之人及未来之人一并交理藩院议处。等语。又嘉庆二十三年十一月初六日奉旨：向来索伦等进贡貂皮，挑验及等第者，照例赏赐；其有不及等第者，念其既已足数，酌量减半赏赐。近年来所进貂皮，俱不及等第。闻核（该）索伦等，将上等貂皮带至京师私售，既多获价值，仍得减半赏项，殊不足以昭劝惩。此次貂皮[不]足数，著免其处分；不及等第者，毋庸给赏。此皆将军特依顺保办理不善，现已调任，著新任将军松箖到任后严行查察：如有前项私行售卖、以下等皮张充数情弊，立即严参治罪，毋稍宽纵。钦此钦遵办理在案。查历年所进貂皮虽足壮丁之数，亦不及等第，应免其处分、停其赏赐，历经本部具题奉旨‘依议’，钦此钦遵办理亦在案。又，准兵部会同本部议复黑龙江将军文绪奏请将雅法罕鄂伦春壮丁六百名，撤出布特哈管辖，并请将布特哈旧壮丁三千四百二十八名内有不食饷牲丁四百名裁撤，作为新添壮丁一千名给饷，既经兵部议准添员添兵，应如所请办理。核计布特哈旧壮丁，净剩三千零二十八名，并新添兴安城总管衙门雅法罕壮丁一千名，共计壮丁四千零二十八名。仍遵照定例每壮丁一名应纳貂皮一张，照例毋庸给价收纳。等因。於光绪九年六月二十三日具奏奉旨‘依议’，钦此钦遵等因各在案。今光绪十三年，索伦、达呼尔进到貂皮二千十二张，食钱粮鄂伦春进到貂皮九十八张，二共貂皮二千一百七十张。内验得三等貂皮六张、四等貂皮三百三十九张、五等貂皮十五张、黄貂皮一千八百一十张，照例毋庸给价收纳。其新设兴安城鄂伦春进到十二年分貂皮，按照黑龙江将军奏定，正兵一千名，应交貂皮一千张。前据该将军奏称，惟官兵出征、撤调、旷缺、新袭、添减无常，实

难预计，请照旧章，多者加添、少则裁减，以示体恤。现在实有壮丁应交貂皮九百八十三张，内验貂三等貂皮六张、四等貂皮二百四十八张、五等貂皮十五张、黄貂皮七百一十四张。查此项壮丁，前经兵部会同本部议复，准其食饷，自应比照索伦、达呼尔食钱粮鄂伦春壮丁进到貂皮之案办理，照例毋庸给价收纳。查本年索伦等处，共进到貂皮三千一百五十三张，难足壮丁之数。但不及等第，应照历次成案，免其处分、停其赏赐。至新添兴安城衙门壮丁，既已食饷，尤应按呈进等貂皮，不得以不给价银收纳，将下等皮张充数。恭查嘉庆年间谕旨，内云：闻该索伦等，将上等貂皮，带至京师私售，著新任将军到任后，严行查察，如有前项私行售卖、以下等皮张充数情弊，立即严参治罪，毋稍宽纵。等因。钦此。圣训煌煌，自应恪遵。应移咨黑龙江将军，转饬兴安城衙门壮丁等嗣后务当拣选上等貂皮按年呈进，倘将下等皮张滥行充数，本部即将该壮丁等应食之饷奏请裁撤，并将该管官等遵旨严参，并令该将军仍将每年应进貂皮壮丁花名数目，一并分晰，造具满、汉清册，专案送部查核，并备具公文批一张，将所进貂皮分晰各款，填写汉字数目，于批内叙明，给与该总管等，亲身赴部投纳、呈验，俟貂皮收讫之日，由该总管等赴部守候，掣批回省销差，以昭慎重。相应知照黑龙江将军遵照办理可也。须至咨者。

右咨黑龙江将军。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右司为宁地方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初一至光绪十三年十一月底止征收油税钱文数目分晰造册咨送将军衙门文

光绪十四年三月初八日

右司呈为造册咨送事。前准将军衙门咨开，户司案呈：案查前经整顿各属税务，酌拟裁留局卡，并酌减苏、豆、麻油税课各折、片，奏奉谕旨允准，当经分别咨札各该处遵照各在案。兹将拟定刷印税则印本七十本，发交各税总局、分局遵照征收。其刷印税单五百四十张，分发各处所属铺商，照依税单交纳课款，并刷印杂税、土税、告示三百一十张，分发各处张贴，晓谕遵照征收。相应呈请咨札遵照等情。据此拟合咨行宁塘副都统衙门遵照可也。等因来咨在案。兹据承收税务佐领英禄等呈称，遵饬详查塔属街市村屯所有苏、豆油房十四家，自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初一日起，至十三年十一月底止，照以各商贩油之帐，按月饬派妥差随时稽查，二年内共计实销苏、豆油九十四万七千四百八十斤。每百斤照章应征税钱一百二十文，统计共收油税钱一千一百三十六吊九百七十六文，如数收齐，造册呈递前来。据此，合将宁古塔地方自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初一日起，至十三年十一月底止，二年内所征油税钱一千一百三十六吊九百七十六文，如数存库，听候解省之处，合将遵文征收油斤税课钱文及铺户字号、油粮数目分年造具印册二本，理合备文附封咨送。等情据此，拟合咨送。为

此。咨报将军衙门查核可也。须至咨者。右咨将军衙门咨文一件。

（选自《宁古塔副都统衙门档案》）

呼兰副都统倭，为将绥化厅所报烧商家数及课银、杂税等咨将军衙门文

光绪十四年三月初九日

呼兰副都统、随带、加二级倭，为咨报事。左司案呈，据绥化厅通判毓衡呈称：窃卑厅所属旧有各烧锅十五家（计十五簡），并续报开烧锅裕祥和、永源兴、德泉海等三家（计三簡），共烧锅十八家（计十八簡）。每簡每季课银一百两，按春、秋二季，每簡应讷二季课银二百两。共十八家（计十八簡）应纳十三年分二季满年课银三千六百两；并杂税各项，均据各烧商呈交卑职照章按季收纳在案。除将该商等呈交课银并杂税及新开烧商等各家数缘由，理合具文申报宪台衙门查核，俯赐转咨实为公便。为此，备由具申，伏乞照验施行。等因前来。合将该倅（厅）所报征收十三年二季满年课银并杂税及新开烧商等各家数缘由，理合备文咨报，希请将军衙门鉴核施行。须至咨者。

右咨将军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左司为遵宪谕将恩寿不能射箭革去披甲缺札右翼协领文

光绪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左司呈为札饬遵照事。兹查前奉宪谕，亲赴教场校阅各旗兵丁箭操，查有黄旗岳克精阿佐领下披甲恩寿，竟致不能开弓，足见平素不加学习，实属有失操练。着即革去甲缺，以示惩儆。等谕。遵此，相应呈请札饬右翼协领遵照转饬可也。须至札者。

（选自《宁古塔副都统衙门档案》）

黑龙江将军恭等，为抄录请旨饬部核议奉拨京旗屯垦余户事奏折咨户部文（附原奏）

光绪十四年四月初十日

钦命头品顶戴、署墨（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随带军功、加一

级、纪录三次恭，齐齐哈尔副都统、头品顶戴、哈丰阿巴图鲁托，为咨报事。据户司案呈：本衙门放(于)光绪十四年四月初十日，恭折具奏为黑龙江省呼兰河南奉拨京旗屯户逃、故过半，谨将拟办情形请旨饬部核议遵行一折，除俟奉到硃批再行知照外，合请咨报。等情。

据此，相应抄录原奏咨报大部，请烦查核施行。须至咨者。

右咨都京户部。

计抄原奏一纸

奏为黑龙江省呼兰河南，奉拨京旗屯户逃、故过半，谨将拟办情形请旨饬部核议遵行，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照光绪十年，准户部奏，奉谕旨会同京旗都统筹议移拨旗丁十户，前来黑龙江省呼兰河南，夹荒垦地、兴屯，当经前任将军文绪遵饬北团林子武营委协领等就近妥为安置，并编旗入册。以资管束，咨报在案。恭到任后查悉：奉拨京旗十户内，兴保一户，未经起程，在京报故，实止九户在屯。嗣据该武营委协领常德先后禀报：普禄、广厚二户，男妇姑绝；安庆、双福二户，挈眷潜逃。所存恩常、德昌、吉润、吉凌、成纯五户，均以不谙农业，呈请回京当差，并具押结。等情。等当即一面分咨各城捕缉在逃丁户，一面严饬该武营委协领常德抚慰在屯丁户，并加派妥员，前往宣布朝廷恩养德意，勉令自安。甫逾数月，又据该武营委协领常德禀报'恩常、德昌二户续逃'前来。等伏查：呼兰河南夹荒等地，为北团林子膏腴上产，历任将军详加查勘，选留京旗拨屯，具有深意；当九户遵拨赴屯，部议参仿双城堡旧案，治装、途费以及沿站车辆、成房、器具，均经先期咨照备办周妥，宽示体邮，原冀安居乐业，庶可渐推渐广，实固边维。乃为期未及四年，逃、亡已至过半，殊出经营意计之外。等深求其故，该屯户等，幼当京差，优悠辇毂之下，于农田、工苦、力作诸事，本非素娴，加之

地气苦寒、水土亦不甚服，目见同来之人男妇俱绝，尤属惨切痛深，愿者尚哀词乞恩，狡者则决计潜遁。等抚驭乖方，固难辞咎。惟念在屯所余三户，前恳回京当差，词意已极哀幼(切)，若不别筹办法，历时逾久，仍恐迫不安生，更觉抱愧无地。据等愚昧之见，拟即援照部议拨屯前章，给予川资、车辆，咨回原旗，另募代垦之户，以重屯课，抑或再由京旗加拨丁户，接续屯垦，俾就性情熟习者相维相持，冀收后来之效。等未敢擅便，伏恳圣明垂察，饬部核议，俾有遵循，毋任屏营，切感之至。所有黑龙江省呼兰河南奉拨京旗屯户逃、故过半，谨将拟办情形请旨各缘由，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奉天学政延，为拟还呼兰学额、加添绥化学额应由黑龙江将军衙门主稿会奏事咨黑龙江将军衙门文

光绪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

钦命提督奉天等处学政、随带、加十级、纪录二十次延，为咨复事。

光绪十四年四月初九日，准贵将军衙门咨开，据户司案呈，窃据呼兰理事同知璧良等详称：据贡生刘允升等禀称，窃以庠序之教不兴，无以端风化，登进之途不广，无以励人才。查呼兰厅自

光绪四年，蒙奉天学政王奏请振兴文教，将呼兰厅考试民籍文童，按满合号五、六取进一名，俟考童有五、六十名之多再行酌核定额。等因奏请在案。嗣经呼兰厅同知奎报称：读书肄业者有五六百名之多，送到考试文童有一百五十余名之多，蒙奉天学政王会同黑龙江将军丰奏设呼兰厅学政一员、民籍定文额四名、武额二名，附吉林考取。等因亦在案。自此阖省士子皆知踊跃读书，以冀进取，民风士习，赖以振兴。至光绪十一年，前将军文，奏添设绥化厅通判，其学额即由呼兰原设文额四名武额二名内划拨，分属考中，亦无庸添设学正，仍归呼兰学正兼管。各在案。查绥化学校暂归呼兰学正兼管，俟人文蔚起再行奏设学官，仰见格外体恤经费不足之至意。惟本年绥化厅科考，民籍文童有一百三十余名之多，呼兰厅考数仍照旧，人愈多而额愈少，士心未免向隅。查呼兰设立学校，均仿照吉林添设学校办理，吉林添设五常、双城、宾州等厅，并未将吉林原设学额划拨一、二，即奉天当日添设兴京、凤凰两厅，宽甸、安东、通化、怀仁、奉化、怀德六县，亦未从首厅划拨一、二。关东三省，同为国家根本重地，圣恩浩荡，一视同仁。况呼兰地面辽阔，凡黑龙江一省之民童，皆赴呼兰厅考试；院试至吉林，千有余里。现已[人]多额少，常有厅考以后不赴院试，因学额太省（少），不无裹足。若绥化厅再行划拨，则呼兰厅人愈多而额愈少，人皆视为畏途，诚恐众士子心怀向隅，观望不前。且与东三省设立学额体制稍有参差，恳请将实在情形转详军、学宪，俯念边境读书不易，民风、士习全借此学额鼓舞，可否将呼兰厅民籍原额奏请赏还，绥化厅从宽另请学额。伏求格外施恩。如蒙详恳奏请，则阖属士子，均感大德无极矣。各等情。据此，查呼兰设立学额，既已仿照吉林添设学校办理，则一切规模、体制，似应遵照吉林承办，方为允当。溯自吉林添设五常、双城、宾州等厅，并未将原设旧额划拨一、二。即奉天东边外新

设兴京、凤凰两厅，宽甸、安东、通化、怀仁各县，亦各添设文武学额若干名，并未将原设旧额分拨，则呼兰增设绥化，事同一律，办理未便两歧。况吉林新设之五常各厅，每处考童均不过数十人，尚各添设文学额二名，兴京所属之通、怀各县赴考童生，每县仅止十数人，亦各设文学额二名，不过五、六取一。今黑龙江周围数千里，只有呼兰、绥化二处考试儒童各有一百三、四十名之多，前任学宪王原奏，有"俟考童至五、六十名之多再行酌核定额"等语，原不意文风如此之盛。今文教日兴、士气日振，从前所设旧额本嫌太少，若再拨去二名，则士子寒窗苦工（攻），视一衿之获恍若登天之难。更兼院考远在吉林，往返千余里，半途而废，将见多士不以进取为先务，反视考试为畏途矣！兹据该贡生刘允升等禀请赏还旧额，系属实在情形。

卑职反复思维呼兰民情本属强悍，若要变易风俗，非振兴学校，难以化其梗玩之气，则是增设学额，实系人心风俗所关，为地方第一要务。卑职备文移商，绥化厅及同城学正所见皆同。拟请呼兰旧设文学额四名、武学额二名，仍照向章办理；绥化厅另设文武学额若干名。此系卑职等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不敢壅于上闻。除分详学宪查核外，所有该贡生刘允升等禀请赏还旧额缘由，理合备文详请军宪专折具奏，实为德便。

再，此次系卑职璧良主稿，合并声明。为此，备由具呈。伏乞照详施行。等因前来。

查本衙门前咨奏设绥化厅时，将该厅文、武学额，由呼兰厅原定额内划拨，分属进取，当经声明：俟人文蔚起后，再行随请添额，并准礼部议复各在案。兹据该丞等转详，并引奉、吉各省厅、县添设学额案据，历历有指，似可援照办理，以振士气。惟事关学校政典，应由奉天学院衙门主政查核原详事理酌定示复。如可允行本衙门自当会衔具奏合请咨行。等情。据此，相应咨

行。为此，咨请贵学政查该（核）见复施行。等因。

准此，查光绪十二年，前任将军文，奏请新设绥化厅一属所有学额由呼兰厅划拨，毋庸再加学额经部议核准在案。兹据该丞等转详各情，系为振兴士气起见，惟前任将军文于光绪十二年划拨学额原奏内称“俟人文蔚起，再行随时奏请”等语，彼时系由贵衙门主稿，今拟请还呼兰学额、加添绥化学额，自应仍由贵将军查核，果系人文蔚起，酌定主稿，以符前奏，本衙门自当附衔会奏。相应咨复。为此请贵将军查核见复施行。须至咨者。

右咨黑龙江将军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黑龙江将军衙门，为将齐、黑、巴、呼、北等处各局卡光绪十一、十二年烟厘税捐银两数目造册报户部文（附清册）

光绪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

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衙门造送清册事。令（今）将齐齐哈尔、黑龙江、巴彦苏苏、呼兰、北团林子等处总、分各局、卡光绪十一、十二两年征收烟厘税捐钱（银）两数目，按项分晰、缮具清册，咨送大部，请烦查核施行。

计　开

齐齐哈尔城总局，自光绪十二月十五日开捐之日起，至十一年十二月底止：

一、收各项烟土九万四千五百三十四两九钱二分。每百两课银八钱八分，共征土税银八百三十一两九钱零七厘二毫九丝六忽。内按八钱核计，正课银七百五十六两二钱七分九厘三毫六丝。八分核计，办公银七十五两六钱二分七厘九毫三丝六忽。

一、又自光绪十二年正月初一日起至十二月底止：

一、收各项烟土五万九千五百九十二两。每百两课银八钱八分，共征土税银五百二十四两四钱零九厘六毫。内按八钱核计正课银四百七十六两七钱三分六厘。八分核计办公银四十七两六钱七分三厘六毫。

以上统共征收烟厘税捐正课、办公银一千三百五十六两三一分六厘八毫九丝六忽。

黑龙江城分局自光绪十一年正月起至十二月底止：

一、收各项烟土二万七千六百八十五两。每百两课银八钱八分，共征土税银二百四十三两六钱二分八厘。内按八钱核计，正课银二百二十一两四钱八分。八分核计，办公银二十二两一钱四分八厘。

又自光绪十二年正月初一日起，至十二月底止：

一、收各项烟土一万五千四百八十两。每百两课银八钱八分，共征土税银一百三十六两二钱二分四厘。内按八钱核计正课银一百二十三两八钱四分。八分核计办公银一十二两三钱八分四厘。

以上统共征收烟厘税捐正课、办公银三百七十九两八钱五分

二厘。

巴彦苏苏总、分各局自光绪十一年二月初十日开征之日起，至十二月底止：

一、收各项烟土一十九万五千四百一十九两七钱九分三厘二毫五丝。每百两课银八钱八分，共征土税银一千七百一十九两六钱九分四厘一毫八丝六徵（微）。内按八钱核计，正课银一千五十六十三两三钱五分八厘三毫四丝六忽。
八分核计，办公银一百五十六两三钱三分五厘八毫三丝四忽六徵（微）。

又自光绪十二年正月初一日起，至十二月底止：

一、收各项烟土三十万零一千零一十四两二钱八分八厘。每百两课银八钱八分，共征土税银二千六百四十八两九钱二分五厘七毫三丝四忽四徵（微）。内按八钱核计，正课银二千四百零八两一钱一分四厘三毫零四忽。
八分核计，办公银二百四十两零八钱一分一厘四毫三丝零四徵（微）。

以上统共征收烟厘税捐正课办公银四千三百六十八两六钱一分九厘九毫一丝五忽。

呼兰总分局卡自光绪十一年正月十九日开征之日起，至十二月底止：

一、收各项烟土四万一千七百一十四两八钱八分。每百两课银八钱八分，共收土税银三百六十七两零九分零九毫四丝四忽。内按八钱核计，征课银三百三十三两七钱一分九厘零四丝。
八分核计，办公银三十三两三钱七分一厘九毫零四忽。

又自光绪十二年正月初一日起，至十二月底止：

一、收各项烟土八万四千四百五十一两一钱四分二厘四毫。每百两课银八钱八分，共征土税银七百四十三两一钱七分零五丝

三忽一徵（微）二纤。内按
八钱核计，正课银六百七十五两六钱零九厘一毫三丝九忽二徵（微）。
八分核计，办公银六十七两五钱六分零九毫一丝三忽九徵（微）二纤。

以上统共征收烟厘税捐正课、办公银一千一百一十两零二钱六分零九毫九丝七忽一徵（微）二纤。

北团林子总、分局、卡自光绪十一年二月初十日开征之日起，至十二月底止：

一、收各项烟土十万零六千三百一十二两五钱六分。每百两课银八钱八分，共征土税银九百三十五两五钱五分零五毫二丝八忽。内按
八钱核计，正课银八百五十两零五钱零四毫八丝。
八分核计，办公银八十五两零五分零四丝八忽。

又自光绪十二年正月初一日起，至十二月底止：

一、收各项烟土二十四万九千六百二十六两。每百两课银八钱八分，共征土税银二千一百九十六两七钱零八厘八毫。内按
八钱核计，正课银一千九百九十七两零八厘。
八分核计，办公银一百九十九两七钱零八毫。

以上统共征收烟厘税捐正课、办公银三千一百三十二两二钱九分九厘三毫二丝八忽。

以上共征收烟厘
正课银九千四百零六两六钱四分四厘六毫六丝九忽二徵（微）。
办公银九百四十零六钱六分四厘四毫六丝六忽九徵（微）二纤。
须至册者。

右册咨都京户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黑龙江城副都统禄，为将所属八旗水师营、官庄现有未经挑练之西丹数造册咨将军衙门文

光绪十四年七月初五日

黑龙江副都统、加一级、纪录四次禄为造册咨送事。兵司案呈：接准将军衙门咨开，窃照黑龙江副都统咨报，前准将军衙门咨开，接奉钦差大臣定咨，准本年十二月齐字营练兵复届一年期满，应行挑换西丹，希先造册送核，以免临期延误，咨请转饬办理。等因。当经分行各城在案。迄今半月之久，未接一处复文。事关备练要件，不容任意推延，合亟呈请加催各城，务速查明未经挑练西丹自三[十]五岁以下，十六岁以上实有若干，赶紧造册报省，以凭转咨。等因。当于六月初一日复催各城赶紧造册报省，以凭转咨。等因。当于六月初一日复催各城赶紧造册呈报在案。旋据黑龙江副都统咨报调取备练西丹花名，仍请依照前章免送。查上年齐字营起练之初，曾令本处挑送兵丹六百名，以地方防范紧要请免调练。上年商准前大臣穆照办在案。今若将本处西丹遽行调省，恐边备逾虚，可否缓调之处示复遵办。等情前来。查咨取各城西丹实在数目，原为换练时核计多寡便于指拨，并非照册按名指调，碍难推缓。合再咨催：即遵前咨，将未经挑练三十五岁以下、十六岁以上西丹花名，赶紧造报，立传汇总转咨，合亟呈请咨行。等情。据此，相应咨行。为此合咨贵副都统查照赶紧造

报，以凭转咨。等因前来，当即将所属八旗水师营、官庄等现有未经挑练之西丹，三十五岁以下，十六岁以上，实有二千三百七十七名，照咨查明年岁、旗佐、造具清册，附封咨送，以备酌核。惟此咨西丹，现值农作，未便全行传验；所有残废等疾，册内未经注写，合并声明。等情。据此，相应咨行。为此。合咨贵将军衙门，请烦查照可也。须至咨者。

右咨将军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年满屯官松禄，为将官庄西丹查明造报等事呈将军衙门文

光绪十四年七月二十七日

署理官屯官尽先补用主事年满屯官松禄为遵劄挑选西丹造册呈送事。卷查于本年五月十一日接奉将军衙门劄开：兵司案呈案奉军宪劄开，会办齐字营文案处案呈，现准钦差大臣定咨开，案照东三省练兵，现经奉旨饬令仍照原设撤半，以期厚集兵力，齐字营本年十二月复届一年期满撤换之期，应行挑换西丹，由各该旗送挑。第恐临期迟误，自应先为查核清楚，以昭简便。所有黑龙江各城、旗佐领下西丹，以及官庄、屯站、边台壮丁，除上年已挑入伍者不计外，现自三十五岁以下，十六岁以上者实有若干

名，应请贵将军饬令，各造具年岁、旗佐清册，咨送本大臣备查。除分行外，相应咨行。为此合咨请烦查照、转饬办理、望速见复施行。等因前来，合请饬遵。等情。据此，相应劄饬。劄到，该司即便遵照来咨详细查明省属各城、旗营以及官庄屯站壮丁，除已挑练不计外，现自三十五岁以下、十六岁以上者实有若干名，务即饬令造具年岁、旗佐清册作速呈报，以凭咨送。等因，奉此，合请分别咨饬各城，并饬省属旗营屯站等官，遵即作速查造报省，以凭核转。等情。蒙此，职遵即检查官庄户册丁数内，除额设催征领催四名，跟随、图记、大小外郎二十名，传报事务副催六名，领户、大小庄头八十二名，屯田纳粮壮丁四百一十七名，屯长四十一名，并齐字营西丹三百三十三名，精锐营西丹一百五十八名，恒升堡乡团六十名，暨孤丁、孤子、残废、已过年岁等丁不计外，所剩年岁相当闲丁亦属寥寥。职挨户详查，秉公拣选得三十五岁以下、十六岁以上西丹一百四十一名。

兹据领催李兴发等诉称：官庄之设，原为屯田纳粮，附居乡村，勤于稼穑，不尚功名，由来久矣。虽称人户繁庶，殷实较少，寒微甚多，耕作纳粮，赖以人力。譬如一户，现有弟兄四人：长兄庄头，次弟壮丁，三弟西丹，四弟及岁。有弟兄三人者：长兄壮丁、次弟西丹、三弟及岁。又有弟兄二人者：长兄虽然年岁相当，堪挑西丹，其弟或未及岁，或系残废，此等户内，若再挑送西丹，该家属情苦无依。近因挑选西丹，屯丁较前稀少，加以连年水、旱灾歉，耕种之家、半多废弃。现在壮丁等役出缺，拣选丁多、耕种之户顶补，实系乏人。设遇丰年，应纳粮石，倘有延误，关系匪轻，恳请声明。等情。

职复查该领催等所诉，委系官庄实在情形。谨不揣冒渎，合并陈明。所有职遵劄挑选备练西丹，造具姓名、年岁清册一本，理合备文呈递将军衙门，希请鉴核转送施行。须至呈者。

右呈将军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宁古塔副都统衙门左司，为将信和庆染房工人史蔓才挟怨殴伤执事人王幅事，咨吉林将军衙门文

光绪十四年八月初三日

左司呈为将审拟缘由咨请复勘事。於本年二月初七日，据管理街道厅事务花翎佐领岳克精阿等呈称于初六日五更时，据城东关路北信和庆染房执事人高庆安赴厅声报，伊煮饭工人史蔓才，于是夜不知因何，暗持刀斧砍戳本柜执事人王幅头颅、遍身致伤甚重，现将凶犯绑获。等情声报前来。据即饬派弁兵前往该铺拿获凶犯史蔓才、查起凶器（剔刀一把、手斧一把），随勘验王幅伤痕、录取生供，一并由厅呈送审办前来。据此，当将凶犯史蔓才监禁，随派佐领喜寿相验。去后。旋据结称：遵饬带仵前诣城东关路北信和庆染房，有后厨房五间，中间开门，东西两间有南炕一铺，炕东头受伤民人王幅年五十一岁，头北脚南躺卧。勘毕，眼同该铺执事人高庆安等，揭去衣被，用人招（抬）翻，据仵作董济清喝报，验得王幅仰面，额颅被斧砍伤一处…………………………………………右眉丛被斧砍伤一处……………………………………右耳轮上相连太阳穴被斧砍伤一处…………………………，此三处

均损骨，合面发际近下被斧尖砍伤一处……………………左臂膊被尖刀戳伤一处，……左臂膊近下被尖刀戳伤一处，………左胳肘被尖刀戳伤一处，……左小臂膊被尖刀戳伤一处，……左手食指被斧砍断一节，皮连未落，左胁近下被尖刀戳伤一处，……左腿近下被尖刀戳伤一处，……右臂膊被尖刀划伤一处，……此外，仰合沿身上下，细验，并无别伤属实。职复加亲验无异。当场填注伤痕图格，取具仵作并无捏饰增减、遗漏、妄报伤痕情弊甘结外，并取据受伤王幅供小的年五十一岁，是山东莱州府掖县民，于早年间由籍来至吉林，学习染匠手艺，于光绪十一年二月间到至宁古塔，在东关路北信和庆染房佣工。至去岁十一月初一日点灯时分，有本柜伙计人等喝酒，欲吃以前所剩之菜；当有煮饭工人史蔓才由炕起来言说不准乱动，因此我二人口角几句，经柜上伙计等劝息。以后，不知史蔓才怎么怀忿在心，至今年正月十六日，史蔓才辞工意欲回家，当未搬出行李，仍在本柜闲住。至二十五日，经财东高庆安用小的七厘股掌柜。至二月初一日，史蔓才就收拾行李定期启身回家，即向财东高庆安求帮盘川钱二十千，当经小的拦阻未给。不意于初六日夜间，我与史蔓才、邓云志在厨房一炕同眠，四更余时，小的正在睡熟间，不知史蔓才何时起来，暗持刀斧，将小的头颅连砍数斧，当时忍痛翻身跳起，摸取炕桌在手遮搪，致将小的左手食指砍断，又被用刀遍身戳伤数处，血流不止。喊叫之间，将邓云志惊起点灯，即将小的手持炕桌抢去，向史蔓才抵格。其间前屋掌柜高庆安等进屋，由背后将史蔓才抱住，夺下刀斧捆绑报官的。今蒙验讯，委因小的在信和庆染房执事，素与厨工史蔓才不睦，怀忿乘我夜间睡熟，伊暗持刀斧砍戳小的头颅等处，受伤甚重是有的。除此并无别情，所供是实。各等情结呈前来。除将验伤图格附案备核外，当即提集犯证严加审讯。

据邓云志供：小的年三十岁，是山东莱州府掖县民。自幼学习染匠手艺。于光绪十三年冬月间由籍来至宁古塔，在东关信和庆染房佣工。有同屋染匠王幅、厨工史蔓才二人时常不睦。不意于今年二月初六日夜间，王幅、史蔓才我们三人在厨房一炕睡歇，至四更余时，小的睡在梦中，忽闻吵嚷惊醒，赤身爬起，急忙摸取洋火划着，当见王幅在前，赤身带血，手持炕桌遮当；史蔓才在后，手持刀斧向王幅砍扎。小的见势凶恶，急将王幅手内所持炕桌夺下，迎向史蔓才身上用力推格。嚷吵间，始经前屋掌柜高庆安等进来，将史蔓才由背后抱住，夺下刀斧报官送案的。今蒙传讯，委因小的在信和庆染房佣工，于今年二月初六日夜间，与厨工史蔓才、掌柜王幅我们三人同屋睡觉，至四更余时惊醒，见史蔓才手持刀斧将王幅砍戳受伤数处，小的用桌抵格阻救是有的。除此不知别情。所供是实。

据高庆安供：小的年四十四岁，本是顺天府宁河县民。于光绪八年间由家来至宁古塔，就在东关路北开设信和庆染房生理。至十一年，雇得关里民人史蔓才煮饭，看伊与本柜伙计王幅等常有不和之举。至今年正月十六日，小的将史蔓才暗邀西耳房，向伊劝解，如此他就辞工，意欲回家。当未搬出行李，仍在柜上闲住。至二十五日将柜伙王幅放用七厘股掌柜，于二月初一日，史蔓才就收拾行李定期起身回家，即向小的求帮盘川钱二十千，当经王幅拦阻，未给。不意于二月初六日夜间，王幅、史蔓才、邓云志三人在后厨房同炕睡觉，小的在前柜房睡歇。至四更多时，忽听后屋吵嚷动凶，小的惊醒，急忙跑去。进屋，看见王幅在炕站立，遍身是血；史蔓才手持刀斧，奔向砍戳，邓云志手拿炕桌当中抵格。小的看势情急，即由背后将史蔓才抱住，令人将刀斧夺下绑获，随时报至街道厅，经官人到去将史蔓才拿获送案的。今蒙传讯，委因小的开设信和庆染房生理，雇用厨工史蔓才，因

与柜伙王幅素有不睦，怀忿夜间暗持刀斧砍伤王幅，现未殒命是有的，除此并无隐瞒别情。所供是实。

据史蔓才供：小的年五十九岁，是直隶永平府抚宁县民。祖父母父母俱故。娶妻王氏，生有一子二女，于早年迁移吉林所属南三家子屯居住。于光绪十一年间，由家到宁古塔，就在东关信和庆染房煮饭佣工。至九月间，小的辞工奔赴城北乜河贩卖零货。到十二年六月，仍回该号煮饭佣工，讲明每月工价钱五千，年底外有辛苦钱十千。至去年冬月初一日下晚，诸位掌柜喝酒，当因小的困倦、躺卧厨房炕上睡歇间，有本柜染匠王幅过去翻找剩菜，将小的惊醒看见，就向他言说：'剩菜预留明日吃的。'他就不让，与小的口角几句，因此不睦。到今年正月十六日晌午时分，掌柜高庆安将小的邀至西耳房内劝解，要与柜上伙计和睦，以此小的辞工，意欲回家。当未搬出行李，仍在柜上暂住。至二十五日，王幅得了七厘股掌柜。至二月初一日，小的收拾行李，定于初八日起身，即向掌柜高庆安求帮盘川钱二十千，当经王幅在旁拦阻不给，以致小的暗加怀恨。于初六日夜间，我二人与邓云志均在厨房睡歇。至四更余时，小的睡醒起来顿起杀机，欲泄此忿。随穿上衣裳，下地摸取刀斧在手，乘王幅睡熟间，照他头颅连砍数下。未死他即惊起喊叫，下炕躲避，我就赶奔用刀向他乱戳。他即抓起炕桌搪架间。将同炕睡觉之邓云志惊起，点灯将王幅手拿炕桌夺去，向小的推格间，经前屋掌柜高庆安等过去由背后将小的抱住，将刀斧夺下，用绳捆绑报官送案的。今蒙审讯，委因小的在信和庆染房煮饭佣工，素与柜伙王幅不睦，怀恨顿起杀机，乘伊夜间睡熟，暗持刀斧砍伤王幅是有的。除此并无同谋加功助力的人。所供是实。各等供。

据此，当将受伤民人王幅应予辜限饬交该染房执事人高庆安妥为将养，限满是否痊愈，赴案具报。去后。旋于六月二十二

日，据信和庆染房执事人高庆安报称：本柜伙计王幅被厨工史蔓才，挟忿用刀斧、戳伤痕数处，调养迄今，除左手食指业已砍落成残不计外，其余头颅遍身等外所受伤痕，均已平复。具报是实。当经派据仵作董济清验称：奉饬前诣信和庆染房验得被伤王幅，仰面额颅、眉丛、右耳轮上相连太阳、合面发际近下，左臂膊、左臂膊近下，左肐肘，左小臂膊、左胁近下、左腿近下、右臂膊等处伤痕，结痂脱落，均已平复，皮肤完好，惟左手食指吊落一节，业已成残。并无隐匿。随讯据受伤民人王幅供诉与高庆安所报及仵作相验各节均属相符。各等情报验前来。

据查此案被伤王幅，既已辜限百日，伤虽平复，但左手食指砍落一节成残，应复提被伤民人王幅、干证高庆安、邓云志、凶犯史蔓才等复加严鞫，各供如前，矢口不移。诘无另有起衅别情。案无遁饰，应即拟结。查律载“谋杀人伤而不死，造意者绞监候”等语，查此案：凶犯史蔓才挟王幅以前取用剩菜口角、嗣又拦阻求借盘费未允之嫌，乘夜众人睡熟之际，暗取刀斧，逞凶砍伤王幅头颅，并戳伤遍身、臂膊等处，食指成残，幸遇同宿人等惊醒，趋前格阻，未致殒命；王幅伤痕虽已平复，究系该犯预计杀人，独谋于心，令人无所得知，实属凶暴已极。请将史蔓才一犯。照依“谋杀人，伤而不死，造意者绞监候”律，拟以绞监候。其案内干证邓云志、高庆安等，系睡熟，无意之中忙然惊醒，尚能趋前格救，讯无不合；被伤民人王幅，伤已平复，均请勿庸置议。所有审拟缘由是否允协，理合将凶犯史蔓才一犯严加肘锁木杻、著服赭衣，验明年貌、籍贯、疤痣、箕斗，填注文尾护票，连验伤图格二本，附封咨送。并将凶器剔刀一把，手斧一把，一并点交云骑尉常青带兵四名，沿途谨慎护解至额穆赫索罗佐领营防处交替转送将军衙门查核复勘外，及札饬额穆赫索罗佐领接收转解，并例需站车勘票、护票各一纸，一并钤印可也。须至咨札

者。

右咨将军衙门咨文一件。

右札额穆赫索罗佐领札文一件

粘　　单

正红旗常魁佐领下云骑尉常青正白旗苏崇阿佐领下披甲保春镶白旗英禄佐领下披甲常林镶红旗喜寿佐领下披甲巳凌阿镶蓝旗色克吞佐领下披甲德贵。

绞犯史蔓才，年六十二岁，系永平府抚宁县民。身中、面白、无麻、有须。左手小指斗，余指俱箕，右手五指箕。

（选自《宁古塔副都统衙门档案》）

呼兰副都统倭克津泰，为督队“剿贼”等事咨将军衙门文

光绪十四年八月十二日

呼兰城副都统、随带、加二级、寻常加一级倭克津泰，为据情声明飞速咨复事。玆于七月二十五日，奉到将军衙门咨开：案照本将军查闻呼兰一带马贼四起，到处强抢，民间日夜守望，不能安业，并迭见掳人勒赎等事。其驻扎主、客等队各守一隅，并不四出会哨联络兜击。遇有贼匪，尾后送出，并不迎途拦击。安坐汛地，坦然无事。偶尔接仗，辄复虚报大胜，割耳请功，而官兵迭

次伤亡，并未擒获首要匪犯。其欺诳、畏懦、纵贼、害民情形，亦可概见。且并闻有官兵为贼所擒，讲和释放之事，尤堪发指，若不急加整顿，坐见酿成巨祸，为期不远。贵副都统镇守一方，兰军固其专属，省军亦归调度，坐视各该练队如此畏缩，百姓如此祸害，何以自安，应请亲督马步各队分路剿捕，核实功罪，以定赏罚，庶几可望收功。否则国家军令具在，各该队将应行重办，即贵副都统亦恐未能置身事外，本将军刻已简练军实，并密派员弁分赴兰境查探军情、贼势，逐日具报，倘各该队仍前剿办无效、饰词冒功，本将军当亲往查办一切、奏明办理。前派省军营总扎拉丰阿一军，有分驻五台小榆树各站等处，仰即全行调归兰境，如有大股盗匪，以便全队会同兰军合力兜剿，其五台小榆树等处，如仍需兵驻扎，即可由兰军马步队内酌拨分守，以免空虚。限于文到之后二十日期内，赶将兰境贼队，一律扫清。报明省城再当酌度分防地面，各专责成。此时民害至急，只准言剿，不准言防，其各奋勇图功，勿军法以为儿戏。仍将如何调度剿办之处，并逐日贼势起落、所在，随时飞报查核，合请分别咨札。为此，合咨贵副都统，迅即查照办理见复施行。须至咨者。等因。

准此，溯查近年兰境马贼四起，到处抢掠，掳人勒赎，虽经随时调遣，严督各队分路剿办，第贼性诡谲，狡猾异常，且兼辖境广宽，村屯星散，距城穹远，官兵梭巡，不能遍及。贼匪乘隙，或于无兵之处，或于兵过之处，突出抢劫，及至闻报，星速派队，兵到则贼早遁去，队过则贼复突出，忽聚忽散，出没靡常。迭经督饬官军与贼屡次接仗，我军虽常获胜，或擒斩数名，或歼除大半，抑有全股灭绝者，无如零星股匪过多，捕此彼窜，实非大股盗匪盘距一方可比。本年自春徂秋以来，贼匪不靖，民间不能安业。本副都统筹思良策，殚精竭诚，惟冀即时扫尽贼氛，实属日夜焦灼，罔不遂(随)时饬派省、兰马步各队严密搜

剿，联络会哨。幸省、兰各士卒不惮幸（辛）勤，或披星戴月，或泥涂荷戈，前、后与贼接仗，不避艰险、不畏强御，于野田草路之中、山林丛密之地涉水登舟、执虏献馘。曩于双山子屯，生擒盗匪李海、刘汰等三名，阵毙伙匪七名；三家子屯捉获首匪唐幅子、李合、李楱等七名，大成玉、牧牛圈处，枪毙盗匪二名、捉获匪首杜广一等三名（省军明喜曾于此打仗奋勇阵亡，殊堪悯恻）；又于河西蔡家沟地方接仗，枪毙贼匪一名，力获贼匪张汶、王金等二名，于二道涌处击毙贼匪三名，落水者数名，捕获盗匪李广、吴明希、王柴等九名，余匪几无漏网；复于河西三千六百晌地方，阵毙贼匪五名，生擒首要、连年聚伙强抢匪犯王沨起（绰号九勾子）梁秃子等二名，搜获匿匪马憘、邱连顺等二名；又于卡篓地方与林营官兵会哨，遇贼接仗，奋勇力敌，枪伤被擒谢广幅（绰号沨字）匪首一名，阵毙贼匪十四名，全股尽灭。兹该省军委营总扎拉丰阿、兰军委营总穆克德布之郭什哈郭成等二十四人，奉派踊探贼踪于盘龙沟处，遇贼竟能冲锋设计诱敌，以致全胜，生擒首匪高四子（即李发）一鼓前进，奋不顾身，枪炮齐施、击毙伙匪九（名），在逃四名，几获全股（胜）。

以上官兵与贼屡次接仗，阵擒者或请示正法，或缘伤重、恐其佯逃，显戮就地正法，阵毙者割取耳级，除苏、林获贼不计外，共杀贼六十余名，先后均已声明在案。且时值霪雨，道路泥泞，嗟我士卒蹈泥涉水，不敢安坐汛地，稍形怠惰，敌忾御侮，屡获全胜，欲赏不能，罚无可宽，此系督饬各军剿贼确情，委无欺诳、饰词、冒功情事。本副都统坐镇呼兰，因念地方不靖，矢勤矢慎，未敢稍涉怠忽。而今岁之贼，生擒击毙者，较往年实觉不乏，则地面仍复不靖，揆厥由来，总以幅（员）辽阔、住户零星、无大村落，更兼五方杂处，连年四方流流（民）如蚁，给（络）绎不绝，其中良莠不齐、藏奸者、指不胜屈。况该匪等夜聚昼散，

朝东暮西，各该户亦有因畏凶横，讳盗并不敢指贼于某处、某名者。此等弊端，虽宜剔除，必须徐行、密加访查，得实究办，庶免柱(枉)纵。至查兰城马队一百五十名内，除派往守护厘捐分局兵丁四十名，及递送北林子各等处一切公文兵丁十数名，城中仅剩马队七十余名，其步队三百名内，除护守监狱，并节次饬派随同马队剿贼之外，现在护守城池者，亦属无多。惟有谨遵咨示，本副都统严督省、兰各队分路堵截，会合苏、林及赵、胡窝堡各营官兵，务将各界所有零星股匪，迅图扑灭，刻即一律肃清，以靖界限而安闾阎。除飞札省军统领常德、苏、林两营署协领、委协领桂德、常德等速即饬令队伍，分途梭查，遵照前章订期会哨，不准稍涉偷安，仍前虚应故事、有名无实，倘再任令贼匪窜抢无忌，究查贼抢之处，何队应宜梭查之地，即将该队官指名揭报、咨请参办不贷外，但事关军务重要，万不敢坐视各军竟守一隅，有误事机，关系非细。本副都统仍密派妥员，严加探访，各队将领如有剿捕不力者，即行揭报，尤不敢徇隐姑容。至咨令将驻扎五台、小榆树队伍调回，仍归营总扎拉丰阿管带，会合剿捕，及闻有官兵被贼所获讲和释放等情：详核兰军马队，系属本城之人，节次剿匪于地方村屯，一切熟悉，差遣似觉得力，如遽更换别队，恐事无益，应请暂勿调回；又，遍查所有官兵，并无力贼所获情事。合并声明。等情。相应备文飞速咨复。为此，咨报将军衙门，谨请鉴核施行。须至咨者。

右咨将军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阿勒楚喀副都统衙门职官兵丁人数清册

光绪十四年九月

雍正四年，阿勒楚喀地方，新设立副都统职衔协领一员、佐领五员、防御二员、骁骑校五员、笔帖式二员，兵丁四百名、水手二十名、弓匠五名、铁匠五名，编为上三旗五个牛录驻防。五年，添设无品级教官一员。十年，添设佐领三员、骁骑校三员、兵丁一百一十二名，分为八旗（各分一牛录）。乾隆九年，拉林地方安立十六屯，动官项盖房，开地。添设副都统一员、协领一员、仓官一员、笔帖式二员，自京都厢黄、正黄、正白、正红、厢白、正蓝等六旗内拨移七百五十户满洲、内放虚衔骁骑校六员、乡长十二员管束。十年，自厢红厢蓝等二旗拨移二百五户满洲、内放虚衔骁骑校二员、乡长四员管束。十二年，添设仵作一名、习学仵作二名。二十一年，阿勒楚喀，设立副都统一员、仓官一员、笔帖式二员、无品级教官一员，自三姓地方拨移佐领五员、防御八员、骁骑校五员，共兵三百名，并新、旧八旗佐领、防御、领催内拣选佐领、左右翼委协领二员、防御内委佐领五员、领催内委署骁骑校五员，编为十八牛录。阿勒楚喀、拉林二处，每处九个牛录均分管理。自本年起，至二十四年，海沟、蹬浑、西沟、霍集莫等四处，陆续每处安立八屯，盖房开地，自京都八旗拨移二千户满洲。此内、补放虚衔骁骑校十六员、乡长三十二员管束。二十二年，阿勒楚喀、拉林二处，各按壮丁三十名

分为三屯，补放拨什库一名兼管。二十五年起交官粮。是年，拉林衙门安立左、右二司，添设笔帖式二员。二十六年，拉林阿勒楚喀海沟、滏浑、西沟、霍集莫等四处四十八屯，因教训自京拨移闲散满洲子弟清书、清语、骑射，于领催、披甲内，每屯选教习一名，设立官学四十八处。二十七年，阿勒楚喀、拉林二处，每处添设领催委署官三员、披甲内委笔帖式一员。是年，拉林、阿勒楚喀二处所有副都统，各分一处，将官兵、闲散满洲就其远近，量为均分。阿勒楚喀地方一千五百户闲散满洲，拉林地方一千五百户闲散满洲。拉林副都统衙门笔帖式四员，拨移二员于阿勒楚喀副都统衙门。拉林地方协领一员，佐领委署协领一员、佐领五员、防御委署佐领二员、防御三员、骁骑校七员，九个牛录共兵四百零六名。拉林霍集莫等二十四屯，闲散满洲一千五百户、弓匠二名、铁匠三名。阿勒楚喀地方，协领一员、佐领委署协领一员、佐领六员、防御委署佐领二员、防御三员、骁骑校六员，九个牛录共兵四百零六名。海沟、滏浑、西沟等处二十四屯，闲散满洲一千五百户，弓匠三名，铁匠二名。二十八年，拉林地方所有三名仵作内，习学仵作一名，拨阿勒楚喀衙门。二十九年，添设仵作一名。三十年，阿勒楚喀因无摆渡水手，自拉林二十名水手拨移六名。三十二年。闲散满洲挑选披甲人缺，无用挑补，将原有房地、牲畜、器皿等物，仍给披甲人。至咸丰四年九月初一日，阿勒楚喀地方，陆续挑选披甲人，裁去闲散满洲缺一百二十四名。拉林地方，挑选披甲人，裁去闲散满洲缺一百六十一分。乾隆三十四年，奉旨裁拉林副都统缺，挑选好协领一员管理，仍着阿勒楚喀副都统兼管。所裁去副都统印、协领关防、佐领钤记、司房关防，具送回该部。除将拉林防御四员、随印笔帖式二员，拨与阿勒楚喀当差，裁去拉林委署协领、阿勒楚喀重复厢红旗第二牛录、拉林复重复厢白旗第二牛录委署佐领、委署骁

骑校将兵丁等二处各按八旗均分当差。四十三年，阿勒楚喀正蓝旗，著右翼协领兼管，正红旗佐领兼左翼委协领互相调转。四十七年，兼正蓝旗佐领右翼协领因升副都统，补放正蓝旗佐领一员。嘉庆十年，奉旨赏阿勒楚喀、拉林二处前锋十六名，十六牛录，每牛录分为一缺，额设兵内挑补。十七年，添设无俸从九品医官一员。道光元年，阿勒楚喀地方添设满汉翻译，无品级笔帖式二员、委员二员、番役十名、翻译笔帖式二员缺，裁去额设兵二名，委官缺由领催内补放。同治六年奉旨阿勒楚喀银库，添九品笔帖式一员，于八年十二月间，蒙本省将军富奏明调剂，双城堡案内委协领准换三品顶戴、委佐领准换四品顶戴。等因。于九年正月十二日奉委在案。又，于是年三月初五日奉文阿勒楚喀添设教习一员，由无品级仓站笔帖式内拣委。三年无过，准其改武，加具考语，送部引见。骁骑校准本城本翼过三缺后坐补。等因在案。道光五年因双城堡砍伐房木各项官差，兵不敷用，由吉林宁古塔、三姓拨给甲缺四百当差。陆续拨缺四百名，阿勒楚喀，拉林按处补放二百甲兵当差。六年，由宁古塔拨移拉林防御四员，协领办事处，添设无品级办事笔帖式二员、笔帖式员缺（裁去额兵二名），由领催甲兵内补放。于道光二十五年正月间，遵奉将军衙门咨文，移拨阿勒楚喀、拉林砍伐双城堡木植甲兵四百名，内抽拨四十缺，即作京旗翼额缺。等因。遵照于是年四月起，至二十六年三月止，阿勒楚喀、拉林陆续出甲缺四十分，当即拨归双城堡京旗翼闲散内挑补当差。咸丰二年五月初十日，遵文将阿勒楚喀左司无品级缮绎笔帖式一员、右司办事无品级笔帖式一员，连人移拨双城堡总管衙门当差。咸丰六年三月，准将军衙门咨文，由拉林兵内，先行拨归双城堡九十缺当差。等因。遵即由是年起，至八年十月正，由拉林额兵内前后共三次抽拨甲兵十四名，甲缺六十四分，共兵缺七十八分，移拨双城堡总管衙门充差

之处，咨报在案。同治二年二月间，准将军衙门咨文，将阿勒楚喀存营兵内遗出甲缺七分，拉林存营兵内遗出甲缺四分，一并移拨双城堡总管衙门充差。于是年六月十一日，准将军衙门咨文，将拉林由军营撤回正白旗甲兵德胜、厢蓝旗甲兵三元，连人移拨双城堡总管衙门充差。于同治九年四月初八日，将阿勒楚喀存营厢黄旗披甲双山、正黄旗披甲德祥、厢蓝旗披甲舒成等三名遗出甲缺三分，拉林厢黄旗披甲绰洪阿、正黄旗披甲全有、正白旗披甲胜德等三名遗甲缺三分，一并咨送双城堡总管衙门选放充差之处，咨报在案。十年五月二十八日，将阿勒楚喀存营厢黄旗披甲全和、正蓝旗披甲德才、厢蓝旗披甲成喜等三名遗出甲缺三分，咨送双城堡总管衙门选放充差之处，咨报在案。又于十一年六月二十九日，接奉省咨将拉林正红旗英福佐领下披甲春和、群和等二名，连（遗）甲缺二分并户口册籍，一并拨归双城堡当差在案。嗣经本省将军铭奏奉谕旨：阿勒楚喀委署协领一员，委佐领一员、委骁骑校二员，拉林委佐领二员、委骁骑校一员，均改为实缺，拣员补放。双城堡因添设厅官，将总管衙门裁撤，改为协领，仍归并阿勒楚喀副都统衙门兼管。前由阿勒楚喀左、右司拨送双城堡笔帖式二缺，仍拨还本城挑放该处，毋庸议添。再，喀、拉二处欠还双城堡甲缺，陆续拨送。各等因。于光绪八年六月十五日奉文在案。嗣据双城堡协领送到办事处笔帖式一缺，当经拣派，于是年二月初五日咨报在案。于九年六月初九日，奉文留双城堡原籍充差之拉林正白旗披甲富明所占甲缺一分，作为拨还该处额缺之数。等因在案。又于十年六月十七日，准将军衙门咨文，奏奉谕旨：双城堡总管裁撤，改设协领。将该处所剩前借三姓前锋缺五分，拨归阿勒楚喀拣放。等因在案。复于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遵奉省文，饬将此项前锋缺五分，一并拨归珲春拣放之处，等因在案。又于是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据双城堡协领

续将前借笔帖式一缺送喀，当经拣放之处，咨报在案。嗣于光绪十四年八月初一日，遵奉省文，因双城堡距喀较远，凡遇领催、披甲等缺，及春秋操演，案由该协领就近挑放校阅，毋庸归阿勒楚喀副都统节制。等因在案。

以上阿勒楚喀设

副都统一员、协领二员、佐领八员、防御九员、骁骑校八员、仓官一员、九品笔帖式一员、办事笔帖式四员，仓务笔帖式二员、翻译笔帖式二员、委官五员、由无品级笔帖式内拣补教习一员、披甲委笔帖式一员、领催三十六名、前锋八名、甲兵三百六十名、现存双城堡砍伐木植兵一百六十七名。共计兵五百七十名，弓匠三名、铁匠三名、喀、拉二处兼管官差领催一名、水手六名、从九品医官一员、仵作一名、习学仵作一名、番役十名、虚衔骁骑校十二员、乡长二十四员、闲散满洲一千三百七十六户。拉林协领一员、佐领八员、防御五员、骁骑校八员、仓官一员、办事笔帖式二员、无品级仓务笔帖式二员、委官三员、咨部委教习一员，披甲委笔帖式一员、领催三十六名、前锋八名、甲兵三百六十名，现存双城堡砍伐木植兵八十九名，共计兵四百九十三名、水手十四名、弓匠二名、铁匠三名、仵作一名、习学仵作一名、虚衔骁骑校十二名、乡长二十四名、闲散满洲一千三百三十九户，官庄壮丁三十名。

（选自《阿勒楚喀副都统衙门档案》）

黑龙江城副都统禄，为照饬转饬委统领德升事咨将军衙门文

光绪十四年十月初三日

黑龙江副都统加一级、纪录四次禄为咨行事。兵司案呈，九月十三日，接准将军衙门咨开：案准黑龙江副都统咨，据漠河总卡委协领忠兴阿呈称，委统领德升私招俄人数百名，过江沿卡掠地刈草、踏毁田苗，反致我兵马草无处刈割。迭次查询，竟置不理，奈我卡兵单微，俄人恃众，不听驱逐，实属关碍甚重。等情。又本衙门接据该总卡委协领呈同前情，并递到德升代俄乞准字据一纸。各等因前来。查漠河一带，设诸卡、驻重兵。经营布置，不遗余力者，特恐俄人驱逐之后利心不舍，或有乘间复入之患。何乃该统领身膺其任，驻扎其间，不但不为督兵防范，胆敢开门揖盗，公然招许！迨总卡查知，始则置之不理，继且代俄乞请，殊属荒谬已极。合请咨行黑龙江副都统，迅速札饬该统领德升，著将所招俄众，刻即悉数散尽，并将擅行招纳缘由，刻日申复候核。仍著忠兴阿不时察查，具实呈报，以凭核办。等情。据此，相应咨行。为此合咨，请烦查照，迅速施行。等因前来。

当即照咨转饬委统领德升并漠河总卡委协领忠兴阿等遵照办理外，统俟该员等禀复到日，再为咨行。等情。据此，相应咨行。为此合咨贵将军衙门请烦查照可也。须至咨者。

右咨将军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管理墨尔根等站站官喜德，为十站各项津贴等事造册呈递将军衙门文（附清册）

光绪十四年十月二十六日

管理墨尔根等站站官喜德，为遵札查明造册呈报事。谨将墨尔根等十站所有额设马牛、弁兵、丁役津贴等项应支草干、买补倒毙马、牛分数价银额数，及增添、裁减各项数目，按款查明，理合造具清册呈递，伏祈将军衙门鉴核施行。须至呈册者。

计　开

一、黑龙江所属墨尔根等站，设六品站官一员（执掌关防一颗）、跟关防笔帖式一员、关防领催委官一名，所管十站：黑龙江站、额雨儿站、库木尔站、喀儿塔儿奚站、科落儿站、墨尔根站、一喇喀站、喀迷你喀站、薄尔多站、拉哈站。

一、黑龙江至拉哈等十站，每站额设笔帖式一员、壮丁各二十七名，内设领催、委官各一名、马各二十四、牛各二十七只。以上十站、共设八品站官一员（由无品级笔帖式拣放食俸四十两、米四十斛；由八品笔帖式拣放为七品站官，食俸四十五两、米四十五斛），关防一颗。又于光绪十年八月初四日，准部文：黑龙江

补放站官，无论由何项官员升补，准其授为六品，照品食俸六十两、米六十斛。仍照定例：四年任满，仍照原缺食饷。驿记十颗。笔帖式十一员，由委笔帖式拣放随原缺食饷。由捐纳监生放拣放，食饷二十八两、米二十八斛。领催委官十一名。此委官顶戴，系于同治四年十月准奉部复抚郵领催均食马甲钱粮。丁役二十七名，并无设有工食钱粮。共设官马二百匹，共设牛二百七十只。

一、马，每匹每日应支草豆银五分。共马二百匹，一年应用银三千六百两。此项草豆银如遇小建并倒毙买补空日，按日抽扣。

一、牛，每只每日应支草豆银三分三厘三毫三丝三忽三微三纤三沙三尘三埃三渺三漠。共牛二百七十只，一年应用银三千二百四十两。此项草豆银如遇小建并倒毙买补空日，按日抽扣。

一、马匹十分，例准报例三分。共马二百匹，一年共应倒毙马六十匹。每匹价银九两，应用银五百四十两。

一、牛只十分，例准报倒三分。共牛二百七十只，一年共应倒毙牛八十一只。每只价银七两，应用银五百六十七两。

一、倒毙马皮、脏，每匹变价银五钱。倒毙马六十匹，共应扣存银三十两。

一、倒毙牛皮、脏、每只变价银三钱。倒毙牛八十一只，共应扣存银二十四两三钱。

一、黑龙江至科落儿等五站，每站一年应支公费苏油二百三十斤，每斤银七分。共五站，应用苏油一千一百五十斤，折银八十两零五钱。

一、墨尔根一喇喀喀迷你喀等三站，每站一年应支公费苏油二百七十斤，每斤银七分。共三站，应用苏油八百一十斤，折银五十六两七钱。

一、薄尔多、拉哈两站，每站一年应支公费苏油二百八十

斤，每斤银七分。共两站，应用苏油五百六十斤，折银三十九两二钱。以上各项银两，每及领时，照依部定章程均行扣除二成六分，每两只领七钱五分二厘。若以地租钱搭放每京钱二吊五百文，折银一两，并不扣成扣平。

一、壮丁二百七十名，每名月给津贴钱一吊。共一年应支钱三千二百四十吊。此项，系于同治十二年十月起遵领，于十三年二月十一日奉部照准在案。

一、薄尔多站商界内汭沫河地方，原设摆渡船二只，设水手八名。摆渡公差并无设有工食钱粮，其渡船系届十二年以折造，六年以补修。此项物料，向系随墨尔根城水师营请领；修理事，隶该营核办。

一、黑龙江至拉哈等十站额设驿记十颗，系笔帖式同领催、委官掌管。

一、查十站原无设有公署，厩房亦无裁减、增添、归并、改拨之处，合并声明。

右册呈将军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奏派督理黑龙江等处矿务李金镛，为遵札过江与俄辩论事禀将军阁下文

光绪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奏派督理黑龙江等处矿务、三品衔吉林候补道李金镛谨禀将军阁下，敬禀者：窃职道于本年十月初一日奉到宪札：办理交涉处案呈，迭准黑龙江副都统咨会俄人犁占江左旗屯一案，沟界未定，旋又有吴姓窝棚熟地被俄圈占，乃以俄人夏品之地妄相牵混，及俄人达泥拉、干得拉烈幅等来往在沟里种地；又有俄人在旗屯被抢，擅拿旗丁徐玉金押禁，拟照俄例查办；又有华民刘永殿，在江右岸毛哈达地方伐木，被俄人过界抢掠家俱、木料，迭经照会剖辩，俄酋狡诈，迄无定议咨商办法。等情各在案。查俄人事事违约，若不早为辩正，速为断结，势且日久滋蔓，不可收拾。兹有李道金镛前往开办矿局，上年旗屯沟界，本系一手经理，合请札委便过爱城，会同副都统订期过江面晤俄固毕尔那托尔：按照历次辩驳及总署函示各情形，将犁占旗屯地亩一律退还；并将旗丁徐玉全放回，听中国官员讯得案情、照例究办；刘永殿被抢器料，如数给还；仍将行抢之人，治以应得之罪，以𠛬和约而敦和好。所有全案并总署信图各件，一并粘钞备查。等情。据此，除咨行外，相应札饬。札到该道即便遵照，妥为办理，随时具报、核夺。等因。

奉此，职道自行抵爱珲后，遂会黑龙江副都统禄照会固毕尔那托尔，约期会晤、辩论各案。旋据照复，定期于本月十三日订往面议。职道至期即会同黑龙江副都统禄过江晤固毕尔那托尔并文官，将各案逐件辩论，除俄人达泥拉干等私垦界沟以里之地，俄官照会"秋收之后，仍归中国之民耕种不至再有争夺"；徐玉全经俄官讯无抢帖情事释回，后经黑龙江副都统衙门复讯亦无抢帖情事此两案已作办结外，惟刘永殿一案，据俄官云："接中国照会之后，已札饬该处屯官查明、禀复，迄今尚未复到，一俟到来，如果属实，必定究办，一面并即照复"云云。静察其言，默揣其意，虽是近于敷衍、尚非过事狡饰也。至旗屯界沟未定一案，反复据理辩证，并按图切实指陈一言不著空际，在该俄员亦自觉理屈词穷，惟称"前任办理不合，但为日已久，一时难更"。经职道等又办（辩）之再三，该俄员虽仍满口支吾，而词气益下，谓"此是小事，断无不了，必不待日后生出事端"。及职道等再与言"此次之来必须议一明白，何能屡屡迁延，使案久悬不结"。该俄员始道："布力总督，两个月内必至巴勒郭威斯车斯奇城阅边，定将此事剖切陈明，所占吴家窝棚熟地，力求拨归，必了此案"。等情。虽尚是一味推诿，而语则一有著落，祇能放宽一步，未敢竟作穷寇之追。好在该国总督来期不远，可以即见眉目，如两月后仍无端倪，可再由黑龙江副都统禄就近去照会切实询责重为辩论，当不至始终狡展也。从来夷性多诈，而若以正临之以理服之以诚格之以信接之，彼亦具有之识，自当默化潜移。即此次答述之言实属万分恭顺，事之转机即在于此。用陈大略，先慰宪廑。除由黑龙江副都统禄另行咨报外，所有奉委与俄员会晤辩驳各案缘由，理合具禀，请赐察夺施行，实为公便，肃泐只请钧安，伏维垂鉴。

职道金镛谨禀

钦命头品顶戴、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随带军功、加一级、纪录三次恭批："仰候咨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核夺。缴。"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管理墨尔根等站站官喜德，为将十站已竖正、樯电杆数目及照价造册事呈将军衙门文（附清册）

光绪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管理墨尔根等站站官喜德，为查明造册呈请核销事。谨将墨尔根等十站遵札各将各站界已竖电竿一律挖培完竣。所需工价据详按站、按项分晰汇造清册呈递，伏乞将军衙门鉴核施行。须至呈册者。

计　开

拉哈站迤南接界自江字四千七百零五号起，至迤北五千四百二十八号止，正竿五百四十四根，每根挖培工价钱五百文，共合钱二百七十二吊，樯竿三根，每根工价钱二百五十文，共合钱七百五十文。二项共合钱二百七十二吊七百五十文。

薄尔多站迤南自江字五千二百四十九号起，至迤北五千六百五十八号止，正竿四百一十根每根挖培工价钱五百文，共合钱二百零五吊樯竿三十八根，每根工价钱二百五十文，共合钱九吊五百文。二项共合钱一百一十四吊五百文。

喀迷你喀站迤南自江字五千六百五十九号起，至迤北六千零一十一号止，正竿三百五十三根，每根挖培工价钱五百文，共合钱一百七十六吊五百文，樯竿一根，每根工价钱二百五十文。二项共合钱一百七十六吊七百五十文。

一喇喀站迤南自江字六千零一十二号起至迤北六千四百二十四号止，正竿四百一十三根，每根雇夫挖培工价钱六百文，共合钱二百四十七吊八百文；樯竿二十五根，每根工价钱三百文，共合钱七吊五百文。二项共合钱二百五十五吊三百文。

墨尔根站迤南自江字六千四百二十五号起，至迤东六千九百五十五号止。正竿五百三十一根，每根雇夫挖培工价钱六百文，共合钱三百一十八吊六百文；樯竿三十八根，每根工价钱三百文，共合钱十一吊四百文。二项共合钱三百三十吊。

科落儿站迤西自江字六千九百五十六号起至迤东七千五百五十二号止，正竿五百九十七根，每根挖培工价钱六百文，共合钱三百五十八吊二百文。樯竿五十根每根工价钱三百文，共合钱十五吊。二项共合钱三百七十三吊一百文。

喀儿塔儿奚站迤西自江字七千五百五十三号起，至迤东八千一百九十一号止，正竿六百三十九根，每根挖培工价钱六百文，共合钱三百八十三吊四百文；樯竿一百三十七根，每根工价钱三百文，共合钱四十一吊一百文。二项共合钱四百二十四吊五百文。

库木尔站迤西自江字八千一百九十二号起，至迤东八千五百八十一号止，正竿三百九十根，每根雇夫挖培工价钱六百文，共合钱二百三十四吊、樯竿一百八十二根，每根工价钱三百文，共合钱五十四吊六百文。二项共合钱二百八十八吊六百文。

额雨儿站迤西自江字八千五百八十二号起，至迤东八千九百三十四号止，正竿三百五十二根，每根雇夫挖培工价钱六百文，

共合钱二百一十一吊八百文；檔竿二百根，每根工价钱三百文，共合钱六十吊。二项共合钱二百七十一吊八百文。

黑龙江站迤西自江字八千九百三十五号起，至迤东九千三百六十一号止，正竿四百二十七根，每根雇夫挖培工价钱六百文，共合钱二百五十六吊二百文，檔竿九十八根，每根工价钱三百文，共合钱二十九吊四百文。二项共合钱二百八十五吊六百文。

此十站自江字四千七百零五号起，至爱珲城电报局九千三百六十一号止，共计正竿四千六百五十七根，檔竿七百七十二根。统计正檔竿木五千四百二十九根，统共挖培电竿工价钱二千八百九十三吊。合并声明。

右册呈将军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北团林子委协领常德，为追“剿”“匪首”扫北及其“伙匪”事呈将军衙门文

光绪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管带省城头三起练军统领，北林子委协领常德，为呈报事。于本月二十八日，准营总胜德呈称：二十日据民人许姓报称，匪首扫北等结伙七十余名，到处抢掠等情。该营总带领札兰札克丹布、胜德、委防御安福等出队，于二十一日未时至张家小铺以

东民人张扣文家，见院内有贼七十余名。该匪恃墙院高固、负嵎自守。我兵无路可进，惟南面有一小路，带兵径进。而该匪恃众，接连施枪，我兵西丹德住尔脑门受枪伤一处，又甲兵抓住尔额角受枪伤一处。直至二鼓，时值天寒，又复下雪，天色珲(昏)黑，贼匪乘隙逃出。欲待追击，而雪没行踪，兼之天气严寒，新挑兵丁衣履单薄，是以收队，在张家小铺暂歇，于五更时分出派札兰札克丹布带兵三十名追剿。该营总带队，沿山寻至四合店一带并无踪迹，于二十三日回至余庆街。等情。

当即札行该营总探听贼匪去向，竭力剿捕。其受伤兵丹，除俟验明列等，再行呈报外，相应据情呈报将军衙门鉴核可也。须至呈者。

右呈将军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呼兰副都统倭克津泰，为亲带官兵出城，督率各军“剿贼”事咨将军衙门文

光绪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呼兰城副都统随带、加二级、寻常加一级倭克津泰，为飞速咨报事。右司案呈，窃查于十一月二十七日据省军委统领常德飞速呈报：督率官兵，于二十六日在女尔城、蒲家屯占踞贼匪八十余

名，恃有垣围、施放枪炮，外逆抗拒敌打，昏黑不能得手。该匪乘隙仍复西窜，请拨兵队前往助剿。等情前来。

据此，当即出派马步队，催令星飞前往，扑贼助剿去讫。一面札复该统领常德会合各队，实力兜击，勿任蔓延，实为极要。等情。飞速札复去后，于二十九日午刻，据前派在外剿捕去之委参领阿克敦布、林营委参领乌良太等遣兵报称：昨于二十八日，在壕河北唐立泡佃民张姓院内圈住盗匪一百余名，官兵在外守围攻困，禀请添拨军火等情。除饬发军火外，查此股贼匪，谅必该统领常德在女尔城攻剿不能得手仍复西窜之贼，现在盘踞之处，相距兰城仅八十余里之遥，既被官军将贼围困，务须设法严密固守、实力攻击，断不准任令闯逃及拆墙逃跑。倘敢纵贼逃脱，定以军法从事。等情飞速札饬阿克敦布等遵照外，并飞札进剿去之各队官，一体星飞、合力驰奔助援。本副都统详核：时下兰境界面动辄十数结伙，寅（夤）夜强抢，忽聚忽散，出靡无时，虽经常川派队剿捕，奈因地方辽阔，兼顾不周，以致贼氛未靖。今该匪等突然啸聚百余名盘踞一处，既被官兵围困诚恐带队各官倘不加意实力攻击，难免仍乘隙窜逃，致滋失机，关系匪细，本副都统固念地方曷敢坐视，是以亲带郭什并佐领乌尔乡（卿）额、仓官萨秉阿、教习于俊海、德克吉科等，率兵即于本月二十九日申刻起纛出城，驰奔贼踞之处，督率各军，严速剿办，以冀全氛灭绝，俾肃闾阎（阖）。是所幸甚。于是将仓库监狱印信一切均交左右翼协领德常阿、富善等暂行护守办理。除将此股贼匪将来如何剿办之处随时声明咨报外，相应将本副都统亲带官兵出城、督率各军攻击缘由，由五百里飞速咨报。为此合咨将军衙门，谨请鉴核施行。须至咨者。

右咨将军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阿勒楚喀副都统衙门右司，为奉宪批弛禁粮石出境事咨会三姓副都统衙门文

光绪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右司案呈，为飞速咨会事。于本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准将军衙门飞咨，内开：户司案呈除全文省繁减叙外，据阿勒楚喀副都统衙门咨，准三姓副都统咨开：据该处旗民营商等声称，姓地今秋年景歉收，所获粮石不敷糊口，又兼城乡素无囤粮之家，本处粮米，无论贵贱，无处购买，旗民乏食困苦，商贩、边营前在阿属宾州购买米粮囤存，欲待封江挽运，不意阿城出示“禁止私运粮石出境”，而三姓孤悬东北，逼接外夷，与各城势不联络，专赖贵处米粮接济，兹若禁止出境，则是断姓城谋食之源，仰希垂念民瘼，邀免禁止粮石出境。等情。准查姓城，向赖各城运粮。本年秋收歉薄，旗民待哺孔殷，虽属实在情形，惟是否弛禁。应即咨候示遵。等情。

当奉宪批：查三姓地处极边，正赖商贩接济，岂容禁示，仰即备文咨复该副都统作速弛禁，以示公惠。等情咨复前来。准此，除出示晓谕并札饬沿江各队，一体遵照弛禁外，相应备文咨会贵副都统衙门知照可也。

右咨三姓副都统衙门及札统领转饬各队

（选自《阿勒楚喀副都统衙门档案》）

阿勒楚喀副都统衙门右司，为遵扎禁止私藏、私造枪炮事札拉林协领文

光绪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右司案呈为札饬事。于光绪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准将军衙门咨开，工司案呈，兹据工司掌关防二品顶戴记名副都统、花翎协领吉升阿会同全营翼长、二品顶戴、花翎协领富兴等禀称：窃职等适奉军宪谕：照得枪炮系属军械，非民间所得擅用，更非匠人所可私造。溯自乾隆年间，即经吏部奏定章程，令各省督抚查明各属有无失察民间私藏私铸鸟枪处分，每届年终，加结汇报。在案。例禁森严，由来已久。况吉省盗匪众多，其抢劫行商、居民，往往报持枪炮，击伤事主，抗拒官军。究其枪炮所由来，大半购诸各枪炉之家。是无异授贼以兵，助贼为恶也，殊堪痛恨。本应按律惩办，姑念愚昧无知，宽其既往。现经本将军派员查明：省城内开枪炉者计有九家，自本年正月至九月底止业已私卖洋炮抬砂等枪，共三百五十余杆之多；其造成未卖枪炮三十五杆，各项枪甬一百四十九杆，亟应筹出款项由官酌给价值，概行购备各营分用。即与人收拾枪炮二百三十五杆，亦分晰查明，登注姓名，开单呈核。可与者，方准取去。若系来历不明之人，交伊收拾，仍应由官买存，免其转给匪类。嗣后尤须严密稽查，永远不准复操

旧业。倘敢再犯，则是有心通贼，与贼同罪，定按军法惩治，决不姑宽。惟禁开枪炉以后，该各炉匠工人等愿改业者，令改别业，不愿改者，递解回籍，交各该地方官严加管束。柳(抑)或拨归各营，酌补勇夫口粮，责令修整枪炮，亦可就其艺以谋生。总宜妥为安置，勿使流落为非。并咨行各城暨各属地方，一体遵办，仰该司即便遵照，妥速会办，仍将办理情形详细禀复。等谕饬交到司。遵此，仰见宪台顾虑地方靖盗安民之至意，遵即派令云骑尉保恒，查明枪械件数，并估需价值呈复。旋据单开：查得各炉现已造成大小洋炮三十一杆，共合钱二百一十吊；洋枪筒八十四杆，共合钱二百一十二吊；砂枪三杆，共合钱二十七吊；砂枪筒二十一杆，共合钱一百零五吊；抬枪筒二杆。共合钱二十六吊，又有应变废铁枪筒二十八杆，重二百六十五斤，共合钱二十六吊五百文。以上成枪三十四杆。枪筒一百零七杆，变废铁二十八杆，共一百六十九杆，共计需钱七百四十六吊五百文。至各炉与人收拾枪炮，除来历明确，据有妥保承领不计外，其余现未领回尚有洋炮四十八杆、马冲子二杆、双筒洋枪六杆、单筒洋枪二杆、快枪二杆，砂枪二十六杆、抱炮筒一杆、砂枪筒五杆、六响腰别子一杆，共九十三杆。前已注明原物花名，缮单呈阅在案。其各枪炉，理应遵照宪谕，一律禁止。惟详查吉林通省，现有三项练军，所持军器，多系洋枪、台枪、鸟枪，日日操演，其机器亦时常损坏。至于旗户幼丁学习枪技、官兵春秋操演，捕打贡物，其鸟枪亦不时需人收拾。若无枪炉，成(诚)有束手无策之虞。若任匠人私设，毫无觉查，诚难免匪人乘间窃买之敝(弊)。是以再四思维，请于严禁之中，筹一变通之法。可否由现有九座炉内，拣选殷实朴诚者，挑留炉三座(鸟枪炉一座，洋枪炉二座)，由官拣派委员专司稽查。无论官兵旗户、乡团、铺商到炉收什枪械，该炉先行报明该官验看，方准收什(拾)。如各外城制造官枪，亦应先期咨明，方

准派员来省修制。各炉与人收什(拾)之械及所存枪械，既有价值，均归新设炉房官为经理收售。如此严查，匪人无处窃买，则盗匪身无利器，官兵易于督捕，农民敢于缉获。此系地方权宜办理，藉以安插匠人，否则一律禁止。先将与人收什(拾)枪械听其妥保赶紧领取，其余各炉所存枪炮，概行贮库，所需价值七百四十六吊五百文，先由户司垫发。至于现有造成枪筒共一百零七杆，以俟官军用时再令官炉匠人配齐机鞘，分别核价开销。其各炉匠役人等，斟讯，均甘遵谕改业，就地谋食不愿回籍。等语。以上职等所拟请留枪炉官为经理，抑或禁止开炉、将枪械发价存库，枪匠改业各缘由，是否有当，未敢擅便。除俟批定再行呈请咨札各处，并出示晓谕一体遵行外，理合先行禀请宪鉴核夺，伏候批示遵行。等因禀奉宪批。据禀各炉造成洋炮、枪、筒等件，仰遵照前谕办理，暂先如数交库，该价七百四十六吊五百文，即由户司筹款核发。其代人收什(拾)之枪炮九十三杆，亦暂照数提存，遇有承领原物之人，均当随时取保，禀复示遵。不得私相授受；至旗户幼丁学习枪技及捕打贡物鸟枪，均易于损坏，拟请挑留殷实炉房三座，以备随时收拾而免棘手。各节当属实情，应如所请办理。惟须认真稽查，严禁私造。切切。此檄饬交到司遵此。除咨札各该衙门遵照外，相应呈请咨行贵副都统衙门查照文内事理认真稽查私藏私造枪械之处，毋得稍有疏懈致干查究可也。等因前来。

准此，除由司移付左司知照外，相应呈请札饬左右翼及拉林协领等，遵照省文事理转饬所属各旗，认真稽查，严禁私造、私藏枪械，勿得稍有徇隐致干查究可也。

右札拉林协领

(选自《阿勒楚喀副都统衙门档案》)

户部为兴安城税卡所征税收应尽征尽解，俟税畅旺方许定额事咨复将军衙门文

光绪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户部为咨行事。山东司案呈，准黑龙江将军咨称：据兴安城副都统衔总管穆克德布先后报称，自光绪九年十月十五日起，至十二月三十日止，两个月零十五日，共征收牛、马、牲畜制钱十串零五百文，货物京钱四十六吊五百文，十年一年（连闰十三个月），共征收牛、马、牲畜制钱五十八串四百七十文，货物京钱一百五十九吊六百六十文；十一年一年十二个月，共征收牛、马、牲畜制钱五十八串零五十文，货物京钱一百五十一吊五百文。又，自光绪九年十月十五日起，至十一年年底止，计征收货物六厘税京钱七十一吊五百三十二文，随年照章支发心水各项去讫，分款造册呈报。本衙门复查兴安城试收牲畜、货物课税，均系尽收尽解，并无弊，计时近届三年，自应遵照部议，咨请定额。除九年开办未满一年，不足准据外，其光绪十年一年（连闰十三个月）共收牛、马、牲畜三分制钱五十八串四百七十文，货物三分京钱一百五十九吊六百六十文，十一年一年（十二个月）征收牛、马、牲畜三分制钱五十八串零五十文，货物三分京钱一百五十一吊五百文。综计两年有闰无闰所征之数，足为平中定额，永远遵照。嗣后毋（无）论该处如何短征，不准丝毫亏额。如有起色，仍令该总管尽收

尽解，不得援有定额，致滋以多报少之弊。合请造报咨明示复。至已征各税钱文，容归本省税销案内，另行按年分款具题造册咨核。各等情。据此相应造具清册二本，咨部示复遵办。等因前来。

查光绪九年六月，兵部会同本部议复署黑龙江将军文等奏，鄂伦春五路牲丁编旗建治、设官、添兵各事，宜折内声称：新设总管，地处冲要，从前不肖之辈，偷盗牛、羊前往黑龙江城售卖，必经此路，自应另立税卡，派委员一员、兵十名稽查，一有商贩，牛、马、羊只过征到卡，呈票查验报税；如无票者，即行盘拿。所收税银，作为该总管办公及操演、奖赏之用，勿庸另行拨款。当经议令查照茂兴站地方稽征牛、马、杂税奉部议准按三分六厘征收，以三分归公、以六厘作为兵役饭食，以归画一。又，鄂伦春五路山场，向产蘑菇、木耳等物，如有此项杂货商贩过往，照章一律征收。等因在案。兹据黑龙江将军册造：自光绪九年十月十五日起，至十二月三十日止，两个月零十五日，共征收牛、马、牲畜制钱十串零五百文，货物京钱四十六吊五百文，又，十一年㊟一年（连闰十三个月）共征收牛、马、牲畜制钱五十八串四百七十文，货物京钱一百五十九吊六百六十文；十一年一年十二个月共征收牛、马、牲畜制钱五十八串零五十文，货物京钱一百五十一吊五百文；又自九年十月十五日起，至十一年年底止，计征收货物六厘税京钱七十一吊五百三十二文，照章支发心水各项之用，计时近届三年，自应遵照部议咨请定额，除九年开办未满一年不足准据外，其十、十一两年综计有关无关所征之数，足为平中定额。等语。查兴安城征收牛、马、牲畜货物税钱，业已试收三年，每年所收税钱为数甚微，倘即据此作为定额，硃（殊）于税课毫无实济。应令转饬该总管，严饬该委员实力稽征，尽征尽解，毋任征多报少。并令该将军随时体察情形，一俟税畅旺即行报部定

额，以重税课。至此次征收各项三分税钱及六厘心水钱文，应令一并造入该省税销案内题报核销。相应咨复黑龙江将军查照可也。须至咨者。

右咨黑龙江将军。

注：应为十年。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呼兰副都统倭为查明前由盛京各城迁至兰、苏、林等属界旗户事咨呈将军衙门户口册

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五日

……以上四旗：

满洲五百六十二户，领催一名、甲兵六十五、西丹一百六十六名、生员一名、闲散一千七百名、幼丁五百零七名、妇女一千一百九十九口。

蒙古九十九户，领催一名、甲兵二十名、西丹四十六名、闲散二百五十八名、幼丁八十八名、妇女一百九十三名。

西伯一百七十四户，领催一名、领催额委笔帖式一名、甲兵二十三名、西丹五十三名、生员一名、闲散五百三十名、幼丁一百四十三名、妇女三百六十七口。

汉军六百七十五户，领催额委笔帖式一名、甲兵额委笔帖式一名、领催三名、甲兵六十四名、西丹一百七十二名、生员一名，闲散二千零八十名、幼丁六百零八名、妇女一千四百一十五口。

须至咨册者。

右册咨将军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绥化厅理事通判毓衡，为建修城工完竣、劝输督工出力员役请奖顶戴，以示鼓励事咨将军恭等文

光绪十五年二月十一日

绥化厅理事通判毓衡，为遵札造册申报事。光绪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蒙军宪衙门札开：工司案呈，案据署北林子委协领佐领依克锦巴图、绥化厅理事通判毓衡详报，为创建城工，众志乐输修筑城垣，共计捐资二万二千有奇，具报捐修砖城门楼四座，四面共修土城墙二千二百三十四丈，均属工料坚实，借资守御，所有在事出力之公议、会商、倡率、乐输之人、乡约等，可否准其奖赏功牌，未敢擅便；再，率修之依克锦巴图、巡检何福璋，均未便没其微劳，附请核奖。卑职为民设防，安良御患，分所宜然，不敢仰邀议叙。合将城工完竣日期，详请鉴核、立案、批示遵行。等因前来。查该倅等，劝谕商民、乡约，修筑土围城垣，

业已工竣。所有劝输、督工员役，不无微劳，应请准予六、七品奖牌，以示鼓励。并饬先行造具名册，报省，以备核发，勿得滥行充数，致负勤劳。合请札覆。等情。据此，相应札饬。为此，札仰该绥化厅通判毓衡遵照。切切。特札等因。

蒙此，卑职将城工在事出力、倡率劝输之公议会值年商人等，唤案饬知札内事宜，遵照办理。去后。旋据该公议会首商严德全、张炳等禀称：为城工报竣出力众商，遵文仰恳造册请奖，以广仁育事。窃绥化添官甫及三年，设学方经数载，官吏固多贤良，而愚氓实乏教养。幸逢协、府台大人创镇边疆，权衡举措不数月，城工告竣，惠保良善、决出恶匪，商等得以佳想（享）安善，莫不颂戴将军大人任官维贤、知人善任之实效也。我毓父履任三载，勤无一怠，建城垣，擒巨盗、清讼狱、兴文教，种种勤劳，备尝化沾，邑载神君，其士习、民风，日见臻上，曷深钦佩！客岁自秋徂冬，盗风未靖，若非城垣完固，商等何日获庆安澜、得谋生业！是则城工之举，实有裨于商民。现当工竣，奉文保奖，合将倡捐值年会首三代姓氏、年岁，以及在事出力各商花名、字号，开单粘连禀尾，伏候钧裁，具文详报，专肃叩禀。等情。据此，附呈倡捐各家铺号，值年会商籍贯、年貌、三代姓氏粘单一纸。卑职查阅单开名目，详加斟讯，委系城工出力、勤劳劝输之该商等，并无冒名充数、滥保等弊，复仰体宪恩，秉公妥议，分别奖赏：拟予五品顶戴者一名，六品顶戴者一名，七品顶戴者十名，共计十二名；其余捐输散户商民共四十五家，赐予“好善同施”匾额一方，以彰劝勉而壮观瞻。再本城之佐领依克锦巴图、巡检何福璋，率修城垣数月，朝夕辛勤，鸠工告竣，未便没其微劳，代呈履历，附请核奖。卑职劝捐督工，为民设防安良御患，分所宜然，不敢仰邀议后。合将该会商等姓氏、三代、年貌、籍贯、住址、铺号，逐一核明，造具清册，具文申报宪台

鉴核奖赏、赐给功牌，实为恩便。其本城协领常德，现在剿贼出队，故未会衔。合并声明。为此，备由具申，伏乞照验施行。须至申者。

计申送清册一本。

右申钦命头品顶戴、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随带军功、加一级、纪录三次恭，齐齐哈尔副都统托。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督理黑龙江等处矿务李，为漠河金厂已经开办，各处私挖应一律严禁事咨齐齐哈尔副都统托文

光绪十五年二月十九日

督理黑龙江等处矿务、三品衔吉林补用道李，为咨行事。窃照敝道前蒙北洋大臣李、黑龙江将军恭奏派筹办黑龙江漠河金厂事宜，旋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同吏、户两部，将章程议明复奏请旨，即派督理黑龙江等处矿务，以专责成。奉旨：依议。钦此钦遵在案。敝道遂将矿务应办之事，逐一布置：先在天津、上海、奉天、吉林、卜奎、瑷珲、奇乾河等处设立分局，派员办理；总局则设在漠河。已于十二月十三日祭山开工，呈报开局。惟江省地面辽阔，产金之区甚多，现既奉旨先从漠河开办，各处私挖自应一律严禁。除咨各城外，相应备文咨行。为此，咨请贵

副都统希烦查照，出示严禁施行。须至咨者。

右咨钦命头品顶戴、镇守齐齐哈尔等处副都统托。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为绥化厅巡检三年俸满应升事咨吏部文

光绪十五年二月二十日

钦命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法什尚阿巴图鲁依克唐阿，为造册咨送、札饬事。兵司案呈：窃照前因呼兰地方周围千余里，居民数万之众，只以一同知控制，实有兼顾难周、鞭长莫及之势，拟请添设呼兰厅同知、经历，绥化厅通判、经历、巡检等员缺。经部覆议奏准：照奉天昌图厅经历、巡检俸满即升成案办理，俟三年俸满，如无违碍处分，令该将军等出具切实考语，咨部开缺，以应升之缺升用，未升以前仍以原官补用，其有请补之员，如不胜任，立即撤回，另行遴员请补。等因咨覆在案。兹据绥化厅通判文贵详称，巡检何福章，于光绪十二年二月十九日到任起，连闰扣至十五年正月十九日，三年俸满，造具核员履历，详报前来。查绥化厅巡检何福章，三年俸满，详加查考，该员年壮才敏、办事细心，任内所管监狱，并无疎脱重犯以暨违碍降罚处分，亟应咨部开缺。除拣员前往接署，一俟该巡检交代清楚，

再行给咨赴部投供外，相应咨行、札饬。为此，合咨。札仰该通判遵照。特扎贵部，请烦查照办理，并望拣员补放施行。须至咨者。

右咨吏部。

右扎仰绥化厅理事通判文贵准此。

谨将黑龙江绥化厅巡检何福璋履历开列于后：

绥化厅巡检何福璋，现年四十八岁，系山西灵石县人，由监生遵筹饷例报捐本班尽先选用刑部司狱。于光绪七年十月补授刑部北监司狱，是月十五日，蒙钦派大臣验放，二十五日到任。连闰扣至十年九月二十五日，三年报满，赴部投供候选在案。俟选缺后，以应升之缺升用。于光绪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经吏部借拣中城兵马司委用吏目，九月初九日到城当差。十一年十一月初五日，蒙钦派大臣拣选，是月十一日，奉硃笔圈出：黑龙江绥化厅管狱巡检，著何福璋补授。钦此。十二月十一日在吏部领凭，于十二年正月二十二日到省呈缴文凭，二十九日奉前将军文绪饬赴新任，于二月十九日接印、任事，连闰扣至十五年正月十九日止，三年俸满。须至履历者。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直隶总督李，为据奉派解送回籍戏童委员王慕曾报解送事咨覆黑龙江将军文

光绪十五年三月初七日

直隶总督李，为咨覆事。据沧州知州袁遂呈称，转蒙督宪札开，光绪十四年十二月初六日，准黑龙江将军恭等咨开：窃有沧州民人赵世华、刘维范二人，伙领戏班，早年来至江省城内，遇有酬神演戏之事，均系该班演唱。迨本年，夏间雨水过多，年景歉收，虽有酬神之事，商民均无力演戏，以致该班赋闲、无所糊口。乃该班领班之赵世华、刘维范二人，因无糊口之资，贫极赖生，时常与人争斗滋事，殊属不安本分。除将赵世华等二人责惩，另行递籍管束外，所有该班唱戏者，均系赵世华等由原籍典来小童，现在业俱年满。赵世华等既经解回，戏班已散，则戏童等即系无业之人，且俱年幼，不能自谋生理，若不设法送回，未免流离失所。当传该戏童杨盛业等共二十二名讯明，均系沧州民。内有张合等五名，俱有亲属在江，不愿回籍，即饬有（其）亲属具领；其余杨盛业等十七名，并教习李明兴一名，共十八名，均愿回籍，随饬令赵世华等，将原典文契交出，按名交回本人，该童等亦各出给赵世华等甘结而免争狡。查该戏童杨盛业等，既系皆愿回籍，自应筹给盘费、备雇车辆，遣令回籍，以示矜恤。第查杨盛业等，均系年幼童子，且兼路途遥远，虽筹给盘

费，若无护送，仍恐不免半途流离。特派拟正骁骑校英俊、拟陪骁骑校凌顺，长途护送原籍沧州，传饬各亲属具领，以免流离。等因。咨行贵爵阁督部堂，请饬该州照办在案。兹查戏童内有马有、张灶二名，于点解后患病保留，而该差员英俊等，又复任意耽延，当将该员等遣回惩办，遴派候选从九品王慕曾执持文票从严押送，不准再稍逗留，以昭妥慎。等情。据此，除将饬州文件缴销，另行发札照外，呈请开写杨盛业即杨二等各年岁、籍贯粘单，咨行贵爵督部堂，请烦转该州照验办理施行。等因。准此，查前准来咨，当经转行饬遵在案。兹准前因札府，即转行沧州遵照办理。仍录报司道查照。等因。由府札行到州。蒙此，同日候选从九（品）王慕曾，将李明星等十五名押送到州，并据委员王慕曾片称：奉派解送戏童等，行抵奉天广宁县毓都司处，有仆妇郝氏，系小庆子之母，当即相认，交其收留。等语。讯据李明星等，供亦无异。卑职当将李明星等十五名，差传各家属领回。拟合详请查核咨覆，实为公便。等情到本阁爵部堂。据此，相应咨覆贵将军，烦请查照。须至咨者。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将军衙门为街市银价事咨黑龙江副都统等文

光绪十五年四月初一日

将军衙门为咨行、札饬事。据户司案呈：据街道厅呈，据阁

街二十四户铺首任永和等报称，于光绪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街市银价，每两易换京钱三吊三百文。等情呈递前来，合请分别咨札。等情。据此，除札饬、咨行外，相应咨行、札饬。为此，合咨贵副都统查照照会署墨尔根副都统、札仰兰绥两厅丞倅可也。须至咨者。等官遵照。特札。

右咨照会黑龙江、呼兰副都统禄、倭，署墨尔根副都统桂。

右札仰呼兰、绥化厅同治（知）壁良、通判文贵等准此。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将军衙门为街市银价事咨黑龙江城副都统文

光绪十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将军衙门为咨行、札饬事。据户司据街道所呈，据阖街二十四户铺首任永和等报称：于光绪十五年四月二十日街市银价，每两易换京钱三吊三百五十文。等情呈递前来，合请分别咨、札。等情。据此，除札饬、咨行外，相应咨行、照会、札饬。为此，合咨贵副都统查照施行。须至咨者。照会署墨尔根副都统查照施行。须至照会者。札仰兰绥两厅丞倅遵照。特札。

右咨照会黑龙江、呼兰副都统禄、倭，署墨尔根副都统协领桂。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将军衙门为进贡貂皮事札饬布特哈总管等文

光绪十五年五月初一日

将军衙门为札饬事。据户司案呈，准户部咨开：贵州司案呈，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准理藩院咨称，准黑龙江将军咨报，光绪十三年分应进貂皮之索伦、达呼尔旧有额丁三千四百二十八名，内有不食饷牲丁四百名裁撤改为正兵，归入新设兴安城管辖外，仍剩额丁三千二十八名，内新入壮丁八百八十八名、开除壮丁一千六百零六名，实有应交貂皮壮丁二千三百一十名。又新设兴安城鄂伦春，实有应交貂皮壮丁九百八十一名，共应交貂皮三千二百九十一张。等因。经内务府会同本部拣选、分别等第、将貂皮储库在案。查定例：每年进贡貂皮，每壮丁一名，应纳貂皮一张。内，应交头等貂皮五百张、二等貂皮一千张，其余作为三等收纳。如足数目、及等第者，将送来之人赏赐；如足数目、不及等第者，将送来之人及未来之人一并交理藩院议处。等语。又嘉庆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一日，奉旨：向来索伦等进贡貂皮，挑验及等第者，照例赏赐；其有不及等第者，念其既已足数，酌量减半赏赐。近年来所进貂皮，俱不及等第，闻该索伦等将上等貂皮带至京师私售，既多获价值，仍得减半赏项，殊不足以昭劝惩。此次貂皮足数，著免其处分；不及等第者，毋庸给赏。此皆将军特依须保办理不善，现已调任，著新任将军松箖到任后，严行查察，如有前项私行售卖，以下等皮张充数，立即严参治罪，勿稍

宽纵。钦此。钦遵办理在案。查历年所进貂皮虽足壮丁之数，不及等第，应免其处分、停其赏赐，历经本部具题，奉旨：依议。钦此。钦遵办理亦在案。又准兵部会同本部议覆，黑龙江将军文绪奏请将雅法罕鄂伦春壮丁六百名撤出布特哈管辖，并请将布特哈旧壮丁三千四百二十八名、内有不食饷牲丁四百名裁撤，作为新添壮丁，一千名给饷。既经兵部议准：添员、添兵，应如所请办理。核计布特哈旧壮丁净剩三千零二十八名，并新添兴安城总管衙门雅法罕壮丁一千名，共计壮丁四千零二十八名。仍遵照定例：每壮丁一名应纳貂皮一张，照例毋庸给价收纳。等因。于光绪九年六月二十三日，具奏奉旨：依议。钦此。钦遵等因各在案。今光绪十四年分索伦、达呼尔进到貂皮二千二百一十张，食钱粮鄂伦春进到貂皮一百张，二共貂皮二千三百一十张。内，验得三等貂皮六张、四等貂皮三百三十九张、五等貂皮十五张，黄貂皮一千九百五十张，照例毋庸给价收纳。其新设兴安城鄂伦春，进到十三年分貂皮一千张，前据该将军奏称：惟官兵出征、撤调、旷缺、新袭，添减无常，实难预计，请照旧章，多者加添、少者裁减，以实体恤。现在实有壮丁应纳貂皮九百八十一张，内验得三等貂皮六张、四等貂皮二百四十八张、五等貂皮十五张、黄貂皮七百十二张。查此项壮丁，前经兵部会同本部议覆：准其食饷，自应此（比）照索伦、达呼尔食钱粮鄂伦春壮丁进到貂皮之案办理，照例毋庸给价收纳。查本年索伦等处，共进到貂皮三千二百九十一张，虽足壮丁之数，但不及等第，应照历次成案，免其处分、停其赏赐。至新添兴安城衙门壮丁，既已食饷，尤应按年呈进上等貂皮，不得以不给价银收纳，将下等貂皮张充数。恭查嘉庆年间谕旨内云闻该索伦等，将上等貂皮张带至京师私售，著新任将军到任后，严行查察，如有前项私行售卖、以下等皮张充数情弊，立即严参治罪，毋稍宽纵。等因。钦此。圣训煌煌，自应恪遵。

应移咨黑龙江将军，转饬兴安城衙门、壮丁等，嗣后务当拣选上等貂皮、按年呈进，倘将下等貂皮张滥行充数，本部即将该壮丁等应食之饷奏请裁撤，并将该管官等遵旨严参；并令该将军仍将每年应进貂皮壮丁花名、数目，一并分晰造具满、汉清册，专案送部查覈；并备具公文批一张，将所进貂皮分晰各款填写汉字数目，于批内叙明，给契该总管等新身赴部投纳、呈验，俟貂皮收讫之日，由该总管等赴部守候制批回省销差，以昭慎重。相应知照黑龙江将军遵办理可也。等因前来。合请分别札饬遵照。等情。据此。为此，札仰署布特哈、兴安城副都统衔总管等遵照。特札。

右札仰署布特哈、兴安城副都统衔总管乌善、乌尔滚巴雅尔等准此。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黑龙江将军恭镗，为给捐赈出力之呼、巴、林、庆等处商有奖给功牌事咨呼兰副都统等衙门文

光绪十五年五月初一日

钦命头品顶戴、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调任杭州将军、随带军功、加一级、纪录三次恭镗，头品顶戴、齐齐哈尔城副都统、哈丰阿巴图鲁托克湍，为咨行、札饬事。据兵司案呈：案据放赈委员、候选通判赵光壁等禀称，此次奉派赴兰捐赈、放济，仰赖兰苏、林、余庆街商首等竭力捐募、极救灾黎，未及数月，

赈务告成，劝勉异常，深堪嘉尚，禀请分别奖给顶戴以昭激劝。等情。应将呼兰商首周宽赵梦兰，巴彦苏苏商首杨守贞、熊庆德、柴振、陈典等六名，均著赏给七品功牌；其林、庆二处，均系该地方官督饬捐办，商首等均不知何名出力，此二处均应照拟发给空白七品功牌各二张，请饬该地方官择其尤为出力之人填名赏给，即将各该姓名报省注册存案；并放赈出力之省商、监生[注]吉勒章阿，亦著赏给六品功牌，以昭激劝。所发功牌，业经由司缮就，合请饬发祗领，俾得各自收执。等情。据此，相应咨行、札饬。为此，合咨通判、委员，同知、总管札仰即便遵照。特札贵副都统，请烦查照转发施行。须至咨者。

右咨呼兰、伯都讷副都统衙门。

右札仰呼兰理事同知璧良，委员参将丁春喜、候选通判赵光璧，街道厅总管苏隆阿、绥化厅理事通判文贵准此。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注：吉勒章阿系伯都讷监生。

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为据璧良等报已将沿江柳条砍尽、网房拆毁事咨吉林将军文

光绪十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钦命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法什尚阿巴图鲁依克唐阿，为咨行事。兵司案呈，案准呼兰副都统咨开：右司案呈，本年四月二十四日，据同知璧良、署协领桂德等会衔呈称，光绪十五年四月初八日，蒙宪台衙门札饬，案准吉林将军、副都统咨开，准伯都讷副都统咨开，查讷城系各处集船处所，商民、船户人等声称，众口皆一，乃三姓所管界址、江北三站伊罕通地方，柳林甚力，自西接连巴彦苏苏、呼兰界，江沿各（条）通已有五、六年不砍之林数十里至百余里，四外有水，居中处所而匪、民搭盖网房为名，每处七、八间房不等，近年藏匿贼匪更甚，架使鱼船数支，与过往商民贸易，船只常被其害，绑人勒赎。等语。第查实在情形，若不设法查办，时下讷界条通砍伐净尽，乃开江之际，商民畏惧，不敢行动，江南阿城之界，现闻条通已奉上文饬令砍伐矣。虽江南治平，惟江北一带亦属紧要，亟应呈请转咨黑龙江、三姓、饬令各该处官绅弹压，设法砍伐、除害，以卫民生。两省均有裨益。等情呈报，谨请查核，希为转咨一体饬属砍伐。等因前来。准此，查此案，前已咨行江省会合办理，将沿江蓄生柳条一律砍割净尽，以免盗匪藏匿，并准咨覆各在案。兹准署副都统咨称：

三姓柳林甚大，呼兰江沿条通已有五、六年不砍之林，最易藏贼，仍应咨行转饬一体砍割。除行覆外，相应备文咨行。为此，合咨贵副都统请烦查照办理施行。须至咨者。等因。准此，核查此案，前已准咨照办，当经札饬该厅壁良遵照在案。计今两月有余，该厅究将管界沿江迤北所有蓄养柳通有无砍割净尽之处，未据该厅详覆，殊属玩延已极。今准咨催，仍应札行该厅，赶紧将属界未砍之柳林尽皆伐净、具文详覆，以凭转咨，再不得任意视为具文，致干究刻。合请札催。等情。据此，相应备文札饬同知壁良遵照可也。等因。蒙此，窃查正月十八日奉军宪札饬：据兵司案呈，本年正月初五日，转准吉林将军衙门咨开，案准伯都讷副都统咨开，以讷城东北地方相远百余里、数百里不等为界，毗连阿勒楚喀、双城堡、拉林及江省所属之呼兰、巴彦苏苏等处，俱系一江之隔，在于该处沿江一带，经旗丁、民户裁(栽)有柳通，甚属稠密，其内搭盖窝棚，亦属不少。于去岁至今年七、八月间，出有盗匪抢扰、绑人勒赎。经队剿捕，此拿彼窜，均入条林内藏匿，以致难期擒获。不但敝讷，及邻城均受其害。此等大患，罪（最）为民生之累。若不设法殲出（除），何以保安地面，等因。准此，查阿勒楚喀与呼兰、巴彦苏苏仅南北一江之隔，拉林与讷属系东西一河之横，两岸蓄生柳通各约有二百里至百余里，每段柳通宽长三五里、十余里不等，最为盗贼藏匿之薮；官兵踊缉，难期得力。自应明定章程，届期砍割。统饬所属，立即拣派官兵前往，弹压、督饬该处各地主，将所有柳通一律砍伐净尽；且定依限期，每届一年即行砍割一次，如逾限不砍者，查出从严究治，庶盗匪无从藏匿，可稍敛迹，即官兵搜捕，亦期易于得手。仍应咨行江省会合办理。除出示晓谕并分行外，相应咨行。为此，合咨贵将军请烦查照施行。等因前来。查此项旗民，沿江裁(栽)柳，最易匿匪。终年不伐，极为地方大患。既经吉省明定章程届

时砍办，实于捕务大有裨益。应请札饬巴彦苏苏协领、呼兰同知，每逢砍伐之际，应由该协领会同同知前往沿江一带，督饬各地主将本属沿江所有栽种柳通一律砍伐。倘有不遵，即由该协领等督饬兵丁砍割净尽。仍当慎审弹压，勿任别滋他虞。砍办后，责成该处驻札队官，认真往查，加结报省。如敢徇情偏袒，定行从严参办。等情。据此，相应札饬。为此，札仰该同知即便遵照办理。等因。卑职壁良详查：所属管辖沿江一带，东西共计一百六十里之遥，均有沟洼、河泡、柳丛，不能开垦，旗、民人等承领作为网场，历年交纳课税。兹蒙札饬会同协领衙门出示晓谕，即将所属沿江一带旗民人等所有沿江栽种柳条以及钓网各房，一律砍割、拆毁，不准遗留，限于二月十五日以前砍伐、拆毁净尽，毋得抗违。职等会衔晓谕远近居民在案，复饬派兵丁、差役前往沿江一带查堪（勘），该网户人等，业已奉谕立将裁（栽）种柳条砍伐、网房拆毁，并无抗违之处，理合会衔详覆宪台鉴核；俯赐转咨，实为公便。为此，备由具详，伏乞照详施行。须至详者。等情前来。合请转行咨报。据此，相应咨报。为此合咨，谨请鉴核施行。等因前来。相应咨行。为此，合咨贵将军请烦查照施行。须至咨者。

右咨吉林将军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黑龙江城副都统禄彭，为已照咨派出水手二十名赴漠河驾驶船只事咨将军衙门文

光绪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黑龙江副都统、加一级、纪录四次禄彭，为咨覆事。兵司案呈，五月初四日接准将军衙门咨开，据奏派督理黑龙江等处矿务、节制漠河防营、三品衔吉林候补道李金镛禀称：窃职道前拟筹办矿务章程条内，有并造长龙船四只，以及轮船之不及，且可梭巡江面，已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议准复奏在案。职道早经派员雇匠、设立船厂，动工制造，刻已先造舢板两艘、长龙船两艘。舢板二艘，业已完工；长龙两艘，约五、六月内亦可完工。俟开江时，先后即须下水试行。惟念驾驶船只，非熟习者不可。职道所招南省水勇，为数无多，不敷拨派。查瑷珲向有水师一营，该兵似可分拨充差，彼则既免旷闲，此则可期得力，两有所益，实属相宜。除咨请黑龙江副都统外，理合具禀，恳求宪台转饬拨调瑷珲水师营兵二、三十名来漠习练，以资调遣，将来驾驶娴熟，即可毋（无）须南勇。惟漠河百物昂贵，该兵所领月饷，不敷自食，到此需用米、麦，均由职局按日给发，以示体恤。伏乞俯赐批准施行。等情。除批"据禀已悉，该道所禀拨调营兵二、三十名以资差遣，应准所请，惟深知该丁等驾驶久疏，恐难得力，应随时调阅，如果未见娴习，应及时禀撤，免致多费，仍候

黑龙江副都统查照咨报到日，再行另饬知照”等因印发外，合请咨行黑龙江副都统查照，转饬水师营，即由营兵内，酌拨娴熟驾驶、年力精壮并无嗜好者二、三十名，交该道点领，以资调遣。等因前来。又准督办漠河矿务、补用道李金镛咨同前因，当即照咨传派水师营年力精壮水手二十名，已于本月二十三日，乘雇俄人轮船赴漠，以便该道点领、调遣。合将遵咨派往水手各名，抄粘文尾咨覆。等情。据此，相应咨行。为此，合咨贵将军衙门，请烦查照可也。须至咨者。

右咨将军衙门。

计　开

水师营水手俞锦茂、王定布、俞胜德、刘双利、田兴保、李佩俊、郑佩连、季金才、王锦发、小福、朝祥、佩花、季成元、永住、张廷德、蒋常吉、胡布、赓音布、王永盛、曹存有。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将军衙门为将义学书籍按部查清、开单禀明等事札户司文

光绪十五年六月初三日

将军衙门为札饬遵照事。印务处案呈，奉堂谕："查汉义学教训八旗子弟，固属培养人才之盛举，惟馆中章程及所储书籍，本

将军尚未深悉，著户司即将义学所存书籍若干，按部查清、开单禀明，致（至）四馆业师一年束金若干、其外有无鼓励，学生笔墨之项，均著会同该经理学馆人员，一一禀明，不得遗漏。是要”。等谕。奉此，理合呈请饬遵。等情。据此，相应札饬。札到，该司即便遵照毋违。切切。特此札。

右札仰户司印君等准此。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将军衙门为呼兰“江盗”抢劫官船、飞饬官兵探“剿”事咨伯都讷、呼兰副都统衙门文

光绪十五年六月初四日

将军衙门为咨行、札饬事。兵司案呈，本年七月初五日，准伯都讷副都统咨开，左司案呈，于本月初三日，准军宪电云“顷接余慎禀：呼兰江盗聚五百余名，运粮委员被劫银物。等情。查赴姓粮舟，必经该处，请饬吴统领，速转所部各起，无分畛域，迎头剿灭，并就近知会各城为聆”。等因。奉此，当由六百里飞饬练军统领吴俊，速饬所部各起、队官、兵，即日起行，前探贼踪、迎头剿灭，万勿稍延，并将路探情形，随时详覆，以凭转报。切要切要。并飞咨阿勒楚喀副都统暨双城堡、拉林协领等衙门，及管带靖边水师、补用迁击孙承统，一体迎头截剿，刻速勿迟。理

合由六百里飞咨。等情。据此，相应飞咨将军衙门，谨请查核施行。等因前来。亟应咨行呼兰副都统，通饬各队，查照，会同讷军合力攻剿，务将此股盗贼全数歼除，勿留余孽。令请咨饬。等情。据此，除分行檄饬遵照外，相应咨行、札饬。为此，合咨、札仰该协领、统领、营总遵照。特札贵副都统查照施行。须至咨者。

右咨伯都讷、呼兰副都统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兴安城总管乌尔滚巴雅尔，为请将省拣笔帖式开缺归省候升、另拣笔帖式来城事呈将军衙门文

光绪十五年六月初九日

管理兴安城鄂伦春官兵、副都统衔总管乌尔滚巴雅尔，为呈覆请办事。右司案呈，兹于四月二十九日，奉准将军衙门札开：兵司案呈，据兴安城左右司笔帖式福瑞、惠麟、成寿、富春等以鄂伦春人丁久居山林、怠玩成性，虽经多方指示而该丁终不专心，该员等或在兴八年之久，或数载有余，若待该丁学有成效再行回省，未免升转无期，恳请调转回省，另行择员接替。等情。查该笔帖式等所请，虽为实在情形，但核与部议微有窒碍；若竟仍令从事，亦觉勉强，自当随时权宜办理，以示大公。拟将兴安

城笔帖式四员，先行撤回二员（所遗二缺，即由省城五司委笔帖式内，择其年壮才敏者，拣派二员前往接署）；其余在兴笔帖式二员，应再扣满二年再行撤回，拣人前往。其派署之员，拟俟二年一换，庶免别滋弊端。至于撤回之员，暂行各归各司，遇有应升缺出，再行随时酌量请用，借奖前劳。合请札饬该总管，应否先换何员、缓换何员，俟呈覆到日，在行酌办，以昭核实。惟撤回二员，须照部定章程，由总管出具切实考语，送省，以凭核办。等情。据此，相应札饬。为此，札仰该总管即便遵照办理、作速呈覆。等因札示前来。

职溯查：原设兴安城之初，奏明分设左、右司，因鄂伦春人丁，久居山野，谙满文者少，即可求其通达公事，势必不行，由省择放通满文者笔帖式四员，前往办理日行事件、指引该处新设鄂伦春笔帖式办理档案，俟三年后，教习有成，即行转回；其中如有异常出力者，准该总管出具切实考语、遇缺升用，以示鼓励。等语。今遵札示，当查左、右两司：由省拣放笔帖式等，虽前后年限不一，而创设营制，诸凡多赖尔等操办；鄂伦春笔帖式四员、委笔帖式六员，除值班领饷外，永不如衙勤习，虽经多方开化、指示，毫无入门起色。所有司务，仅赖省员操办。再俟数年，而省员升阶无期，未免向隅，两有不便，无如谨遵札示。查：笔帖式福瑞，在兴当差八年，惠麟七年，成寿五年，富春三年；惟福瑞、惠麟二员年久，虽教习鄂伦春尚未有成，而多年办理司务，均无贻误，足称实心任事。可否请将福瑞、惠麟二员送省，或文或武、不论班次、酌量升用，先行送部引见，后仍在兴城候补，以奖创办多年而示鼓励？若不如此办理，续来者碍难求其实力。成寿、富春二员，年限未久，亦难并送。嗣后定限六年为期，无论鄂伦春笔帖式有无成效，即行送省、照章办理。但该笔帖式等，由省具呈请转，职实不知情。今蒙饬“将四员内先行

撤回二员，再由五司委笔帖式内拣派二员接署，拟俟二年一换，庶免别滋弊端”一节，以为两便之见。惟查该笔帖式等，虽经多年办事，而鄂伦春尚未有成；今若屡易生手，而鄂伦春益无成效，司务易生弊实，反致于鄂伦春大无裨益。该笔帖式等，均逾原奏定章年限，无如开缺归省候升，另请拣放，予以维新，未免兴城别有起色，亦未可知。是否之处，不敢擅请。等情。据此，理合备文呈请将军衙门裁夺、指示、遵行。须至呈者。

右呈将军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将军衙门为将江左原设卡伦、封堆大略情形一折著兵司照办事札兵司文（附原奏）

光绪十五年六月初十日

将军衙门为札饬事。办理交涉处案呈：案照本年六月初十日，遵议覆奏黑龙江左岸原设卡伦、封堆大略情形一折，除照录原折咨行总理衙门外，查办理卡伦事宜，向隶兵司，兹将原折照录，请饬该司遵照原奏事理，分别咨、札办理无舛。等情。据此，相应札饬。札到，该司应即查照此次原奏并上年办过成案，分别办理，勿误。切切。特札。

右札仰兵司准此。

计抄原折壹纸

奏为遵议覆陈大略，恭折仰祈圣鉴事。窃查接管卷，有光绪十四年七月十九日经调任杭州将军恭镗奏称黑龙江左岸原设卡伦、封堆，现经俄人阻拦，碍难派兵查放，谨陈实在情形一折，钦奉硃批：该衙门议奏。钦此。嗣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议奏，原折内称：溯查同治元年四月间，准黑龙江将军咨钞，咸丰十一年奏准，巡查边界事宜，拟改照新定界址，赴额尔古纳河口巡查；其布特哈官兵，向应查至精奇里、西里木迪、牛曼等三处河道，仍饬照旧巡查，以符条约。嗣后，同治十年、光绪三年、五年、三次，由黑龙江将军巡察情形，咨明理藩院、转咨总理衙门查核。自光绪五年迄今，未准理藩院转咨，亦未据黑龙江将军续报。有案。兹据该将军等奏：……俄酋阻止查放，似非有意寻衅。等语。查咸丰十一年，前署黑龙江将军特普钦所称：精奇里等三处河道，仍照旧巡查，系奏准遵行之案。且咸丰八年定约之后，至光绪五年，三次巡查，何以俄国并未阻拦；而光绪五年以后，何以历任将军又无续报，应请饬下该将军查明奏覆，再行核办。又查爱珲第一条载：黑龙江左岸由精奇里河以南至豁尔莫勒津屯，原住之满洲人等，照旧准其永远居住，仍著满洲国大臣、官员管理，俄国人等，和好、不得侵犯。等语。是当初立约之时，江左精里河一带，地虽划分俄境，民则仍归该将军管理。近年该将军督同黑龙江城副都统，屡与俄官辩驳，挖沟为界，保护该处旗屯，并知照总理衙门照会俄驻京公使申明约章、不得侵占，是原住旗屯，既应照约管辖，则查放旧章，亦不妨藉为维击。应并请饬该将军熟思审处、详悉覆陈，未可遽尔迁就，以致有废莫举。等因。奏奉硃批：依议。钦此。恭录谕旨、照钞原奏咨行前来。维时，前将军恭镗未及覆奏，旋奉命调任杭州，交代到接官。覆查恭镗原奏，内称：精奇里、苏楚纳二卡伦，精奇里河、托克河、英肯河、

西力木迪河、牛曼河、西勒莫德河等六封堆，均在黑龙江左岸，初为防范俄夷而设，迨咸丰八年，江左地悉划归俄属，该卡伦、封堆均在其中，海兰泡俄酋阻止官兵查放，似非有意寻衅，若仍执守前章，实恐无以照示国家大信。卡伦、封堆之查放与否，并无损益。等语。该将军在任三年，熟悉夷情，盖以……派兵查放之举，徒事纷争，终无实济。所奏"若仍执守前章，实恐无以昭国家大信"，不为无见。其总理衙门所奏，查系咸丰十一年奏准仍照旧章巡查之案；且咸丰八年定约之后，至光绪五年，三次巡查，何以俄国并未阻拦，而五年以后，何以历任将军又无续报，应请饬下该将军查明奏覆。等因。现饬历年办理交涉司员检查卷宗，有"自光绪五年至十一年，迭据布特哈查报，随时咨明藩院"稿案可稽。至若"当年俄人如何并未阻拦，迩时能否派兵查放，免致有废莫举，借为维击江左旗屯根本"一节，亟应按照总理衙门原议办理。惟今昔边情夷务或有不同，身离黑龙江迄已十年，久不预问，进止尚无把握，未敢冒渎圣聪，容俟咨扎黑龙江副都统、布特哈总管等查明具报，以凭核办。查前将军恭镗于接准总理衙门议覆时，已饬该城加派妥员前往查放，以观动静，果能照常查放，俄人无大阻拦，自应仍前查放，无废旧章，尚或俄酋违约强阻，据报到日，再行详悉奏闻。伏维办理中外交涉事件，旧章固不可轻废，信誓亦未便拘泥。身任边疆，责无旁贷，万不敢遽尔迁就，自外生成；惟有内揣诸已能否力行，外揆诸彼能否心服，酌理衡情，按约应付，熟思审处，务出万全，以仰副我圣主敦睦友邦、用夏变夷之至意。所有遵议覆陈大略缘由，是否有当，理合恭折驰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再行。副都统文全尚未到任，故未列衔，合并声明。谨奏。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署黑龙江城副都统绰哈布，为漠河防兵托克通阿等瞥不畏法事咨将军衙门文

光绪十五年七月初七日

署理黑龙江副都统印务、记名简放副都统、火器营参领、花翎绰哈布，为据情呈报事。兵司案呈，七月初四日，据漠河驻防协领、委统领聂车布报称：窃职去岁委因协领德升许准俄人越界刈草换回查办，派职接管漠河等处防军赴营，接奉将军衙门、黑龙江副都统衙门札饬，驻防漠河官兵均归督漠河矿务补用道李节制、调遣。等因。奉此，于去岁冬月到防，接管陈队，遵照札文归李道节制差遣抵期撤回陈队，新班防军换队到营仍归李道节制、差遣、委用。兹于六月二十五日，职派云骑尉、委副札兰富勒珲等官，带各队兵丁，限于六月二十六日起至七月二十六日止一月内，刈割本营喂马羊草，又备金厂山内所需羊草，必须多刈，勿致又照去年不敷需用之虞。等因札饬去后，旋于二十六日早，正扎兰全荀、来明阿、乌尔固善，副扎兰富勒珲、兴德等见职，言称"昨日传行札文内，又与李道备打羊草等语，故此兵等实不敢应承打草"，等语，坚抗不遵，是以全荀等即将众兵带见。等情。正在议论。不料防兵托克通阿、布库扎普、讷依顺阿等数人，首领众兵，闯进职屋及备将军公馆房所，不但任意妄为，竟说职等"擅准李道节制、又许刈草，嗣后我们不归管束"，各情信口妄言，极为不法。

当经职执持将军大人札谕，无论如何开导，竟置不理。又称“此札乃系去岁札文，与今年无干”，愈发激怒，逞强不散。无奈请李道来营，幸蒙谕饬众兵等，“此后我再不节制、调遣”，然后正札兰全苟、来明阿等始将首兵托克通阿等众率领散去，相应恳请大人衙门鉴核，即将职先行查办，另委干员前来，接管防营官兵、详查煽惑兵心、聚伙首行作主不法及阴施挑唆起衅之徒，并将札兰头目等若不按例查治，难免将来纷纷效尤、越法不服管束，必致废弛营伍。等情呈请查办前来。

查漠河防兵托克通阿等，竟敢首领众兵，闯进统领住屋，任意肆行，实属訾不畏法，刁健（奸）已极，且该管札兰等官，并不实力弹压，纵其妄为，更与极边防务大有关碍。该处昆（毗，昆）连外国，若不据实查办，诚恐为俄轻视中原毫无法度。应如何从严究治，职非敢擅便。除咨李道知照，并札覆该统领查照听候示遵外，所有防兵不法各情，理合备文呈请将军衙门鉴核、示覆、遵办施行。须至呈者。

右呈将军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奉派审办兰、苏、林三处案件委员福庆等，为会办完结刘景春等赖欠冯广银粮租、稭棵事呈将军衙门文

光绪十五年七月二十三日

奉派审办兰、苏、林三处案件委员、佐领福庆、骁骑校乌真布，呼兰分防经历金书元，为会讯判明、拟结呈覆事。窃奉将军衙门札开：户司案呈，适据民人冯广银呈控刘景春等霸种地亩、屡次控厅、概置不理等情一案，查该民所控，乃系词出一面，且控人证均在兰境，碍难悬断，合将此案饬交前往兰、苏、林等处查办案件委员福庆、乌真布等，就近会同该经历，即将原被人证提集，按照指控情形，秉公判结、呈覆备查。等因。蒙此，职等遵即会同经历，提集原、被両造，隔别研讯，而刘景琢等狡报"所欠十三年应分之粮，业经如数分去，并不亏欠粮租"等词。职等随即检查原卷，内有刘景琢等前递诉呈，内云"应分粮石，屡信并未分给"。词既两岐，显系刘景琢等任意隐匿、抵赖。

复加严诘，始据刘景琢供今年五十三岁，刘景逐供今年三十八岁，是案下城东大杨木林屯住民。又具同供：小的们系是同胞弟兄，务农为业。情因光绪九年间，小的租得佃民冯广银等自垦熟地五十垧，言明按年、每垧四、六分粮；十年为满，立有租契。小的们自种以后，永没欠他租粮。迨至十二年秋后，他说小的将苏粮六垧半隐匿未分，小的其实分给四垧半；苏粮径行卖出，价

钱代伊还债的情形，未能告说明白，以致生疑，他就要地另招别户。小的亦未深允、归回。嗣至十三年春间，不意冯广银将户招妥，已将籽种下地。小的困（因）未说明，随去将地翻种，被冯广银之姪冯士魁就将小的呈控在案。小的一面听审，一面改种，将地种完，断令本年之地仍归小的种着，以俟秋成仍照旧与其四、六分粮。小的们允服、遵断后，至秋成，小的虽将地亩交回，惟所打粮石，小的以丰作歉，捏说共打一百一十八石，屡信令其分粮，伊竟不去，潜赴副宪衙门，就将小的控告了。当蒙交回经厅讯办，小的仅以各捏情赴诉，并不交粮，冯广银气愤不舒，赴省复控的。今蒙委员从严提讯，小的因见冯广银狡赖，小的偷卖苏粮，又叫小的赔给改种新户籽种，又着小的供认十三年秋每垧按照七石打粮，按成分劈，又要秸草四千七百捆，小的见事还亦无足无休，一时气忿才说十三年分粮四十余石，赖他如数分劈去了。其实打粮亦被小的隐瞒少报了，粮石、柴草，一粒一棵未曾分劈。今蒙委员按小的诉呈，质出小的隐匿共打粮数，并小的赖他分劈各情。按十三年查系半年，小的种地四十五垧，每垧均打粮四石五斗，核计二百零二石五斗。冯广仁四成，应分粮八十一石，断照谷子一色，现粮贵，按时行减半作价，每石京钱六吊，核钱四百八十六吊；又断欠谷草、秫秸三千捆，酌中作价，钱三十吊，统共小的应找给冯广仁租粮、柴草钱五百一十六吊。令小的取保。限秋后如数偿还。其余偷卖苏粮及十三年春间冯广仁赔给新户籽种等事，因无实拟，以（已）概免究。并饬令具甘结完案。小的们甘愿遵断。所供是实。

拟冯广银供今年四十九岁，冯广仁供今年四十八岁，是案下成东大杨木林子屯居住民。又具同供：小的系是同胞弟兄，素务农为业。情因光绪九年间，因乏牛力，随将自垦熟地四十五垧租细佃民刘景琢们耕种，言明按年、每垧四、六分粮，立有文约，

十年为满。自他耕种之后，向不亏租。迨至十二年秋后，小的们闻知刘景琢将六垧苏粮偷卖，未能照数分劈。小的我向理论，他便不服。小的令其退佃，再招别户耕种，刘景琢亦未深许。嗣至十三年春间，小的另招之户已将籽种下地，不意刘景琢弟兄硬行将地翻毁、改种四十五垧。小的另招之户不让，就令赔粮。小的当令侄儿冯士魁赴案将其呈控，伊等一面诉词候案，一面霸改种地，及到种完始蒙经万传讯，断令“刘景琢业已将地种齐，以俟秋成”，小的们“与他仍按四、六分粮，后令其将地退回”等语，小的们当即遵断。及至秋成，刘景琢等仅将地亩退回，惟应分粮，以丰作歉，谎说四十五垧地打粮一百一十八石，小的应分粮四十七石余，不言秸草。小的知系丰年，每垧能打七石，岂可任其谎报，因未允从，就赴副宪衙门呈控，又蒙驳交经厅讯断多日，刘景琢反敢抗不交粮，小的无奈，这才赴省呈控的。今蒙委员提讯，刘景琢们竟敢谎言连十三年份粮亦都分去，并草亦棵粒不欠的话，当蒙以他诉呈质出十三年半分租粮因疑数少屡信未劈的节目，他才认作捏报的。其实此年租粮，委是没交给小的一棵、一粒。现断令刘景琢按照彼年年景，种地四十五垧，每垧打粮四石五斗，核计二百零二石五斗，小的四成，应分八十一石；断照谷子一色，按现在粮贵时行减半作价，每石京钱六吊，核钱四百八十六吊，又欠分给小的谷草、秫秸，作为三千捆，酌中作价钱三十吊，统共应找给小的租粮、柴草钱五百一十六吊，取保、秋后如数偿还，其余偷卖苏粮及十三年春间小的们包赔新户籽种等事，因无实据一概免究，并饬各具甘结完案。小的们情愿遵断、领钱、完案。所供是实。

各等供迭诘不移，案无遁饰，应即判结。

查此案，被告刘景琢等，既已供认除租地四十五垧业已交回外，兹愿将隐匿粮租、秸棵价交主。等情。质之原告冯广银等，

允服遵断，自应取保、拟结。查光绪十三年秋乃系丰收，酌数均匀每垧能打四石五斗，即按租地四十五晌核计，计打粮二百零二石五斗。冯广银四成，应分粮八十一石。现在粮行昂贵，谷子一色，每石值钱十二吊，减半以六吊，计钱四百八十六吊；谷草、秫秸作为三千捆，酌中作价，钱三十吊。共应由刘景琢名下追钱五百一十六吊交冯广银结领完案。惟刘景琢等，辄敢赖租，致起讼端，本应重惩，业已允服、认诬，以及冯广银不听判断，潜自赴省越诉，亦有不合，姑念均属乡愚，俱请从宽免究，即取具妥保，饬交经历，以俟本年秋成，由刘景琢名下追出所断京钱五百一十六吊，如数交给冯广银等收领，以完斯案而免兴讼。容俟秋成，两造将钱交妥，再由该厅另交详报，以凭查核。所有会判缘由，理合备文呈覆，伏乞宪台衙门鉴核施行。须至呈者。

右呈将军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呼兰副都统倭，为兰属各界饥民众多已借发仓粮数目事咨将军衙门文

光绪十五年七月廿六日

镇守呼兰城等处地方花翎副都统、加三级、随带、加二级倭，为咨将民户借贷仓粮，出放完竣，加具印结咨报事。左司案

呈，准将军衙门咨开：户司案呈，光绪十五年五月十九日，准呼兰副都统咨开，以本年兰属民社、外来四方流民乞食众多，每界不下百千户，又值年前秋收歉薄，粮缺价昂，穷民几无聊生之计，经该各界佐领出具印结，并各户联保，及社差、方长等保结，恳请暂粜仓谷万余斛，以资分给民户糊口，全活苍生，俟秋成再行交粮还仓。各等情前来。查副都统所请，系为体恤灾黎起见，事关民瘼，未便拘泥，应准由仓粜谷万余斛，分给各该界佐领，设法转给各社户口，以救民饥。仍由该管各佐取具社差、方长切实认还仓谷各结，加结汇报副都统察核，加结报省，以昭慎重。合请咨覆照办。等情。据此，相应由五百里咨覆。为此，合咨贵副都统请烦查照、认真实心办理。仍将所办情形见覆施行。等因前来。当即饬据左、右翼协领转饬各属佐领，遵将前报厢黄、正黄、正蓝、厢蓝四界乏食佃户请借粮数、佃民花名、秋后如数还仓大户联保、方长保结、该管协佐印结呈递前来。查，据报：厢黄旗界内，去秋水淹乏仓（食）佃户三百四十二户；正蓝旗界内，有临近河边乏食佃户一百一十八户；正黄旗界内，有靠河洼乏食佃户一百九十四户；厢蓝旗界，去秋歉收乏食佃户四百二十三户。查此四旗，共乏食佃户一千零七十七户。每户借给仓谷十斛，共粜贷一万零七百七十仓斛。核与前报请借约数相符。据各该管协领等具结请借前来。即应札饬仓官萨炳阿遵照，开仓出放各该佐具领转发外，又据右翼协领富善呈称，据署正黄旗佐领骁骑校乌珍布呈称，据方长于泮禀称：现本界续有乏食佃户一百八十六户，声称去秋亦被水淹歉收，恳请借粮糊口。等情。据该管协领署佐领加具印结、保借前来。查正黄旗前报乏食约百余户，今又续加一百八十余户，核与前咨省垣约数浮多百余户，借粮一千八百余斛，即宜另行咨请，因该民户待哺孔急，是以归并该旗前报请借数内，札饬该仓官萨炳阿一并出放。去后。施据仓官萨炳阿

呈称：窃职遵奉宪台衙门札开，等因蒙此，随即开仓，眼同各该旗过斛、照数放给厢黄旗仓谷三千四百二十斛，正蓝旗仓谷一千一百八十斛，厢蓝旗仓谷四千二百三十斛，正黄旗仓谷一千九百四十斛；又续请借仓谷一千八百六十斛，共计发放仓谷一万二千六百三十户。照数发给该佐领讫、转饬各户祗领之处，除取领收备查外，所有职于七月初六日出放旗界民户仓谷数目，并完竣日期，理合具文呈报宪台衙门鉴核施行。等因前来。详核仓官萨炳阿，遵照发放各该旗界佃民续请仓谷一千八百六十斛，统计请仓谷一万二千六百三十斛，核与各旗请贷数目相符，均由仓存粮内出放。各该旗界佃民领讫完竣日期，并取具各该协佐秋成照数还仓印结六分，暨副都统加具印结一分，一并附封备文咨报，希请将军衙门监核备案施行。须至咨者。

右咨将军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管理茂兴等站站官承春，为宁年站被水淹浸地亩事呈将军衙门文

光绪十五年七月二十八日

管理茂兴等站站官承春，为呈报事。适据宁年站详报：于本年六月初七、八等日，两水连绵，所有耕种沟洼之地田苗，均被

两（雨）水浸淹。详查本站丁、户共种杂田三千四百六十五垧，内已被水浸淹者一千一百二十一垧外，现剩地二千三百四十垧。为此先行声明，等情。据此，谨将该站所报被水浸淹地亩情形，理合备文先行呈报将军衙门鉴核施行。须至呈者。

右呈将军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将军衙门为将刘万保究被何人杀死一案赶紧讯明事札呼兰理事同知璧良文

光绪十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将军衙门为咨行、札饬照办事。刑司案呈，适据民妇刘姜氏复控：郑墨、金得城等图财谋命，致将伊子刘万保由高士库店内揪出杀死一案，蒙交呼兰堂讯未结，叩恳提究。等情前来。卷查此案，刘姜氏曾于去年七月省控前情，当经咨准呼兰查覆。光绪十一年四月二十二日，屯官复礼布呈，据会首高士有报称：突有民人杨进山等手持剔刀到会喊诉，途遇不识名姓盗匪一人，持刀拦抢，被伊夺刀将贼刺死，当经派员将犯押送同知厅审办。并据该妇刘姜氏呈控：言说被杀者，系是伊子。随将原呈照录札厅讯办，并令该氏投厅候质。嗣据该厅详称：该氏并未到案，节次差传竟无下落。以后派员验讫尸伤，凶犯杨进山未据讯拟，后在监

病死，业经咨明销结。等情。本衙门以该氏所控郑墨、金得城等谋杀各情，究与杨进山之案有无牵涉，非令该氏面质被告，难期水落石出。当将刘姜氏于去岁八月二十六日解交呼兰衙门就近讯办在案。计今一年之久，未据讯明声覆。以致该氏来省二次控究，其为玩视民瘼、任意延岩，已可概见！况该氏年逾七旬，以子刘万保生前所寄家信，言称郑墨借使银钱，蓄意不良，并控其谋命，哓哓不休，究属事出有因。若不拿获郑墨、金得城对面环质，澈底根究，何以办（辨）皂白而明冤抑？除将刘姜氏饬交苏营甲兵喜发、继德二名执持文票由驿押送同知厅投交外，应即照录呈信、呈请，札饬呼兰同知厅，以俟文犯到日，遵即接收，迅将被告沈家窝棚屠户郑墨、金得城、高士库等按名拘获，面同该氏澈底严究，务将其子系被何人杀害，暨郑墨等因何欠债不偿、有无助恶情事，赶紧讯明，秉公究债，以恤孤老而杜讼端。予限两月内，妥拟报省，不准稍涉迟延，致干未便。并请咨行呼兰查照前咨，因何并未讯理，即将稽延此案情形，据实声覆，以凭核力。等情。据此，除咨行贵副都统衙门请烦照办外，相应札饬。为此，札仰呼兰理事同知璧良遵照接收、依限讯明详覆，勿稍违误。切切。特札。

计　开

儿刘万保跪请母亲膝下万福金安、身体康泰，是儿之福也。敬启者，儿前于光绪三年五月二十二日由家起身，本往白榆树烦讬亲友与儿寻找地方与人佣工，住了六年之久，所争（挣）工价钱三百余吊。儿意欲回家，随即辞账，将钱如数使出，买得青骟马一匹，又买得纹银七十余两，外有凭帖九十余吊，随身自带，自白榆树起程旋回。路经沈家窝堡，不意天气改变，就往店内住宿。忽有本屯居民郑墨，往赴此店闲游。到了店房，就与儿叙谈，向吾就问"那处人氏"，随就将始尾情由全都说明，而郑墨就言说情愿与我结拜。

见其性体甚好，随就应允。而郑墨会同数十名人与吾结义后，郑墨向儿言说：“搬在我家住宿，以免弟糜费”。见其好意，并未推辞，随就搬去住。不几日，就向儿言说求借钱文，儿念系结契之情，并未迟延，立时就将随身带之纹银七十余两、凭帖九十余吊、青骟马一匹，如数全都借给郑墨。复又与吾找在沈家窝棚东烧锅居住，计算二年零三个月。忽然想起母亲阖家老幼，实系惦念，欲想回家。亲自到在结拜郑墨二哥家中，向其追问借贷钱文。不意郑墨陡起贪心，竟不承认，不但不给分文，反不理论，令儿呈告等语。见其凶恶，当时未敢追讨。儿实系软弱，被欺无奈，因此背着郑墨写一书信达知。母亲！此钱非得母亲前来不可！若是见字，万务必急速起身往赴沈家窝堡前来，好与儿追讨。倘若将钱如数追出，咱母子一同好回家度日，以免咱居家饥寒之苦。此信拜托咱本屯施景春遇便捎至咱家。母亲若果见字，千万千万赶紧前来！方免孩儿被欺之累外，别无可叙耳。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署黑龙江城副都统绰哈布，为拟请在卧力雅地方出派官兵坐守，严防、捕拿偷挖金沙散民事呈将军衙门文

光绪十五年十月初五日（注）

署理黑龙江副都统印务、记名简放副都统、火器营参领、花翎绰哈布，为呈报事。兵司案呈：窃风开(闻)城之西北二百余里卧力雅地方，聚有散民，偷挖金沙等情，当派云骑尉巴彦布、骁骑校莫尔根额等，带兵二十名，因山路险峻、驰驱维艰，是以厚加津贴，以资脚力，速往该处一带，周踩搜查有无游民偷挖金沙，据实禀覆。等情。去后，兹于九月二十四日，据该差员等旋回禀称：窃职等奉谕于十六日带兵星夜奔驰，于十八日行抵距城二百里之遥卧力雅河源地方察看，并无一人，惟有木支、草搭窝铺十余座，挖有土坑大、小二百余处，审视坑灶、灰堆，均系近日所弃。职等意其该匪，虽闻风隐避，谅不能致远，在该处附近四、五十里之内，遍处周寻，查无踪迹。后遇鄂伦春依勒德格尔，探询根由，据言：此处曾有散民百余人挖坑，前几日闻听发兵，纷纷隐避，后复渐聚；于十三日起，又因官兵前来，均行潜散。等语告称职等。当将窝铺按处焚毁，带兵旋回。谨将巡察缘由，呈报宪台鉴核施行。等因禀报前来。

查卧力雅地方，既聚游民一百余名，潜入偷挖金坑二百余处，虽派官兵前往驱逐，该匪先已闻风溃散，而利之所在，难免不伺暇蹈隙、去而复来。若不趁早遴派妥员常川坐守，何能以防患未然、杜该匪觊觎之渐！惟前撤那吉卡伦，距卧力雅地方四十余里，两处均有偷挖金坑多处。拟请按照坐放那吉卡伦章程，出派精锐营正札兰一员、练军十名，在卧力雅地方，择要搭铺坐守，按三个月轮替换班一次，以均劳逸。是否可行，恭候钧裁。暂饬札克达霍洛、奇拉两处卡官暨里三道沟石涧河屯人等，就近分巡、实力搜查卧力雅地方，如有复聚散民，胆敢冒险，假道进山，在彼偷挖金沙，各该处即行捕拿、送城，以昭烟戒而警贪顽。除咨行督理矿务李查照外，相应绘图贴说、备文呈请将军衙门鉴夺、示覆、遵办可也。须至呈者。

右呈将军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注：原件时间误为“光绪十年十月初五日”，“十”后漏抄“五”字。

帮同办理海军事务张等，为恭录上谕整顿练军事咨黑龙江将军依文（附原奏）

光绪十五年十月初六日

钦命帮同办理海军事务、头品顶戴、兵部尚书衔山东巡抚、霍钦巴图鲁张，会同办理海军事务、多罗廛郡王，总理海军事务、和硕醇亲王，会同办理海军事务、大学士、直隶总督、肃毅伯李，帮同办理海军事务、户部右侍郎、毅勇候曾，为片交事。光绪十五年九月二十三日，奉上谕："有人奏，风闻东三省新练之军仍未精强，聚兵既多，不免渐染习气，转以所给优饷为狎邪博之费，请饬实力整顿。等语。东三省练军，关系最要。当兹创办甫经就绪，必须申严纪律，一洗军营向来习气，方可慎固边防。著定安、长顺、伊(依)克唐阿确切查明，如有前项弊端，严行禁止。该署将军等，务当督同各统领严饬营官，认真训练，以期日见精强，用副朝廷整军经武、捍卫疆圉之至意"。钦此钦遵到本衙门。相应恭录并摘录原奏，咨行黑龙江将军伊克唐阿钦遵办理可也。须至咨者。

右咨黑龙江将军衙门依。

计钞原奏乙纸

一、东防宜妥筹也。东三省逼近俄罗斯，防务最关紧要。上年穆图善奉命练兵，于旧有练军之外，每省别募四千五百人，酌定拣练

章程，期厚兵力，以固边陲，虑至周、法至当也。惟近来风闻新练之军，仍未精强，不足供折冲之用。中国民气，惟东三省最为朴厚，现亦渐不如前。聚兵既多，新军不免渐染习气，转以所给优饷为狎邪赌博之费，军律可知矣！窃惟练兵以统领为最要。统领有将才，自能慎选营官；营官有纪律，则所部断无弱兵。拟请谕令各该省将军，留心查看、实力整顿，庶足以卫疆圉。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将军衙门为庙僧本空之徒欺孀霸产饬速查勘完案事咨呼兰副都统文

光绪十五年十月初十日

将军衙门为咨行事。印务处案呈，据民妇包李氏呈控，庙僧本空之徒，硬行霸地等情，奉堂批："据控，庙僧本空之徒欺孀霸产，因将佃户李美春新盖房硬行拆坏，复将该佃控经户司严押，不准讨保。等情。但所称庙宇，并未指出坐落；僧人，亦未指出名字，仅曰惩恶秃、救孤孀，未免含混，殊属不合。且该僧认此地为已舍之田，有何执照？该原告以为未舍田，有何契据？该司乃将李美春之子李廷英传拘严押，有何情由？所控是否属实？有无别情？仰候咨催呼兰副都统衙门，传集两造人证，派员查勘、判断，实究虚坐严惩，以儆刁风，完案报省勿延"。等谕。奉此，除将控呈移

送户司备案，谕令该原告即行回兰候质外，合将原壮照录，呈请咨行。等情。据此，相应咨行。为此，合咨贵副都统请烦查照，迅速办结施行。须至咨者。

右咨呼兰副都统。

计钞原呈

具呈人包李氏，年六十一岁，系呼兰街满州镶黄旗孀妇，为刁僧欺寡霸田、捏控，恳恩提究，以惩恶秃而救孤孀事。

情因氏先人，由原占地内舍庙基一块，言明庙墙以外，仍系氏之产业。于咸丰十一年，将庙西之地租于（与）李美春名下耕种居住。及今年李美春盖房七间已经告竣，而庙僧本空之徒，硬行霸占，先将房间拆坏，即赴户司捏词诬告。该司更不询原由，即将李美春之子李廷英拘案杖责、严押，不准讨保。氏出无奈，拦统宪行舆喊控在案。而该司亦不传氏勘讯，惟立逼李美春拆房。似此刁僧弄弊，上下蒙混，万出无奈，只得匍匐投辕，叩恳将军大人案下，恩准提究，惩霸施行。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将军衙门为严断小钱以防民疲官累、饷绌库空事咨札呼兰副都统倭等文

光绪十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将军衙门为咨行、札饬照办事。户司案呈，查兰、苏、林三处、现升科地共门七十五万七千三百九十垧，应征大、小租钱四十九万九千八百七十余吊。十四年分带征租钱，除解省五万六千五百吊，实欠在民者尚有三十四万余吊；再以各处现年造报考成清册核算，节年蒂欠，不下四、五万之多。推原其故，全省清钱本属无多，近因各处奸商贩运小钱，本地不肖暗里私铸，而该管地方不但不严行禁止，且为之纵容，以致小钱公行无忌，愈出愈多，清钱奇货是居，愈贩愈贵，以致佃民封租，必须由铺户加利购卖清钱，直有二八相易之数。近闻呼兰为尤甚。小民之脂膏原出不易，以粮易小钱，其黠痴已为不均，若欲交租必须以小钱易清钱，而又加利焉，其苦乐何殊天壤哉！历年未能依期微(征)解，聚欠甚多，虽经屡催在案，概以钱法不通，一报塞责。若不严断小钱、变通征解，将来愈积愈多，势必至民疲官累、饷绌库空。拟请出示，通饬各衙门严断小钱，并谕津税、卡伦，遇有私运、私铸者，即行送官究治。即分别咨札各衙门细心妥筹，专文咨、详覆。务期归数征解，立待抵充兵饷，万勿饰词支吾，致干未便。等情。据此，除札饬兰、绥两厅遵照办理，咨行呼兰副都统查照转饬办理外，

相应由四百飞咨札。为此，合咨贵副都统请烦查照、转饬办理施行。须至咨者。札仰呼兰、绥化厅同知壁丞、通判文倅遵照赶办。切切。特札。

右咨呼兰副都统倭。

右札仰呼兰、绥化厅同知壁良、通判文贵等准此。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将军衙门为呼兰清钱缺乏拟改银钱兼收仍未允协，著照旧章征收租税事咨呼兰副都统倭文

光绪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将军衙门为咨行事。据户司案呈，据呼兰副都统咨开：左司案呈，查呼兰地方，此年以来，人民繁聚，日渐稠密，农工既盛，征税亦广。近因清钱缺乏，诸货不通，市廛之交易、百工之经营，行商、坐买贸易运贩，官之征收，民之输纳，百计维艰，筹之乏术。近来钱钞紧迫，各处皆然。惟呼兰清钱出用甚多，来源极少。每年在官之征解，租税诚为一大宗。再加冬令铺商发往各处油车脚钱，兼之苏、林过车随脚，虽谕禁少携，统计不减租税之数。历年如是，以致地方公、私受制，官商两困。时下城市殷实，铺商以现钱之匮，忍待生涯萧条，不敢出使凭帖。因而屯商奸猾之徒，借此得以擅操造币之权，趋利滥出核票行使，非挖

补即是假造。且每缗并无一文制钱，统系鹅眼风飘小钱，甚有入水不沉、数百不盈一握。征租向系清钱。民户易粮，概不得清钱，以致拖累征输，愈积愈多。沉地方利弊，于公私民或有不便者，岂可坐视倾颓，亟应因时、因地变通。若令征租有益无累者，非将兰、苏、林三处征租悉改银钱兼收；又恐无效。兹拟每一垧地以五亩征银，以省中银行拆（折）衷定拟，每五亩地以三百三十文收钱、以九分九厘征银，所征银款仍解省库，其钱款留抵本处饷项之需。夫乃天下流通易于携赍、外城可购之物与钱有间。如此变通，从此无起解之清钱，官征、民纳与前较易。倘蒙允准改章变征，再行饬令富商互相联保，量其资本出使凭帖，巨商富价主之、官署查之，或有荒闭歇业者所出之凭帖，令其该互保报官；尽产变抵不敷者，互保包赔。如此定章出使凭帖，再将街市小钱一律查禁，一切公、私尚不有虚财之虞、本街凭帖流通又无迫解清钱之累。似此，街市不致壅滞，而屯商楮票不待禁亦自杜绝行使矣！此情两经咨报在案，迄未见覆。今正宣示禁止小钱之间，接奉大咨严禁，愈不容缓。遵即查禁外，而租赋又届开征之期，所有本副都统参酌时势、咨访与情，既然严禁小钱，仍恐征租依旧无成。因此拟请银、钱兼收，并令本街殷实铺商出使互保凭帖，虽与公、私两有裨益，事关变通租赋章程，未敢遽然擅定。倘恐有害于后，或系先行试办。等情。合亟备文再行咨请将军衙门鉴核、示覆施行。等因前来。

查呼兰所属，现因清钱缺乏，官、民受制，拟将兰、苏、林三处征租悉改银、钱兼收，从中定拟每垧地以五亩征钱三百三十文、以五亩征银九分九厘。等情。虽与公、私两有裨益，惟兰属银价与省城大相悬殊，省低兰昂，今每地一垧以五亩征钱三百三十文事属可行，其余五亩征银九分九厘，按照省行三吊一百文核折钱三百零六文，核计官亏钱二十四文。再，按兰城银价市行四

吊买银，合钱三百九十六文，内除应纳三百三十文外，民佃仍亏钱六十六文。两相综计，官、民均有亏累。所拟仍未允协事。事关租赋重疑，若不能禧官便民，亦未便遽拟更章。除暂缓变通，以俟从长妥拟定章、奏明一劳永逸外，现届开徵之期，仍行照旧严加征催。如清钱缺乏，即着照原拟于各商殷实之家互相联保开使凭帖，与清钱并蓄兼收，诚为一时权宜之计。至坐留钱疑抵充饷项，尚属简易可行，务以本地凭帖坐扣，其余应解各款，仍用清钱送省，以符前章而便贮库。合请咨行呼兰副都统查照可也。其现年应征、带征各租，应即仍照旧章一律收钱，勿任吏胥籍端从中舞弊、致干未便。等情。据此，相应咨行。为此，合咨贵副都统请烦查照办理施行。须至咨者。

右咨呼兰副都统倭。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署墨尔根副都统桂廉，为领取赴坐金卡官兵银两事咨将军衙门文

光绪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署理墨尔根城副都统印务副都统衔协领桂廉，为呈报领取银两事。户司案呈，准兵司移开：于本月初四日，接准将军衙门照会，内开，查黑龙江沿岸奏设防范淘金二十六卡，兹核换期在

迹，拟请咨饬各城，所有前停七卡并省城顺路拟派五卡官兵，暨现放十四卡，亟应呈请咨饬各城，先期一律照旧出派，忽照上章停止。查历年各城出派官兵，均未能依限抵卡，沿途任意逗遛，致误接卡日期；饬令各城核计程途远近，由各该处先行起程，务于明年二月十五日以前到卡接换，不准仍前任意逗遛。依限不能到卡，定行究参不贷。合请分别咨饬。等情。据此相应照会前来。准此，坐放沿江之卡，仍照上章派官五员、兵五十名，应领饷、乾银两等项，相应移付贵司，援照历年定章，俟派员后发给该差官等，以备依限催令起程。等因移付前来。

查本处派赴漠河坐放恺库康等五卡去之官五员，每员月领盐、菜银五两；兵五十名，每名月领口分银二两。计核均于明年二月十五日接班日起，至光绪十七年二月十五日交班日止，应领一年（连闰十三个月）盐菜口分银一千六百二十五两。又官兵五十五员名，每员名月领减半马乾银一两五钱。计核应领马乾银一千零七十二两五钱，备领统巡协领三个月盐菜银三十两，综计银二千七百二十七两五钱。出派云骑尉群禄领取之处，相应备文呈报将军衙门核发可也。须至呈者。

右呈将军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将军衙门为源合公柜伙常恒盛吞服洋烟自尽咨调尸亲领棺归葬事札街道厅总管苏隆阿文（附死者遗物清单）

光绪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衙门为咨调尸亲领棺归葬事。刑司案呈，本年八月二十二日，据街道厅总管苏隆阿等呈称：据源合公执事商民李继沅报称，伊柜伙常恒盛自行吞洋烟身死，等情呈请相验前来。当派刑司行走佐领托明阿往验，旋据该员呈称：遵饬带领刑仵前诣东城壕源合公铺号，勘得该铺院内停放白楂木棺一口，据番役张石玉指称，内系已死常恒盛尸躯。撬开棺盖，该尸头带缨帽一顶，身穿细绸绵袍，内衬灰裢袄、白布汗衫各一件，中穿柴洋布绵裤一条，白布袜、青布鞋，余无别物。勘毕，将尸抬出，移放平明地面，饬仵如法用银簪探入口内，谷道，密封良久，取出验看，显露青黑色，擦洗，其色不去，随即眼同番役张石玉、柜伙李继沅、尸堂侄常玉衡等，脱去在身衣服，饬仵用酒醋皂角水洗净，据仵作石详伸当场喝散：已死常恒盛，问生年三十九岁，量身长四尺三寸，肩宽一尺一寸。验得：仰面发变，皮脱发落，面色青黑，两眼微闭，口微开，上、下唇胳青黑色，口、鼻内有血沫流出，两胳膊微弯，两手微握，胸膛高，肚腹微胀，小腹两胁微青色，两腿微弯，十趾甲微青色，合面，十指甲微青色，脊背上、下俱有停泊血廕片片、青红色，其余沿

身，细验并无伤痕，委系生前服毒身死是实。该员亲验无异，取具件作石详伸切实甘结递案。

当即传讯。据李继沅供：年四十九岁，系山西太原府祁县民人。父母俱故，并无弟兄；娶有妻室，生有子女。小的于早年间由籍来到这城，与这已死的、山西太原府徐沟县民人常恒盛合伙开设源合公碾房生理。情因去年八月间，柜伙常恒盛因生意赔累，就向小的商说：他在柜年久，已逾归籍之期，欲想旋回。小的因柜上人少，向他拦阻，缓俟明年，算账后必会回里。常恒盛应允。迨至今年八月十七日，常恒盛反悔前因，不待算账之期，硬要捆包回籍。小的又向婉言劝阻，仍俟算账完毕再行旋回。常恒盛当未言语，小的置为无事。至晚，阖铺人等均各睡歇。第日黎明，瞥见常恒盛在炕翻滚，当向查问，伊答说“因生意赔累，欲要回籍躲避几年。未能如愿，一时糊涂，愁萌短见，暗自偷买洋烟，乘人睡熟，自行吞服”的话。小的闻言惊惶，随即灌救，亦未起效。延至辰刻，毒发身死。小的遣人将伊族侄常玉衡找至柜上、告知情由，常玉衡因见天时暑热，商令小的们先行将尸棺殓，当就一同报经街道厅转请官件到去，眼同小的合常玉衡验明常恒盛委系生前服毒身死，并无伤痕，饬令小的来案候讯的。今蒙传讯，柜伙常恒盛想是因虑生意赔累，家寒难度，一时忧愁，顿明短见，自服洋烟，毒发死命的。并无另有情。再，尸侄常玉衡据供，伊系常恒盛远枝族人，不敢代为领尸。小的无可如何，暂将柜伙常恒盛尸棺及遗留零物妥为寄存，以备尸亲搬领，先行开单送官稽查，不敢隐饰。所供是实。

常玉衡供：年二十八岁，系山西太原府徐沟县民。父母俱在，弟兄四人，小的居长，未娶妻室。于甲间由籍来到这城，在天福隆习学买卖为生。情因小的同乡族叔常恒盛，与这在案的商民李续沅合伙开设源合公碾房生理，去年八月间，族叔常恒盛因伊铺

生意赔累，就向柜伙李继沅商说，伊在柜年久，已逾归籍之期，欲想旋回。李继沅因柜上人少，向其拦阻，缓俟明年，算账后必会回里。族叔常恒盛应允。这是小的知道的。迨至今年八月十八日早晨，有伊柜伙李继沅遣人找，向小的告说“族叔常恒盛在柜自服洋烟，毒发身死”的话。小的开言，急忙探视。只见族叔常恒盛在炕躺卧，已经气绝。小的随向查问，据伊柜伙李继沅告说“族叔常恒盛于昨日反悔前言，不待算账之期，硬要捆包回籍；伊又向婉言劝阻，仍俟算账完毕再行旋回，族叔常恒盛并未言语，李继沅置为无事。至晚，阖铺人等均各睡歇。第日黎明，瞥见族叔常恒盛在炕翻滚，当向查问，伊答说‘因见生意赔累，欲要回籍躲避几年。未能扣愿，一时糊涂，愁萌短见，暗自偷买洋烟，乘人睡熟，自行吞服’。李继沅闻言惊惶，随即灌救，亦未见效。延至辰刻，毒发身死”的话。小的因见天时暑热，随商令李继沅先将族叔常恒盛尸身棺殓，当就一同报经街道厅转请官件前去，眼同小的并李继沅，验明族叔常恒盛委系生前服毒身死，并无伤痕，饬令小的来案候讯的。今蒙传讯，小的素和族叔常恒盛合伙经营，和睦兼嫌，想他是因生意赔累，家贫难度，一时忧愁，顿萌短见、轻生自尽的，并无别情。惟小的与常恒盛系属远枝族人，今其已死，原籍尚有亲人，所遗尸、棺、零物，小的实系不敢代为承领，只求责交李继沅暂行经管，待候尸亲到此，再准结领，就是恩典。所供是实。

各等供复结不移。传质该铺佣工人等，各供亦属相符。案既讯明，应即拟结。查律载“人命呈报到官，该地方官亲往相验，果系轻生自尽，准予立案”等语，此案：已死商民常恒盛，与李继沅合伙开设源合公碾房，因铺生意赔累，商欲回籍躲避几年，柜伙李继沅阻其所愿，常恒盛自以穷困交加，愁萌短见，暗自偷买洋烟吞服死命，验讯属实，并无别故，系属死由自取；柜伙李继

沅，讯无威逼情状，无可责咎，自应照例立案完结。惟讯尸族侄常玉衡，既供非近枝族属，不敢代领尸、棺，自应咨调尸亲前来承领。除将尸、棺、遗物，统交伊柜伙李继沅为经理、备领，并将验供结及该民遗物开单附卷存查外，所有验讯完结缘由，呈请咨照，等情。

据此，除将伊物，抄单粘连文尾，咨行贵巡抚衙门请烦转饬、传知已死商民常恒盛亲属给咨来江领棺归葬外，合亟札饬。为此，札仰街道厅总管苏隆阿等遵照勿违。切切。特札。

常恒盛遗留零物单

旧哈拉袷马褂一件，旧青羽凌坎肩一件，旧二毛皮羽凌坎肩一件，剪义皮青洋布长袖马褂一件、旧灰布绵裤一条，旧灰布绵袍一件，旧青连布袷袄一件，伏青布小袷袄一件，旧皮靴一双，旧青洋连布坎肩一件，旧青布绵马褂一件，旧灰花祺布大衫一件，旧青洋连布袷套裤一条，白洋布包伏一条，灰春细二丈六尺，紫旧洋哈四丈，鱼蓝小尺布二丈六尺，养目镜子一架，皮靴掖一个，罗底带子一条，青布山底鞋一双，旧青布熡靴二双，旧皮甬袖二付，伏青洋连布二尺，大小江石烟袋四支，旧钱入子一个，旧裕褂子一件，烟面三斤半，旧青洋哈拉长袖马褂一件，旧青洋布哈拉合坎肩一件，旧灰绒裕套裤一条，旧翟绒马褥子一条，大小三六旧毡子二条，三幅毛毯一条，三幅白布褥单一条，老羌铜盆二个，鞭刀一把，旧帽盒一个，旧黑双毡帽一个，绵裕旧帽头二个，旧獭尔皮袖头一付，鹿胎丸二包，扇子二把，四幅白布包伏一条。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2 030 1175 7

委办兰、苏、林、庆等处厘税总局，为遵札拨钱交李金镛所派费县丞结领去讫事申将军衙门文

光绪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委办兰、苏、林、庆等处厘税总局，为申覆事。十一月二十六日，奉将军衙门札开：据办理矿务局案呈，据督理黑龙江等处矿务李道金镛禀称，职道于初五日，已派费、秦二司事，驰赴呼兰、绥化、巴彦苏苏等处，查看市面，采办粮食、油、酒各件，各处约需至少总在一万一、二千金（斤），务恳札饬该厅、局借拨银两，以资采办。等情前来。查各处银款，均有指销，专款碍难移挪；而该道所请，关系实边钜要，似应通融办理。拟请于厅、局各处合备中钱四万吊，内拟拨呼兰税局指税钱两万吊、巴彦苏苏同知厅大租钱两万吊，由各该厅局面交该道委派费县丞殿赓结领应用。惟银涨跌无定，该道借拨之款，仍以借钱归结，约三个月为期，未便久事延缓，合请分别札行。等情。据此，相应由四百里札饬。为此，札仰总理呼兰等处税局协领廉心，遵照赶拨勿误。等因。奉此，遵即由职局徵存捐款内，拨钱二万吊，当交李道委派费县丞殿赓结领去讫。理合具文申覆宪台查核备案。须至申者。

右申钦命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衙门。

（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